武俠世界

俠氣豪情　（新派俠情恩怨錄）馬行空・著

一位滿腔豪情，俠氣不減當年的江湖客，重臨昔年借酒任性，交結五都雄的舊地，那知桑田滄海，人心變幻，大出他意料之外，於是引出一連串匪夷所思，魄動心驚的故事來……



$4.00

第26年

20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選刋一部恩怨俠情故事——「俠氣豪情」。馬行空作品、全文充滿俠情豪放氣氛，講述一個江湖俠士生平事蹟，這個豪俠爲人義勇雙全，好打不平，扶助弱小，他離開昔日混跡地方一段時期後，偶而舊地重臨時，竟然覺得桑田滄海，人面全非，追查之下，終於給他揭發當日結義兄弟中有害羣之馬，勾結官府，作奸犯科，陰謀奪產，無所不爲……他抱着滿腔豪情俠義，終於……過程曲折緊張，敬請先睹爲快。

*　*　*

馬雲的社會光怪陸離千門故事「快樂島」今期開始刋出，是篇爲反映時下社會一般人心理的最佳寫照，刻劃入微，千門怪事，描述盡致。愛好馬雲作品讀者，請參閱本刋第１０５頁。

*　*　*

幾股流寇爲了攫取一批失踪三十年的金磚，紛紛出現魯省南部其中一個女盜「火鳳凰」智勇雙全，但她碰上多謀擅計的山貓王森，於是精采絕倫的故事展開了，各位千萬不要錯過下期刋出的山貓王森故事「龍鳳鬥智」，是王一龍特向各位介紹的。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20期
（總號1308）
1959年３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Ｄ座
Ｈ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Ｈ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Ｈ八一六〇二六一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恩怨錄

俠氣豪情

馬騰・文
可飛・圖

重臨舊地　故友遭慘殺

賀臻單人獨騎，一身風塵，來到了這座邊塞山城。

一陣胡笳聲起自城西那邊的山腳下，令到賀臻不由想起了前朝詞人詠邊城暮景的一闋詞——

……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里，長烟落日孤城閉……

這時候恰好正是黃昏時分，抬頭望，雁行一字向南飛，他不由深有感觸地喟嘆一聲，催馬入城。

這座山城雖小，但由於是邊塞重地，故此城高牆厚，守着城門的卒勇刀槍明亮，城內那條貫通全城的十字大街，店鋪林立，街上行人頗多，倒也頗為繁盛。

偶爾，可以看到一兩個著胡裝的胡人，看着頗覺新奇。

賀臻牽着馬在大街上信步而行，一雙目光盡往兩旁的店鋪瀏覽，臉上流露出一種就像回到家鄉般的戀慕之情。

說起來，這裏確是可以說得上是他的故鄉，因為他曾經在這座邊塞山城中，消磨掉他的青春歲月，而城中的大街小巷，亦曾留下他數不盡的腳印……

望着那些依稀熟悉的店鋪與人面，賀臻彷彿又回到了十年前那難以磨滅的歡樂時光。

他清楚地記得，那時，他只不過是個二十多歲，滿懷豪情，一諾千金的俠氣青年……如今已是人到中年，當年那股俠氣豪情，隨着歲月的流逝，經已消磨得七七八八了……

「這位大爺，可是要住店的，敝店有乾淨的上房……」突如其來的招呼聲，將賀臻從緬懷中驚覺過來，無聲地噓了口氣，腳步自動停了下來，定眼一看，却原來是一名伶俐的店小二，伸手拉住了馬轡，怪不得那匹馬不走了。

「大爺，您老快請進，馬匹小的自會牽到後面槽上，小心照料的了。」店小二一面是笑，客氣但又熟絡地自賀臻的手上接過韁繩，哈着腰請他進去。

他無可無不可地鬆開拿着韁繩的手，抬眼一望，招賢客棧四個大字令人目光一醒，點點頭，舉步跨入客棧店堂中。

那名店小二立刻扯開了喉嚨朝內唱：「快招呼這位住店的大爺——」

即時有一名店小二自內急忙出來，迎着賀臻點頭哈腰道：「大爺……」

賀臻截斷小二的話，招手道：「要一間清靜的上房！」

那名店小二迭聲道：「有，有，大爺請隨小的來，包管大爺滿意。」

賀臻沒有說什麼，點了點頭，那名小二轉身領先往內堂走去。「大爺請隨小的來。」

賀臻舉步跟在小二的身後，往內行去，目光隨意在店堂內坐着的人客溜視着。

原來這家招賢客棧乃是城中數一數二的大客棧，單是客房便有三數十間，還有兩個小院落，前面店面偌大的店堂，闢作食堂，由於這時候已是晚飯時分，店堂內已上了六七成客，生意看來不俗。

那間上房倒也乾淨，賀臻相當滿意，那名小二見客人滿意，便退了出去。

賀臻在房中歇坐了一會，這才去澡房洗了個澡，將身上的風塵洗淨，頓覺神清氣爽，疲累全消，回到房中後，將隨身的行李放置，這才離房到前面的店堂進食！

這時候天已全黑下來，店堂內燈火通明，已上了九成座，喧嘈之聲盈耳，賀臻隨便找了副空座頭坐下，自有小二趨前招呼，既已到了地頭，賀臻便想喝兩杯，解解饞。

他要了兩壺邊城燒，幾個小菜，趁酒菜未來時，滿有興趣地打量着店堂內的食客，傾聽一下他們的說話。

這家招賢棧他還記得，原先的店面沒有這樣大的，規模也沒有這樣大，他還記得那時的老板是一位年約五十開外的老漢—張老闆，其中一名伙計叫癩痢頭，如今却已不見了，大概這家客棧已易了主吧？

正在看着聽着，一名伙計已將他要的酒菜送上來，並替他斟了杯酒才退下去。

賀臻本來想問一下那伙計，這家店子是否易了主的，但却被那股流溢的辛辣香氣吸引了，逼不及待舉杯喝了一大口，一股嗆喉的辛辣熱氣直衝丹田，真够勁！

這不由令他想起了當年圍爐轟飲的狂放不羈，意氣風發的日子來，刹時間意興勃發，忍不住連盡三杯。

放下酒杯，偶一抬眼，臉上色然而喜，脫口叫道：「方璞！」

一名才進店的中年漢子，正自放眼尋座，聞言之下，微怔了一下，目光循聲望過來，落在賀臻的臉上，雙眼眨了一眨，隨之驚喜地搶步過來，激聲道：「賀大哥，是你！」

賀臻已急不迭站了起來，熱切地笑着道：「不就是我麼！」

那被稱為方璞的漢子神情顯得激動無比，快步來到桌前，伸手一把執住了賀臻的雙臂，上下打量着，激動地說道：「賀大哥，小弟幾疑是在夢中，想不到又見到你了！」

賀臻也伸手執住了方璞的手臂，熱烈地道：「哈哈，咱們老兄弟又相見了，快坐下來再說！」

方璞拉開櫈子，坐了下來，賀臻忙抬手叫伙計拿一副杯筷來。

方璞興奮地道：「賀大哥，你幾時來的，小弟還以為不會再見到你的了！」

賀臻邊打量着方璞，邊高興地道：「剛到不久，我雖然離開這裏多年，難道不能夠回來的麼？」

接眉頭一皺，有點訝異地道：「你怎麼弄成這個樣子的？」

眼前的方璞，一副落拓相，臉上長了寸長的鬍渣子，也添了不少的皺紋，一身粗布衣衫，與以前的樣子，大不相同。

賀臻清楚地記得，以前的方璞，是一個倜儻的少年，衣飾整潔，容光煥發，神采飛揚，不知迷倒了多少女孩子，這一次重逢，却像變了個人般，到底是什麼令到他變得這樣落拓？

方璞正想說什麼，一眼看到那伙計正拿着一副杯筷走過來，忙閉上咀巴，只是對賀臻展露出一抹苦笑。

那伙計在方璞的面前放下杯筷，假笑着道：「方爺，你又來喝酒了，這位大爺你認識的麼？」

方璞閃了那伙計一眼，沒好氣地道：「黃鼠狠，我認不認識這位客人，不關你的事，討厭！」

那伙計——黃鼠狠仍然皮肉不笑地道：「方爺，別說得這樣難聽了，等會你無錢會帳的時候，別死乞白賴地求小的爲你掛賬。」

方璞臉上怒容陡現，正想發作，但隨即又頹然揮手道：「好了，算我方才得罪了你，快拿兩壺酒來！」

黃鼠狠一臉鄙夷地橫了方璞一眼，正想說什麼，却被賀臻擺手沉聲道：「你別慌，快去拿酒來，再叫廚房弄多幾個菜送上來，等會結賬全算在我的身上！」

那小二——黃鼠狠瞟了賀臻一眼，堆着假笑道：「是，大爺，小的剛才只是與方爺說笑吧了，大爺，小的提醒你一句，等會方爺若是醉了，別聽他亂說醉話。」說着狠狠地瞪了方璞一眼，才退了開去。

方璞却巳抓起酒壺，滿滿地斟了一杯，一口倒入喉嚨內，吞下肚子中，抓起酒壺又斟。

賀臻却巳一把按着他抓酒壺的手，疑惑地望着方璞。「方璞，你還未答我，怎會變成這樣的？連一個小二也瞧你不起，這不像是以前的你啊！」

方璞臉上閃過一抹痛苦之色，抬眼瞥了賀臻一眼，含糊地道：「賀大哥，世事有如白雲蒼狗，瞬息萬變，何况是人？不提也罷，今天有酒今朝醉，來，賀大哥，小弟先敬你一杯！」

說着抓過酒壺，先替賀臻斟滿杯酒，再斟滿了自己的杯子，舉杯道：「賀大哥，來，乾了它！」

賀臻却沒有舉杯，雙眼凝注着方璞，沉聲道：「方璞，你變成這種樣子，難道你自己不覺得痛心的麼？告訴我，自我離開之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令你變成這樣！」

方璞舉杯的手一陣抖動，杯中酒濺了出來，而他的臉容亦扭曲着，咀唇顫得很厲害，那雙黯然的目光亦射出痛恨之光，看得出他內心非常之激動。

恰好這時那伙計——黃鼠狠正好將酒菜捧來，在放下酒壺時，有意無意地碰了一下方璞的手肘，同時奸笑着道：「方爺，今晚你有幸遇上這位大爺，不用担心無錢會賬，喝個够吧，若是只顧說話，忘了喝酒，那就吊癮了！」

說完退了開去。

方璞的神情微微震動了一下，臉色變幻不定，忽然一口喝乾了杯中的酒，跟着抓起酒壺，往口裏就倒。

賀臻這時巳從伙計——黃鼠狠說的話中，聽出了蹊蹺，看來方璞之所以變成這樣，好可能在他離開後，發生了嚴重的變故，才令到方璞變得這樣消沉落拓，而那位黃鼠狠居然敢對方璞這樣說話，其身份亦大有問題，只怕與方璞變成這樣子，有所關連。

他心中雖然極想知道方璞何以會變成這樣消沉落拓的原因，但他也看出，方璞心中似乎有所顧忌，特別是那位「黃鼠狠」，顯然對方璞有一種威脅，這時候若是强迫方璞說出原委，只怕會弄巧反拙，故此，他强捺着心中的好奇與疑惑，不再阻止方璞喝酒。

方璞似是想用酒來痲醉自己，一壺酒被他骨嘟嘟一口氣全倒在肚子內，跟着又拿起另一壺酒，捲着舌頭道：「賀大哥，請恕小弟失禮，一酒解千愁啊！」

話未說完，又將第二壺酒倒入喉嚨中去。

賀臻瞧得一陣心痛，但却沒有阻止，他可是自己的好兄弟啊，數年不見，竟然變得這樣自暴自棄，若不是遭受到什麼打擊，斷不會變成這樣的。

看着方璞在灌酒，他亦默默地喝着，回想着往昔與方璞等一衆兄弟好酒使性，呼鷹嗾犬，摘羽彎弓的歡樂日子，心中一陣陣絞痛。

本來，他這一次重返邊塞山城，是想與舊日的弟兄歡聚一番，重溫一下往昔的俠氣豪情，畢竟，人生匆匆，時光不再，能够與好弟兄們歡聚暢飲，誠人生一大樂事也！

想不到第一個遇上的方璞，便叫他好生失望，只不知其他的弟兄又如何了？

他忍不住想開口問一下方璞，但看到方璞那種落拓的樣子，他將到口邊的話也咽住了。

方璞這時巳抓起了第三壺酒，直往喉嚨裏倒，也不管酒汁從口中濺出來，濕了襟前一大塊。

賀臻也不理他，一個人在喝着悶酒，重臨故地的那份喜悅與激情，這時巳消散淡化了。

他雖在喝着悶酒，不過，他却不時偷眼瞥一下那叫黃鼠狠的伙計，發覺那傢伙雖然忙着，但却不時向他這邊瞟上一眼，他不禁在心中冷笑一聲，暗忖：「這傢伙看來不像他表面的身份那樣簡單！」

第三壺酒喝完，方酒居然還未够癮，一迭聲嚷着要伙計拿酒來。

賀臻本來想勸阻他的，想想，便由他了。

黃鼠狠迭聲應着，很快便拿來三壺酒，乾笑着道：「方爺，別喝得太多啊，小心喝得一醉不醒啊！」

方璞劈手奪過一壺酒，「骨嘟嘟」灌了大半壺，才打着酒呃，瞪目叱道：「黃鼠狠，你少在方爺前面放屁，哼！別以爲你……」

黃鼠狠臉色陡變，打了個哈哈，截斷了方璞的話。「方爺，小的只不過同你說

笑，你大人有大量，別跟小的計較！」

說完，狠狠地瞪了方璞一眼，退了開去。

賀臻將一切瞧在眼內，却詐作不知，只是一杯杯地喝着悶酒，心中疑念更盛，對黃鼠狠這傢伙越發感到興趣。

終於，方璞喝得酩酊大醉，伏在桌面上，昏然醉倒。

賀臻也無心吃喝，正想叫小二結賬，黃鼠狠巳一逕走前來，諂笑着道：「大爺，方爺醉成這個樣子，恐怕自己走不了，小的扶他回去吧！」

說着，就要去扶方璞。

賀臻却伸手阻止道：「不用勞煩你了，他醉成這個樣子，只怕很難扶他回去，待我扶他到我的房中睡下，吩咐人替我再開多一間房吧！」

黃鼠狠猶豫了一下，見賀臻目光銳利地盯着他，他只好點頭哈腰地道：「大爺這樣安排，最好不過，省得小的來回奔走，誤了店中的生意。」

賀臻也不與他多說，由袋中摸出一塊碎銀，塞在他的手上，扶起方璞，向後面走去。

黃鼠狠在賀臻扶着方璞轉身走向後面時，臉上的神情變得有點怪怪的，一剎間又恢復過來，咀邊却露出一抹陰笑。

× × ×

可能是太累的關係，賀臻安置好方璞之後，他到隔壁新開的房間去睡了。

待到他一覺醒來的時候，經巳日上三竿了。

他急忙起床，走出房間，走入方璞睡着的房間，看一下方璞醒來沒有。

照他的猜想，方璞昨晚醉得那樣厲害，大槪還未有醒過來的，雖然時候巳不早了。

但是，當他走進去，一看之下，却不由愕住了。

那張床上空空如也，那裏有方璞的人影？

這就有點奇怪了，就算方璞酒醒離開，不會不對他說一聲的，莫非方璞出了事不成？

他立刻就想到那叫黃鼠狠的伙計。

瞧他昨晚那種對方璞不放在眼內的樣子，若是方璞出了事，極有可能是他幹的，匆匆地察看了一下房內的情形，却看不出有何異樣的地方，立時像一陣風般，衝出房外。

才衝出房外，差點與一個人撞在一起，幸好他反應得快，身形及時一窒，橫閃開去，避免了碰撞。

定神一看，與他差點撞在一起的，原來是一名店小二，他伸手一把抓住那小二，急聲問道：「昨晚睡在這房中的那位方爺……」

那小二冷不防被他一把抓住，嚇了一跳，及至聽他這樣說，一顆心才是定下來，忙道：「大爺，你說的是否是那位經常喝醉的方璞方爺……」

賀臻急急接道：「正是。」

那小二喘了口氣，忙道：「他早巳走了。」

賀臻一聽，一顆提起的心這才放下，鬆開抓着小二的手，道：「他是一個人走的？」

小二有點訝異地道：「他好好的，當然是一個人走了，他一直都是孤家寡人一個，還有誰會來接他？」

賀臻吐口氣，問道：「小二，你是本地人麼？」

小二有點不明白賀臻這樣問是什麼意思，但仍然答道：「小的世代居住小城，大爺……」

賀臻巳截斷他的話道：「那麼，你一定知道方爺住在什麼地方吧？」

小二想也不想就道：「他還不是一直住在……」

賀臻不等小二說下去，巳像一陣風般，衝了出去。

那小二摸摸腦袋，露出一絲莫名的苦笑，去忙他的了。

× × ×

賀臻對於方璞的住處，那是非常熟悉的。

當年，他們一羣豪情俠氣的好弟兄，經常聚在一起，他也不知到過方璞的家多少次，醉倒在他的床上巳記不清有多少回了。離開了客棧之後，他便一逕朝城南那邊走去。

方璞的祖居就在城南土地廟對開的那片棗林邊。

走到土地廟前，朝棗林那邊望去，便清楚地看到那座大屋子。

只是，那座大屋子巳不復昔年的模樣了，變得破損不堪，大門兩邊的牆灰剝落，露出磚石來，門前的石階也崩損了，兩扇大門還算完好，緊閉着，賀臻還記得，當年是有一個老門公在的，却不知那位老門公是否還健在？

滄海桑田，瞬息萬變，才只不過數年間，人與物便起了這樣大的變化，令到他感觸不巳。

方璞爲何會弄成這般模樣。

這是他急欲知道的。

來到那座大屋子前，他感慨地打量了一下，這才踏上那破損的門階，抓起那生了銅綠的門環，扣動起來。

想當年，這銅環光鑑透亮，如今却長出綠銹來，想必是很少人客登門的了。

敲門聲「咯咯咯」响起，可是，却沒有人應。

想來，那位老門公可能巳經去世了。

但既然方璞一大早便離開了客棧，總該在家的，爲何却不來開門？

想到這一點，他大力扣動門環，並高聲叫道：「方弟，是賀大哥我來找你啊，你在家麼？」

陡地，屋子內响起一聲痛叫聲，緊接着又响起崩的一下震响聲，賀臻一聽，神情猛震，來不及去撞門，身形直拔起來，從門樓上越了進去。

門內是一座頗爲寬大的庭院，賀臻記得很清楚，當年，這庭院中栽種了不少花草，擺上了不少盆栽，如今却是滿目荒草，那些花木巳不知到那裏去了，只遺留着幾個破裂的瓦盆子，越過庭院，便是廳堂了。

他之這樣驚震，是因爲他適才聽到的那一聲痛叫，是方璞發出的，憑他在江湖

上這多年的經驗，他聽出方璞可能出了事，否則，不會忽然發出叫聲。

他也無暇理會庭院的佈置了，足尖點在地上，有如激矢般向廳堂內射出。

方璞的痛叫聲，正是從廳堂內傳出來的。

才掠射到廳堂前，賀臻一眼便看到方璞就像一個喝醉酒的人般，脚步歪斜踉蹌，身形來回搖晃地，手上執着一根鐵棍，與兩名灰衣幪面人惡戰着。

看清了，原來方璞滿身是血，怪不得脚步不穩了，看來，他已受創不輕。

賀臻怒氣急得吼叫一聲：「方弟，我來助你宰了這兩名惡賊。」

吼喝聲中，整個人有如一頭怒豹般，急掠入廳堂內，雙掌疾拍向那兩名灰衣幪面人。

方璞在兩名灰衣人的兇猛攻擊之下，險象環生，他能够苦撐着，簡直是奇跡。

那兩名灰衣人驟見賀臻撲入來，目光一閃，左邊的那名灰衣幪面人身形斜閃，恰好截住了賀臻，左掌疾迎向賀臻的右掌，同時間右手中的鬼頭刀幻起一道銳芒，斬劈向賀臻的左臂胸脅！

這名灰衣幪面人這一出手，顯示出其身手不凡，不是一般的人物。

雙掌一擊的刹那，賀臻身形陡地騰起，恰好閃過了那幪面人斬劈過來的一刀，身形凌空一翻的刹那，一掌拍向那幪面人的頭頂！

幪面人出掌還擊，被震得微退半步，那一刀亦同時斬空，他便知道不妙，雙脚一旋，乘機斜旋開去，恰好避過賀臻那一掌！

賀臻却志不在傷人而在救人，一招逼退了那傢伙後，身形在空中一個轉折，飛撲向那名狂攻方璞的幪面人！

方璞也就在這刹那發出一聲慘叫，身形打着旋，撲跌開去。

原來，就在賀臻一掌逼開截他的幪面人的那瞬間，仍與方璞動手的那名幪面人，於一刀震開方璞的鐵棍的同時，一脚飛踢在方璞的左肋上，踢得方璞肋骨碎裂，忍不住發出慘叫聲，旋跌開去！

那名幪面人一脚踢飛方璞，身形疾挫，手中虎頭鈎泛起一溜晶芒，斜勾向賀臻的小腹！

賀臻急怒攻心之下，拍向那幪面人的左手勢式不變！左手陡地一探，石火電光間，中指一彈，「錚」然一響，奇準無比地彈擊在對方堪堪勾到小腹的勾鋒上，硬是將之彈歪開去！

那名幪面人料不到賀臻的手法這樣快捷高明，心頭驚凜之下，便欲斜退開去。

但賀臻那一掌已拍擊在他的頸肩部位，要知道賀臻這一掌是驚怒之下發出的，足足用上了八成功力，試問，那幪面人又不是鐵打的，如何禁受得起？只聽「啪」的一聲，隨之響起一陣難聽的骨折聲，那名幪面人有如稻草人般，栽跌落地上，那條頸脖怪異地扭折着，悶聲不響地，登時了帳。

另一名使鬼頭刀的幪面人一見勢色不對，乘這機會脚底抹油，身形橫射開去，撞破一扇窗子，穿出窗外，疾射而去。

賀臻驚覺時，已阻截不及，而他此時最關心的是方璞的生死，無暇去追截那幪面人，兩步搶撲到方璞倒在地上的身前，蹲下來，急急伸手扶起他。

方璞這時已臉如白紙，氣若游絲，左肋骨塌陷，咀角不停地吐出血沫來，身上起碼有五六處傷痕，看來是不行了。

賀臻心頭愴然，呼喚道：「方弟，你醒醒，告訴我，那些人是誰？」

右手同時抵在他的背心上，將眞氣輸入方璞的體內。

方璞全身擂動了一下，終於張開一雙黯然散渙的眼睛來，無力地看了賀臻一眼，咀唇翕動着，喉頭一陣「胡胡」作響，就是講不出話來。

賀臻一陣心痛，情急地叫道：「方弟，你不能死，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方璞的喉頭依然「呼嚕」作響，咀角溢出大股大股的血沫來，想來，可能他被踢斷的肋骨刺入心肺，才會說不出話來。

賀臻一邊源源將眞氣輸入方璞的體內，一顆心却冷透了，他已看出，方璞是不行，就算是大羅金仙，也救不了他。

「方弟，方弟，你說話啊！」賀臻心如刀絞。

昔年的好弟兄，想不到才見面，便要離他而去了。

「大……哥……小……弟……好高……興……還能够……見到……你……小……弟……」方璞忽然含糊斷續，幾乎是語不成聲地，說出話來。

賀臻緊緊地執住方璞的一隻手，激情地道：「方弟，快說，這是怎麼回事？是什麼人要殺你？」

他既然看出方璞不行了，那自然要擇最重要的話去問他了，希望能够替方璞報仇！

方璞劇烈地嗆咳着，嗆出一大口一大口的血沫來，就像要嗆吐盡體內的血，才會舒服一些，好一會，才止住了嗆咳，因爲急劇的喘息，全身抽搐着，喉嚨仍然「呼嚕呼嚕」地響着，終於，又再發出模糊的聲響來。「大……哥……找……胡……風……」

賀臻這時幾乎將耳朶貼在方璞的咀巴上，才勉强聽出那幾個字來。

忽然間，方璞的頭無力向側一歪，賀臻只覺一顆心陡地一沉，全身一陣冰冷。

不用看他也知道，方璞經已咽了氣。

他昔年的一個好弟兄死了！

就死在他的臂彎上！

他沒有淚，有的只是傷痛與憤怒！

這是他這一次重回故地前，所意料不到。

他無言地蹲在那裏，也不知過了多久，才鬆開方璞那隻業已冰冷如雪的手，慢慢地將方璞怒睜的兩眼撫合起來。

× × ×

正當他將方璞的屍體托抱起來，準備將之放在廳堂內那張敞椅上的時候，一陣轟轟發發的炸響聲驀然間在廳堂外面的四周響起來，緊接着，又有幾團火球自那扇撞破的窗子內飛射進來，落地後「轟」然炸散開來，迅即燃着了廳內的桌椅等物，熊熊地燃燒起來，只不過眨眼間，整座廳堂的外面，便被大火包圍起來，賀臻這時的感覺，有如置身在一個火爐內一樣，炙

熱難當，幾乎爲之窒息。

絕無疑問，一定有人在廳室外面的四周圍偷偷澆潑了火油之類的燃料，再擲以磷火彈，火勢才會這樣迅速燃燒起來，眨眼間變成火海的。

賀臻又驚又怒，好明顯，對方來上這一手，是想將他也殺死，好歹毒的手段！

本來，他是想將方璞的屍體也帶出去的，但一想，橫豎方璞已死，就讓他隨着自己的祖居一同火化了也好，帶出去一樣是要葬的了，那何不就讓他的屍體長伴祖居，說不定這是他的心願，何況，若是帶着方璞的屍體，在這樣猛烈的火勢之下，自己未必衝得出去，他却不想就這樣莫名其妙地被燒死，他還要替方璞報仇！

咬着牙，他將方璞的屍體放在敞椅上，默默地注視了方璞的遺容一會，這才抬眼一掃，準備闖出去。

這只不過是很短暫的片刻，但火勢却已一發不可收拾，就像洪水猛獸般，恣意地逞着兇威，那種燠悶炙熱的感覺逼人而來，烟火熏得他幾乎連眼睛也睜不開，酸澀得直淌淚水，嗆咳了幾聲，他的身形急拔起來，一頭撞破承塵衝勢未盡，雙袖向下一拂，身形穿破承塵，直衝向瓦面！

這時候承塵亦已有不少地方着了火，他已估量過了，從四面根本無法衝出去——被猛烈的火勢所封鎖吞沒，只有從屋頂上穿出去，才有一絲生路！

只有屋頂仍未被火勢波及！

「嘩啦」一聲暴響，一頭撞破瓦面，身形接穿射出瓦面外，腰一折，滾落在瓦面上。

他之所以這樣，乃是恐防瓦面上有人伏着，以弩箭或是暗器突然向他襲擊。

幸而這時瓦面上却沒有人。

噓了口氣，探身而起，目光朝瓦面四下一掃，發現不到有人環伺着，他一顆提起的心才放下。

不過，他仍然担心有人隱伏着，冷不防向他襲擊。

因爲根據他在江湖上打滾了多年的經驗，對方既然欲置他於死地，肯定不會留下一條生路讓他逃生的，必然會佈下羅網，置他於死地而後罷休！

心念電轉之下，他有了計較。

身形猛地從瓦面上斜射出去，激矢般射向斜對面，高聳在庭院牆脚下的一棵大樹。

但他的身形才射出去，便陡地挺身向上一拔，只聽「崩崩」之聲急驟響起，從那棵大樹後的牆頭上，忽然冒出一排腦袋來，激矢如蝗，罩射過來！

他若是繼續向那棵大樹掠射過去，那無異飛蛾撲火，自投羅網，任是他身手再高，在空中不易變換身形閃避的情形下，絕難躲得過那一片密集激射而來的箭矢，非死不可。

他正是料及這一點，射出的身形才陡然挺拔起來，一拔二丈有奇，那些激矢以間髮之差，從他的脚下掠射過！

但人在空中，始終是要落下來的，故此，他仍然很危險。

不過，他在身形射出的時候，早已想及這一點，也想好了辦法，身形一折，依然斜撲向那棵大樹！

這一次，他是撲掠向枝葉茂密的樹梢頂上，而不是掠射向樹幹，讓那如傘般的枝葉做了他的擋箭牌。

他是算準了才動的，那些弩箭手在牆頂上，或在樹幹上，這時若是向他放箭，那如傘般的枝葉就阻隔在他與弩箭手之間，那是絕好的屏障。

他這一着，果然大出那些弩箭手意料之外，一愕之下，仍然向他發射弩箭！

不過，這一來，就對他威脅不大了。

那些弩箭不是射在枝椏樹葉上，被阻擋住，就算能够穿射出去，勢道亦大減，變成了俗語所說的强弩之末，而且只是零星地穿射出來，而且被枝葉一阻，射勢偏移，很少仍然是勢道不變射向他的。就算有，亦被他輕易地撥擋落地。

故此，他可說是有驚無險掠射落樹梢頂上，身上絲毫無損。

就在他踏足樹梢上的刹那，身後「轟隆」連響，回首望去，原來那座偌大的廳堂，經已被大火燒得塌下來，一時間烟火衝天，一發不可收拾。

賀臻不由吸了口氣，雙掌運足十成功勁，猛地向牆頭那邊的樹椏力劈下去，雙足亦發力向下一頓，只聽「霹靂啪勒」一陣暴響，那些枝椏紛紛斷折碎裂，飛砸而下，而他的身形亦藉勢斜掠騰射出去，投向後院那邊。

伏在樹後牆上的那些幪面人正感到束手無策的時候，冷不防樹上枝椏摧折碎斷，飛砸而下，驚得霎時亂了手脚，那裏還顧得及發射弩箭？而事實上，他們根本就不能發射弩箭，那些飛砸而下的樹椏枝葉，兜頭蓋臉地砸下來，將他們的視綫遮住了，根本就看不到賀臻的身形，紛紛自牆頭上跳落地上，躲避砸下來的樹椏枝葉。

賀臻一掠數丈，足尖在一座假山頂上一點，身形又騰射出去，只不過幾個起落，便已騰掠到後院中，身形斜拔而起，掠上了一座亭頂上，目光向院牆外一掃。

雖然多年沒有來了，但對於方璞這座屋宅，他仍然瞭若指掌，照他的估計，這後院一帶，不可能伏有對方的人，而他那一掃，也發覺不到牆外有人伏着。

在亭頂上略爲一停，身形有如兀鷹般騰掠而起，身形一折，平射出後院牆外，果然沒有遭到狙擊！

掠出後院牆外後，停下來喘了口大氣，心中怒火高燒，決定繞到前面去。看一看那些傢伙都是些什麼人。

但待到他撲到前面的庭院牆外，那些幪面人已走了個清光，只留下一地的斷枝碎葉，那棵亭亭如傘的大樹，就像遭到一場猛烈的風暴摧殘般，摧折了一大半。

他想不到那人溜得這樣快。

怔怔地站了好一會，他才長吐一口氣，心頭沉痛地往土地廟那邊走去。

令到他奇怪不解的是，這時候是大白天，這裏起了火，而且火勢這樣大，爲何沒有人來救火？這裏又不是荒僻山野地方，附近不遠處就有人家，那些人家就算再忙，也不會不出來看一下的啊，這就透着古怪了。

他一邊想着，一邊向土地廟走去，以前，土地廟前那塊大空地上，是很熱鬧的，擺滿了攤檔，怎麼如今却是冷冷清清的

，不見一個人影？

想了一下，賀臻便恍然了，那一定是因爲方璞的家起了火後，那些人由於畏懼一些什麼，所以不但不去救火，還趕緊收拾生意，散去了。

那些人到底怕什麼？殺方璞的又是什麼人？爲何要殺方璞？方璞爲何會弄得那樣落拓消沉？這其中透着什麼古怪？這一連串的問題，令到賀臻腦袋裏亂糟糟的，像塞了一團亂草。

走到土地廟前，他怔怔地站了一會，正想走回客棧，換件衣服（他那身衣衫沾滿了方璞流出來的血漬），好好地想一下，驀地心中一動，伸手拍了一下腦袋，他差點忘了方璞在臨咽氣時說出來的那句話——「去找胡風！」

胡風這個人他認識，當年曾經是他的一名手下，如今算起來，年紀也應該有三十出頭了，自他離開這裏後，他與方璞等幾位弟兄一手創立的快意堂，便解散了，而那些弟兄手足，亦風流雲散，只不知胡風如今混成怎樣？方璞爲何要他去找他，莫非胡風知道是什麼人殺方璞的？又或是胡風與那些殺方璞的傢伙有關連？

想着，他再也顧不了身上的汚穢了，立刻放步向城西那邊走去。

胡風的家就在城西那頭。

× × ×

以前，賀臻曾到過胡風的家數次，還記得他只有一個守寡的母親，與及一個妹妹，當年，胡風才只不過十五六歲，而他的妹妹，也只不過十一二歲，梳着兩條小辮子，但却是一個懂事的小女孩了。

他駕輕就熟地來到胡風的家門前，却猶豫着不敢貿然走進去。

因爲他不知胡風有沒有搬了家。

而眼前這間屋子，仍然是十年前的樣子，一點也沒有變，唯一變了的，是以前完好的屋子，已經破損了，顯露出歲月侵蝕的痕跡來，那就像歲月風霜在一個人的臉上，刻下的皺紋般，無法磨滅。

若是胡風仍然在這裏，那就顯示他這些年來，一直混得不好了，而且比以前還要差。

他清楚地記得，當年解散快意堂後，堂中弟兄手足，皆分到一筆數目不菲的銀子，足以另謀出路而有餘，胡風當年年紀雖輕，但却是個頭腦靈活的人，照說，拿到那筆銀子後，應該大有作爲才是的啊！

狐疑着，他走進了敞開的院子中。

一名大姑娘恰巧從屋子內走出來，手上端着一個盆子，一眼看到賀臻，不由驚愣地停下來，閃着明亮的大眼，打量着賀臻。

賀臻却已一眼認出那位大姑娘來——胡風的妹妹。

他之所以一眼認出那大姑娘，乃是他從那大姑娘的臉形輪廓，依稀看出當年胡風那位妹子的影子來——明亮的一雙大眼，俏巧的小咀，以及好看的鼻子，這些特徵，仍然明顯地留在姑娘的臉上。

只是，如今比當年更標緻了，那種少女醉人的風韻，從她的身上散發出來，自有一種嫵媚之態。

「小娟，還認得我麼？」賀臻高興地脫口叫出姑娘當年的小名。

姑娘的大眼眨了一下，先是驚詫，繼之是釋然而喜，大眼中放出光采來，喜悅地呼叫道：「賀大哥，是你……你是賀大哥！」

賀臻走上一步，含笑點頭道：「小娟，你還認得我，當年，你才只有那麼高，如今，長大了！」

說時，他用手比着胸前，望着眼前這位長大了的姑娘，心中不由湧起了一股莫名的激情。

小娟高興得差點將手上的盆子摔落地上，幸好賀臻眼快，忙伸手一把替她抓住了盆子，她的臉却飛起了一片紅霞，當年的小姑娘確實長大了！

「賀大哥，你幾時回來的？」小娟有點羞澀地瞟了賀臻一眼，欣喜地道。

「昨天才回來的。」賀臻陡然想起了此來的目的，忙關切地道：「小娟，風子呢？他在麼？」

小娟臉上的歡容減退了一些，點點頭道：「賀大哥，他還未醒，你快請進去坐下，小妹眞是高興得昏了頭，忘了招呼你進去呢。」

說着急忙放下盆子，搶先向屋內走去，一邊高聲呼叫道：「哥哥，快起來瞧瞧，誰來了？」

左邊的廂房內即時響起含糊的語聲。

「小娟，你不要大呼小叫的，好麼？我一夜沒睡啊！」

賀臻走入堂屋中，隨意打量一下，屋內的傢具桌椅雖然舊了一點，但却佈置得井井有條，而且很潔淨，這大概要歸功於小娟的打理了。

小娟一邊請賀臻坐下來，一邊仍然呼叫道：「哥哥，不要睡了，你若是看到來找你的人是誰，包管你再也睡不下去！」

廂房內又傳出胡風的語聲：「小娟，到底是誰來了？妳很少這樣子大聲呼叫的啊！」

「你出來看看不就知道了麼？」小娟邊叫邊斟茶遞給賀臻。

房內響起一陣悉索聲，接着是脚步聲，跟着走出一個漢子來，睡眼惺忪的，一件外衣胡亂地披在身上，口裏嚷着道：「是誰來了啊？」

小娟笑着指指賀臻，沒有出聲。

賀臻已一眼就認出胡風來，含笑站了起來，叫了一聲：「風子……」

胡風雙眼一睜，陡地瞪得大大的，張開口，却叫不出聲來，神情激動地望着賀臻。

「賀大哥，是你！」胡風興奮驚喜得抖着，叫出聲來，就像一陣風般，撲向賀臻。

賀臻伸手緊執住胡風的手臂，搖着道：「想不到吧？」

胡風直眨着眼，顫着咀唇，眼中射出熾熱的光來。「賀大哥，眞想不到啊，小弟還以爲這一輩子再也看不到你的了，這不是在夢中吧？」

「哥哥，你現在睡不下去了吧？」小娟朝胡風直眨眼，抿咀笑着。「你是怎麼哪？盡讓賀大哥站着。」

胡風這才省覺地傻笑着道：「賀大哥，你請坐下再說。」

賀臻心中激情蕩漾，暫時忘記了方璞

的死，能夠與舊日的弟兄見面，畢竟是一件賞心樂事啊！

坐下來後，賀臻打量着胡風，昔日的毛頭小伙子，如今已是一位壯實的漢子了。臉上也留下了歲月流逝的痕跡，只是，往昔眼中的那份灼人的神采，亦隨着歲月的流逝，被磨掉了，不復往昔之淩氣逼人了。人雖有情，歲月却是無情的！

「賀大哥，你還是老樣子，一點也沒有變！」胡風熱切敬慕地望着賀臻。

賀臻失笑道：「風子，十年的時間不短啊，你瞧，小娟已變成大姑娘了，你也由一個毛頭小伙子變成了一個漢子，我怎會沒有變呢？我自己也感覺到老了。」

「賀大哥，你一點也不老呢！」小娟眨着雙眼，抿咀直笑。「哥哥說得一點不錯，你還是以前的樣子！」

胡風拿眼望着賀臻。「賀大哥，你怎麼忽然回來了。什麼時候回來的？」

賀臻感喟地道：「我正是由於感到老了，所以才回來與昔日的弟兄聚一下，重溫一下往昔的歡樂時光，風子，你還記得麼？那一年，咱們一衆弟兄們，喝醉了，一起到城北頭那座狐仙廟去捉狐仙，結果，弄得灰頭土臉，狐仙捉不到，却被蚊子咬得渾身疙瘩……」

「賀大哥，當然記得啊！」胡風雙眼發出光彩來，「小弟還記得，方四哥醉得一頭撞在神案角上，沒有撞破頭却撞出一個大疙瘩來！」

賀臻聽胡風提及方璞（在衆弟兄中，方璞排行第四，故此胡風稱呼他爲方四哥），心頭不由一沉，臉上的笑容也頓時消失了。

小娟眼尖，一眼便看出賀臻神色有異，奇怪地道：「賀大哥，你沒有甚麼不妥吧？」

經小娟這一說，胡風才發覺到賀臻神色有異，關切地道：「賀大哥，你……」

賀臻擺擺手，沉重地道：「我沒有甚麼不妥，風子，剛才你提起了方弟，令我……風子，你知道麼？方弟死了！」

胡風一聽，驚震得從椅子上跳了起來，疾聲道：「賀大哥，方四哥死了？他怎會死的？甚麼時候死的？」

小娟亦變色失聲道：「賀大哥，方四哥雖然……怎會忽然間死了的？」

賀臻心頭有如被刀刺般痛，澀聲道：「是今天早上被殺的，當時我去遲了一步，搶救不及，方弟就死在我的臂彎上！」

「是甚麼人殺方四哥的？」胡風握着拳頭，悲憤地疾聲問。

「殺他的人，是兩個灰衣幪面人！」賀臻咬着牙道：「當時我殺了一個灰衣人，但却來不及搶救方弟，另一個幪面人被他溜了，查不出殺方弟的是甚麼人！」

胡風一臉悲憤地道：「賀大哥，你有沒有看一下那名死去的幪面人的面目？」

賀臻搖搖頭道：「當時已經來不及了……」遂將當時發生的情形，對胡風兄妹說了一遍。末了，他說道：「風子，你知道我來找你的目的麼？」

胡風怔了一下，莫明地道：「賀大哥，你……」

賀臻一字字地道：「方弟臨死的時候，要我來找你！」

胡風神情劇震了一下，喃喃自語道：「莫非……」

賀臻急急接口道：「風子，莫非你知道方弟被殺的原因？」

胡風遲疑地道：「方四哥若是他們殺的，小弟就知道原因了。」

賀臻心頭一跳。「風子，快說，你懷疑是甚麼人殺方弟的？」

胡風却吶吶地道：「這只是小弟的猜想……」

「不管怎樣，你既然有所懷疑，那一定有根據的，風子，快說！」

胡風咬咬牙，終於道：「賀大哥，小弟懷疑方四哥是樓二哥殺的！」

「甚麼？」賀臻差一點沒有從椅子上跳起來，睜眼望着胡風，疾聲道：「風子，你說的可是樓振權二弟？」

胡風憤激異常地道：「不錯，除了他，城中沒有別的人要殺方四哥的了！」

賀臻神情猛震，瞋目道：「風子，樓二弟不是遠走西域經商去了麼？他怎會仍在此地？」

「賀大哥，他早在九年前已回來了！」小娟說時，臉上滿是憎惡之色。

「賀大哥，此事說來話長。」胡風忽然低沉地嘆息一聲。「若不是樓二哥，方四哥也不會變成現在這樣。」

賀臻詫異地望着胡風，心急地道：「風子，說清楚一些！」

× × ×

胡風抓起桌上的一瓶酒，「骨嘟嘟」灌了一大口酒，放下酒瓶，抬手抹抹咀角，這才憤恨地道：「賀大哥，當年你實在不應該走的，更不應該解散了快意堂……不錯，當年賀大哥你離開了這裏後，樓二哥確是拿了那筆銀子，遠走西域經商去了，但不到一年，他就回來了！」

賀臻忍不住問道：「他怎會這樣快就回來？」

「這一點，至今還是個謎。」胡風續道：「不過，據他當時對方四哥說，他是在去西域的路上，不幸遇上了沙漠上罕見的大風暴，他販運的貨物馬匹，被大風沙吹捲得不知去了那裏，而他亦被一股風暴吹上了半天，後來醒來的時候，他發覺自己被埋在沙堆下，幸好隨身携帶的一隻水袋沒有丟失；他就靠着那袋水，在一望無際的沙漠上掙扎行走了兩日兩夜，正當他喝完了那壺水，又累又餓又渴，完全絕望的時候，却被一隊商旅將他救起，而他亦逃出了生天，憑着身上帶着的十多兩銀子，終於輾轉回到這裏。」胡風說到這裏，忽然一拳擊在桌子上，震得那個酒瓶跳起老高，跌回桌面上，却傾倒出酒來，胡風慌忙一把抓起，往口裏就倒。

小娟這時插口道：「可憐方四哥便從此交上噩運。」

胡風「咕」地吞下一口酒，噴着酒沫道：「樓振權這傢伙眞不是人！」

賀臻沉聲道：「風子，說下去！」

胡風吐了口氣，彷彿要將胸中的積鬱吐出，恨恨地說下去。「當時他就像一個乞丐般，找上了方四哥，方四哥見他那種樣子，又是自家兄弟，便招呼他住下來，鎭日陪着他，好言安慰他，後來怕他寂寞，自動提出，將他經營的生意分一半給他

經營，他却堅不接受，只說橫豎閑着。只求方四哥給他一些事幹幹，也好有點寄托，方四哥將心比心，便叫他負責城中那家錢莊的生意，可恨他却狠子野心，居然在不到五年間，用偷龍轉鳳的奸計，將方四哥那家錢莊吞了！」

胡風說到這裏，憤激氣怒得胸膛起伏，說不下去。

「難道方四弟在事前一點也不發覺他做手腳？」賀臻聽得揑緊了拳頭。

「這就是方四哥太過相信他的緣故。」胡風吐口氣道：「在方四哥來說，以為自家弟兄，既然將錢莊交給他打理，便該完全相信他，故此，他從不查問錢莊內的來往帳目，只是在每月樓……振權整理好的帳目給他查閱時，才粗略地看一下，而那些帳目經已被樓振權事先巧妙地做了手腳，他又看得出？直到有一天錢莊門前擠滿了人來兌錢，他才知道錢莊只剩一個空殼，存在店子內的銀子還不到一百兩！」

「那時候總應該知道是樓……做的手腳了吧？」賀臻忍不住道。

「知道了又怎樣？」胡風恨恨地道：「那時已太遲了！」

「難道不可以經官動府，查究的麼？」賀臻問。

「方四哥確是告上衙門，」胡風嘆口氣道：「但樓振權在處心積慮吞掉方四哥的財產時，早已暗中勾結了守備司苟得功那狗官，結果，官方判四哥敗訴，並且杖責二十，以示誣告之懲罰。」

「真是豈有此理！」賀臻忍不住一拳擊在桌面上，憤然道：「我早就看出樓……振權心術有點不正，却想不到他這樣鄙劣陰險，做出這種沒天良的事來！」

「唉，方四哥若不是以君子之腹待人，又怎會被樓振權那傢伙所乘？這件事，就連小弟起初聽到時，也不大相信他是那樣的人，但後來的一連串事故，令到小弟不得不相信。」

「那後來怎樣？」賀臻問：「難道方四弟能夠忍得下這口寃氣？」

「方四哥自然忍不下這口寃氣！」胡風太息一聲。「但那又怎樣？和他拚命，又不是他的手脚，反而被他折辱了一番，並當衆說，若不是念在四哥與他一場弟兄，又有恩於他，他才不將方四哥送到衙門究治，當時小弟氣炸了肺，眞想不顧一切找他拚命，反而是方四哥將小弟勸住了，說不想因爲他的事，而連累了小弟，又說，錢財乃身外物，不必看得那樣緊，小弟只好强按下來。」

賀臻吸了口氣，問道：「方四弟沒有了錢莊，但還有別的生意，他怎會弄得那樣落拓？」

「不錯，方四哥確是還有不少生意，但是由於錢莊的『虧蝕』，無法償還那些將錢存入錢莊的債戶，結果，官判將方四哥名下的物業生意，一律公賣，償還那些債戶，原來這又是樓振權那傢伙的陰謀之一，公賣之下，方四哥在城內的生意，全被樓振權以十分一的價錢，轉入他的名下，當然，這又是他與苟得功那狗官暗中勾結串演的把戲，於是，方四哥陡然之間，變得雙手空空，甚麼也沒有了。」

賀臻聽得幾乎氣炸了肺。「好一個人面獸心的樓振權！枉我當年與他稱兄道弟，情同手足，原來却是一頭豺狠！當年我若不是急流勇退，解散快意堂，只怕遭遇比方四弟還要慘淡！」

「賀大哥，樓振權還不只此，他以陰謀霸佔了方四哥的生意後，根本就不以此爲滿足，反而利用方四哥的錢財資本，與官府勾結，遂其狠子野心，逐步擴張，巧取豪奪，這幾年下來，已被他以卑劣的手段吞掉的店舖，已有數十家之多，他如今已變成了城中首屈一指的大富商，跺跺脚，足以震動全城。當然，與他狠狽爲奸的那位狗官苟得功，亦撈到盤滿砵滿。」

「難道所有受他們巧取豪奪的人，都甘心忍受他們的欺凌麼？」賀臻問。

「不甘心又怎樣？那一個敢與官家抗爭？那一個敢不將生意出讓？何況，他是名正言順地，出錢承頂的，雖然他出的價錢只值十分一，但他却在『法理』上無可指摘。那些人在威迫恐嚇之下，只好含淚將生意乖乖轉讓，而且是心甘情願地在轉讓文契上，白紙黑字押上的，就算事後不甘，又能怎樣？就算告到京裏，只怕也奈何他不得，何況，還有那狗官替他撐腰呢！」胡風越說越激動，咬牙切齒的。

「哥哥，你說漏了。」小娟插口道：「不是發生過有幾個店舖老闆不甘被他明買暗吞，堅持不將生意頂讓出去的麼？結果，那幾戶人家，不是兒子失了踪，便是當事人被一些不明來歷的兇徒痛毆一頓，又或是店舖被人搗毀，最後還不是乖乖地，將生意賤價轉讓給他！」

「呸，這簡直是無法無天，是可忍，孰不可忍！」賀臻越聽，心中怒火越盛，恨不得即時一掌活劈了那樓振權。

「賀大哥，你別太過氣怒，你若是再聽下去，包管你會氣炸了肺！」胡風這時反而平靜下來。

賀臻想了一下，有點恍然地道：「風子，我記得當年那間招賢棧，是一個姓張的老漢開的，店面與規模沒有現在這樣大，那些伙計全換了，莫非那家客棧已換了老闆——變成了樓振權的生意不成？」

「賀大哥，你猜對了，樓振權在四年前，看中了張老頭那家招賢棧，結果，張老頭只好含淚以白銀三十兩，自願轉讓與樓振權。因爲他若不答應，與他相依爲命的閨女，便會被管家選中，送到京中，入宮作宮女。」胡風用力地揑捺着指節骨，「劈啪」作响。

「那就怪不得了！」賀臻目中怒光閃射。「方四弟昨晚與我在店堂中相遇，我問起他爲何弄得那樣落拓消沉，他一直支吾以對，吞吞吐吐的，似乎有所顧忌，而那位小二黃鼠狠屢屢對他出言不遜，語含威嚇，我一直在奇怪，方四弟怎會隱忍不發作，原來他確是有所顧忌！」

「唉，說起來，方四哥眞可憐，自從他受到那連串的打擊後，家徒四壁，幾乎兩餐不繼，鎭日借酒消愁，人亦因此而消沉下去，幾乎每日皆在醉鄉中，那樓振權不知是甚麼居心，居然答應讓方四哥在他開設的酒樓茶館中，記帳喝酒，不管他喝多少，城中人都知道，記帳是好聽，實則，白讓方四哥喝酒，這件事，好多人皆猜不出他葫蘆內賣的是甚麼藥，而方四哥自此之後，便每日與酒爲伍，常在醉鄉，人也更變得寡落頽喪了。」

賀臻聽得咬牙作响，切齒道：「好陰毒的傢伙，殺人不用刀！風子，你知道麼，這是樓振權一個惡毒的殺人不見血的毒計，目的就是想用酒來痲醉方四弟，令到他的意志在醉鄉中消虧殆盡，沉淪下去，那時，他就不用日夜防備方四弟會冷不防向他報復了，而方四弟這樣下去，無異變成了一具行屍走肉，與死人無異！」

「但他可以暗中殺了方四哥啊！」胡風不以爲然地道。

「這當然是一個消除威脅的最好辦法！」賀臻雙眉剔揚。「但你可知道，這一來，必然會引起人們的猜測，說是他殺死方四弟的，因爲人們必然聯想到，這是他爲了殺人滅口，以絕後患，而他用這種殺人不見血手法，不但沒有人指摘他，可能還有人說他良心發現，所以這樣『厚待』方四弟，試想一下，轉換是你，你會不會用後一種辦法？」

胡風道：「賀大哥，還是你看得透切，經你這一說，小弟亦深以爲然，樓振權這傢伙確是太陰險惡毒了！」

小娟忽然道：「賀大哥，小妹猜想，今早殺方四哥的幪面人，可能是樓振權的手下！」

胡風怔了一下，轉頭道：「樓振權既然想出那惡毒的殺人妙計，怎會蠢到又派人去殺方四哥？」

賀臻讚許地看了小娟一眼，嘆口氣道：「小娟說得對，若是我不回來，不在客棧中遇上方四弟，方四弟是不會被殺的，風子，你現在明白了麼？」

胡風想了一下，恍然道：「賀大哥，小弟明白了，樓振權是怕方四哥會將他的惡行說出來，所以他爲了滅口，只好出此下策，派人殺了方四哥，是這樣麼？」

「正是！」賀臻有點難過地道：「說起來，我這一次回來，可說是間接害死了方四弟，眞是意想不到！」

「賀大哥，你這樣說就等於自鑽牛角尖了，方四哥的死，與你根本就沒有關係，你這次回來，應該是一件好事，他之所以派人殺了方四哥，證明他對賀大哥還是深懷顧忌的，這一來，他等於不打自招，他的惡毒陰險，亦暴露無遺！」

想不到小娟這位女孩子，見識這般高，賀臻不由得深注了她一眼。

小娟却不好意思地將眼瞼垂下來，臉上也飛上了兩片紅暈。

「唔，現在小弟越想越明白了。」胡風咬着嘴唇道：「賀大哥，樓振權不但派人殺了方四哥，並且還想將你也一併燒死，居心惡毒，而且若是有人懷疑到他的身上時，他就有藉口振振有詞地說，方四哥可能是在喝醉之下，不愼失火，將自己燒死的，不少人皆知道方四哥每日不醉無歸的，他這樣說，倒是合情合理，何況，屍體被火燒焦後，根本就不可能分辨是否在失火前，已被殺死的，他就可以擺脫得乾乾淨淨了。只是，他殺死了方四哥，城中還有很多人知道他的惡行的啊？難道他能夠隻手掩住衆人的口？譬如小弟！」

賀臻道：「風子，你這樣想就錯了，若我估計得不錯，他必定在派人殺方四弟的同時，亦派人四出恐嚇城中的人，令到他們噤口不敢說他的惡行，至於你，相信他必定會派人來殺你，因爲他一定猜到，我自火場逃出後，必然遲早會找你的，只是他却想不到，我自火場逃出來後，不是立刻追查殺方四弟的是什麼人，而是即刻來找你，要是他知道方四弟在臨死時曾要我來找你，只怕他早已先我一步，派人來殺你了！」

胡風不禁變色道：「小弟豈不是隨時有被殺的危險？」

小娟亦是臉色大變。

賀臻一手按在胡風的肩頭上。「風子，不要驚慌，我不會坐視你被殺的，只是小娟……最好你能夠找到一處隱密的地方，送她到那裏暫時藏起來，萬一發生事故的時候，也不用顧慮她。」

胡風却很爲難地道：「賀大哥，一時之間，小弟想不出有什麼妥當安全的地方安置小娟。」

賀臻的眉頭不由皺了起來，担心地道：「這樣，萬一有事發生的時候，是很難兼顧到小娟的，萬一樓振權將小娟捉去，用來要脅你，那就大大的不妙了。」

小娟開聲道：「哥哥，我可以到城外頭魯伯伯的家避一下的啊。」

胡風一拍腦門，高興地道：「唉，我怎麼想不到，對，魯伯伯那裏比較安全，等一會我就送妳去。」

「魯伯伯是什麼人？」賀臻不放心地問。

「魯伯伯是位打獵爲生的老人，住在城外約二里左右的虎爪溝，他有一個閨女，與小娟很要好的，小娟住在那裏，正好有人作伴。」

「好，不過，等一會你送小娟去時，可要小心一點，不要讓樓振權的手下看到，也不要對任何人說。」賀臻說着站了起來，正想說什麼，忽然道：「風子，這樣吧，橫豎我沒有什麼事，還是陪你將小娟送到魯伯伯那裏吧。」

胡風自是求之不得，忙道：「如此有勞賀大哥了。」

賀臻擺擺手。「風子，居然與我說起客氣話來了？」

胡風不好意思地伸手抓抓腦袋，轉頭對小娟道：「小娟，你快去執拾幾件隨身衣服吧。」

小娟應了一聲，朝右邊的廂房走去。

賀臻忽然像省起什麼般，上下打量着胡風，皺着眉頭道：「風子，你現在幹些什麼？看你的樣子好像混得不大好的！」

胡風利時怒睜雙眼，怒氣勃勃地道：「那還不是拜樓振權那傢伙所賜！本來，小弟是不想告訴你賀大哥的，但被你這一問，再也鑿不住了！」

「難道你也吃了他的虧？」賀臻定定地望着胡風。

胡風咬牙切齒地道：「賀大哥，當年快意堂解散，小弟也分到一筆錢，便與幾個昔日的弟兄合伙開了一家騾馬行，憑着咱們弟兄幾人的辛苦經營，兩年下來，也似模似樣的，生意越做越好，總算混得不錯，可是，在三年前，樓振權忽然看上了咱們那家騾馬行，他却不出面，却利用那狗官出面，說是官家要征用一批騾馬作運

糧之用，硬是將咱們的騾馬全部拉走，却只留下二十兩銀子作補償，接着，又有官差來說，官府要征用咱們店子一帶的地方用作蓄養騾馬之用，咱們雖然明知是樓振權做的手脚，但却奈何他不得，因爲他根本就沒有出面，結果，還是由他的一名師爺出面，好說歹說，願出一百兩銀子，將咱們的店子買下來，到時讓他們與官府交涉，咱們明知道這是做戲，但却不得不忍痛答應下來，因爲，若不答應，被官府征用，可能連一百兩銀子也得不到，與他們交易，起碼可以拿回一百兩銀子，總比給官家征用好，就這樣，咱們那家騾馬店便讓他明買暗搶地奪去，小弟得回的，只是三十兩銀子，但合伙開店時，小弟却投下了二百兩銀子，眞是血本無歸，拿着那三十兩銀子，也不知用來做什麼好，結果，喝酒喝光了！」說時胸膛急劇起伏不已，可見他是如何氣怒憤恨了！

賀臻靜靜地聽着，冷靜地道：「那你後來怎樣維生？」

「無計可想之下，總要活下去的啊，便只好到賭場去幹份差事，以便糊口！」

賀臻握拳道：「我既然知道了他幹出這種狠心狗肺的事，就算不爲方四弟報仇，但爲了不讓更多的人受他肆虐，更不能任他作惡下去，一定要找他算帳！」

正說着，小娟已執拾好一個包袱，自房間內走了出來。

驚悉因由　火海險逃生

賀臻胡風小娟三人正欲離家外出，想不到屋子就在這時候起了火。

這火起得好怪，賀臻三人只聽到屋外「轟」然一響，整間屋子便已被火勢包圍了，吞吐捲揚的火舌將大門及所有的窗口皆封鎖了。

賀臻胡風小娟三人不由大驚失色，小娟忍不住發出一聲驚惶的尖叫。

賀臻心頭猛震，疾喝聲：「風子，那傢伙終於向你下毒手了，快衝出去！」

胡風却慌惶地道：「火勢這樣大，怎樣衝出去？」

賀臻疾聲道：「你護着小娟，跟着我衝！」

喝聲中，伸手抓起那張桌子，疾向大門外扔去！

「呼」地一聲，偌大的桌子疾飛出大門外，挾帶着一股風勢，硬是將封着門口的火勢衝擊得「呼」地向大門兩旁飛捲開去，衝出一條火路來。

「衝！」賀臻幾乎是在扔出桌子的刹那，身形緊接疾衝出去，同時雙掌運足了功勁猛劈，兩股渾厚的罡風有如排山倒海般猛湧向大門口，湧擊得向大門兩邊倒捲的火勢「呼忽忽」地倒捲開去！

但一陣急驟如暴雨的「篤篤」聲也就在這刹那密集響起，賀臻臉色驟變的同時，衝到門口的身形疾忙煞停下來，口裏喝一聲：「不好，快退！」

緊跟着他身後向外衝的胡風一聽，那裏收勢得住，勉強煞住脚步，但仍然一頭撞在賀臻的背上，小娟亦一頭撞在胡風的身上，發出一聲驚叫。

賀臻若不是料及胡風可能在急切間收勢不住，撞上他而眞氣陡沉，穩住下盤，怕不被胡風那一撞，撞出門外去！

但那一撞，仍然將他撞得身軀劇晃了一下，呼地一聲，那倒捲開去的火勢忽地翻捲回來，捲撲向他的身上！

賀臻只覺氣息爲之一窒，頭臉一陣灼痛，身形急不迭向後暴退，口裏喝道：「風子，快退！」

結果胡風却退不及，被賀臻一撞，三個人變成滾地葫蘆，倒滾回屋中。

賀臻身形一彈，首先從地上彈跳起來，伸手在頭臉上一摸，摸落一掌的毛髮來，原來他的眉毛與頭髮被那火舌燒焦了少許，頭臉上仍然隱隱生痛。

胡風從地上翻身跳起來，劈頭就問：「賀大哥，怎麼回事？」

賀臻咬着牙道：「外面有人埋伏着放射弩箭，幸好那是張桌子，若是人，怕不被射成刺蝟！」

胡風臉色劇變，焦急地道：「賀大哥，那怎辦？」

賀臻一時間也想不出有什麼辦法能衝出去，若是只有他一個人，這種陣仗還困不住他，問題是有一個小娟要兼顧，那就爲難了。

這時火勢越加猛烈，「必必剝剝」地暴響着，一陣陣炙熱的烟氣熏撲過來，有如在火爐般難受，小娟已忍受不住，嗆咳得直流眼淚！賀臻心中急得什麼也似地，目光在屋內四下掃着。

胡風忍受不下去了，吼叫道：「賀大哥，咱們衝出去與那些狗賊拚了，好過這樣活活被燒死！」

賀臻雖然心亂如麻，但却沒有失去理智，伸手一把扯住胡風，「風子，別亂來，他要咱們死，咱們怎能衝出去送死，還了他的心願！」

胡風搓着手團團轉道：「那應該怎辦？再不衝不出，就再也衝不出去了！」

賀臻四掃的目光忽然一亮，疾聲道：「有辦法了！」

身形急掠回左邊廂房的牆角！

在那邊牆角上，堆放了一綑用竹篾編織成的車篷蓋，其上綳罩了油布，那正好用來作擋箭牌！

胡風一眼看到他衝向牆角，立時明白了他的意思，脫口叫道：「賀大哥，還是你有辦法！」

衝上去，帮手將那綑車篷蓋解開，共有三張，賀臻左右手各抓起一張，口裏急叫道：「風子，你抓着那張車篷蓋押後，快叫小娟在我身後！」

小娟不愧是個聰明的女孩子，一見兩人執起車篷蓋，便明白兩人的意思，自動地一步跳到賀臻身後，站在兩人的中間！

賀臻左手在前，右手在側，胡風側右手執住了賀臻右手執着的那張車篷蓋的邊，右手執着的車篷遮着左側，往前一併，便圍成了一個三角形的屏障，有如一幅圍成三角的屏風！

賀臻見準備就緒，立卽疾喝一聲：「衝！」手執那兩張車篷蓋，猛往大門口衝過去！

全身猛地感到一陣焦烤般的灼熱，氣息亦爲之一窒，手執的兩面車篷蓋「呼呼」一陣響，被大門口的火勢噬着了，「篷

」地燃燒起來，賀臻也顧不了那樣多，人已衝出了大門外！

小娟與胡風寸步緊跟，三個人就像一個整體般，跟着衝了出去！

不過，那三張車篷蓋已着火燃燒起來，乍看之下，三人是被火勢包圍了。

那幅「三角屏風」才衝出大門外，弓弦聲急驟暴響下，弩箭有如飛蝗蝟集般，自三個方面激射過來，只聽「篤篤篤」一陣密如驟雨暴打聲響起，震得那三張車篷蓋有如雨打芭蕉般，震擊不已，噗噗聲中，有不少銳利的箭簇穿透車篷蓋面，穿突出來，沒有一支够力道擊破車篷面，穿射向他們！

就在箭雨停歇的刹那，賀臻疾喝：「風子，將車篷蓋扔向他們！」

喝聲中，他已振臂將手上的兩張車篷蓋向前面的右邊扔去，身形却向下一伏，矮身向前竄掠出去，同時間，左手向後一抄，挾住了小娟，帶着她衝突出去！

胡風的動作也不慢，右臂一擺，那張車篷蓋有如疾轉旋飛的車輪般，旋飛向左邊的院牆上，直蓋下去！

原來，屋子四面的院牆外，皆伏了十數名幪了面的弩箭手，不論賀臻三人從那一面突圍而出，必然遭受到三面箭手的襲擊。

但賀臻三人這一着，却大出那些弩箭手的意料之外，眼見從屋內衝出一面火「屏風」，發射的弩箭全部射在那三角的「火屏風」之上，俱不由愕了一愕。

這一愕之間，那三角「火屏風」陡然分裂開來，飛蓋過來，若是沒有着火，還不難應付，但那塊飛蓋過來的「屏風」却是着火燃燒的，那就不好玩了，一個走避不及，那就會「惹」火上身了。

故此，那些伏在左右前面的弩箭手，一見飛蓋過來的「火屏風」飛罩下來，一個個亂了手腳，發一聲喊，慌不迭四散走避！

賀臻的身形却比「飛」出去的「火屏風」還要快，「颼」地竄掠出院門外，那些弩箭手雖然一眼瞥到，但由於忙着躲避那飛蓋過來的「火屏風」，那裏還有時間發射弩箭狙擊賀臻？

賀臻竄掠出院子外，身形陡地一拔，挾着小娟陡地拔升起來，右手一抄，抄住了院子外面那棵大樹上的一根橫椏。

「嗤嗤嗤」急響聲中，數點晶芒自那棵樹後疾射出來，從他的脚下射過！

幾乎是緊跟着賀臻後面撲掠出來的胡風，差一點便被那數點晶芒打在身上，幸好他亦警覺得快，目光雖然被賀臻的身形遮住，瞧不到那數點疾射而來的晶芒，但賀臻身形陡地拔起，他便心知有異，目光亦從賀臻拔起的身形下面，瞥到有激光飛閃，百忙間身形斜斜掠了出去，那數點晶芒便以間髮之差，從他的身側射過。

不過，他已驚出了一身冷汗。

賀臻由於那數道晶芒來得太過突然，而且勢道又快，陡然拔起間，根本就來不及出聲示警。

他同樣替胡風揑了把冷汗，及在目光急瞥之下，看到胡風居然安然無恙，一顆心才定下來，身形「刷」地向下急墜間，右手疾抖中，亮出了他向不輕用的獨門兵刃——烏金纏絲軟鞭來。

這條烏金纏絲軟鞭有別於一般的軟鞭，長只有五尺左右，通體烏光發亮，乃是用烏金絲揉合了幾種罕有的獸毛編織而成，尾端却是一隻鋒銳無比的槍頭，被他抖手一揮之下，那條軟鞭有如一條出洞靈蛇般，鞭身劃着弧圈，那銀亮的槍頭有如噬人的蛇口般，自樹身側面繞過，噬向藏在樹後，發射暗器的傢伙。

藏在樹後發射暗器的傢伙，亦是一個灰巾幪面的人，只是他的衣着有別於那些幪面弩箭手，身穿一件寬大的罩袍，漲鼓鼓的，可能在身上暗藏了不少暗器，瞧他的情形，可能是一位暗器的大行家。

只是，他却夢想不到賀臻的攻擊來得這樣快，而且施展攻擊的兵器這般神奇，居然可以繞過樹幹飛噬過來，令到他大出意外，而事實上，他的雙手中早已扣滿了暗器，還準備從樹後閃出來，向樹上的賀臻打出暗器。

可是，賀臻這次出來得這樣快，使到他驚覺時，根本已無法閃避，結果，他的頸側上被那飛噬過來的「蛇頭」狠狠地噬了一口，那銀亮的槍頭直扎入他的頸脖內，他驚異得只來得及發出半聲短促的慘叫，上身一晃，斜跌開去的刹那，一擊得手的賀臻手腕一振，往回一抽，直「噬」入那傢伙的頸脖上的槍頭倒脫出來，那傢伙被那一抽之力帶得身形猛往回一傾，頸側那個血洞內血泉狂噴，身形軟倒在地上，登時了帳。

這時胡風亦叱喝連聲，有如一頭瘋虎般，撲向那些四散走避的弩箭手。

他不知在何時帶了一柄鍘刀在身上，只見他狂舞疾揮着那柄鍘刀，刀光霍霍縱橫亂閃間，有兩個倒霉鬼走避不及，被他劈斬倒地上。

說起來，胡風這一着聰明極了，他若不以第一時間追斬那些弩箭手，待對方稍爲喘息一下，鎖定過來，佈好陣容，向他們發射弩箭時，他們就危險了。

但他這樣一追殺，便迫得那些弩箭手只顧走避，而沒有機會也來不及重新佈置，向他們發箭了。

賀臻身形落地，放開挾着的小娟，急聲對她道：「小娟，妳躲在樹後別動，待我與風子打跑那些傢伙！」

話未說完，人已像激矢般，向胡風那邊衝過去。

被胡風撲殺的弩箭手只恨爹娘少生了兩條腿，倉惶走避不及，但伏在屋後的那些弩箭手却聞風趕了過來，一字排開，也不管是否有可能傷得了走避不及的同伙，喝聲中，同時扣動機簧，「崩崩」聲中，一連六枝弩箭，合共數十枝弩箭，飛蝗暴雨一樣激射向胡風！

果然有兩三個走避不及的弩箭手身上被射得有如刺蝟般，慘叫着倒下，但仍一大半弩箭罩射向胡風！

胡風想不到對方這樣狠毒，居然連同伴也不顧，朝他放箭，自不免大驚失色，因爲在驟然之下，是很難來得走避及封擋得了那些弩箭的，但這時已不容他多想，只好急忙舞起大鍘刀，撥擋激射而至的勁弩。

但憑他的身手，肯定不可能完全撥擋

揮擊得落那密集激射而來的弩箭，換言之，他肯定會中箭。

這種情形，是非常之危急的，自後撲到的賀臻一眼瞥及，大驚之下，發出一聲暴喝，脚下一蹴，將地上一具被胡風劈裂的屍體蕩飛起來，飛砸向那些激矢！

而他的身形根本就沒有停一下，依然急疾地擒撲過去！

那具被他踢飛的屍體飛砸至胡風的身前，恰好替他遮擋了一部份箭矢，只不過瞬間，那具屍體上便佈滿了箭矢，有如一頭刺蝟般難看。

胡風鍘刀揮舞之下，一陣「叮叮噹噹」連串激響，射向他的激矢被他擋飛擊落，可是，仍然有一枝勁矢穿過刀光，「噗噗」地釘入他的大腿側上。

他痛得渾身哆嗦了一下，刀勢一緩，十數支勁矢突破刀網，攢射向他的身上。

他一眼瞥及之下，驚得連眼色也變了口中，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身形向後飛退。

但他飛退的速度又怎及得上那激射的勁矢？

驀地，一條人影自他的身側交錯閃掠過去，只見烏芒暴展，那些飛射而至的勁矢就像忽然射在一堵無形的鋼牆一般，紛紛折墜反彈開去，沒有一支透得過那道烏芒佈起的光牆！

但是，却有一支散射開來的勁矢，從他的頸側擦過，硬是劃出一道血痕來！

及時替胡風將那些激射而至的箭矢截擊下來的人，正是自後急撲而上的賀臻！

他也顧不了理會頸上被劃出的血痕深不深，口裏疾喝：「風子，快抓起地上的屍體砸過去！」喝聲中，他的身形不但沒有退，反而疾衝上去，烏芒展佈中，護住了全身上下，猛地雙腿連環飛蹴，將地上兩具屍體先後踢飛起來，飛砸向那些手忙脚亂，只顧發箭的幪面人。

胡風死裏逃生，驚魂稍定，急忙從地上抓起一具屍體，擋在身前，急衝上去，擋在賀臻的身前，賀臻急喝：「風子，快退！」

在那具屍體的遮擋之下，兩人朝後疾退。

而那些繼續激射過來的弩箭，已對他們不構成威脅了，有那具屍體做了他們的擋箭牌，那些箭矢不是從他們的兩旁射過，便是射在屍體上。

被賀臻踢飛砸向那些弩箭手的兩具屍體，這時亦已砸落在那些弩箭手排列的人牆上，這一來，就令到那些弩箭手陣脚大亂，急忙走避開去，那裏還顧得了發箭？

待到那些弩箭手重又佈好「陣勢」，賀臻胡風已退到那棵樹前，會合了小娟，也顧不了看一下那被賀臻擊殺的罩袍幪面人的面目，三個人抓着那具屍體，急不迭退走！

待到那些弩箭手追上去時，賀臻三人已退到老遠去，追之不及了。

×　×　×

「賀大哥，你準備怎樣做了？」胡風拿眼望着正在沉默不語的賀臻。

他們這時已在城外虎爪溝那位獵戶——魯桐柏的家中。

小娟死裏逃生，這是生平第一次經歷那樣的兇險。看到悚目驚心的殺人情景，直到這時，他的情緒還未能夠平復下來，幸好獵戶魯桐柏的閨女虎娃一直在旁對她加以撫慰，她的心情才慢慢平復下來，這時正與虎娃坐在房中，不知在說些什麼。

魯桐柏則在忙着整弄一些吃食的，因爲這時候經巳是晌午過後了，賀臻胡風兩人自早上到現在，米水不到肚，又經過連番的兇險，早巳餓癟了肚子。

這位魯桐柏之所以二話不說，便收留胡風之妹，沒有考慮到可能會因此而惹禍上身，乃是因爲胡風的父親昔年和他有過命的交情，也所以他們一直有來往，如今故人之後有難，他當然不會坐視不理。

賀臻垂下的目光一抬，異常沉靜地說道：「目前，我還想不出一個妥善的辦法去對付樓振權，不過，我一定不會放過他的。」

雙眼眨動了一下，接又道：「風子，你一直在此，總會比較清楚地知道樓振權的情形吧？」

胡風點點頭道：「賀大哥，不知你指的是那一方面？」

賀臻雙眉一揚。「譬如說，他如今在那裏，他手下有多少人，都是些什麼人帮着他作惡等等。」

胡風想了一下道：「他現在巳變成了巨富，連住宅也有三處，兩處在城內，一處在城南外的天心湖邊，那是座別莊，是這兩年才大興土木，建造起來的，據到過的人說，莊內修建得美命美奐，富麗堂皇，不亞於王侯府第，自建成之後，大半的時間，他都是住在那裏，替他辦事的人，有什麼事要找他，都只好跑到天心湖別莊去找他了。」

「哼哼，他倒會享受啊！」賀臻哼了兩聲，「當年我若是看出他是這種狠子野心的惡人，根本就不會與他稱兄道弟，我眞後悔認識他。」

胡風道：「賀大哥，樓振權如今羅網了不少附近一帶黑道上的人物作他的手下，而他的武功也比以前高明了，加上當地的地痞流氓，他的手下怕不有五六十人，儼然就像一個土皇帝那樣，威風八面。」

「據你所知，他網羅的黑道人物，名字叫得響的有那幾個？」賀臻問。

「據小弟在賭場中的耳聞，叫得響名頭的，總有七八位之多，像夜貓子李潛，白無常過山風，如狠似虎屠霸，笑裏藏刀顏開，白頭黑心翁不老，這些人，賀大哥總應該還記得吧？」胡風就像數家珍般將一連串名字說出來。

賀臻雙眼一睜，目射銳芒，「原來是這幾位，當年本堂未解散之前，他們都像老鼠一樣，縮在洞內不敢露面，如今又出來作惡了。」

「賀大哥，要不是這幾個人鼎力助他作惡，姓樓的也不敢那樣胡作非爲，恣意肆虐的了！」胡風憤憤地說。

「這一次我再不會放過他們的了。」賀臻併掌作勢向下一切。

「賀大哥，說來說去，要不是那狗官替他撐腰，相信他還不敢那樣有恃無恐地明搶暗奪了！」胡風目中閃射出憤怒的光芒。

賀臻皺眉道：「我記得以前的守備司

不是姓苟的啊？」

胡風氣憤地道：「那狗官是在賀大哥你離開後的第三年，走馬上任的。」

「這樣說來，咱們在對付樓振權時，還要提防那狗官借官府的威勢，橫加作梗，甚至公然出面，壓制咱們。」賀臻臉上現出憂慮之色。

「賀大哥，那狗官若是敢那樣做，咱們乾脆做翻了他，爲民除害。」胡風握拳擊掌。

「風子，千萬別亂來，殺官可是誅連九族的大罪，除非在迫不得巳的情形之下，才出此下策。」賀臻連忙正色地勸止胡風。

「賀大哥，管他的，小弟只有一個妹子，只要小娟她遠走他方，我便什麼也敢幹！」胡風激昂地說。

賀臻正想說什麼，魯桐柏走過來道：「賀老弟，風子，別只顧說話，忘了肚餓，快過來吃飯吧！」

賀臻胡風兩人忙站起來，不好意思地道：「魯伯伯，打擾你老人家，眞不好意思。」

魯桐柏却嚷道：「賀老弟，風子，你們不是將老漢當外人看吧……」

賀臻胡風兩人忙道：「魯伯伯，咱們若不是將你看作自己人，也不敢來投靠你了。」

魯桐柏呵呵一笑。「那你就別說客氣話了，快來吃飯吧！」

×　×　×

天巳黑下來了，胡風兄妹巳無家可歸，自然是留在魯桐栢那裏，暫住下來。

胡風却關切地道：「賀大哥，你也留下來吧，姓樓的既然巳連你也不放過，你若是再回客棧，只怕會着了他的道兒。」

賀臻想了一下，搖搖頭道：「風子，留下來當然比較安全些，但這一來，咱們就變了瞎子般，姓樓的動什麼腦筋，玩什麼花樣，咱們都一概不知了；回去客棧雖然比較危險，但却可以看一下姓樓的還有什麼手段未施展出來，何況，他也未必敢公然在他開的客棧內派人殺我，別忘記，城內還是有王法的地方，這也是他一直不敢明搶明奪，只敢巧取豪奪的原因，再說，我還未與他公然撕破臉皮，在這種情形之下，他還不會明顯地對我怎樣的。」

「賀大哥，還是小心點好。」小娟關切地說。

「這一點我自會小心的。」賀臻說着站了起來，準備離開。

魯桐栢插口道：「賀老弟，明槍易躱，暗箭難防啊！」

賀臻感激地道：「魯伯伯，我會緊記你這句話的！」

說着，邁開脚步走向門口。

胡風兄妹跟着走出去，却被賀臻一手攔住了。「風子，你們不要出來了，一切我會小心的。」

說完，不等胡風兄妹說什麼，轉身急步走了出去，身形在門外一閃，不見了。

胡風兄妹急走兩步到門前，探頭向外看去，已看不見賀臻的人影了。

「賀大哥眞了得！」胡風由衷地說。

「今日若不是有他，咱兄妹倆不被燒死才怪！」

小娟的大眼眨動着，閃射出異樣的光彩來，仰慕地道：「賀大哥還是以前的賀大哥，一點也沒有變，眞教人欽敬！」

可惜胡風沒有注意到小娟眼中閃射的神彩，否則，一定看出一些什麼來。

×　×　×

賀臻是大模大樣，一點也沒有閃縮，公然走向客棧的。

那位伙計黃鼠狼正在忙着招呼客人，但當他一眼瞥到賀臻走進店堂內時，却不由錯愕了一下，停止了替客人擺放杯筷，直到那位客人奇怪他怎麼忽然像中了邪般，「定」住了，咳了一聲，他才驚覺地急忙繼續放筷子。

賀臻一脚踏入店時，目光一掃之下，便瞥到了黃鼠狼，他那種錯愕的樣子，亦被他看在眼內，但却不動聲色，心裏冷笑一聲：「看來，他們估不到我還敢公然回到客棧中來，所以黃鼠狼那樣驚愕了！」

脚步不停，一逕走回他的房中。

房內沒有被人搜查過的跡象，外面也沒有什麼碍眼的可疑人物，便放心地一個人到澡房中洗了個澡，然後再走出店堂，找了個顯眼的地方坐下來，故意招手將黃鼠狼叫來，留意他的神色變化。

黃鼠狼不知是心煩還是什麼的，見賀臻招手叫他過去，臉色微變了一下，目光閃爍地應了一聲，却磨蹭地不走過去。

賀臻看得心中暗自好笑，故意提高了聲音道：「黃鼠狼，你不是耳聾吧，怎麼還不過來？」

黃鼠狼聽他這樣高聲大叫，眼中閃過一抹驚瑟色，瑟縮了一下，只好硬着頭皮走過去。

賀臻故意瞪着眼，怒聲道：「黃鼠狼，你是怎麼了？以爲我沒有錢吃喝麼？眞是狗眼看人低。」

黃鼠狼顯然心懷鬼胎，所以才會對賀臻那樣驚怕，聞言之下，渾身震抖了一下，抖着聲道：「大……爺……你大人有……大量，原諒小的一時……失神，聽不……到你的呼叫。」

賀臻拍着桌子罵道：「狗才！如今聽到了吧？」

黃鼠狼瑟縮着道：「聽……聽到了，請大爺吩咐。」

賀臻之所以故意發作，是要看一下，驚動之下，客棧之內，到底都是些什麼人手，也好乘機摸清楚一二，若是有扎眼的人物，也好暗中提防。

想不到他這一鬧，除了有另一個伙計慌忙走過來一迭聲陪不是之外，客店內其他的職事人員，一個也沒有走過來，這令到賀臻有點失望。

「拿兩壺邊城燒，再來三個小菜，要快！」他只好沒好氣地說。

那名伙計陪着笑，迭聲應着，推了一把黃鼠狼，拉着他一起走了。

賀臻看出那後來的伙計亦是黃鼠狼一伙的人，但他却不動聲色，只是仍然裝生氣的樣子，不三不四地嘀咕着。

那些被驚動而想看熱鬧的人客，見事情平息下來，沒有什麼好看了，便又自顧自地吃喝了。

不久，黃鼠狼親自將賀臻要的酒菜送了上來，逐樣擺到賀臻的面前，擺好之後

，還慇懃地替賀臻斟了一杯酒，不自然地笑着對賀臻道：「大爺，剛才多有待慢，小的這裏再一次向你陪不是。」

賀臻望着前面那杯酒，笑着拿起來，遞到黃鼠狼的面前。「算了，事情經已過去了，剛才是我脾氣大了點，來，這一杯就當是我向你道歉！」

黃鼠狼推讓着道：「大爺，適才確是小的怠慢，小的怎敢喝大爺這杯酒，大爺折殺小的了！」

賀臻之所以不先喝那杯酒，實是懷疑黃鼠狼在酒中做了手脚，他久走江湖，這種見不得光的下三濫手法，他見得多了，若是着了道兒，那他就別想活了，萬一當堂毒發身死，鬧將起來，自有黃鼠狼頂着，他可說是不堪他適才的毒罵折辱，一時氣惱之下，將毒藥下在酒來，將他毒死，以解心頭之恨，就算捉到官裏，也不會牽連到樓振權的身上。

事後，黃鼠狼亦不會受什麼罪的，自有那苟得功爲他開脫，而他則死得不明不白，樓振權亦遂了他除去心頭大患的目的，故此，他才要黃鼠狼先喝那杯酒了，以免着了道兒。

眼見黃鼠狼一味推搪，這就令到他更加懷疑了。

「黃鼠狼，你若不喝，那就是看不起我，不給我面子！」賀臻語氣一沉，臉現不豫之色。

黃鼠狼呆了一下，這才吶吶地道：「大爺既如此說，小的只好勉爲其難，喝了它。」

說着，接過酒杯，往口裏就倒。

只見他「骨嘟嘟」二口氣將那杯酒喝下肚子內，神色絲毫不變，放下酒杯，連聲道：「多謝大爺賜酒，小的借花敬佛，也敬大爺一杯。」

將酒杯斟滿了，雙手捧給賀臻。

賀臻一直注視着黃鼠狼的臉色變化，見他一絲異樣的神色也沒有，心下這才釋然，俗語謂小心駛得萬年船，處在這種危機四伏的境地中，小心一點，總是有益無害的。

及時看到黃鼠狼將一杯酒毫不猶豫地一口喝下，他才暗中舒了口氣。

既然酒中無毒，那就不妨喝酒了，不過，他仍然暗中提高警覺。

小心一點，對自己總是有益無害的。

伸手接過那杯酒！二話不說，賀臻就往口裏倒。

就在他頭未昂，抬臂舉杯喝酒，雙眼視綫自不免被抬起的手臂遮擋了一部份的刹那，一直諂笑着的黃鼠狼臉上笑容不變，只是目光閃了一下，雙手也沒有絲毫異動，但他的一條右腿却驀然動了。

——比電閃還要快疾，自桌底下閃踢向賀臻的小腹要害！

從黃鼠狼這一脚之速度與勁厲，顯出他在腿上的功夫，有過人的造詣！

更妙的是，他那一脚踢出，全身上下居然紋絲不動，那就像他根本就沒有動過那樣，仍然是那樣子站着。

是以，就算是隣桌的人客，亦發覺不到他以腿偷襲賀臻！

腿上功夫練到如此出神入化的，相信江湖上還沒有多少人及得上。

一口將酒喝光的賀臻，仍然杯不離口，却驀然間連人帶椅，向後仰跌開去！

那樣子，就像是被人猝然一掌推倒一般！

神色一直沒有變動的黃鼠狼，終於變動了一下。

那是驚駭詫異兼而有之的神色變化。

因爲他那事先一點微風也沒有，速度又是那樣電疾的一脚，就在賀臻連人帶椅向後仰倒下去的刹那，以間髮之差，從賀臻的小腹上擦過！

一下「削」然急响，隨之响起！

向後仰倒的賀臻也就在那刹那，雙腿乘勢撐踢起，左脚撐向黃鼠狼的胸腹部位，右脚踢向他的下陰！

這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而這時可以清楚地看到，賀臻的小腹上衣衫暴裂，現出一道兩寸許三寸的血痕來，正湧出絲絲血跡。

寒光閃耀，眩人眼目間，黃鼠狼那隻踢空的右脚足尖上，赫然露出一截寸許長的鋒銳刀尖來！

原來他的足尖鞋頭，暗藏了以機簧控制的尖刀！

黃鼠狼偷襲落空，便知不妙，目中閃過一抹驚色，怪叫一聲，按在桌沿的左手一掀，將桌子掀倒，壓向賀臻，人亦同時向後閃退！

只聽「砰」、「噗」兩下暴响，黃鼠狼向後暴退的身形陡然間震了一下，張口發出一聲極其慘厲的嘶叫，整個人眞的「飛」了起來，飛撞出去，眼看就要撞上後面那張桌上的一個人客的背上，那人客及時驚覺，慌不迭向下一縮，縮落地上，黃鼠狼的身形有如一塊大石般，「呼」地從他的頭上撞過，撞在那張桌子上，「轟」然一聲，硬是將那張桌子撞得碎裂歪倒，杯碟碗筷飛射激濺開去！

而在黃鼠狼的身形飛摔出去的刹那，賀臻那快要倒跌在地上的身形藉那一撐一踢之力，向後貼地飛射出去，恰好避過了那張壓倒下來的桌子，在一陣「唏裏花啦」的激响聲中，貼地射出的賀臻就像頭頂長了眼般，就在快要撞上一張椅子的霎間，身形向上一折，收腹向上拔了起來，筆直地落回地上！

這一瞬之間，座上的其他人客已被這一下驚變嚇得驚慌失措地，呼叫着走避不迭。

一時間，店堂內就像倒瀉籮蟹般，亂七八糟的，一些人客慌忙走避中，撞翻了一些桌椅，又是一陣「乒乓花啦」之聲，好不「熱鬧」！

掌櫃的坐在櫃枱後，瞧到這種情形，瞧呆了一雙眼，抖着雙手，顫着咀唇，一副慌急無措的樣子。

那些伙計亦縮到一邊，只有一名伙計——就是那名方才帮着黃鼠狼向賀臻陪不是的伙計，臉色在那段時間接連變化了幾次，眼中閃射着兇光，一副蠢蠢欲動的樣子，但却始終沒有動。

黃鼠狼四仰八叉地仰躺在那張被他撞碎的桌子上，胸腹塌陷，褲襠處濕了一片，發出一陣難聞的屎尿臭味來。

却原來他雖然退得快，仍然避不過賀臻那兩脚，踹踢在他的胸腹下陰上，他那

裏還能够活得了！

賀臻之所以能够避讓過黃鼠狼那事前毫無徵兆，電閃般的一脚，全憑他一直暗中驚覺着，以及那尖銳的聽覺，耳聽腿風「颯」然，立時驚覺到黃鼠狼向他偷襲，及時避讓過那致命的一脚！

對於黃鼠狼來說，這是莫大的諷刺，他以腿偷襲賀臻，反而死在賀臻的脚下，幸好他已死了，所有的感覺亦隨之消失。

×　×　×

「掌櫃的，你怎麼說！」賀臻指一下死相難看的黃鼠狼，瞪着那掌櫃。「貴店的伙計居然胆敢向客人行兇，莫非貴店是一間黑店不成？」

那掌櫃的被賀臻一喝，渾身顫了一下，急不迭顫着雙脚從櫃枱後走出來，結結巴巴，囉囉嗦嗦地道：「這位客……客官，這……我也不知……怎說……敝店……經營有年……從……來未發生過……這種……事，他……不錯是敝店的伙計，但……敝店對於他……敢向客官你……行兇，實是……一點也……也不知道的啊，請你……你明察！」

賀臻一直拿眼瞪着那掌櫃的，注意着他的神色變化，却看不出對方有何值得懷疑的地方，於是口氣一緩，道：「不管如何，你們的伙計居然敢在大庭廣衆之下，欲行兇殺人，總脫不了嫌疑，叫你們的東主出來，待我與他理論！」

賀臻正是由於知道這間招賢棧的老闆是樓振權，才故意借題發揮這樣說的，他要看一下，樓振權在看到他後，怎樣解說這件事！

那掌櫃的急巴巴地道：「客官，敝東翁一向不在店中。這裏一切由我打理，客官若要見敝東翁，一時之間，是很難見到的，客官有什麼要求，只管向我說，能够答應的，我一定答應。」

賀臻眼珠轉了一下，口氣一緩，道：「算了，我只是受了一點損傷，算不了什麼，聽着，無論怎樣，我一定要貴東主向我解說清楚，否則……哼！」

說畢，一掉頭，轉身走回後面的客房中。

那掌櫃的在後面急急道：「客官，爲了表示敝店的歉意，客官無論在敝店住多久，敝店一概不收客官的房飯錢。」

賀臻却頭也不回，走回他的房間。

×　×　×

翌日，賀臻一「覺」醒時，下床穿好衣服，正想開門出去，叫伙計將洗臉水送來，外面却响起了扣門聲。

賀臻神色一怔，輕喝道：「誰？」

門外有人應道：「客官，小的是敝東主派來，請客官開門。」

賀臻心頭跳動了一下，暗忖：「樓振權終於出面了，我們要看看他還能玩出些什麼花樣來！」

走前去將房門打開，房外站着一名青衣漢子，垂着手，樣子頗爲恭敬的，一眼看到賀臻，忙道：「客官，敝東主對昨晚發生的事，萬二分的感到抱歉，特命小的來，請客官到敝東主的居所，當面向客官致歉。」

「哼，貴東主好大的架子啊！」賀臻重重地哼了一聲，「他爲何不來見我，却要我去見他？」

那青衣漢子趕緊道：「客官別生氣，是這樣的，敝東主爲了昨晚發生的事，心中一直不安，爲了表示他對客官致歉的誠意，特別在居處整備了一桌酒席，恭候客官大駕。」

這青衣漢子一直卑恭地低聲下氣說話，賀臻被他弄得再也發作不起來，心中暗道：「樓振權果然不簡單，派出這樣會說話的下人來相邀！」

暗暗冷笑一聲，擺擺手道：「好，你等一下，待我漱洗後，與你去！」

那漢子應了一聲，退站開去。

×　×　×

樓振權居然派了一輛馬車來接載賀臻，眞够派頭。

賀臻被那青衣漢子請上那輛輕巧舒適的馬車上，青衣漢子跳上了前面的車座，叱喝一聲，韁繩輕抖，馬車便輕快地向前駛去。

過大街，向左轉，馬車足足走了有一炷香時候，才戛然停下來。

不等那青衣漢子來請，賀臻已跳下馬車，抬眼向前一看，原來馬車已停在一座巨宅之前。

眼前這座巨宅氣勢恢宏，門樓高豎，確是不同凡响。

賀臻目光一閃，銳芒暴射，望向那兩扇業已打開的大門中，當先走出來的一位中年錦袍人。

這錦袍人身材高挺，年紀與賀臻差不多，大約三十七八，四十不到的年紀，頷下留着短髯，透出一股雍容的氣度來，豪氣的臉上，那雙目光却有點陰鷙！

「樓振權！」賀臻幾乎脫口叫出來。

那人一步邁出大門，在台階上一站，目光接向這邊射來，一眼看到賀臻，先是愕了一下，繼之驚喜萬分地急步走下台階，就像一陣風般，衝到賀臻的面前，激動地抱拳歡叫道：「賀大哥，怎會是你？小弟眞是萬萬想不到啊，那些人也眞糊塗，居然沒有向小弟說清楚大哥的名諱，令小弟未能到客棧親迎大哥，眞是該死！」

賀臻却冷冷地道：「樓二弟，你不是到西域經商的麼？怎麼又在這裏做起生意來了？眞是萬想不到，那家招賢客棧原來是你開的，看來你的生意做得很大啊？」

樓振權臉上露出一抹尷尬的神色，但一現便隱，伸手執着賀臻的雙手，搖撼着親熱地道：「賀大哥，一言難盡，快請到舍下再慢慢說！」

賀臻在樓振權雙手抓着他雙臂的刹那，立刻警覺地暗自功凝雙臂，以便應付突如其來的變故，因爲他看出跟在樓振權身後走出來的兩名漢子，俱是身手不俗的高手，在雙臂被樓振權抓住時，若是那兩名漢子乘機向他出手，那就危險了。

幸好，那兩名漢子皆沒有動。

賀臻一顆提起的心，這才放下來，鬆了口氣。

樓振權一手執住賀臻一隻手腕，已自轉身向大門走去，賀臻微吸一口氣，亦只好跟着走去。

他要看一下，樓振權會要出什麼手段來。

樓振權一直裝出高興萬分的樣子，親

熱地將賀臻帶到一座精緻的雅廳內。

廳內，已擺放了一桌酒席。

那兩名一直跟在樓振權身後的錦衣漢子，沒有跟進廳內，在廳外停下腳步，左右一閃，侍立在廳外左右兩邊。

賀臻這時已鎮定下來，神態從容鎮定，既然已闖進了龍潭虎穴，若是驚慌，徒自亂了方寸，那就更危險了。

樓振權將賀臻讓上上座，賀臻也不客氣，從容坐下來，樓振權才在主位上坐下來。

雅廳內，主客就只有他們兩人。

賀臻却並不因此而放鬆了警戒之心。

親手替賀臻斟了杯酒，樓振權才替自已斟了一杯，雙手舉杯道：「來，賀大哥，小弟爲這一次能够與你再見，先敬賀大哥你一杯！」

說完，不等賀臻與他碰杯，便一仰頭，將酒喝乾。

賀臻心中冷笑一聲，知道樓振權這樣「爽快」地搶先喝下一杯酒，無非是想讓他放心喝——酒中無毒的！

樓振權這樣做，可說弄巧反拙，無私顯見私，因爲若不是心中有鬼，又何必那樣表示呢？

賀臻也不說穿他，舉杯作勢虛「拱」了一下，亦一口喝乾了杯中酒。

樓振權目光閃動了一下，有點責備地對賀臻道：「賀大哥，你幾時到的？怎麼不來找小弟，却住到客棧中，至會昨晚弄出那樣的事來。」

賀臻淡然一笑。「樓二弟，我是昨天到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仍在城內，更不知道那家招賢棧是你開的，我住到你的棧中，你的人不會不向你說的吧？」

說時，別有意味地望着樓振權。

樓振權聳聳肩頭，苦笑道：「賀大哥，你說得也是，那一年小弟若不是在往西域的路上遇上大風暴，僥倖不死，但却落得孑然一身，想來小弟早已在西域有所發展了，也不會回到這裏來，幸得方四弟手足情深，對小弟加以援手帮助，小弟才有今日的成就了……」

「但方四弟却從此變成了一個窮光蛋……」賀臻再也忍不住，想到方璞的慘死，口氣不由冷厲起來。

樓振權却急急截口道：「賀大哥，你一定是聽了什麼人的閑話，對小弟有所誤會了……」

賀臻冷然截道：「樓二弟，你怎知道我聽了別人的閑話，又怎知道那些『閑話』都是說你的？」

樓振權一副委屈的樣子，攤攤雙手，苦笑道：「賀大哥，這只是小弟的猜想而已，而小弟是有根據的。唉，自從方四弟的錢莊因經營不當，垮了之後，不少人便說小弟吞了方四弟的錢莊，這都怪小弟不該在方四弟的錢莊垮了後，便離開了他，自已另謀發展，偏是小弟在那時運氣奇佳，一帆風順，在數年間，不但站穩了脚根，亦大有所成，那些人在眼紅之下，便對小弟加以中傷，小弟要是早知會這樣，便死也不回來了，其實，小弟對方四弟很照顧的了，讓他在小弟開的店子中，吃喝不用付錢，小弟亦曾經想出資讓方四弟從頭做起，可惜，方四弟却自暴自棄，終日沉迷醉鄉中，變得扶也扶他不起。」

說時，連連搖頭嘆息不已。

賀臻看在眼內，心中冷笑不已。「好傢伙，倒會做戲，要不是我親眼看到方四弟被殺，聽了胡風的話，又經歷了一次死裏逃生的驚險，眞會被你的謊言蒙騙了！」心中雖然這樣想着，臉上却沒有表露出來，自然也不能就這樣直斥其非，冷冷一笑，道：「樓二弟，眞的如你所說的那樣麼？」

樓振權立時指天誓日，信誓旦旦地說：「賀大哥，小弟是怎樣的一個人，你總該清楚吧？小弟若有半句不實，天誅地滅，不得好死。」

賀臻見他一口推得那樣乾淨，不禁再也忍不住了，沉聲道：「樓二弟，那麼，方四弟的死，你又怎麼解說？」

樓振權先是驚怔了一下，繼之神情一震，伸手一把抓住賀臻的手臂，駭然驚聲道：「賀大哥，你說什麼？方四弟他死了？怎樣死的？」

賀臻的目光變得有如尖針般，盯着樓振權，一字字凝聲地說道：「你眞的不知道？」

樓振權臉色一變，激動地道：「賀大哥，你這是什麼意思？小弟若非聽你說出來，小弟眞的一點也不知道。」

「是麼？」賀臻冷冷地道：「樓二弟，你的生意幾乎遍佈全城，人手自然亦不少，這樣的一件大事，難道你的手下沒有向你報告？」

樓振權悲痛地握拳道：「賀大哥，小弟的生意雖然做得大，但只是做生意，小弟手下的人除了生意之外，是什麼也不理會的，他們不知道方四弟的死訊，一點也不奇怪，賀大哥，你快說，方四弟是怎樣死的！」

賀臻要不是這十年來，在江湖上迭經風浪，見識廣博，歷練得深沉穩重，若是仍像當年那樣好酒使性，意氣風發，他早已忍不住發作了，但十年的江湖歷練，他已不復當年的血氣青年了，變得穩重深沉，但那股俠氣却沒有被磨掉，反而更加熾烈了。

深吸了一口氣，他的目光更加尖銳。「樓二弟，方四弟是被兩名幪面人所擊殺的！」

樓振權的目光閃了一下，驚怒悲憤地急聲道：「賀大哥，你看到了方四弟的被殺？」

賀臻冷笑了一聲，心中暗道：「狐狸，不管怎樣裝模作樣，始終露出尾巴來了，你要不是知道方四弟被殺的情形，怎會這樣問！」表面上却不露聲色。「可惜我遲到一步，否則，方四弟就不會死了，但我殺了一名幪面人！」

說時，一雙目光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樓振權臉上的變化。

樓振權的臉上迅快地閃過一抹異樣的神色，但瞬即又隱退，震駭地道：「賀大哥，你殺了他們兩人中的一人，那總該知道那人是誰吧？」

說時，目光瞬也不瞬地注視着賀臻，神色有點緊張。

賀臻看在眼內，心靈一動，故意道：「我雖然不知道那被我殺死的幪面人是誰，但我却看過他的樣子，相信一定會查出來的。」

樓振權神色變動了一下，目光刹那變得有點陰毒，握腕道：「可惜，要不然，憑賀大哥之能，加上小弟的微末力量，一定可以將殺方四弟的人捕殺，替方四弟報此血仇！」

賀臻別有深意地道：「樓二弟，你若是肯插手追查殺死方四弟的兇手，相信一定會手到擒來，不費吹灰之力！」

樓振權怔了一下，目光一閃，不解地道：「賀大哥，你太高估小弟的能力了，不過，只要追查下去，總會將兇手查出來的。」

賀臻深深地看了樓振權一眼，站起身來，道：「樓二弟，若沒有別的事，我要走了。」

樓振權愕了一下，望着賀臻，發急地道：「賀大哥，你是怎麼哪？酒才喝了幾杯，就要走了？你不是還怪小弟名下的招賢棧那名伙計不知爲了什麼，出手偷襲你吧？」

賀臻神色陡動，重又坐下來，注目問道：「你不提起，我差點忘了這件事。」一頓接道：「對於那位黃鼠狠昨晚欲出手擊殺我，你有什麼話說？」

樓振權咬着牙，憤怒地道：「賀大哥，這件事小弟眞不知怎樣解說才好，不過，小弟敢對天發誓，這件事小弟一點也不知情，更沒有關連，雖然那該死的傢伙是小弟店中的一名伙計，但却不是小弟僱請他的，那間店子的一切事務，小弟一向全權交給趙掌櫃處理，那傢伙亦是趙掌櫃僱請的，據趙掌櫃今早向小弟稟陳，那傢伙雖是他一手僱請，但却不知他的來龍去脈，是那傢伙毛遂自薦，找上趙掌櫃的，趙掌櫃見他手脚俐落，幹事勤快，便留下了他，實情就是這樣，賀大哥你若還不相信小弟的解釋，小弟便只有任憑賀大哥責罰了！」

賀臻出乎意料地道：「樓二弟，我相信你的解說，好了，若沒有什麼，我還是告辭了。」

樓振權怔了一下，急急伸手一攔道：「賀大哥，既然一切誤會已消，你說什麼也要留下來，住在小弟這裏，好讓小弟稍盡地主之誼，同時歡敍手足之情！」

賀臻擺擺手，道：「樓二弟，盛情心領了，昔年的手足之情，不提也罷，我不想像方四弟那樣，就是爲了顧念手足之情，因而弄到什麼也沒有，最後，還死得不明不白的！」

樓振權目光陡變，臉上亦泛上惱怒之色，但他却強忍着，沒有發作，情急地道：「賀大哥，你眞的一點手足之情也不顧念？仍然不相信小弟的解釋？」

賀臻却已頭也不回地，推開面前的椅子，朝廳外走去。

「賀大哥——」樓振權邊叫邊急步追出去。

賀臻却頭也不回地道：「樓……振權，別再叫我賀大哥，昔年我解散了快意堂，便已斷絕了與你們的手足之情！」

說話間，一陣風般，衝出了廳外，守在廳門外兩側的兩名錦衣漢子遲疑着想動手，但却沒有動，眼睜睜看着賀臻從他們的身側走過。

「賀大哥，不管怎樣，小弟仍然尊你大哥……」樓振權追出了廳門口，那兩名漢子一見他，立刻以眼色向他請示，他微一擺頭，那兩名漢子移動的身形剎時停了下來，木立在廳門兩側，目中閃射着兇光，目送飛快地向外走的賀臻。

賀臻沒有再回答樓振權的話，一直往外走去了，不過，他已暗中做了準備，亦作了最壞的打算，若是樓振權這時翻臉露出眞面目，喝令他的手下截殺他，他便會痛下殺手，殺他一個痛快的！

雖然是身在虎穴之中，他却自信，憑他現在的身手，樓振權與他的手下，還留不住他，這也是他放心敢來見樓振權的原因。

一路之上，他遇到很多横眉豎眼的漢子，皆用惡意的目光望着他，不過，却沒有一個上前阻攔他。

這大概是一直追出來的樓振權在他後面，以手勢阻止那些漢子的出手吧。

「賀大哥，你眞的一點也不賞小弟一個薄面，讓小弟好好地欵待你麼？」樓振權裝出眞摯的樣子，在後面邊追邊叫。

賀臻這時已走到大門口，一脚跨出大門外，才扭頭道：「樓振權，我賀臻無福消受你的欵待，咱們再見面的時候，說不定會是反目相向的仇人。故此，你不用假惺惺滿口情義的了，多謝你送我出來。」

說完，朝樓振權揮揮手，露出一個古怪的笑容，扭回頭大步地走了。

樓振權走到大門前，朝那兩名守門的漢子做了個阻止的手勢，在大門前停下來，扯開喉嚨叫道：「賀大哥，不管怎樣，小弟仍然將你當我的大哥，只要你改變主意，幾時來找小弟一敍，小弟什麼時候也歡迎你來。」

賀臻却頭也不回，飛快地走得沒了影子。

樓振權望着賀臻消失在遠處的身影，臉上終於露出一抹獰惡的神色來！

× × ×

坐在那間佈置華貴的雅室內，樓振權已有一炷香時間，沒有吭聲。

那兩名錦衣漢子左右坐在一張錦櫈上，幾次欲言又止，硬是不敢開口說什麼。

終於，樓振權欠欠身，坐直了身子，掃了那兩名漢子一眼，似笑非笑的道：「屠霸，顏開，你兩個是不是想問我爲何不下手殺了姓賀的，反而阻止你們出手？」

坐在右邊，身材壯健如牛，一臉兇霸之相的，正是黑道上有名的兇人，如狠似虎的屠霸，右邊那位，臉上往常掛着一絲陰笑的，正是人稱笑裏藏刀的顏開，樓振權直呼兩人的大名，兩人却一點猶豫之色也沒有，反而卑下地欠身道：「樓爺，咱們百思不解的，正是這點，樓爺一眼就看出來，眞聖人也！」

這兩人說出這種肉麻的奉承話來，眞會拍馬屁。

屠霸接口又道：「樓爺，適才若是下手宰了那姓賀的，豈不是乾脆？」

樓振權伸了個懶腰，不以爲然地擺擺手道：「唉，若是有把握宰得了姓賀的，你們以爲我不想幹掉他，永絕後患麼？我之所以隱忍不發，正是顧慮到，萬一殺不

了姓賀的，被他走脫了，那可就後患無窮了！」

顏開卑恭地諂笑着說道：「還是樓爺想得週到，像咱這種粗人，就不會顧及到這些了！」

屠霸却有點不服氣地道：「樓爺，姓賀的身手眞的那樣高，憑咱們這些人手，也沒有十足的把握宰得了他？」

「屠龍，難怪你不相信的。」樓振權皮笑肉不笑地橫了屠霸一眼。「不怕對你們說，十年前快意堂解散前，姓賀的武功便高出我很多，這也是我一直不敢放肆的原因。經過這十年之後，焉知他的武功又增進了多少？不過，我却從他的眼神中，看出他的一身修爲，比十年前深厚了很多，你們也知道的，我從來不會做沒有把握的事的，對於像姓賀的這樣一個不知他的深淺的人，我又怎會冒險去動他？」

屠霸聽着，立刻閉上了咀巴，不再說話。

顏開却道：「樓爺，他這一走，豈不是放虎歸山？」

樓振權陰陰一笑，說道：「像姓賀的這種人，能够不惹他，最好是不惹為妙，他若是這就離開這裏，不再管閑事，那就讓他離開好了，反正咱們又沒有損失什麼，他若是不識好歹，我自有辦法置他於死地！」

一話接又道：「老實說，方才在雅廳之內，我曾幾次想動手殺了姓賀的，只因沒有把握，加上我本來的用意只是想探聽一下，他到底知道了多少，出乎我意料的，也知道得那樣多，看來是胡風那小子說給他聽的了，可惜那一把火燒不死他們，否則，那倒是乾淨俐落，永絕後患！」

一頓接轉對屠霸道：「想不到那些傢伙都是些飯桶，二三十人，手執勁弩，又是在那樣兇猛的火勢包圍之下，仍然讓他們衝突而出，說出來眞難教人相信！」

說起來，那批弩箭手還是屠霸一手訓練出來的，不過指揮那一次行動的却不是他，而是被賀臻一擊斃命的罩袍人，那名罩袍人乃是近五六年間，崛起的一名黑道高手，擅施暗器，全身上下，怕不有二三十種暗器收藏在罩袍之下，一擧手一投足，皆可以發射出暗器來，令人防不勝防，是一個叫人頭痛的人物，姓萬，名毅，人稱防不勝防，那知道却給賀臻出奇不意地一下子擊殺了，否則，只怕賀臻不會那樣輕鬆了，不要說殺他，就是應付他的暗器，也叫他頭痛的了！

「樓爺責備得是。」屠霸不安地道：「不過，話又得說回來，萬毅若不是那樣草包，被姓賀的一擊喪命，致令那些弩箭手頓成羣龍無首之局。說不定可以將姓賀的一擧射殺的！」

樓振權臉色一沉，有點不悅地目注屠霸。「屠霸，這是誰，我不該將那一次的行動交由萬毅那廝指揮了？」

屠霸面色一變，急不迭乾笑兩聲，慌惶地道：「樓爺，我不是這意思，我的意思是說，若不是萬毅那樣不堪擊……」

「好了，」樓振權臉色一緩，擺擺手道：「事情經已過去了，不談也罷，目前最需要的是，若是姓賀的不離開，硬要管下去，咱們就要想個妥善的辦法，將他一擧除去！而且絕對不許失手！」

「樓爺，我早已吩咐人嚴密監視姓賀的一擧一動了。」顏開觀顏察色，奉承地道：「樓爺是否想到了一個絕妙的辦法來了？」

樓振權伸手拈着下頷的鬍鬚，沉吟着說道：「記着，千萬不可輕擧妄動，因爲若再一擊不成，姓賀的必會不顧一切找上咱們，那時必然將事情鬧大，那就麻煩了。只怕到時連荀大人也不便出面帮咱們的了。」

語聲一頓，掃了屠、顏兩人一眼，陰險地嘿嘿一笑道：「他若是今日再不離開本城，明天就有他瞧的……哈哈……」忽然他像瘋了般，狂笑起來。

屠、顏兩人看着樓振權那種狂放的樣子，有點莫名其妙，但這時又不好發問，只好陪着他笑，直到笑聲止歇，顏開才敢試探地問道：「樓爺，請恕咱兩人愚鈍，樓爺可否明示一二？」

樓振權極爲受用地笑了下，這才壓低了聲音，向屠、顏兩人說出了一番話來。

屠、顏兩人聽着，不停地點着頭，臉上露出陰陰的奸笑，待樓振權語聲一頓，屠霸首先搶着奉承地道：「樓爺，確是好主意，只要姓賀的入彀，就算他有天大的本領，亦要堂堂正正的人頭落地，這種絕妙的主意，只有像樓爺這樣頭腦精細的人，才想得出來。」

樓振權聽着，樂得合不攏咀，只是在笑。

顏開接道：「樓爺英明神武，只要那姓賀的一除，便可以高枕無憂地大展鴻圖，咱們到時就可以沾光受惠一二，所謂水漲船高啊，咱們都很慶幸能够跟隨樓爺效力。」

樓振權哈哈笑道：「兩位，我有飯吃，你們不會喝粥的，跟着我，不會少了你們的好處。」

屠霸、顏開兩人喜上眉梢，一齊欠身道：「樓爺，咱們是死心塌地追隨驥尾的了！」

樓振權拈鬚笑道：「好，好！」接語聲一轉，收歛了笑容，目注屠、顏兩人道：「不知城西頭那塊地攪妥了沒有？」

屠、顏兩人看了一眼，才由顏開答話道：「樓爺，如無意外，應該攪妥了，今早，翁兄與李兄兩位已帶了弟兄到城西，向那些不識好歹的頑民，收取地契了！」

「嘿嘿，諒他們也不敢不交出來，我出的是比官價高了一倍有多的價錢收購的，他們在權衡輕重利害之下，不賣也得賣了，哈哈……」樓振權想到開心處，想到城裏那一大片肥沃的良田，變成他名下的產業，禁不住開心地笑起來。

義憤塡膺　被誣殺友罪

城外。

虎爪溝魯桐柏的家中，這時候正擠了一屋子的人。

賀臻就在那堆人的中間，靜靜地聽着那些人的怨訴。

他是在晌午前來到魯家的，那時候，這些訴苦的人還未來，而他亦是費了一番功夫，才擺脫了盯着他的傢伙，在確定了沒有人跟踪之後，他才趕來魯家會見胡風的。

那知道吃罷午飯，他正想與胡風商量一下，怎樣向樓振權展開報復行動時，忽然間却有不少隣近的農人陸續來找魯桐柏，傾訴一下他們的怨苦。

這幾乎是那些人都認爲「理所當然」的。

起初，賀臻與胡風在這樣多人來找魯桐柏，暗中吃了一驚，還以爲是樓振權的手下暗中查到這裏，對他們展開行動，及至見魯桐柏對那些人熱情地招呼，這才放心下來。

那些人越來越多，足有十多二十人，一個個垂頭喪氣的，神情盡是憤恨愁苦之色。

看到那些人的神色，不免引起了賀臻與胡風的好奇，亟想知道他們爲了什麼。

魯桐柏一見那些人的神色，便知道發生了事情，同情而又關切地向一名壯健的漢子問道：「達根，發生了什麼事，一個個愁眉苦臉的？說出來給老漢聽一下。」

那名叫達根的漢子咬着牙，憤懣地道：「大叔，樓振權眞不是人，他的心比狗肺還要黑，先一陣子，官府的差人不是來公佈麼？說要將附近一帶的田地征用，每一畝田地，只補回二兩銀子的地價，你說，這不是明搶麼？一畝田才二兩銀子，就算是二十兩，咱們這些靠耕種爲生的人，一旦失去了田地，何以維生？這簡直是將咱們趕上絕路！」

一頓之後，長長地吐了口氣，一拳擂在大腿上，怨聲道：「正當咱們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姓樓的却派來他的狗腿子，向咱們揚言，他出於一片好心，不忍見咱們痛失家園田地，損失慘重，是以原以每畝田地四兩銀子的價錢，向咱們收購田地，然後由他去向官府交涉，打消徵地的原意，體恤民情，然後，若是官府允准所請，他願意將田地租回給咱們耕種，不過，條件是，無論歉年豐年，皆以半年計算，每畝田地所收，要將七成作田租，還說什麼這是顧念到鄉里之情，才甘冒損失之險，帮助咱們，眞是放他媽的臭狗屁。」

達根說到最後，忍不住吐出一句粗話來。

那些農人亦紛紛吐出粗俗的咒罵聲，可見他們是如何的憤怒難平了。

「那結果怎樣？」魯桐柏亦露出憤然的神色來。

「桐柏老哥，那還能怎樣的？」一名年約五十上下的老漢嘆口氣，痛苦地道：「咱們根本就沒有選擇的餘地，若是不答應那姓樓的條件，不但失去田地家園，也等於白白將田地送給官府，在權衡利害得失之下，咱們只好答應姓樓的條件，將田地賣給他，畢竟，他出的價錢比官府高出一倍啊，而且還答應可以繼續耕種田地，咱們可要活下去的啊，既然還有活路可走，便只好忍痛答應了……」

那老漢說到這裏，再也忍不住，老淚縱橫，哀痛地哭了起來。

那老漢這一哭，那些人中，亦响起了一陣哭泣聲。

這種情景，令人有一種窒迫的哀傷感覺，心中就像被刀切般痛，賀臻的心頭沉沉地，有一種透不過氣來的感覺，對於那些人的哀痛，他是深切地同情的。

魯桐柏同情地吁嘆一口氣，罵道：「姓樓的狠心狗肺，這豈不是明買暗奪麼？誰不知他與官府勾結，與那狗官狼狽爲奸，心狠手辣，比强盜還要兇狠，唉，這到底還有沒有天理，這樣下去，咱們還能够活下去啊？」

胡風忍不住開口道：「大叔，你們都將田地賣給他了麼？」

那位老漢傷心地抽泣了一下，擧袖抹抹眼淚，啞澀地道：「官府的期限是明天，姓樓的今早就派了人來，逐戶詢問，咱們在這情形之下，只好忍痛答應，將田地文契拿出來，賣斷給姓樓派來的人，也好得多一些銀子啊，雖然明知道這是姓樓的與那狗官安排下的陷阱，咱們也不得不踩下去。」

魯桐柏情急地道：「這樣說，你們都將田地賣給姓樓的了？」

「全賣了，田地文契已經到了姓樓的手上，從今後，咱們若要活下去，便只好任姓樓的魚肉，替他做牛馬了！」那些悲痛憤怒的農人七嘴八舌地說着，傾吐着他們心中積鬱的怨憤與失落。

「達根，你們有沒有想一下，你們這樣做，雖然還有活路可走，但這條活路可是又窄又崎嶇的啊，走着走着，可能會走不下去的啊，那時候怎辦？」魯桐柏嘆着問。

「唉，咱們不是沒想到這一點，無奈若不走這條路，咱們便無路可走了，若是走着走着發覺走不下去，那便只好聽天由命，死了比活着還要好！」達根哀沉地吐口氣，一副無可奈何的神色。

賀臻聽得怒氣陡生，同時心頭亦像鉛般沉重，古語謂螻蟻尚且貪生，人若未到完全絕望的境地，仍然强烈地希冀掙扎活下去的，如今達根竟然說出生不如死的話來，那表示他們已對前途絕望了，他們的心已死，他們之所以仍然要活下去，只是出於一種求生之本能，這是一種何等沉痛絕望的心聲！

而造成這些農人陷於絕望哀痛境地的人，居然就是他昔年視之爲弟兄手足的樓振權，他眞是瞎了眼，會與這樣狠毒的人有過那一段難忘的交情，他居然連自己也痛恨起來。

耳中聽着那些絕望愁苦的農人的唏噓嘆息，賀臻終於再也無法忍受下去，霍地轉身，疾步走出魯家，向城中樓振權的那座巨宅奔去！

他要去找樓振權理論，必要時，他就算要塡上一命，也要將那狗雜種宰了，免得地方上的良善百姓，繼續受他的魚肉宰割！

——十年江湖歷練，他仍然像昔年一般，俠氣豪情不減當年！

胡風追出去時，已看不到賀臻的影子了，他本想追上去的，但轉念一想，自己就算追上去，也帮不了賀臻什麼忙，可能還會成爲他的負累，再說，自己死了不要緊，可能由此而連累了小娟及魯桐柏父女兩人，那就罪過了，故此，他在猶豫了一下後，只好退回屋中，心中却一直盼着賀臻平安無事。

× × ×

那座巨宅中。

仍是那佈置華麗的雅室內，樓振權滿意地翻閱着面前書桌上的那叠文契，翻閱過最後一張後，他忍住滿心的歡愉，抬眼望一下坐在屠霸，顏開下首的兩名錦衣漢子，問道：「全部都攪妥了？」

坐在屠霸下首，一頭白髮披肩，臉上却只有淺淺的兩三條皺紋的錦衣漢子，正是黑道上人稱白頭黑心的翁不老，望了一眼對面坐在顏開下首的貓臉漢子一眼，兩人同時欠身朝樓振權恭敬地道：「回樓爺，全部二十三戶的田地文契，皆在樓爺的案上，樓爺請點算一下。」

樓振權嘉許地看了兩人一眼，滿意地道：「我已點算過了，二十三份文契，一份不少，你兩位幹得好！」

那貓臉漢子正是人稱貓子的飛賊李潛，與翁不老受寵若驚地一齊站起來，抱拳朝樓振權道：「樓爺過獎了，樓爺交下的事，咱們敢不盡心盡力去幹！」

「很好，」樓振權拈鬚笑道：「這件事辦妥了，咱們今晚就到樂芳園去樂他一樂！」

屠、顏、李、翁四人一聽，眼中皆射出異光來，臉上俱是興奮曖昧之色，互相看了一眼，齊聲對樓振權道：「多謝樓爺的『賞賜』！」

原來這樂芳園乃是樓振權在城內開設，數一數二的銷金窩，溫柔鄉，不但有賭有喝，亦有令那些好色之徒爲之消魂蝕骨的俏姐兒供人淫樂，難怪屠、顏四人一聽，這樣興奮開心了。

樓振權笑着擺擺手，「別太多禮，這算不了什麼，只要你們盡心盡意跟着我，往後的好處還多着呢！」

屠、顏四人正欲躬身施禮，奉承幾句的刹那，一名青衣漢子急匆匆地，神色有異地奔到雅室門外，朝樓振權躬身垂手道：「稟大爺，大門外有……」

樓振權臉色微變，雙眼一睜，疾喝道：「什麼事，進來再說！」

那青衣漢子忙應一聲，躬着身，跨進室內，垂下頭，重又說道：「稟大爺，大忽門外忽然來了一個漢子，來勢洶洶地，指名道姓，要見大爺！」

樓振權聽得臉上紅白不定，氣惱地道：「那狂徒可有報上姓名？」

青衣漢子趕緊回道：「稟大爺，他就是今早來過，姓賀名臻的那人！」

樓振權臉色陡地轉青，怒喝道：「可惡，怎麼剛才不說清楚？」

那青衣漢子渾身震了一下，慌急地說道：「回大爺，是……小的一時失神，忘了……」

樓振權擺手道：「算了，他還有什麼話說？」

那青衣漢子額上已沁出冷汗來，聽了樓振權的話，他一顆提到嗓子眼的心，才落回原位，舒口氣，急急回道：「回大爺，那姓賀的只說要見大爺，其他的沒有說，不過，小的看出他怒氣勃勃的，似乎來意不善！」

樓振權不由吸了口氣，揮揮手。「你且退下，設法敷衍那姓賀的，一會我自會着人出去應付他！」

青衣漢子恭應一聲，退了出去，轉身往外奔去，偷偷將額上的冷汗抹去。

待那青衣漢子退出去後，樓振權才掃了屠、顏四人一眼，皺着眉頭道：「姓賀的既是來意不善，可能又聽到了什麼閑言閑語，特來找我的晦氣，爲了安全起見，我還是不見他爲妙，顏開、李潛，你兩個就替我出去擋駕，說我不在家中，屠霸、翁不老，你兩個隨我到守備司去一趟！」

語聲一頓，眨眨眼，陰狠地道：「記着，不要與他衝突，他就算怎樣也好，也要忍，他要進來查看我在不在，亦不要攔阻他，最好能够拖延他一會，嘿嘿，待我到苟大人那裏一趟，就有他好瞧的了！」

「樓爺只管放心到苟大人那裏，咱們自會照樓爺的吩咐去做的了！」顏開站起身來，當先向室外走去。

李潛亦急忙跟了出去。

樓振權朝屠霸、翁不老招招手，轉身走到一列書架子前，伸手在其中的一格上一按一旋，只聽一陣軋軋聲響起，那書架子赫然滑旋開來，現出一道裂口來，樓振權二話不說，當先走入了那裂口中，屠霸、翁不老兩人急忙相繼走了進去。

接着，那個書架子又軋軋地滑旋回原位，嚴絲合縫，一點異樣的痕跡也看不出來，若不是親眼看見，眞看不出在那之後，原來有一條秘道的。

只不知那條秘道通到什麼地方去的。

× × ×

大門前怒氣衝衝，要見樓振權的人，果然是賀臻！

賀臻正在不耐煩之際，大門內走出了兩名漢子來，正是笑裏藏刀顏開，夜貓子李潛。

賀臻在當年雖然聽聞過兩人的大名，但却沒有見過，故此，他不認識兩人。

顏開李潛兩人走出大門，朝賀臻抱拳道：「賀兄，原來是你，聽說你要見咱們大爺，不知有何貴幹？」

賀臻在今早見過顏開，認得他，拿眼一橫顏開，冷然地說道：「還未請教兩位怎樣稱呼，樓振權爲何不敢出來見我？他不是說，我什麼時候來，他都無任歡迎的麼？」

顏開與李潛雖是黑道上有名頭的人物，但當年他們亦聽聞過賀臻與快意堂的名頭，當年就是因爲懼於賀臻與快意堂的名頭，才斂跡潛踪，不敢在這一帶的道上作惡，故此，兩人對於賀臻，仍是心存顧忌的，自然不敢對他放肆。

顏開抱拳一拱，客氣地道：「賀兄，賤名顏開。」

李潛亦目光閃閃地抱拳道：「咱叫李潛！」

賀臻一聽，咀角泛起一抹冷蔑的笑意，盛氣凌人地道：「赫，原來是兩位，大名倒是久聞了，由於當年兩位龜縮着不敢出來露面，這一次才算眞正見識到兩位的面目！」

賀臻之所以這樣冷蔑盛氣，那是他故意那樣的，目的是想激怒這兩人，出手攻擊他，那麼，他就有藉口鬧起來了，先將這兩名惡賊擊殺，再痛痛快快地殺將入去，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殺了樓振權再說，這也是他此來的目的！



一群村民向老獵戶哭訴樓振權的暴行。

他原以爲他這樣羞辱顏開兩人，這兩個傢伙一定忍受不了，羞惱之下，會向他出手，那知道顏開李潛兩人面受了樓振權的訓示後，自然不敢發作，將怒氣強壓下去。

顏開一點惱怒的樣子也沒有，反而笑笑道：「賀兄，敝東主不巧在半個時辰前有事外出，到現在還未回來，請問賀兄找敝東主有何貴幹？」

賀臻有點不相信地盯着顏開，冷笑道：「貴東主眞的不在？不是有意避而不見吧？至於我的來意，在見到樓振權後，我自會面告他。」

顏開雙手一攤，無奈地說道：「賀兄，你若是不相信，只管進來查看一下，好麼？」

賀臻一聽，呆了一下，心中忖道：「看這傢伙這種神態，不驚不慌的，莫非那樓振權眞的不在家中？又或是在裏面佈下了陷阱？故意這樣說，誘我進去？」

「賀兄，決定怎樣了？」顏開望着賀臻。「要是相信顏某的話，賀兄請先回客棧歇息一下，待敝東主回來，顏某自會轉告敝東主，到時敝東主自會派人到客棧請賀兄相見，或是親自去見賀兄，賀兄認爲怎樣？」

賀臻本來是怒氣塡膺的，這時被顏開一味笑臉相向，客客氣氣的，如何還能發作得起來，那一腔怒火亦消散了大半，想了想，覺得這樣「鬧」下去，也不是辦法，若是進去搜查，對方既然這樣提出，那必然早有準備，就算樓振權在裏面，亦必然躲藏起來，搜也是白搜，到時搜不到，反而被對方抓住了把柄，或是反咬一口，那就不妙了，於是，他只好道：「好，既然你這樣說，我就先回客棧中。」

說完，頭也不回地走了。

顏開與李潛目注賀臻遠去的身形，同時吁了口氣，顏開的臉上泛上一抹陰毒的笑意，寒着聲說道：「李兄，終於將他打發走了，只不知樓爺的妙計佈置好了沒有呢。」

李潛訝然望着顏開，有點惑然地道：「顏兄，樓爺有何妙計？」

顏開陰笑一聲，伸手拍拍李潛的肩頭：「李兄，這裏不是說話之處，咱們進去，待顏某慢慢地向你說清楚。」

× × ×

賀臻可說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本來，他想先去魯桐柏家一趟的，但隨之一想，還是回客棧算了，若是萬一被樓振權的狗爪子跟踪到魯桐柏那裏，發現了胡風兄妹，那豈不是暴露了胡風兄妹的藏身之所，那就危險了，於是，他便一逕返回客棧中。

只是，他却發夢也想不到，他返回客棧，就等於自己踏入一個別人預先佈下的陷阱中！

× × ×

回到客棧之後，他發覺不到有什麼異樣的情形，店內的伙計對他又畏又敬，那位趙掌櫃更是對他又點頭又哈腰的，令他感到噁心。

本來，他還想在店裏坐下來，喝壺酒，解解悶的，順便想一下這兩日來連串發生的事，說眞的，這兩日來發生的事故，就像做夢一樣，似乎不是眞的，但又那樣魄動心驚，震撼着他的心靈！

坐在房中，他怔怔地想着：「這一次是否回來錯了？自己若不回來，便不會引發那麼多的事故，這樣說來，自己豈不是變成了一根火藥引子？」

搖搖頭，呼口氣，又想道：「唉，怎會料到自己的回來，會引發出那些事故來的，歸根到底，一切的一切，都是樓振權那人面獸心的傢伙昧着良心，幹下那些喪盡天良的惡行，才會有那些事故的發生，這種人不能讓他在世上活着，只要活多一日，世上就有人會受他的茶毒！

「但要除去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謂狡兔三窟，而且又與官府勾結，勢力龐大，自己要動他，一個弄不好，不但動不了他，反而會被他暗算！」

正當他在胡思亂想之際，忽然外間响

起一陣急驟的拍門聲。

他心中悚然一動，首先想到的是：「莫非樓振權已回來了，特地派人來叫我去見他？不知他是否暗中佈置了什麼，自己倒要小心點！」

想着霍然從椅上站起來，正欲走前去將房門打開，陡地念頭一動。「慢着，拍門聲既急且大力，不可能是樓振權派來的人，那麼，會是誰呢？肯定不會是店小二，會不會是胡風？」

但他立刻就否定了自己的這想法。「不，不會是胡風的，胡風怎會來這裏找我？那豈不是自露行踪？讓樓振權的手下殺他？」

「砰砰砰」門外又响起震天價般的拍門聲，而且還响起喝叫聲：「開門，快開門！」

賀臻心念一轉。「到底拍門者是什麼人？」

繼之念頭又轉。「開門看一下就知道了！」

想着，呼吸一口氣，功佈全身，戒備着，走上前去，一下子將房門打開！

× × ×

房門一開，門外一名公差打扮的漢子，正舉手用力拍門，冷不防房門一開，他拍下的手便一下拍了個空，由於用力過度，令到他失去平衡，上身向前一撲，差一點撲撞在賀臻的身上。

賀臻在房門一開的剎那，目光飛快地朝外面一掃，臉色瞬息一變！

他瞥到房外站滿了差人，刀出鞘，箭上弦的，一副如臨大敵的樣子，將他這間客房圍堵住。

這怎不令他心驚不已！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個念頭在他心中一閃而過。

立刻就有人替他解答了這個問題。

「大胆匪徒，還不束手受縛？」那拍門的傢伙於穩住身形的剎那，目光一閃，在賀臻的身上一溜，疾喝出聲，倒也頗有官威！

賀臻一聽，心頭劇跳了一下，雙眼暴睜，脫口喝道：「呔，你是誰，你在亂喝什麼？」

那公差被賀臻喝得怔了一下，繼之回過神來，立刻神氣活現，氣勢洶洶地叱喝道：「好一個不知死活的兇徒，瞎了你的狗眼，連本捕頭也不認識？」

賀臻一聽，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強自按捺着激盪的情緒，沉聲道：「你就是本城捕頭？」

那傢伙胸腔一挺，神氣地說道：「難道還有假的不成？該死的兇徒，你看清楚吧！」

賀臻目光在那傢伙身上一溜，看到此人身上穿了一套捕頭的服裝，腰上掛着一條鐵鏈，手上執着一把帶鞘鋼刀，一臉橫肉，趾高氣揚的，一看就知道不是易與之輩了。

而這傢伙確是本城捕頭周大雄，乃是樓振權於二年前，於那位前任捕頭退休後，向官府推荐的，結果，這周大雄就成了本城的捕頭。

但說穿了，此人乃是黑道上的一名悍賊，只是由於少人識他，而他又投靠了樓振權，故此，樓振權便安排他當上捕頭，好增强他的勢力。

賀臻心念電轉之下，有了計較，當下抱拳道：「請教捕頭大人怎樣稱呼？」

周大雄鼻子哼了一聲，頭一昂，用拇指指指自己的鼻頭：「周大雄。」

賀臻在與周大雄說話時，乘機閃眼向外面窺察着，發覺到自己可說已陷於天羅地網之中，只怕很難衝突出去，不禁暗暗心驚，表面上却不動聲色，抱拳朝那周大雄拱手道：「哦，原來是鼎鼎大名的周大雄周捕頭，失敬了，請恕草民有眼無珠之罪！」

恭維奉承話，相信沒有多少人不愛聽，這周大雄也不例外，神色稍緩，上下又打量了賀臻一眼，口氣亦沒有先前那樣兇惡，不耐煩地道：「那還不束手受縛？」

賀臻急問：「周大捕頭，請教區區所犯何事，要束手就縛，並勞動周大捕頭大駕親臨？」

周大雄聽了賀臻的「恭維」話，全身都像鬆了一般，更加兇不起來。「你就是賀臻麼？」

賀臻道：「是，周大捕頭！」

「好，那你聽着！」周大雄話聲一沉。「有人將你告到本縣太爺那裏，說親眼看到你殺了方璞，並放火燒屋，毀屍滅跡，縣大爺發下嚴令，着本捕頭將你逮解公堂，刑訊受罪！」

賀臻聽得暗暗心驚，知道必是樓振權買通了官府，誣陷他殺人，從眼前這種陣仗看來，他們已有了周詳的安排，只怕自己這一次就是掏盡黃河之水，也洗不清罪名了，自己若是被押到官府，那就算完了，就算插翅也飛不去了，樓振權居然動用到官府的力量對付自己，眞是旣陰險，又惡毒，也大出自己意料之外。

吸口氣，他强按下震驚的心情，平靜地道：「周大捕頭，怎可聽信一面之詞，指證區區的人是誰？」

周大雄眼一瞪，粗聲粗氣地道：「胡說，本捕頭若不是查明事實，又怎會勞師動衆，緝捕你歸案！」

話聲一頓，接一聲斷喝：「毛六子，你出來看一下，殺死方璞的，是否就是這人！」

喝聲中，用手遙指賀臻！

而一名縮頭聳肩，目光閃爍不定，身材瘦瘦的漢子從那些公差的身後走了出來，畏縮地走到周大雄的身邊，目光在賀臻的身上一陣溜閃，忽然像殺豬般大叫：「周捕頭，就是他，他就是殺死方四爺的兇徒，小的親眼看到他從方四爺的屋子中越牆而出，未幾，方四爺的屋子便起了火，而方四爺亦被人發現燒死在屋中！」

他一邊大聲嚷叫，一邊閃到周大雄的身後，目中閃着慌惶的眼光，就像賀臻是一頭噬人的猛虎般，隨時會猛撲出來，將他噬殺！

「毛六子，你瞧清楚了麼？」周大雄臉上閃過一抹獰笑，「沒有認錯人？」

毛六子應聲又從周大雄的身後閃出半邊身來，探頭打量了一下賀臻，用力地點點頭，斷然道：「周捕頭，錯不了，正是那兇徒，當時小的看得清清楚楚，他就是化了灰，小的也認得他！」

周大雄目光一閃，朝賀臻喝道：「賀臻，毛六子已指證你就是殺人兇手，你還有話可說？」

賀臻在這剎那已完全冷靜下來，他知道這是樓振權佈下的絕毒之計，就算自己怎樣辯白，也是白費唇舌，自己這條殺人之罪，是揹定的了，不過，他也恨透了樓振權，居然反誣他殺了方璞，這眞是可笑之至，也可惡透頂，而且居心惡毒！

「毛六子，你親眼看到我殺了方璞？」賀臻有如針尖利刀般，盯在毛六子的身上。

毛六子畏縮地抖顫了一下，目中露出奸狡的閃光來，扯着喉嚨，指手畫脚地叫道：「我親眼看到你越牆進入方四爺的家，又親眼看到你從方四爺的家越牆出來，跟着就起了火，事後有人發現方四爺的死屍，這還不夠麼？」

毛六子噴着唾沫星子，停頓了一下，忽又跳着脚大叫道：「周捕頭，小的現在想起來了。就在他越牆偷進方四爺的屋內一會，屋內便响起一下慘叫聲，小的聽出那是方四爺的叫聲！」

周大雄一聽，閃了賀臻一眼，伸手拍拍毛六子的肩頭，讚許地道：「毛六子，這麼重要見證，幸好你現在仍然想起說出來，方四爺在天之靈，也會感激你！」

接扭頭朝賀臻喝道：「姓賀的，你也是一條漢子，敢做敢當，如今證人毛六子當面指證你，你還不俯首認罪，束手受縛，接受王法的懲處！」

賀臻却聽如不聞，盯着毛六子，冷冷地道：「毛六子，樓振權給了你很多銀子嗎？」

毛六子一聽，神色劇變，退縮了一步，失聲脫口道：「你怎知道樓爺給了我銀子？胡說，你胡說！」

六毛子第一句話就等於不打自招，只要稍爲有點頭腦的人都聽得出，樓振權若不是給了他銀子，他又怎會說出那句話來，可笑毛六子驚惶之下終於露出馬脚來。

賀臻冷冷一笑，朝周大雄道：「周大捕頭，你是個精明的人，總該聽出了毛六子那句話的毛病吧？」

周大雄自然早就聽出，臉色微變之下，又驚又怒，但却裝糊塗。「姓賀的，別節外生枝，找藉口替自己開脫，本捕頭只聽到毛六子指證你殺死方四爺的口供。其他的，本捕頭一概聽不到！」

賀臻吐口氣道：「如此說來，周大捕頭只是聽毛六子一面之詞了？」

周大雄厲聲道：「賀臻，你還想狡辯？又誣指本捕頭辦事有欠公正？你這大胆兇徒，莫非你想拒捕不成？」

賀臻吸口氣，鎮定地道：「周大捕頭，你已聽信一面之詞，認定了我就是殺人兇手，就算我怎樣辯白，大概你也不會相信的了。我若束手受縛，跟你回官府，那肯定是死路一條，俗語謂螻蟻尚且貪生，何況我根本就沒有殺過人，我若束手就縛，無異是自認是殺人兇手了，故此，說不得只好……」

周大雄一聽，眼色一變，厲聲大喝：「該死的兇徒，你要抗官拒捕？」

說話間，退了一大步，「嗆」地將手上執着的帶鞘鋼刀抽了出來，作出動手的樣子。

「周大捕頭，請不要說得那樣難聽。」賀臻淡淡一笑，氣定神閒地道：「抗官拒捕這是一條殺頭的大罪，我只得一顆腦袋，却揹上了兩條大罪，那眞是乖乖不得了，周大捕頭，我重申一次，我沒有殺過人，亦不敢抗官拒捕，我只不過想暫時不跟你到衙門，待我查出了眞兇後，自會到衙門投案！」

「好一個狡滑大胆的兇徒！」周大雄臉色劇變，鋼刀直指賀臻，大喝道：「你還是乖乖地跟本捕頭返衙門吧，否則，就在這裏將你當堂格殺！」

喝聲未了，手中鋼刀向上一舉，揮動了一下。

就在周大雄鋼刀一舉的剎那，只聽一陣掀瓦破窗之聲响起，賀臻驟聽之下，自光朝上一招，不禁倒抽了一口氣！

只見瓦面之上，最少有四五處被揭開二尺見方的瓦洞來，從瓦洞之中，探進一具一發十二支的匣弩，若是發射之下，一下子便有六七十支勁矢罩射下來，就算武功再高，也不一定閃避擋撥得了！

目光朝後再一掃，後面關起來的兩扇窗門已被撞破，堵着四名手執强弓利箭的弓箭手，鋒利的箭鏃在破爛的窗口外伸進來，對住了他的後心！

這種險惡的陣仗，賀臻還是第一次遭遇到，不禁暗暗心驚。

而這剎那，圍堵在前面的十多二十名捕快，亦已作出了攻擊的姿態，起碼有十具匣弩對準了他，隨時準備發射！

在這種情形之下，就算賀臻有通天遁地之能，只怕也未必能够突圍而出！

周大雄沒有講錯，這確是天羅地網！

看來，這一次是非要賀臻走上絕路不可。

賀臻此刻雖然心驚，但却沒因此而慌亂起來，反之，他更加冷靜，飛快地在轉着念頭。

「嘿嘿，」周大雄冷厲地笑着，「賀臻，你若不想變成一隻刺蝟，本捕頭勸你還是乖乖地束手就縛，跟本捕頭回衙門，那或許還有一綫生機！」

語聲略頓，「哼」一聲接道：「本捕頭數三下，到時，你若是不放棄抵抗，便休怪本捕頭將你格殺當場了！」

「一——！」他緊接着便數了起來。

「二——！」

空中只蕩漾着周大雄那有點空洞，但又具有無比威脅力的語聲，空氣亦彷彿凝結了般，靜得幾乎可以聽到在場所有人發出「通通」心跳聲！

賀臻有如一具雕像般，根本就看不出他的神色變化，甚至連眼睫毛也沒有顫動一下，這份沉着，瞧在周大雄的眼內，心中暗暗嘀咕：「這姓賀的果然是扎手貨，硬點子，怪不得樓爺不親自冒險出面對付他了，想出這條妙計來，只是苦了我！」

一時間，他竟然忘了數下去，那個「三」字沒有從他的口中吐出來。

「三——！」他終於猛然驚覺過來，脫口急叫。

也就在周大雄「三」字脫口叫出的剎那，賀臻的雙眉聳動了一下，不急不慌地道：「好，周大捕頭，我跟你回衙門！」

周大雄一聽，喜上眉梢，一顆緊綳的心隨之放鬆開來，說實在的，他雖然動用了這樣多的人手，佈置得如此周密，他卻沒有多大的信心，在賀臻拒捕時，能夠將他格殺！

「嗯，賀臻，算你識時務！」周大雄語氣一緩，「那還不走出來，放下兵刃，束手待縛？」

這刹那，綳得緊緊的氣氛，亦隨之鬆弛下來。

「周大捕頭，你太心急了。」賀臻接口道：「我有一個條件！」

周大雄聽得呆了一呆，眼珠一轉，叫道：「赫，居然與本捕頭談起條件來了，說出來聽一下！」

「聽着，跟你們回衙門可以，但卻不得將我鎖扣起來，否則，就算拚卻一死，我也會要你們其中一些人陪我到黃泉路上走一趟！」賀臻說得斬釘截鐵，絕無商量餘地的樣子！

「這是什麼話？」周大雄臉色劇變，雙眼一瞪，吼喝道：「那還成什麼樣子，本捕頭可從來未試過，逮押犯人回衙門，居然不鎖不扣的！」

「這你就要試一次了！」賀臻冷峭地道：「否則，周大捕頭，說不定第一個陪我到黃泉走一趟的，是你！」

周大雄聽得全身泛起一股寒氣，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顫，一張臉也有點發白，強吸一口氣，才算定下心神來，那張臉這刹那又變了，變得很難看，眼珠亂轉着，好一會，他才開聲道：「賀臻，本捕頭破例答應你一次，不過，你也要應承本捕頭的一個條件！」

賀臻笑笑，問道：「什麼條件？」

「爲了確保縣太爺的安全，你要將身上的兵刃交出來，並要被本捕頭點封身上三處大穴！」

賀臻斷然道：「交出兵刃可以，點封身上的三處大穴，萬萬不能！這何異被你用鐵鏈鎖扣上手脚？」

「你……」周大雄一張臉鐵青一片，戟指賀臻，氣急惱怒得說不出話來。

「周大捕頭，怎麼樣？」賀臻盯着周大雄。「我已讓了一步，你若還不點頭，那麼——」

說時，「刷」地從懷中抽出他的兵刃——烏金鞭來！

他這一亮出了兵刃，鬆弛的氣氛又緊綳起來，一副劍拔弩張的架勢。

周大雄眼角肌跳動了一下，突然像洩了氣的氣球般，有氣無力地道：「賀臻，本捕頭答應你，快將兵刃丟過來！」

周大雄這句話一說，現場所有的人皆不由鬆了口氣，那些弓弩手亦不由放鬆了扣緊弓弦機簧的手指，舒口氣。

「周大捕頭，接着！」賀臻說出口，手中的烏金鞭亦抖手拋向周大雄！

周大雄急不迭伸手一抄，一下子抄接住丟過來的烏金鞭。

「賀臻，現在可以走了吧？」周大雄一邊將烏金軟鞭插在腰帶上，盤好，一邊伸手作了一個「請」狀。

「你先叫房上的手下下來，我自會走出來！」賀臻伸手一指房頂瓦面上虎視眈眈的六名弩箭手，接神色一凝，寒着聲道：「記着，別耍花樣，別在我走出房外時，下令你的手下放箭，我若是沒有這份自信，也不會將兵刃交給你，你不要自尋死路！」

周大雄被賀臻這番話說得變顏變色的，事實上，他確想在賀臻走出房外時，下令放箭射殺他，賀臻就算身手再高，在毫無遮擋之下，又是赤手空拳的，怎抵擋得了那一陣密集急勁的箭雨罩射？

如今被賀臻一語道破，他那裏還敢耍花樣，乾咳一聲，說道：「賀臻，你太小看本捕頭了，本捕頭又豈會知法犯法，在未定你罪之前，將你格殺，賀臻，光棍點，走吧！」

賀臻拿眼掃了一下四週，微微一笑，脫下外衣，拿在手中，邊走出來邊道：「還是小心一點的好，俗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周大捕頭，大概你也同意這句說話吧！」

周大雄臉上木無表情的，揮手朝他的手下喝道：「弟兄們，小心點，看緊了他，否則，吃不了兜着走！」

他那些手下捕快轟應一聲，迅速地湧上前，將賀臻圍了起來，執刀張弓的，看住了賀臻。

賀臻卻意態從容地舉步往外走。

周大雄隔着一道「人牆」與賀臻並排走着，一雙眼望定了賀臻，生恐他會忽然飛走般，他那些手下更是如臨大敵般，「前呼後擁」地，押着賀臻直往縣衙那邊走去。

這種陣容，引得街上的行人駐足而觀，竊竊議論起來。

賀臻的神態更見從容，一雙眼卻警惕地左右掃視着，他知道在這種衆目睽睽之下，周大雄是不敢下令手下射殺他的，除非他企圖走脫，故此，他一點也不緊張，他只是暗中警惕樓振權會派了手下，暗中出手殺他。

不過，這個可能性也不大，否則，樓振權又何必要耍出這樣惡毒的花樣，借刀殺他？

但是，處在這種情形之下，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反觀周大雄與他的一衆手下，那種緊張的神態，表露無遺，這也難怪他們這樣緊張，提心吊胆的，好不容易才將賀臻「押」回衙門，若是路上被他走脫了，衆目睽睽之下，他們不但丟盡了臉，也無法向縣太爺交差復命！

本來，賀臻確是打算在往縣衙的途中，覓機突圍走脫的，但當他看到街上行人駐足而觀的情形後，便改變了主意。

因爲他看出，兩旁的街道上站了那樣多看熱鬧的人，這無形中阻礙了他的行動，萬一動起手來，那些捕快與弓箭手爲了阻截擊殺他，一定弩箭齊發，那就會傷及那些無辜的路人了，這是他改意主意的最大原因。

但是，若是到了縣衙之後，那無異虎入囚籠，那時再走，只怕就沒有那樣容易了！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到了縣衙之後，那些捕快們由於都有一種安全的感覺，很自然地會鬆口氣，戒備得沒有那樣嚴密，那就現出了破綻的地方，到時，只要把

握好那一刹那的機會，走脫的機會要比在街上還要高！

像現在這樣，被圍得鐵桶也似的，根本就不可能動得了，除非拚死冒險！

× × ×

一行人終於來到了縣衙前。

果然如賀臻所料，從周大雄起，以至到那些捕快弓弩手，俱不由鬆了口氣，神色間也沒有先前那樣緊張了！

賀臻那雙銳利的眼睛還瞥到，那些一直緊扣着弓弦機簧，手指業已發白的弓弩手，都悄悄地放鬆下來，沒有扣得那樣緊了。

而那些捕快手執的鋼刀，刀尖亦垂了下來。

也難怪這些捕快弓弩手這樣篤定放鬆的，因爲自古以來，衙門就代表了王法，具有一種震攝的力量，從來只聽說過有人刦法場的，還未聽有人敢在衙門放肆妄爲的，正是這種無形的安全感，令到他們不由自主地放鬆了警惕。

賀臻看在眼內，心中竊喜不已。

他已經決定在進入縣衙之前，覓機脫走。若是進入縣衙之後，再要走，那就難了。

一行人終於走到縣衙大門前，押解犯人，自然不能夠從大門進去，例必是由側門出入的，所以，那鐵桶一般的隊形，來到側門時，便分成了前後兩截，前面的一截先走進側門內，成半弧形佈置好之後，才喝令賀臻走進去。

那後半截成半月形圍着賀臻的捕快弓弩手，自然是亦步亦趨，嚴絲合縫地，根本就沒有半絲空隙露出來。

在他們以爲，這樣嚴密的佈置，賀臻根本就無可能走脫的，何況，周大雄一早就在進入側門內不到兩丈遠的地方，暗中佈下了羅網，只要賀臻一走到那裏，便會成爲籠中鳥，網中魚，任他綑綁鎖扣。

說穿了，原來他在那地方的一棵大樹上，暗中佈下了一張繩網，只要賀臻走到那樹下，那張網便會猝然罩落下去，將賀臻罩住，網口一收，賀臻便會被收緊在網中，吊在樹上，那時候，一任賀臻如何了得，也動彈不得，只好聽任周大雄要綁要鎖了。

這種佈置雖然一點也不新奇巧妙，但卻實用，只要人被網住，便有如網中魚般，再也脫不出羅網了。

周大雄這一着不可謂不絕！因爲他怕就這樣將賀臻押上公堂；若是賀臻在情急之下，乘他們一個疏神，突然發難，將縣太爺制住，那他就有麻煩了，他正是考慮到這一點，才在將賀臻押回縣衙的途中，暗中吩咐了一名心腹手下，繞道飛趕回縣衙，佈下這個羅網，以策萬全！

那知道他千算萬慮，就是想不到，賀臻會在走入側門的刹那，乘機發難！

× × ×

本來，在這樣嚴密的佈置之下，那道側門只不過六七尺寬，上面還有牆框，賀臻是沒有機會走脫的。

但世事就是那樣奇妙，越是沒有可能發生的，卻是發生了，而很自然的，在大出意料之外的情形下，自不免手忙脚亂，來不及應變。

賀臻跨入側門內，猝然發難，情形亦是如此。

正所謂百密亦有一疏，本來是鐵桶也似的陣仗，卻在分成前後兩截裏外將那道側門圍堵起來時，便有了空隙——側門的兩邊內側沒有捕快或是弓弩手站着，這就不會直接威脅到賀臻的左右兩側安全，而站在側門內外兩側的捕快弓弩手，則由於角度的關係，不可能完全對賀臻構成威脅，只能夠有一部份。

賀臻就是乘這千載難逢的機會，猝然發難。

他一步才踏入門洞內，手上那件外衣便「忽嚕」一聲，有如一塊布幔般，展佈開來，飛罩向門內的那些弓弩手及捕快，而他的身形不是向前直撲過去，卻猝然一仰身，向後側竄出去，直竄撲向門外那些弓弩手及捕快！賀臻這一着是蓄勢而發的，故此動作快逾電閃，快得令那些捕快及弓弩手柢本來不及應變。

因爲這實在是大出他們意料之外。

門內的捕快及弓弩手在驚變之下，正要有所動作，但視綫卻被那件展佈開來，有如一塊布幔般疾罩過來的外衣遮擋了他們的視綫，令到他們一時間不敢胡亂發射弩箭，以免誤傷了自己人，何況，在那種情形之下，根本就看不到目標——賀臻，叫他們如何發射箭矢！

就算站在門內兩側的兩三名捕快或弓弩手瞥到賀臻的身形，但他們在驚慌之下，加上角度的關係，就算來得及發射弩箭，亦根本射不到賀臻。

因爲賀臻的身形已倒射出門洞外，射撲向門外的捕快弓弩手！

站在門外的捕快弓弩手在驚覺之下正要採取行動的刹那，賀臻倒射的身形已射到他們的身前，在這種情形下，根本不可能發射弩箭，亦來不及了，刀光飛閃中，起碼有五六柄刀交錯着斬劈落他的身上！

但見賀臻在那刹那雙手左右一抄一扯，驚叫聲中，有兩名捕快的脚被他抓住，一扯之下，那裏站得穩，左右向前一撲，恰好替賀臻擋遮住斬劈落他身上的五六柄刀！

而他則乘這刹那的空隙，身形穿射出去，一頭撞倒了一名弓箭手，身形一翻的刹那，一手抓住那名弓箭手的衣衫，硬是將那傢伙擋在自己的身前！

慘呼連聲中，那兩名被賀臻左右扯倒下來的捕快，各自被同伴斬劈了一兩刀，痛得那兩個傢伙慘叫出聲！

而那幾名揮刀斬劈向賀臻的捕快，在發覺到斬的不是賀臻，而是自己的同伴時，大驚失聲之下，欲收刀已不可能了，只有眼睜睜看着自己的刀斬落同伴的身上，一時間驚呆住了！

這些只不過是發生於一眨眼間的事。

「崩崩」弓弦聲响中，有幾名機警的弓弩手很快便回過神來，發射弩箭！

而一聲大喝亦從側門內傳出來：「弟兄們，截住他，不要讓他走了，否則，咱們都吃不了兜着走！」

喝聲中，他已從側門內飛搶過來，從門牆上掠射出來！

這瞬間，門內那些忙於「應付」那件飛罩過來的外衣的捕快弩箭手，亦已將那

件外衣扯落劈裂，呼喊着從門洞內蜂湧撲出來。

這邊賀臻用那名弓箭手抵擋箭牌，將那些射來的弩箭盡皆擋住了，只可憐那名弓箭手全身上下，幾乎佈滿了箭弩，死狀奇慘！

賀臻在這種生死關頭，不得不如此做，這是不能怪他的。

賀臻並沒有棄下那名弓箭手的屍體，而是揹着那屍體，擋在背後，飛一般向前奔掠！

他若不走，便會被蜂擁急奔上來的捕快及弓弩手重新包圍起來，那時，他想再走，只怕就走不了，所以，他一刻也沒有停留一下，向前飛奔。

只見身後箭如飛蝗，追着他的身形，但是皆射不中他，全被那一面擋箭牌擋住了。

這時候的情形眞是熱鬧到極點，連縣太爺亦驚動了，派人出來查看。

周大雄眼見煮熟了的鴨子讓他飛走了，驚怒慌急得他差一點沒有昏倒在地，這簡直是要了他的命。他怎樣交待？雖然有婁振權可以保他，只怕這一次他不會放過他了！

「弟兄們，千萬別讓他逃了啊，快放箭啊，射殺那該死的兇徒！」周大雄邊呼喝着，邊展盡身法，追掠前去。

在那些捕快弓箭手中，要算周大雄的身手最高了。但與賀臻比起來，何止差了一截，是以，不論他怎樣呼叫狂追，雖然將手下拋離，他始終追不上賀臻。

陡地，前面奔掠如飛的賀臻摔跌向地上。

原來在一陣箭雨的追射中，居然有一支弩箭刁鑽地射在他的腿肚內側上，幾乎穿透了。

椎心般的劇痛令到他脚步一蹌，摔倒在地上。

若不是背上揹了那塊「擋箭牌」，他也不至於摔跌落地的，那塊「擋箭牌」可不輕的啊！

在後面緊追不捨的周大雄一見，大喜之下，猛地提氣接連幾個提縱，奮力向前掠去，口中大叫：「弟兄們，加把勁，格殺那兇徒啊！」

那些捕快弓箭手見射倒了賀臻，精神大振，亦吶喊着發足奔掠前去。

只是這一來，那些弓弩手便有了顧忌。因爲周大雄遠遠地追在前面，在他們的眼中看來，幾乎與正掙扎着站起來的賀臻成爲一條直綫，滙成一點，這就令到那些弓弩手不敢亂放箭了，恐防傷及周大雄，只好閃到兩邊，從側斜的方向向賀臻放箭，但這一來，對賀臻的威脅自然大減！

賀臻忍着痛跳起身來，吸了口氣，扭頭一望，正好看到周大雄呼喝着，如飛撲來，當下猛地扭轉身，雙臂一甩，抓着那塊「擋箭牌」飛擲向周大雄，而他則陡地一伏身，「嗤嗤」激響聲中，一陣箭雨從他的背上交叉掠射過！

那剎那，他的身形陡地斜拔起來，凌空一個翻滾，接身形一展，長身掠射上左面的一列屋面上，順着伸延下去的瓦面，飛掠下去！

周大雄奮力追掠之下，眼看便要撲到才自地上跳起來的賀臻背後，口裏大喝一聲：「該死的兇徒，看你今番還逃得了，吃我一刀！」

手中鋼刀力劈向前，冷不防賀臻扭身將背上那具屍體甩撞過來，驚急之下，根本已來不及閃避，若是收刀，必然被撞個正着，那可不好受，故此只好咬着牙，刀勢不變，斬劈過去！

可憐那名弓箭手，也不知道他在前生做了什麼孽，先是被賀臻用來作擋箭牌，被陣陣箭雨攢射得密密麻麻地，佈滿了箭矢，如今還要挨受鋼刀分屍之災，眞是悽慘！

「刷」地一聲，周大雄那一刀硬是將那具屍體斬劈成兩爿，而他的身形亦逼得窒停下來。

因爲他若不停下來，那暴濺四射的血雨、腸臟，必然會濺得他一頭一身，髒死了！

待到那兩爿屍體倒地，他欲再追時，賀臻的身形已遠在二三十丈的瓦面之上，有如一溜烟般向前掠去，憑他的輕功身法，根本就不可能追得上！

他不由頓足恨恨不已，望着越去越遠的賀臻，有如一頭鬥敗的公鷄。

待到他那些手下喘着氣追到來，賀臻的身形已如一顆黑點般細小，一個個瞪大眼望着，發起呆來。

×　×　×

翌日，全城之內，皆已張示了緝捕告示。

而被緝捕的犯人，不用說，正是賀臻了。

賀臻於一夜之間，便由一位江湖人變成了被緝捕的殺人兇犯，這眞是世事幻變，以此爲甚！

這時候，賀臻正躺在床上，緊閉着雙眼，也不知道他是睡着了，還是在想着心事。

這是魯桐柏的家。

他昨天逃出生天後，便忍着痛，繞了一個大圈子，直到天黑之後，才偷偷潛進魯桐柏的家中。

魯桐柏父女與胡風兄妹乍然見到他那種狼狽的樣子，吃了一驚，急忙扶他坐下來，七手八脚地先替他上藥療傷，然後才問他發生了什麼事。

他便一口氣將發生的事情經過，一五一十地對四人說了一遍。

四人聽得臉色連變，心驚不已，胡風緊揑着拳頭，切齒道：「好陰毒的婁振權，居然想出這樣惡毒的誣衊毒謀，借刀殺人，欲置賀大哥於死地，他娘的，我去找他拚了！」

說着，就要往外衝去。

幸好魯桐柏手急眼快，伸手一把扯住了他，小娟亦加把手拉住了他，他才走不了。

「風子，你這樣衝動於事何補？不但殺不了姓樓的，徒自去送死，這不正遂了姓樓的殺你的心願麼？別這樣傻了，快扶你賀大哥進去躺一下，歇一會吧！」魯桐柏生氣地數說胡風。

賀臻腿上中箭，奔馳了這樣久，流了不少的血，這時雖然敷藥裹好了傷口，仍然很虛弱疲累，但仍然開口道：「風子，千萬別亂來，待我的腿傷稍好，我自然會與你一同去找姓樓的算帳！」

胡風這才悶聲不响地點點頭，扶着賀臻走入裏面。

魯桐柏的眼中閃過一抹憂慮之色，搖搖頭，無聲地嘆了口氣。

×　×　×

今早，魯桐柏一早就趕入城中，打探消息。

胡風不敢露面，雖然他極想出去看一下。也只好忍着，與小娟及虎娃待在家中，照顧賀臻。

這時已是日上三竿時分，魯桐柏仍未回來，而房內的賀臻亦沒有動靜，他在無聊之下，忍不住走入房中，看一下賀臻是否已醒來。

他進入房中，看到賀臻雙眼閉着，仍然躺着，便欲退出房外，那知他的脚步才動，賀臻忽然睜開眼來，平靜地道：「風子，沒有什麼事吧？」

胡風驟見賀臻醒來，喜道：「賀大哥，小弟還以爲你未醒，不過走入來看一下，沒有什麼事。」

賀臻欠身坐起來，笑笑道：「風子，我早就醒了，不過在想着一些事情。」

胡風定定地望着賀臻，道：「賀大哥，憑咱們倆的力量，就可以將姓樓的鏟除了麼？」

「風子，若是公開地與姓樓的鬥，那肯定討不了好，甚至會死在他的手上，但咱們這時候是他在明，我在暗，只要不與他硬拚，動一下腦筋，相信可以替方四弟報仇的！」

胡風聽得眼中閃出光來，急不及待地道：「賀大哥，你想到了什麼好辦法，快說給小弟聽一下。」

「風子……」賀臻說話間，外面忽然响起魯桐柏有點緊張的語聲：「小娟，風子呢？」

他忙頓住語聲，朝胡風道：「風子，快出去看一下，魯大叔回來了，不知聽到一些什麼消息。」

胡風點點頭，斂着喉嚨邊朝外走，邊叫道：「魯大叔，什麼事啊？我在賀大哥的房裏啊！」

一脚才跨出房門外，便看到魯桐柏一頭走了進來，一眼看到胡風，急忙快走兩步，來到胡風面前，神色凝重地說道：「風子，不好了，城內城外，皆貼滿了告示，告示上清楚明白地寫着，緝捕殺人兇犯賀臻……」

胡風一聽，心頭驚跳不已，脫口疾聲道：「魯大叔，你是說，官府貼出了緝捕賀大哥的海捕公文？」

「不錯！」魯桐柏點頭。「四處城門已增派了兵勇捕快守衛，留意進出的人，城內亦有兵勇捕快到處巡查，嚇得人心惶惶的，很多店舖關了門，不敢做生意，街上行走的人也少了，姓樓的眞不是人，弄到民不聊生的。」

魯桐柏說完，重重地嘆了口氣。

「魯大叔，看來我也要離開這裏了，免得連累了你們。」賀臻拐着脚，從裏面走出來。

胡風一見，急忙走上去欲扶賀臻坐下來。

賀臻却擺擺手道：「這一點傷，算不了什麼，我還站得住。」

魯桐柏却雙眼一睜，有點生氣地望着賀臻。「賀老弟，你這樣說，是將老漢不當自己人了？」

賀臻慌忙陪着笑道：「魯大叔，你誤會了，我正是將你當作自己人，才不想連累你，你也知道的，窩藏殺人兇犯，按律問斬，我怎能忍心爲了我而連累了你父女兩人？」

魯桐柏却固執地道：「賀老弟，老漢若是怕，當初也不會收留風子兄妹，得罪了姓樓的，不也等於窩藏了殺人兇犯麼？賀老弟，別再說了，再說，老漢可要生氣了！」

賀臻只好苦笑笑，朝魯桐柏抱拳莊容道：「魯大叔，小姪若不殺樓振權，爲地方除害，誓不生離這裏！」

魯桐柏激動地道：「賀老弟，那是要全靠你了，姓樓的若不鏟除，只怕咱們這些苦哈哈，無法活下去了！」

胡風握拳道：「魯大叔，你放心，小姪就算上刀山，下油鍋，也要將那禽獸宰掉！」

賀臻却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擺擺手道：「殺姓樓的，只要咱們有耐性，總會有機會的，所謂除惡務盡，咱們必須將那個狗官也鏟除，地方上才能安泰，若是只除去姓樓的，那狗官一樣可以找另一個人，狼狽爲奸，魚肉鄉里，說穿了，姓樓的若是沒有那狗官暗中替他撐腰，他如何敢這樣胡作非爲？」

「賀老弟說得對，那狗官才是禍根！」魯桐柏望着賀臻。「但怎樣才能除去他啊？那狗官乃朝廷命官，不像姓樓的，再有錢也只是平民百姓，殺官可是誅九族的大罪，千萬不能亂來啊！」

賀臻輕鬆地看着魯桐柏，笑笑道：「魯大叔，我不會亂來的，我也知道殺官等於造反，非到迫不得已，我是不會那樣作的，這一點請你放心。」

一旁聽着的小娟忽然開口道：「賀大哥，你可是想到了一個好辦法？」

賀臻讚賞地看了小娟一眼，笑說道：「說出來，只怕你們也會想到了……」

胡風性急地道：「賀大哥，別賣關子了，快說出來聽聽啊！」

賀臻掃了衆人一眼，話聲稍爲壓低一些，說道：「剛才，我在床上想了很久，被我想到了這個辦法——咱們只要捉到姓樓的，搜集了他的罪證，然後將他押解到鎭邊大將軍盧廷遠大人那裏，那就一定可以將苟得功那狗官扳倒，這一帶的人誰不知盧大將軍生性耿直，嚴正不阿，在親耳聽到姓樓的招供後，不將那狗官撤職查辦殺頭才怪！」

「賀大哥，這確是個好主意，眞虧你想得出來。」

魯桐柏却沉吟着道：「賀老弟，這個辦法好是好，但盧大將軍的駐地土城子離這裏足有五十里，而且路途難走，只怕不易送到去，不要說姓樓的那些手下，單是那狗官，便會不惜一切，在路上阻截咱們的！」

賀臻點點頭道：「魯大叔顧慮得是，這些我早已想到了，但除了這個辦法之外

，實在想不出還有更好的辦法，照我想來，咱們只要行動迅速，相信總可以行得通的。」

「嗯，賀老弟，被你這一說，老漢忽然想起來了，從鷄公山那面，是有一條很少人知的崎道，通到土城子的，老漢是在十多年前，追一頭受了傷的大鹿，無意中一路追下去，居然追到土城子外面，終於將那頭大鹿射殺，也才知道有那條路，後來，老漢揹着那頭鹿，亦是從那條路回來的。」

虎娃插口道：「爹，那一次可担心死女兒了，直到半夜才回來，害得女兒還以為你出了事，又驚又怕的，睜着眼，巴巴地等你回來。」

魯桐柏慈愛地笑着，伸手撫着虎娃的秀髮，道：「虎娃，你不是說胆子比爹還大的麼？怎麼會又驚又怕的，閨女就是閨女！」

虎娃不依地嚷道：「爹，所以你就替女兒改了個男孩子的名字，是麼？」

魯桐柏呵呵笑着說道：「你自小到大，滿山滿嶺的跟着爹亂跑，不像個男孩子麼？」

這一說，說得衆人都笑了起來。

虎娃也忍不住跟着笑了起來。

「賀老弟，你準備幾時下手進行？」魯桐柏首先止住了笑聲，關切地問。

賀臻道：「當然是越快越好，可以收攻其不備之效。」

一頓又解釋道：「我受傷的事，那位周大捕頭必會告知姓樓的，而城內城外正進行嚴密的巡查，他們以為我在受了傷的情形下，行動不便，不敢在這時候對他採取行動，那咱們正好出其不意，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不過，咱們必須要在行動之前，摸清楚他窩在那裏，以免撲空時，打草驚蛇，再要找他，那就難了！」賀臻繼續說下去，「據我估計，他為了防我報復，必然會躲起來，這就要探查清楚他的藏身地點了。」

「賀老弟，還是你想得週到，你準備幾時採取行動？」魯桐柏佩服地道。

「魯大叔，我與胡風兄妹皆不宜露臉，打探消息這個責任，只好偏勞大叔與虎娃妹子了，若是今晚打聽到姓樓的藏身地方，我今晚就行動！」

一頓接道：「兵貴神速啊！」

「賀老弟，你的腿……」魯桐柏遲疑地望着賀臻的傷腿。

「賀大叔，你放心，我挺得住的，雖然還未好，仍然疼痛，但不會影响我的行動的！」賀臻說時，故意踢動一下那條傷腿。

「賀大哥，小弟無論如何也要與你一齊行動！」胡風急巴巴地說。

「少不了你的。」賀臻一口應承。

「那麼，事不宜遲，虎娃，爹與你吃過午飯後，立刻出去探查一下。」魯桐柏爽快地說：「虎娃，時候也不早了，去燒飯吧！」

虎娃應了一聲，便往廚房那邊走去。

小娟叫了一聲，拉着虎娃的手，與她一同到灶間燒飯去了。

× × ×

傍晚時份，正當賀臻胡風平及小娟三人巴巴地等得心焦的時候，魯桐柏與虎娃回來了。

一眼瞧到魯桐柏父女兩人眼中閃射出來的興奮光芒，賀臻不用問，也知道魯桐柏父女大有收獲。

胡風却性急地問道：「大叔，虎娃，可有探聽到……」

魯桐柏吐了口氣，笑呵呵地朝胡風道：「風子，你急甚麼，大叔出去跑了半天，歇口氣才說，行吧！」

胡風傻笑一聲，拍拍腦袋，急急搬來一張櫈子，迭聲道：「大叔，快坐下歇一下。」

虎娃看得忍不住「噗哧」一聲，笑出聲來。「爹，你就是會作弄風子哥。」訥時閃了風子一眼。

胡風有點尷尬地，亦瞥了虎娃一眼，兩人同時垂下頭來。

這情形看在魯桐柏的眼中，不禁老懷大慰，樂得呵呵大笑起來，有意無意地掃了兩人一眼，捋鬚道：「嗨，我說虎娃丫頭啊，你聽說過一句話麼？」

虎娃抬頭訝異地問道：「爹，是什麼話？」

魯桐柏捉狹地擠了一下眼睛，一本正經地道：「女大不中留啊！」

說完，忍俊不禁，敞聲大笑起來。

虎娃臉上一熱，害羞地垂下頭來，不依地跺着脚，伸手搥打着父親的手臂，笑嚷道：「爹，你亂說，你笑女兒，女兒不和你說了。」

賀臻與小娟看着，亦樂得笑個不停。

胡風却羞窘得將頭垂得更低。

好一會，魯桐柏才止住笑聲，正容對賀臻道：「賀老弟，不知是咱們的運氣好，還是姓樓的惡貫滿盈，氣數已盡，老漢與虎娃去打聽了半日，也無法打聽到姓樓的半點行踪消息，正待趕回來，却意外地打聽到姓樓的確實行踪，老漢登時高興得疲累全消，急急趕回來。」

賀臻微笑着，沒有出聲，望着魯桐柏，等他說下去。

虎娃却已快口快舌地接上話頭：「賀大哥，咱們遇上了在姓樓的那座湖邊別莊中，做廚子的文大叔，當下咱們心中一動，由爹先上前與文大叔打個招呼，文大叔見是爹，高興得拉着爹要去喝兩口，爹與我便與文大叔到一家酒鋪中，叫了兩壺老酒喝起來。」

「賀老弟，文成是老漢昔年的近隣，為人忠厚老實，老漢昔年與他最談得來，乃是全城數一數二的廚師，曾燒得一手好菜，上年前被姓樓的軟請硬請，被迫在他的湖邊別莊中，担任廚子之職，這還是第一次見他。」魯桐柏向賀臻解釋。

賀臻道：「大叔，姓樓的是否在湖邊別莊中？」

「正是！」魯桐柏一拍大腿，老漢繞着彎子，問文成這時候為何還在街上逛，他便對老漢說：姓樓的先一會忽然趕到別莊，他由於料不到姓樓的會來，所以沒有買備姓樓平常喜歡吃的菜餚，故此匆匆駕車進城購買。」

「好消息，」胡風以拳擊掌，「合該那姓樓的倒霉了！」

小娟却道：「賀大哥，姓樓的不會不顧慮到，你走脫之後，必會找他算帳的，城中巡查嚴密，比城外安全多了，他為何不躲在城內，反而要躲在城外不大安全的湖邊別莊中，這會不會……」

賀臻在小娟將他的思疑說出來後，蹙着眉在想着，這時忽然揮手打斷小娟的話，沉聲道：「小娟，妳顧慮得未嘗沒有道理，但却不能以常理來推測姓樓的行動，姓樓的不是普通的常人，而是一頭奸猾的老狐狸，不錯，在城中確是比在城外安全，但反過來說，湖邊別莊比城中更安全，因為沒有人想到，在這種時候，他不躲在安全的地方，却躲在一般人認為不安全的地方，那就變成最安全的了。因為咱們若是以常人的心態來猜度，亦必然不會猜到他，居然會躲在湖邊別莊中。」

「故此，我不懷疑大叔與虎娃妹子探聽到的消息是假的，而其中也沒有詐！」賀臻的雙眼中，閃射出威凌的威光來。

魯桐柏、小娟等人，聽了賀臻這一番分析之後，皆信服地望着賀臻，胡風興奮得雙掌一擊。「好啊，這叫天有眼，姓樓的想殺我，又燒了我的屋子，這一次可要好好地整治他一番了，先一把火燒了他那座鳥窩。」

「賀老弟，你眞的要在今晚行動？」魯桐柏問，關切地看着賀臻的傷腿。

賀臻感激地看了老人一眼，堅決地道：「兵貴神速，攻其不意，這兩點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突擊行動首要遵循的，相信他作夢也想不到，咱們這樣快就向他採取行動，故此我猜他在湖邊別莊的防守，也不會太嚴密，這就對咱們今晚的行動有利了。」

「賀老弟既然如此說，那老漢也不再說什麼了，虎娃，快到廚房弄一頓豐富的晚飯出來，好讓賀老弟與妳風子哥飽餐一頓，進行今晚的行動。」

「爹，你又來了！」虎娃羞窘地跺了一下脚，像一陣風般，走入灶間。

賀臻與小娟、魯桐柏不由又笑起來，只窘得胡風臉上一片紅光，不敢將頭抬起來。

夜襲樓莊為地方除害

二更天的鼓聲才敲响，在樓振權那座湖邊別莊外，有三條人影有如鬼魅般，悄然無聲地，迅速撲向別莊靠着湖邊的那截圍牆。

樓振權這座別莊是連在湖邊的，有一部份的建築是連在湖上的，而圍着別莊的圍牆，自然亦圍到湖邊為止，湖上那一部份，就只能够用木排柵來圍着了。

這樣自然就不如地上的圍牆那樣牢固了。

因為只要帶着一柄利刀，潛到水中，削斷水口的木柵，弄出一個缺口來，那就可以潛進去了。

而水上的防衛，亦沒有在陸地上防衛那樣方便嚴密，在陸地上可以隨意走動，方便得很，在水中，只能用船艇來回地划動巡邏，那就痲煩得多了，何況，只要潛在水中，在水面上巡邏的人，也發覺不到，故此，那一截水面，的確是防守上的弱點。

因此，賀臻胡風魯桐柏三人在經過一番商議之後，決定從湖中潛入別莊中。

這時伏在湖邊牆外的三條人影，正是賀臻他們。

本來，這一次的行動只是賀臻與胡風兩人的，但魯桐柏却堅持要去，說他比兩人熟悉那一帶的地形環境，由他帶路，總比兩人瞎摸好，兩人拗不過他，只好答應了。

果然，魯桐柏帶着兩人，輕輕易易地，什麼也沒有驚動到，便潛到這湖邊的圍牆外。

這時輪到胡風出動了。

只見他像一頭水獺般，敏捷地竄到湖邊，只一閃，便無聲無息地滑落湖中，沉入了水底中。

賀臻與魯桐柏豎起耳朵，傾聽着四周的動靜，閃着目光，注視着水面的動靜，焦急地等候着。

不知是樓振權嫌痲煩，亦或是他的手下偷懶，總之，湖面上發覺不到巡察的快艇，這對賀臻他們今晚的行動，是大大地有利的。

足足過了有一袋烟功夫，靠近岸邊的後面上才响起一下輕微的「花」一聲，緊接着冒出一顆腦袋中，正是胡風！

兩人一見，同時吁了口氣，拿眼望着胡風。

胡風在水面上先長長地吐了口氣，又深深地吸口氣。這才向兩人眨眨眼，點頭招手。

賀臻在魯桐柏的耳邊悄聲說了幾句話，便像一條蛇般，貼着地面，滑落水中，與胡風一同沉入水中。

魯桐柏沒有下水，留在岸上，匐伏在地，緊張地注視着湖面。

在他們行動之前，他們已商議好，由賀臻胡風潛入別莊中擒捉樓振權，魯桐柏則留在莊外等消息及接應，萬一賀臻胡風的行動被莊內的人發現，受到阻截，他也可以在外面放火，造成混亂，掩護他們繼續行動或是退出來。

× × ×

賀臻與胡風手拉着手，在水中閉着一口氣，很快先潛泅到別莊內的岸邊。

岸邊，到處皆長着野草，垂落到水面，這正好掩飾了兩人的頭臉，不一會露出水面，就被岸上巡邏的人發現。

這時，兩人正緊貼着岸邊，將腦袋冒出水面，換着氣，同時亦傾耳靜聽着岸上的動靜。

一陣輕悄的脚步聲立刻傳入他們耳中，兩人聽着，剎時連大氣也不敢透。

靜靜地聽着，脚步聲時遠時近，有時甚至就在他們的頭頂上响起，聽得兩人直皺眉頭，互相看着。

只要是稍為有經驗的人都聽得出，那脚步聲是從一個在岸上沿着岸邊來回巡察的當值漢子發出的。

因為那脚步聲有節奏地來回响動着，這不是巡哨的，是什麼？

怪不得湖面上沒有船隻巡察了，原來湖岸邊有人來回巡察着！

這一着雖然早已在賀臻胡風的意料中，他們想不到的是，當值的巡哨者不是固

定在一個地方的，而是來回走動，那根本就沒有機會從水面上潛登上岸，怪不得不巡察湖面了，只要守住岸邊，那就無法登岸了。

換言之，亦即是無法潛到莊中。

湖上雖連有長橋直通水榭亭軒，但那之上必有人值夜把守，就算無，但祗要守住通往岸上，進入莊中，是以，這一截雖然是防守上的弱點，但却易守。

岸上果然是有一名漢子在不停地來回巡察着，若是想在那漢子走到另一邊的時候，乘隙從水潛登上岸，那種機會是十分之微的，因為那必然會碰觸到草葉，弄出聲響來，在這樣靜謐的夜中，一點點聲響也會傳得很遠的，那無異向那巡察者敲響了警鐘。

所以，這一着亦是行不通的。

一時之間，兩人在水中你眼望我眼，不知如何是好。

胡風忽然向賀臻做了個強登上岸的手勢，但却遭到賀臻的制止，朝着他直搖頭瞪着眼。

胡風只好作罷，朝賀臻眨眨眼。

一時間，兩人又相對苦思起來。

那巡哨的漢子不斷地來回走動着，那單調的脚步聲一下一下地响着，有如一柄大鐵錘般，敲打在兩人的心頭上，聽得兩人煩燥起來。

忽然間，賀臻雙眼奇光閃射，急促地將胡風打了一連串的手勢。

胡風眼也不眨地看着，眼中也漸漸射出奇光來，連連點着頭。

末了，賀臻朝胡風做了個「明白麼」的表情，胡風又點了一下頭，賀臻才緩緩透口氣，笑了笑，一個身形緊貼着岸邊，上身盡量探高，幾乎從野草中冒出腦袋來，一隻手緊緊地抓着岸上的草根，五指幾乎已陷入地面中。

胡風亦移好位置，做出隨時準備躍登上岸的姿勢。

這時，那名巡哨的漢子正從湖岸的那一頭向這邊走來。

單調而有規律的脚步聲越來越近，賀臻與胡風的一顆心亦隨之逐漸收緊，凝神蓄勁，幾乎連氣息也屏窒了。

那巡哨的漢子終於走到他們的「頭上」來！

也就在這那刹，胡風整個人有如魚躍般，從水中「刷拉」一聲，竄躍起來，雙手左右一抄，猛攫向那漢子的雙腿！

幾乎是在同時，賀臻的身形亦從水中「刷啦」地竄拔起來，雙掌絞剪般，斬截向那人的頸脖！

兩人的動作快得有如電掣星馳般，那巡哨的漢子發夢也料不到有人會從水中突然竄拔上來，乍然一驚之下，還未弄清楚是魚還是人，雙腿便已被胡風一把抓住，接一扯，如何立脚得住，身形一歪，傾跌向湖面這邊！

這正好跌進了賀臻擊出的雙掌之間，只聽「吉吉」兩聲碎响，那名漢子甚至連驚叫聲也來不及發出，頸骨便已被賀臻的雙掌斬劈斷，怪異地垂折下來。

這一行動，兩人可謂冒險之極，因為只要稍有差錯，或是配合得不夠緊密，不能一下子將那漢子擊殺，讓那漢子有機會發出聲响來，那麼，他們這一次的行動便要徹底失敗了！

甚至可能走不了。

因為曲橋的另一邊亦有一名巡哨的漢子在來回地走動着，監視着那邊湖面的情形，若是這邊的漢子一叫，肯定驚動了那邊的巡哨漢子，他們就無法再潛進莊中去了。

他們這一次可以說是險中求勝，而機會亦只得一次，一次失敗，便沒有第二次了。

幸好，總算順利。

胡風喘了一口大氣，與賀臻快捷地將那漢子的屍體放落湖邊水中，噓口氣，賀臻附耳在胡風的耳邊說了幾句話，胡風便代替了那漢子，在湖岸上來回巡察起來。

賀臻則蛇行鼠伏，直往莊中潛入去。

× × ×

不知是賀臻料對了，還是樓振權很放心莊內的防守佈置，賀臻這一路潛進去，居然通行無阻，只發現一處暗樁，自然被他巧妙地避過了。

這座別莊佔地很廣，庭院樓閣星羅棋佈，賀臻在莊內轉了一圈，也無法找到樓振權起居的地方，這令到他焦急不已。

後來，他靈機一觸，被他想到了一個辦法。

這一次，他不再是避開那些暗樁而行，而是直撲向那最先被他發現的暗樁。

結果，那名暗樁在莫名其妙之下，便被他弄倒了，在他的逼問下，那暗樁不敢不照實回答，將樓振權起居的那一棟精舍，指點給賀臻知道。

賀臻立刻點了他的昏穴，直撲向那棟精舍。

却原來賀臻方才曾經經過的一處庭院，只因為在外表上看來，沒有什麼特別起眼之處，那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庭園，其中只有數間屋子，建得頗為別緻，又怎會想到，這就是樓振權起居的地方。莊中建有不少精緻高雅，氣勢堂皇的樓軒廳堂，任是誰也不會想到，樓振權會住在這座小小的庭院內的！

也因此賀臻頭一遭經過時，便「失諸交臂」。

這亦可以顯示出樓振權之奸猾謹慎！

因為他不住在莊中那些堂皇精雅的樓閣廳堂中，而住在這樣毫不起眼的小庭院中，正是出人意料，那就變得比較安全了，那些偷襲他的人，必然會只注意找尋那些堂皇精雅的樓閣廳堂，而不會去注意那些毫不惹眼的小庭院了。

而且，地方小而又簡單的地方，在防守佈置上，也容易得多。

故此，賀臻在撲到那座小庭院時，便加了小心，提高警惕。

× × ×

那一座小庭院在外面看來，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也看不出有什麼特別或是不妥。

但賀臻在一接近時，便心生警兆，隱隱覺得其中透出一種兇險來，令到他不禁悚然一懍。

他沒有貿然潛入去，而是先掠上院外的一棵樹上，居高臨下，向內窺察。

一時之間，却看不出庭院內有什麼不

妥——即是沒有什麼暗樁。

不過，他却沒有因此而大意，反而更加小心，因為這並不證明院內沒有兇險，反而更加要小心不可，說不定院子內由於防守佈置得周密隱蔽，令人覺察不出來，若是貿然闖進去，說不定便會陷了進去！

他在樹上隱伏了好一會，終於讓他發覺到，院子內幾乎每一處隱蔽的地方，皆佈有暗樁，而那些暗樁分佈的位置，似乎是經過一番精心的安排的，每一個暗樁之間，皆可以互相呼應支援，其情形就好像是一張網般，侵襲者無論從那一個方面闖進去，皆會陷在那張網中！

察看清楚防守庭院內的暗樁佈置後，賀臻一時間呆住了。

因為他想不出一個辦法，可以不驚動院中的那些暗樁，撲到院中的那列精舍前，而他亦明白了樓振權為何會住在這裏的原因了。

若是硬闖進去，那必然會遭到那些暗樁的阻截，只怕還未逼近那列屋子，樓振權便已匿藏起來了。

照他的估計，這棟精舍之內必然有秘道密室之類的設置，像樓振權這樣奸猾如狐的人，是不會不預留退路，以備不時之需。

一時間，他呆在樹上苦思着，却就是想不出一個好辦法來。

這樣足有一袋烟功夫，直到更鼓三敲，他才陡地從苦思中回過神來，驀地，靈機一觸，嘴角隨之泛上一抹笑意。

他終於想出一個辦法來。

這個辦法亦是要冒險，同時亦要靠運氣的。

× × ×

賀臻從樹上溜下來，繞到靠近那列房屋的那面牆下，在溜上緊貼牆邊的一棵樹上的時候，他在地上撿了七八顆足有拳頭大的石塊，揣在懷中，這才極之小心地溜到樹上。

因為牆內那列屋子的兩頭，均伏有暗樁，若是弄出聲响來，那就會被發覺，他的計劃也就行不通了！

匿在樹上，透過枝葉，他小心地探察着那列屋子的情形，希望能够探查出樓振權窩在那一間屋子內。

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關係到他這個計劃行不行得通的關鍵，因為他這個計劃關鍵的一環，就在於「一擊中的」，若是不能確定樓振權在那間屋子中，他這個計劃便不能實行了。

那一列屋子每一間的式樣皆相同，而每一間的窗子中，皆有燈光透出來，其中有三間皆有人影在窗前閃現過——他是憑射在窗上的人影看出來的。

到底那一間才是樓振權居住的呢？

一時之間，頗難決定，這是不能够去猜的，而是要確確實實地知道，否則，若是猜錯了，這個險便白冒了！

時間在一點一滴地溜過，賀臻的心頭亦急得無比，不過，他極力忍耐着。

小不忍，則亂大謀。

這個道理，他是最清楚不過的。

驀地，左面第三間屋子的窗紙上，現出一個人的倒影來，賀臻一眼看到那個側影，心頭劇跳了一下。

對於這個側影，他是再熟悉不過的了，雖然相隔了十年，但樓振權的臉部輪廓一點也沒有改變，尤其是那個略為有點勾曲的鼻子！

而投在窗紙上那個人影的側面，清楚地勾劃出一個略為勾曲的鼻子輪廓來！

這不是樓振權還有誰？

賀臻在一眼瞥到窗子上那個人影的刹那，亦即是他心頭劇跳了一下的那瞬間，他揣在懷中的右手倏地向外一揚一抖，以其快無比的手法，分別向幾個不同的方向，擲出五六塊石塊！

而那幾個方向，正是那列精舍前面及左右側面暗樁隱伏的地方。

接左手再一抖，將兩塊石塊飛擲向對面的一棵樹上！

那棵樹，正是他先前潛登上去的那一棵！

「啪啪啪」一連數响中，接着是一陣霹啪枝折聲，刹那間，從那五六處地方，騰射起五六條人影，飛撲向那棵發出聲响的樹上！

賀臻就在那數條人影從隱匿處撲騰掠射向對面那棵樹的同時，亦從樹上猛撲下去，有如鷹隼攫食般，撲擊向那個人影映現在窗紙上的窗口！

他這一着乃是聲東擊西，調虎離山之計。

因為若不將那些暗樁驚動引開，就算自己的動作有多快，亦逃不過那些暗樁的截擊阻攔，只有這樣，就算那些暗樁驚覺到有異，轉過身來截擊他，那也已經來不及了！

而他要的正是這一刹間的空隙，便足够時間作閃電一擊！

一切果如他之所料，那數條人影在撲掠騰射向對面那棵樹上的時候，起碼有三條人影發覺到他的驀然撲掠，先後凌空翻滾倒射回來，企圖阻截他的去路，但却遲了！

賀臻這一撲擊是蓄勢而發，故此疾若流星飛渡，不及交睫間，便已撲掠到那扇窗前！

這時他的手中暗扣着最後一塊石塊，準備在破窗撞入去的刹那，先將石塊擲射入窗內，以收阻嚇之效，令到他這閃電一擊，不至落空！

那知道就在他快要撞窗而入的霎間，一條人影猝然從窗前牆脚下的地上標射起來，寒光掣閃間，截射向他的胸腹要害。

若換了任何人，在這種猝然意外的情形下，兩下裏的勢道又是如此快疾，簡直無從閃避，亦來不及擋撥，那是必死無疑的！

賀臻也不例外，若非他的手中早已扣着那塊石塊，他亦是死定了！

那塊石塊救了他一命！

就在他一眼驚瞥到那從窗前牆脚地上標射起來的人影的霎間，心頭震駭之下，根本也沒有讓他轉動念頭的時間，他只是出於一種本能，抖腕將扣着的那塊石塊，射向那條人影！

那條標射起的人影當然料不到賀臻在這電光火石的瞬間，居然還能够發射暗器，在他來說，那是有去無回，必殺的一着，故此，他亦根本閃避及擋撥那塊激射過

來的石塊，就在那道掣芒堪堪刺上賀臻胸腹位的刹那，那條人影，却是去勢猛地一窒，發出一聲慘叫，掣芒陡散，下墜的勢子比標射時的勢子慢不了多少，摔墜回地上！

「啪勒」暴响聲中，賀臻巳一頭撞破那扇窗戶，「飛」了進去！

賀臻這一次的死裏逃生，大概是運氣好的關係吧，在他來說，他察覺不到窗前牆脚地上竟然匿伏了一個人，這是極之危險的。

這也足見樓振權在這座院子中防守之嚴密隱蔽！

× × ×

賀臻一頭才撞入屋內，一眼便瞥到有兩條人影自左右向他猛撲過來，刀光掣閃着斬劈向他的左腰右肩背！

同時間，他還瞥到一條熟悉的人影，自兩條撲上來的人影後面，閃撲向左面牆角那邊！

在決定採取這個計劃時，賀臻便巳將一切可能發生的情形估計在內，自然，也包括了在「撞」入窗內後，可能遭到襲擊截擱這一點估計到了，正是因爲他估計到這一點，所以他在撞窗而入的刹那，巳做好了應變的準備——雙掌暗中蓄聚了七成功勁！

只是，他這兩掌却不是劈擊向那兩條暴撲過來的人影的，而是出人意外地，陡地向地上一劈！

「轟」然聲中，地上的方磚剎時四分五裂，磚屑四濺，賀臻的身形陡地藉那反震之勁，凌空一個倒翻，颯地從那兩條猛撲帀至的人影頭上翻掠過，兩道刀光以間髮之差，從他的左右身側劈斬落空！

而賀臻就在身形凌空翻滾起來的刹那，雙掌「呼」地左右朝後反手揮劈出去！

那兩條人影刀斬空，正欲反身揮刀的刹那，背頸上巳分別被那强勁如山的掌勁撞中，狂吼一聲，口噴血箭，身形被擊得直飛了出去，撞在牆上，發出「砰砰」的兩下暴响，整個人就像散了一般，軟癱在地上！

賀臻的身形在掌擊那兩條人影的刹那，身形藉那劈擊反震之力，平仰着脚先頭後，標射向恰好巳按動機關，正欲閃進那裂開的牆角和門內的樓振權！

賀臻身形標射之快，居然令到樓振權不及閃進那道秘門之內。

樓振權顯然亦意料不到，那兩名手下居然阻截不下賀臻，甚至連將他的勢道阻緩一下亦不能，驀覺背後風生之下，心知不可能閃進秘門內了，驚凜之下，霍地扭身一掌暴擊出去！

那知道仰身平射而至的賀臻，就像脚底上長了眼睛般，併合的雙脚倏地一縮，瞬即上下一分，暴撑而出！

只聽「砰砰」兩下震擊聲响起，賀臻一脚撑擊在樓振權的肩頭上，另一脚撑在他的腰腹上！

樓振權忍不住發出一聲慘叫，身形被撑得向後飛撞了去，「蓬」然一聲，重重地撞在牆壁上！

這一撞，直撞得他發昏章二十七，心頭血氣狂湧，忍不住「哇」地噴出一口鮮血來，正欲掙扎還擊，但見寒光飛閃，喉頭一凉，一柄鋒利森寒的短劍，巳抵刺在他的咽喉上！

賀臻冷森地站在他的身前，目光酷厲地瞪着他！

樓振權那刹那全身一陣僵冷，就像一下子掉進了冰窟般，睜着一雙驚恐的目光，駭然望着賀臻，一動也不敢動。

賀臻從齒縫中迸出四個比冰雪還要冷的字來。「想不到吧！」

接着出指一連點了樓振權身上五處大穴！

那四個字入耳，樓振權却恍似有一柄大錘重擊了他四下般，心神震撼，臉色刷地變得死灰，眼睜睜地看着賀臻出指點了他身上五處大穴，却動也不敢動一下。

因爲他還不想死，若是企圖反抗，那麼，賀臻抵在他咽喉上的短劍便會刺入他的喉頭內！

自古以來，越有錢的人，大多數是越怕死的，樓振權也不例外。

因爲他若不怕死，便不會出盡手段，明搶暗奪，增加自己的財富，他之所以貪得無厭，一方面是出於貪婪的本性，另一面，亦是想盡量享受那些財富，所以，不怕死就怪了！

「你……」樓振權圓睜着一雙駭怖的眼睛，喉頭一陣刺痛，嚇得他忙噎住下面的話。

他在驚駭之下，忘記了賀臻的短劍還抵在他的咽喉上，他一說話，喉頭上下滾動，便被鋒利的劍尖劃破了他的咽喉表皮，那裏還敢說話。

「怎麼樣？」賀臻一下子收回短劍，一雙目光却比劍尖還要銳利，盯在樓振權的臉上。「你是不服氣麼？」

樓振權見賀臻收回短劍，馬上鬆了口氣，轉動着一雙眼珠，怯怯地道：「賀：：大哥，咱們可是弟兄手足一場啊，小弟亦沒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你爲何要這樣對小弟？」

賀臻怒叱道：「樓振權，我重申一次，你我巳不是當年的弟兄手足，我也沒有你這樣狠心狗肺，陰狠惡毒的朋友，你所做的一切，我巳一清二楚，今日我找上你，是替方四弟討回公道，爲當地的良善百姓除去你這禍害！」

樓振權正想說什麼，門外「嗖嗖」連聲，關起來的大門被人一下撞開，衝撲進兩條人影來，但目光一掃之下，立刻硬生生煞住身形，不敢造次。

原來，就在大門被撞破的刹那，賀臻冷笑一聲，收回的短劍閃電般又抵上了樓振權的喉頭！

那兩々撞破大門，疾撲入來的漢子，正是因爲看到主人被人制住，心驚之下，那敢亂來？

賀臻目光一閃，認出破門而入的，正是笑裏藏刀顏開，夜貓子李潛。

而被賀臻擊斃，爛泥一樣倒在牆下地上的兩人，赫然是如狠似虎屠霸，白頭黑心翁不老！

說起來，屠、翁兩人乃是黑道上有々的人物，但却在一招之下，便斃在賀臻的掌下，這似乎有點名實不符，其實却不然，若是賀臻與屠、翁兩人正面相決時，只怕賀臻縱然身手不凡，也不可能在一時三

刻間，擊殺得了兩人，他之所以能够一擊掌斃兩人，主要是一個「快」字，以及在猝發的情形之下，翁、屠兩人不及應變，他才能一掌擊斃兩人！

而這一次的行動能够成功，亦全在「出其不意」，及「迅雷不及掩耳」的情形之下，令到樓振權及翁、屠等人措手不及，輕易地一擊奏功！

但氣亦是有的。

× × ×

顏、李兩人僵在門口，門外却人聲喧天，人影飛閃，起碼有近十條人影先後撲奔過來，將門口堵塞住，但看到屋內的情形時，一個個呆在當場，不敢再動。

賀臻即時將握着短劍的右手一緊，冷厲地喝道：「姓樓的，你若不想立刻血濺橫屍，快命你的狗爪子退出屋外去！」

樓振權驟覺喉頭一痛，連眼色也變了，渾身抖索了一下，扯着嗓子喝道：「顏開，退出去，統統給我退出屋外去！」

顏開與李潛互望一眼，無奈地應道：「是，樓爺！」閃身退出門外！

「叫他們統統退到院子中！」賀臻冷厲地瞪着樓振權。

樓振權驚悚地地眨了一下眼，在利刀的指嚇之下，那敢不從，只好再次扯開喉嚨喝叫道：「聽着，你們統統給我退到院子中，不可妄動！」

賀臻看着顏開等一衆狗爪子陸續退到院子中，這才輕吁了一口氣，朝外面呼喝道：「顏開，你聽着，你們若敢暗中玩什麼花樣，你們的主子姓樓的，便會死在我的劍下，聽到麼？」

「姓賀的，咱們都聽到了！」顏開在外面叫：「你也聽着，你若敢傷害樓爺，別想離開這裏！」

「顏開，這一點不勞費心，我自有分寸！」賀臻朝外呼叫，接轉對樓振權道：「姓樓的，你那羣狗爪子倒是關心你的生死啊，大概你給了他們不少的好處吧？」

樓振權咳了一聲，澀聲道：「賀……大哥，你想將小弟怎樣？」

賀臻冷冷一笑，收回短劍，正想說什麼，外面却傳來一陣嘈雜慌亂的驚叫慌叫聲：「不好了，莊內起火了！」

「快去救火啊……」

刹那之間，莊內就像捅翻了馬蜂窩般，亂成了一片。

賀臻先是一怔，繼之泛起一股會心的笑意——他知道莊內之所以起火，可能是魯桐柏或是胡風聽到莊內起了騷動，因而趁機放火，擾亂莊內的部署，策應他的行動。

他自光往外望出去，果然瞥到莊內有火光閃冒起來。

樓振權的臉色變了一下，頹然道：「賀……大哥，你我無怨無仇，而且兄弟一場，你若放過小弟，小弟可將家財送一半給你！」

賀臻朝樓振權古怪一笑。「姓樓的，你將我看成了什麼人？像你一樣，昧着良心，不顧道義，狠心狗肺的人麼？若是，你這時巳落在我手中，我才不會笨到要你的一半家財，我會要你全部的家財及你這條狗命！」

樓振權聽得瑟縮了一下，頹然道：「那……那你想怎樣？」

一頓又强硬地道：「你若殺了我，你也不能離開這裏！」

賀臻哈哈一笑道：「姓樓的，這嚇不倒我，我若是怕死，也不會來找你了，聽着，我不會笨到在這裏殺你的，你先將那些歷年來，明搶暗奪回來的田地屋契拿出來！」

樓振權眨着眼，狡獪地望着賀臻。「那些契據不在這裏，全部放在城中的宅子內。」

賀臻盯着他，好一會，才冷然道：「姓樓的，別跟我來這一套，你在明知我會找你算賬的情形下，不躲在城中，却躲在這裏，證明這裏才是你的根本重地，那些契據一定收藏在這裏的！」

一頓接厲聲道：「姓樓的，你也是江湖人，應該知道，江湖上有不少種惡毒殘酷的手法，整治得一個人死去活來，生死兩難，你大概不會想嚐試一下的吧？」

樓振權聽得臉色「刷」地一片死白，機伶伶地打了幾個寒顫，目中却閃出怨毒之色，悶聲不响。

賀臻目光在室內一掃，忽然瞥到對面牆邊的一張書案上，放了不少的書卷之類的東西，心頭一動，伸手一把扣住樓振權的肩頭，推他走過去。「姓樓的，咱們過去看看，書案上放着的，都是一些什麼東西！」

樓振權穴道被制，一點反抗之力也沒有，被賀臻一推，只好不情不願地走過去，臉上閃過一抹懊悔之色。

來到書案前，賀臻一手扣着樓振權的肩頭，一手在書案上翻動着，首先發現的，是兩册厚厚的帳簿，繼之發現了一叠契據，翻開來一看，正是新近被他巧取豪奪到的，那二十三戶農人被迫忍痛「賣」給他的田地文契。

一手拿起那些契據，在樓振權的眼前晃了晃，賀臻冷笑着道：「姓樓的，這是什麼？」

樓振權就像一只鬥敗的公鷄般，頹然垂下頭來，只是翻了一下眼，沒有作聲。

賀臻話聲陡地一沉。「姓樓的，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樓振權渾身震悚了一下，舔舔咀唇，心不甘情不願地道：「都收藏在那道暗門內的密室中。」

賀臻笑了。「勞煩你呼喚一名你的手下進來。」

樓振權怔了一下，不明白地望了賀臻一眼，奇怪地道：「你……」

「等會你自然明白。」賀臻擺擺手，截斷了樓振權的語聲。

接將那叠契據放回桌子上。

樓振權不敢不依，只好朝外有氣無力地叫道：「顏開，你進來！」

賀臻却急急道：「別叫姓顏的進來，叫另一個！」

樓振開只好再叫：「顏開，你別進來，叫于三進來吧！」

顏開聞聲止步，奇怪地朝屋內望了一眼。「于三，你進去。」

一會，有一名黑紮實實，相貌粗惡的漢子走了進來，垂手道：「樓爺，有什麼吩咐？」

樓振權沒有開聲，望着賀臻。

賀臻朝那漢子道：「于三，聽着，你立刻進入那道秘門內……」接朝樓振權道：「姓樓的，還是你來說吧！」

樓振權終於明白了賀臻的意思——原來是叫于三進去，把契據拿出來，不禁怒恨失望地瞥了賀臻一眼，才恨聲道：「于三，進入密室內，在左首面的牆上那盞燈台向右旋動三下，再向下拉，牆上便會露出一個暗格來，你將裏面的一個箱子拿出來。」

于三聽完後，便走入牆角開着的那道暗門內。

賀臻笑對樓振權道：「姓樓的，看來你在這裏有不少秘密的設置啊。我若不及時將你制住，被你闖入那道暗門之內，只怕我這一次是白冒險了。」

樓振權的臉色很難看，「哼」了一聲，別轉頭，不再看賀臻。

賀臻却不以爲意，拿眼望着那一道暗門。

× × ×

屋外，顏開李潛等一衆狗腿却沒有因爲莊內起火而奔出去察看一下，仍然守在院中，注視着屋內的情形，但是却不敢亂動。

而這時莊內的火勢顯然轉猛了，在屋內的賀臻也望到外面有好幾處火光熊熊，呼叫喧嘈聲與雜亂的奔走脚步聲不斷傳來，同時亦嗅到了硝烟味。

那道秘門內的密室內，亦傳出一陣陣「軋軋」聲，未幾，便見于三走出來，雙手捧着一個鐵箱子。

賀臻示意于三將箱子放下，然後對樓振權道：「姓樓的，請你吩咐你的手下立刻準備四匹快馬！」

樓振權目中閃過一抹驚色，脫口問道：「賀……你……」

賀臻揮揮手道：「不要多問，快吩咐下去，等會你自然知道。」

樓振權只好無可奈何地對于三說道：「于三，你快出去吩咐顏開，準備四匹快馬！」

于三應了一聲，正想退出去，賀臻却道：「記着，牽到莊門前！」

于三却不理會賀臻的話，只是望着樓振權。

樓振權只好道：「你照他的吩咐去做吧！」

于三應了一聲，轉身慌不迭地退了出去。

賀臻看着于三走了出去，才將樓振權推到那個鐵箱子之前，喝道：「快將它打開！」

樓振權却遲疑着，既不蹲下來將箱子打開，也不應話。

賀臻冷冷一笑道：「姓樓的，大概箱子內裝置了什麼歹毒的機關暗器吧？」

樓振權的臉色變了一下，咬咬牙道：「姓賀的，算你聰明！」

接蹲下來，站在箱子的後面，只見他雙手在箱子前面的蓋沿上一陣摸動，陡地「崩」一响，那個箱蓋子彈了開來。

賀臻目光往箱裏內一望，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

只見箱子內，那彈開來的箱蓋內，裝置了一個精巧的機簧發射器，那之內一排密密地排列着數十枚細小的鋼針，藍汪汪地，閃着令人心寒的詭芒，若是不知就裏的人，莽撞地將箱子打開，那麼，首先射出來的，就是那百數十枚毒針，在這樣短的距離之內，又是在猝然意外的情形下，加上是用機簧發射的，勢道必然勁疾，只怕未看到箱子內裝置的是什麼，人已先到地府去見閻王了！

這確是歹毒無比的裝置。

幸好賀臻一直小心翼翼，沒有因成功地制住了樓振權而喜昏了頭，不然，總會着了他的暗算的。

賀臻閃到樓振權的身後，這樣，就不怕樓振權弄手脚了，因爲他已成了他的擋箭牌，這才喝道：「勞煩你將箱子內的契據文書拿出來！」

樓振權在這種情形下，根本無所施其技，只好乖乖地，將箱子內的契據文書拿出來。

賀臻看清楚了那些契據文書後，連同書案上那叠契據，扯下屠霸的一件外衣一併包扎起來，揹在背上，然後扣着樓振權的肩頭，將他推出屋外。「姓樓的，咱們現在走吧！」

樓振權不得不走，但却心驚地問：「賀……到什麼地方？」

賀臻邊推樓振權走出去，邊道：「走吧，暫時我不會殺你的，你是我的護身符，到了地頭，你自會知道的。」

樓振權只好閉上嘴巴，走出屋外。

顏開李潛等一衆狗爪子，一見樓振權被賀臻推了出來，立時起了一陣騷動，向前迫過來。

賀臻不慌不忙地對樓振權道：「快叫你的手下讓開！」

樓振權在賀臻的脅迫之下，只好向顏開等人喝道：「顏開，李潛，快讓開，不要亂來。」

顏開與李潛不敢違拗，只好喝令手下讓開來。

賀臻就這樣脅持着樓振權，走到莊門口。

顏開等人只好眼睜睜看着賀臻將樓振權推着走到莊門口，亦步亦趨的，就是不敢亂動。

莊門前停着四匹鞍蹬俱備的健馬，有兩名莊丁在牽着，賀臻在莊門口停下來，撮唇發出兩聲短嘯！

嘯聲才歇，便有兩條人影先後掠奔過來，正是魯桐柏與胡風。

胡風一眼看到賀臻扣着樓振權，便興奮地叫道：「賀大哥，你眞行，姓樓的再也惡不起來了，眞痛快，他派人燒了小弟的家，小弟也放火燒了他這座鳥莊，這叫一報還一報！」

魯桐柏亦是與奮莫名，嚷着道：「賀老弟，你看看姓樓的熊樣？平日的威風神氣，不知去了哪裏，活像一頭待宰的王八呢！」

賀臻笑着道：「風子，原來是你放的火！」

一頓接道：「魯大叔，快上馬，咱們可要走了！」

魯桐柏歡應一聲，上前接過馬韁，喝退這兩名牽馬的漢子，將韁繩交到胡風賀

臻的手上，然後翻身上馬！

賀臻喝叫樓振權上馬，然後他與胡風才翻上馬鞍，魯桐柏在前，他與胡風左右挾住樓振權在中間，扭頭朝停在莊內瞪眼看着的顏開等人喝道：「聽着，你們若不想姓樓的死的話，就別追來！」

接扭回頭，喝一聲：「咱們走！」

魯桐柏當先叱喝一聲，策騎飛奔出去了。

賀臻與胡風左右挾着樓振權，亦催騎飛奔而去。

顏開李潛待四騎疾奔出箭遠，才急不迭喝道：「李兄，你率一部份人遠遠追下去，不可太接近，顏某立刻趕回城中，飛報荀大人。」

× × ×

荀得功聽了顏開的稟報後，恍似晴天响了一個霹靂，當堂呆住了。

顏開想說什麼，但瞧到荀得功那個樣子，却不敢說。

好一會，荀得功才噓口氣道：「顏開，你們是怎麼攪的？吃素的麼？那樣多的人，居然讓姓賀的人如入無人之境，輕易就將樓兄制住，並挾之離去？」

顏開吶吶地道：「荀大人……這……事情實在……來得……太突然……咱們……驚覺時……已搶救……不及……」

「飯桶！」荀得功破口大罵，「統統都是飯桶！」

顏開被罵得臉上陣青陣白，但却不敢發作，像一條狗般，默然站着。

「他娘的！」荀得功乃是行伍出身，忍不住罵出一句有損官體的粗話來！「本官在昨天就勸他不要到別莊的了，他却自作聰明，說什麼出人意表，眞是他娘的大頭鬼，聰明反被聰明誤，將本官也拖下水了！」

顏開直等荀得功連喘幾口氣，才敢開聲道：「荀大人，咱們現在怎辦？」

「還有怎辦的？自然是要將樓兄救回來了！」荀得功氣呼呼地吼叫！「若是樓兄被迫將一切抖露出來……」下面的話他忽然警覺地咽住了。

「但……荀大人，樓爺在他們的手上，這……」顏開吶吶着，欲言又止。

「這他娘個鳥的！」荀得功怒吼起來。「決不能被他們脅迫樓兄將一切皆抖露出來，那時候，不但本官吃不了兜着走，只怕你們也不好過，聽着，必要時將樓振權殺了！」

顏開全身震抖了一下，連聲應是。

荀得功忽然口氣一緩，對顏開道：「顏開，你想不想獲得一官半職？」

顏開先是怔了一下，繼之大喜，急不迭躬身卑恭道：「多謝大人栽培提携！」

「好！」荀得功臉露笑容。「你只要好好地跟着本官，少不了你的好處！」

「多謝大人恩典。」顏身子躬得更低了。

荀得功伸手摸着他的那兩綹稀疏的鬍子，沉吟着道：「顏開，依你看，姓賀的既是爲了報復，就應該殺了樓振權，他却不殺他，將他帶走，有何意圖？」

顏開卑恭地道：「大人，屬下愚昧，一時間猜不透，依大人看呢？」

荀得功站起來，踱着，蹙着眉，好一會，他才霍然停下來，疾聲對顏開道：「姓賀的會不會——」

忽然間他的一名心腹手下一陣風般奔進來，神色一變之下，他硬是將到口的話咽住。

那名手下垂手朝他道：「大人，李潛有事求見！」

荀得功先不理會那名手下，拿眼瞧着顏開。「顏開，你不是說李潛帶人跟下去的麼？」

顏開點頭道：「大人，是啊，莫非他有消息帶回來？」

荀得功目光倏閃，疾聲對那名手下道：「快請他進來！」

那名手下應了一聲，急步退出去。

一會，李潛快步走了進來，躬身抱拳朝荀得功道：「小的見過荀大人。」

荀得功擺擺手。「李潛，你爲什麼轉回來了？」

李潛望了顏開一眼，見顏開朝他點頭，便回道：「回大人，小的是因有緊急事情，故此急急趕回來，稟報大人，及知會顏兄。」

荀得功緊張地問道：「是什麼事？快說！」

李潛道：「是這樣的，姓賀的等人挾帶了樓爺，一路飛馳到鷄公山下，忽然棄騎徒步，走上一條山路，小的覺得事有蹊蹺，吩咐手下繼續追踪下去，小的特地趕回來，稟報大人，看大人有何決定。」

這李潛亦是一個善觀勢色的人，眼見顏開對荀得功那樣恭順，便猜到了幾分，是以他亦巴結起荀得功來。

荀得功疾聲問道：「那條山路通向那裏的？」

說時拿眼掃着顏開李潛兩人。

李潛搖搖頭道：「那條山路可以通到兩個地方……」

「那兩個地方？」荀得功神情緊張。

「一是通到白狼寨，另一是通到土城子！」顏開似乎想到了什麼，臉色一變。

「土城子！」荀得功差一點沒有跳起來，變顏變色地叫道：「那可是鎮邊大將軍盧大人駐節的地方啊！」

李潛似乎亦想到了，臉色爲之一變。

「大人，你以爲如何？」顏開已想到了，但却不說出來，故意問荀得功，好讓荀得功說出來，這人倒是深懂奉承拍馬之道。果然，荀得功深看了顏開一眼，氣急敗壞地道：「錯不了的，姓賀的一定是將樓振權挾帶到盧大人那裏，那時，本官不人頭落地才怪！」

顏、李兩人聽得震了一下，顏開惶急地道：「大人說得有理，白狼寨乃是有名的强盜窩，姓賀的斷不會將他帶到那裏去的！」

李潛接口道：「大人，怎辦？」

荀得功驚急在堂內團團轉，轉了足有十個圈子，才停下來，併掌向下一切，咬牙切齒地道：「決不能讓姓賀的將樓振權帶到盧大人那裏，否則，本官就完了，你們也完蛋大吉，一定要截住他們，必要時，連樓振權也要殺了！」

顏、李兩人先是一愣，繼之齊聲道：「荀大人英明決斷，小的兩人但憑大人吩咐！」

苟得功滿意地掃了兩人一眼，連聲道：「好，好，本官有好處，不會少了你倆位的！」

「多謝大人。」兩人深深一躬，臉露喜色。

「不過，咱們在何處截擊他們呢？」苟得功瞧着兩人。

顏開眨眨眼，道：「大人，那條路屬下走過一次，那根本說不上路，只是沿着山背而行，沿途崎嶇險峻，若要到土城子，必要從一處叫駝峯險的地方穿過，才能够走到土城子，那處地勢險惡，只能兩人走過，屬下認爲在那裏截擊，最合適！」

苟得功皺眉道：「但姓賀的一行人走了這樣久，咱們如何追截得及？」

「大人不用担憂。」顏開諂笑着道：「他們雖然已走了很久，但那條路崎嶇難行，何況，他們乂帶着一個與平常人無異的樓振權，那肯定走不快，大人只要準備快馬，循官道飛馳下去，屬下敢担保，必可以先他們一步，趕到那險口！」

「那事不宜遲，咱們立刻起程！」苟得功語聲一頓，接高聲叫道：「吉勇，快去準備快馬伺候！」

那名心腹手下在外面應了一聲，急步走了出去。

李潛巴結地道：「大人也要去麼？那是很危險的，還是由屬下們去吧！」

苟得功揮揮手道：「不，事關本官生死大事，本官若不去，怎放心得下。」

顏開乘機道：「能得大人親自指揮坐鎭，這一次，姓賀的走得脫才怪！」

苟得功打了個哈哈，道：「待本官去換上便服，立刻出發！」

說着，便大步同內走去。

× × ×

晨光初露時分，賀臻胡風魯桐柏三人挾着與普通人無異的樓振權，幾經艱苦，終於來到駝峯險前。

只要穿過這個奇險的險口，便是平坦的道路，不用再走得那樣辛苦了。

走了半夜，四個人確實累了，尤其是樓振權，由於穴道被封，眞力無法凝聚，走起來自比賀臻三人吃力，故此格外累。

賀臻示意坐下來歇息一下，四個人便揀了塊大石，坐下來喘口氣。

望着十數丈外，那有如駝峯般的險口，賀臻不由皺起雙眉。

從這裏到那險口，是一條斜道，但却很寬闊，足有兩三丈寬，但到了那險口後，便陡地收窄，只能容兩人並排通過，險口的兩邊是數十丈高的小崖，左低右高，遠看有如駝峯，那險口有如兩峯之間凹下去的地方，故名駝峯險！

「魯大叔，出了這險口後，還有多少路程才到土城子？」賀臻問。

魯桐柏想了一下。「大約十多里路吧，很好走的！」

喘息着的樓振權訝異地問：「你們帶我到土城子幹麼？」

胡風正想說話，却若賀臻快口截住。

「去到你自然明白，還是好好地喘多幾口氣，待會好走路。」

說着朝胡風使了個眼色。

胡風會意地點點頭，閉口不語。

賀臻打量着那險口，有點担憂地道：「前面那險口形勢好險，眞是一夫當關，萬夫難闖，不知會不會……」

魯桐柏哈哈一笑，打斷了賀臻的話聲。「賀老弟，你少担心，他們一直在後面追着，怎會比咱們快？而且老漢在那岔路上故佈疑陣，說不定那些狗爪子追到白狼寨那邊去了，那就有他們瞧的了，白狼寨那些狗强盜一定會好好招待他們的！」

賀臻却仍然望着那險口道：「魯大叔，還是小心點的好。」

「賀老弟既然那麼說，那等會咱們就讓這傢伙先行吧。」

「嗯，這主意很好。」胡風首先讚成。「咱們用繩綁着他雙手，牽着繩叫他先走，若是那險口眞的有甚麼不妥，首先遭殃的是他，他做了咱們的擋箭牌！」

賀臻想了一下，點點道：「嗯，這樣也好，萬一眞的有事發生，咱們也能及時驚覺。」

於是，他們便動手將樓振權反綁起來，讓他拖着一條五六尺長的繩索，走在前面，賀臻則執着繩索的另一頭，跟在後面，魯桐柏與胡風一左一右，跟在後面。

× ×

十數丈的距離，一下子便走到。

他們並沒有一下子走入險口，而是停下來，賀臻示意魯、胡兩人靜下來，他則傾耳靜聽，附近有何異動。

但却聽不出一絲可疑的聲息來！

賀臻亦鬆了口氣，朝魯、胡兩人笑笑道：「魯大叔，看來是我過份小心了。」

說完朝前面的樓振權道：「姓樓的，聽着，別走得太快，一步一步走，否則，別怪我不客氣。」

說着擧了一下繩索，樓振權便悶聲不响地往險口進去。

那險口不太長，只有丈許深，只要穿出險口，便是平坦大道了。樓振權木無表情地在前面一步步走着，一直走入險口內，跟在後面的賀臻三人亦相繼走入去。

驀地，險口那邊倏地傳來「唏律律」一聲馬嘶聲，賀臻神情劇震，疾喝一聲：「不好，快退回去！」

說完扭轉身便往回奔。帶得心中驚喜莫明的樓振權倒跌在地上，掙扎着，却被賀臻硬扯着往回拖！

胡風魯桐柏兩人自然亦聽到那一下馬嘶聲，兩人亦心知不妙，臉色驚變之下，忙亦返身往後急奔！

只可憐樓振權被拖倒在地，拖着往回走，擦得身上及手脚皮破肉損，痛得他忍不住叫起來。

一陣弓弦聲也就在這時响起來，「嗖嗖」地直射過來。

幸好三人左右閃到兩邊的石後，而樓振權乂是倒在地上被拖回去，那些箭矢皆從他的身上掠射過，傷不到他！

但也嚇得他魂飛魄散！

賀臻閃到石後，手猛抖，一下子便將樓振權扯回到石後，伸手一揪，將他拉起來。

魯桐柏與胡風閃到石後，噓口氣，驚出一身冷汗來！

剛才那剎那，眞是驚險極了，若不是那一聲馬嘶聲，他們毫無所覺之下，向前走去，那後果眞是不堪設想。

喘過一口氣，賀臻探頭出去，望向險口那邊。

險口的那邊這時已現出好些人來，站在最前面的，赫然是顏開、李潛與周大雄，在三人後面，是幾名漢子及捕快，將險口堵住了。

賀臻不由吸了口氣。

「姓賀的，聽着，你們已被咱們堵截住，巳成甕中之鼈，識時務的，快棄械束手投降！」

是顏開的喝叫聲。

賀臻三人對看了一眼，賀臻喝叫道：「顏開，你別唬人，難道你們忘了，姓樓的在咱們的手上麼？你們不顧他的生死了麼？」

顏開等人立刻沉默下來。

周大雄在那邊叫道：「樓爺的生死咱們當然要顧，但你們別忘了，咱們在後面追來的人手快追到來了，那時，你們便會陷在前後夾擊的絕境，插翅也飛不了，還是依本捕頭之勸，束手就縛吧，咱們保證不會難爲你們！」

「放屁！」胡風怒叱一聲。

魯桐柏也叫道：「別一廂情願了，你們那些後面追來的狗爪子，說不定已被白狼寨的强徒吞下肚子去了！」

周大雄立刻沉默下去。

李潛的聲音接着乂响起：「姓賀的，咱們就這樣耗下去吧，看你們在這荒山僻地，支持得多久！」

賀臻心念一轉，決定用樓振權做「開路先鋒」，扭轉頭，壓低聲音對樓振權道：「聽着，你若不想死，立刻喝令他們讓開，讓咱們通過。」

樓振權在這一夜之間，吃足了苦頭，受够了痛苦，他實在受不下去了，忙點點頭，扯開沙啞的喉嚨，大叫道：「顏開，李潛，還有周捕頭，你們快讓開，由他們通過！」

「樓爺……」顏、李、周三人幾乎同聲齊叫。

「別多說了，你們難道想我死麼？」樓振權斷喝一聲。

顏、李、周立時噤聲。

「你們到底聽不聽我的吩咐？」樓振權在賀臻的催迫下，乂高聲喝叫。

那邊仍然沒有反應，好一會，周大雄才道：「樓爺，咱們怎敢不管你的生死，好吧，咱們退開去，讓姓賀的通過！」

賀臻胡風魯桐柏三人聽了，同時噓了口氣，樓振權亦喘口大氣。

× × ×

這一次，賀臻不再用繩索牽着樓振權了，而是放鬆了綑綁，用手扣着他的肩頭，緊跟在他的身後，這樣，較易控制樓振權，而魯桐柏與胡風兩人左右緊跟在賀臻的身後，以應付突來的襲擊。

他們就這樣押着樓振權，走入險口。

丈許長的距離，很快便走完，四個人終於走出險口。

險口的兩邊分站着顏開、李潛、周大雄等十數人，一個個瞪着眼，望着他們走出來，雙手都是垂下的！

賀臻他們却不敢大意，全神戒備着，留意着顏開他們的動靜。

雖然有樓振權這面護身符，但却不是十足十安全的。

一步一步地走出險口，往前走去，這剎那眞是靜得落針可聞，似乎可以聽到彼此的心跳聲。

賀臻三人目光左右掃視着，表面上沒有什麼，實則，却緊張得手心揑出汗來。

「嘻，姓樓的眞靈，確是咱們的護身符。」胡風故作輕鬆，希望可以緩和一下這緊綳綳的氣氛。

豈料就在他話聲出口的剎那，一道閃亮的刀光從左面屹立不動的人堆中，疾飛起來，射向賀臻。

這一下猝發的變故，令到賀臻三人大吃一驚，樓振權一眼瞥到，却喜得差一點沒有叫出聲來。

魯桐柏與胡風怒喝一聲，一閃上前，企圖護住賀臻。

但那剎那靜立不動的顏開，李潛周大雄等人，同時呼喝一聲，撲殺過來，將魯、胡兩人截下！

賀臻在刀光飛閃起的霎間，便巳驚覺，震聲一喝，身形急仰，企圖避過那飛射而至的刀光。

「嗖」一聲！那邊疾射的刀光從他的鼻尖上掠過，但一道戟在這剎那乂從左面飛切過來，這一次是切向他挾着樓振權的左手。

急切之間，他根本來不及揮劍封擋，若不撤手，那條手臂便會被切斷，而他明知道若是放開了樓振權，便會失去這面護身符，情形會變得更糟，但不放手，徒自斷去一臂，仍然被樓振權走脫的，沒奈何之下，他只好鬆手！

寒光掣閃間，森寒泛亮的戟刃「刷」地在他與樓振權之間切削下去。

那原來是一柄大戟！

執着那柄大戟的，赫然是穿了便服的守備司苟得功苟大人。想不到他的身手亦不俗，這柄大戟怕不有三四十斤重，他却揮舞得輕輕鬆鬆的！

賀臻手一縮的剎那，便倏地暴伸前去，欲扣住樓振權，但却被向左右疾斬過來的兩刀，逼得他不得不窒退一步，左手短劍一抹一削，逼開那兩名漢子。

但那兩名漢子一退又進，鋼刀翻飛着斬劈向賀臻。

賀臻迫得放棄了將樓振權抓回的念頭，不得不定下神來，全力應付那漢子。

樓振權却乘這剎那的機會，呼叫着拚命奔向苟得功。「苟大人，你——」

驀地，他奔到苟得功身前的身形一窒，語聲亦戛然而止，只是張着雙手，睜大着一雙幾乎要突出來的眼睛，張口結舌地，滿臉驚詫之色，定在那裏。

苟得功一聲陰笑：「樓兄，別怪本官心狠手辣，是你迫本官非殺你不可的。」

一截戟尖刺眼地從樓振權的背上突出來，怪不得他忽然「定」住了，原來苟得功在他奔近前來的剎那，出其不意地，一戟暴刺入他的小腹內！

別說是樓振權穴道被封，行動有如常人，反應不及往時十之二三，就算是穴道未封，在那樣毫無戒備的情形下，又如何閃避得了？

他作夢也想不到，苟得功會殺他的。

（以下轉入第一壹三頁）

江湖軼事奇聞

丐幫之亂

海浪·文
可飛·圖



邪不勝正 奸人得誅

「哈哈……張師爺，請，恕趙某不能遠送了！」

「不必，不必，嘿嘿嘿！祇不過，師孔兄，此事尙請一思再思之。」

「不必。趙某已思之再三，敬請上覆大人，不能如他之意，其實，唉，無可奈何，無可奈何……」

「是是是……嘿嘿嘿……」

天色漸漸的開始黑了，而窻外有着風聲！風是越來越大了……

「相公！這不是個好兆頭啊！你看，天昏地暗，冷風凄雨……唉……」

這是趙家的主婦在說話，不，簡直是在描劃着當時的情景……政治的氣候……是的，大明朝到了現在，眞可以說是氣數將盡，而風雨飄搖！人家在虎視眈眈，大明朝的皇上——一個童騃，將個朝廷交給了個沒鷄巴的閹官——王振！

一直來，自從朱元璋趕走了暴元之後，他的皇皇祖訓中，就深切的關照着：「太監不得干政，不得與外交通。」可是，到了他兒子朱棣——的明成祖、永樂皇帝手中，就被推翻。現在到了英宗皇帝手中，可憐，簡直是亂了天。太監王振是眞正的皇帝，司禮太監控制了大臣的生死進退……試問，這個國家還能像個國家嗎？

本來，皇太后張氏在宮中，別以爲女人全是量小、善妒、亂政、無用的人。這個張太后可是個女中豪傑，她重用有學問，有干担的文人。她也儘量壓制了宦官的活動。可是，大明朝已開始步入衰途，王振不死，皇太后死了。好，王振一抬頭，朝事大壞矣！

先是黜陟由己，再是賄賂公行！單憑賄賂公行，就可將個國家攪得天昏地暗，冷風凄雨了。

王振是個小有才的人，他自以爲字寫得好，所以，他喜歡字畫……

趙師孔有幾幅蘇東坡的屛條——好了，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啦！咱們的蔚州縣太爺彭其華可派人來請讓！說是讓，其實是要趙君自己識相。因爲，王公公要的東西，來請，可就給了您面子啦，自己就該獻，那才像個樣……不想，中國有不少是書呆子，他們可認準了一個理：「父祖輩的東西，是謂先澤！不敢毀傷，何況乎讓，賣。」

今天，就算是讓趙老爺的師爺張之謙碰了個軟釘子。張之謙是個工於心計，城府極深的人，他笑着走了。但是；趙家的大奶奶，担上了心。因爲，王振的權威日重，經已深入閨閣。

這幾句話是提醒了丈夫，也說明了她的担心。

早就說過；咱們的趙大爺是個書呆子，他可有一呆到底的强項勁……他非但不放在心上，並且，時時的向友人提說這件事。

事後百日。嗯，自從張師爺來請字畫百日來，平安無事，看來，誰也不能再記起這件事。

可是，趙家來了客人，內親！是趙相公的內弟王經異，帶了個十一歲的孩子；王山兒。

奇怪，那會祇來了一大一小兩個男子。關了房門一細談，唉，家破人亡了。爲甚麼？爲了王經異在朋友的酒筵上，大罵王振誤國，如斯响應，第二天，衙門中人來找老王，說他妖言惑衆，說他侮辱朝廷大臣。其實是個司禮太監，提督廠衞——可憐，這場官司，將他一家打得乾乾淨淨，妻死女亡——唉，不能受辱而自刎死了——剩下二個可憐兒，走來躲風避雨……

事關內親，那能置之不理……先留下再說。

趙大爺，這就是你的不對了！當然，在情在理，你是做得不錯。不過，這祇是在朝政法明之時的辦法。現在，是個昏天黑地的時候啊，收留了王氏父子，等於爲你收留了個禍殃根。

衙門一直是沒有放過你，因爲你是個奉公守法的，他們拿你沒辦法。現在，好了，自己開了道縫，讓那些惡魔擠了進來了。

鑼聲，吆喝聲！是大老爺出巡？不，大老爺來辦案哪！這個兵馬司巷有甚麼案子可辦？哼，他們就是來找生員趙師孔！有別州移來的公文，捉拿反叛要犯一名；王經異——他，搖身一變，變成了個反叛要犯了。

「師孔兄！看來，此事能大能小啊！」那個張師爺又再出現在趙宅，而且，依然的笑口吟吟。一些沒架子，更沒有甚麼氣燄。他來，是來代趙師孔出謀劃策的，希望代他擋煞解災……好心，好人……

趙師孔可明白，十分明白，事情能大能小，四個字已告訴你不少衙門中的經絡、關節！如果自己能爲彼等所願，事情就可變小，否則……

反叛可以查無實據，反叛可以牽連九族……老兄，你自己選擇吧……

尙幸趙師孔是個慷慨好義的人，縣中口碑頗佳，否則，他是早已鋃鐺入獄了。

有多少人在他門前打聽啊——有多少人憂形於色……又有多少人正在唸佛叫菩薩……

趙大奶奶的面色變得蒼白，變得呆然、木然……她想不到兄弟打完一場官司，又來一場官司。並且，如今還拖累了夫家，她心中那個恨啊！恨那些官，恨那個朝政……

她病倒了。可憐的是，一病即不起……拖住了自己的女兒玉漪，內侄山兒說着最後的囑咐：「貧不與富鬥，富不與官爭，孩兒們，記住，報仇……」

怎樣報仇？她有她的想法。殺！殺光那些個貪官污吏，爲害人間的蠹物——王公大臣……

可憐的王氏大娘死了，趙師孔可撓了頭。舅子王經異剛被判充軍三邊，妻子死……孩子哭，官司打點……弄得他奔走不暇……王經異是被打點好了上路。妻子是草草不恭的揚白幡做喪事，張師爺取了四幅屛條、八幅畫，又帶上了白銀五百兩，揚長而去。趙師孔祇剩下了一幢空屋子，兩個小孩子。

「娘子，你說得對啊，天昏地黯，凄風苦雨……」師孔說着說着，他笑了。苦笑……然後，倒下了，是的，一個讀書人，試問，能受得多少的打擊！再說；由一個閉門能自給，安份又守己的士大夫分子，現在，變得一無所有，他能活得下去嗎？當然不能。又何況；至親至近的人，不見了，死了……他除了死，還能有其他的出路？可惜、他沒有想到，留下了二個孩子，又該怎麼辦？

趙玉漪十三歲，王山兒十一歲，兩個人加起來才廿四歲，試問；他們能面對如山的困厄？不錯，父親生前樂善好施，所施捨的是有災有難的人。現在，他們可能有幾個突然發了財，成了個財主……可能，有幾位能更可成……

朋友，有誰敢插手在官事中，親戚，更好，他們來取走了趙家的所有，就是不取二個活口。趙家就此垮了。而一男一女，街上多了兩個小乞兒，如此而已……

嗨，事情就是那麼的出人意外，那些個乞兒反倒對兩個孩子挺照顧，領他們去討，教他們化子的數口，化子的伎倆。可憐的孩子，漸漸的，他們眞正的變成了他們——乞丐中的一份子。

不過，玉漪是比較年長，又且是個女的，她習慣了這一行，就看清了這一行，所以，他們這一羣，是活得比從前好，比從前豐實。至少，逢到大雨，大雪……他們不至於挨餓。至少，有玉漪代他們留下了吃的。至於穿的，玉漪代他們縫縫補補，漿漿洗洗，一樣的百家衣，清潔，不惹人厭……

玉漪在化子羣中，練好了身體；山兒也如此……他們在風、雪、雨、露的鍛鍊下，人，越長越結實……還有，兩人就是

那麼個性格，喜歡帮助人！化子中的年老的、生病的、殘廢的，兩人就會代他們做些事……不怕髒，又不怕累。那個老丐四保叔……就由山兒清洗身子，他的尿褲屎衣，全由玉漪代他洗刷乾淨……

四保叔死了，兩個小人哭哭啼啼的，代他化來了一領蓆，捲了，挖了個淺坑，埋了！發現四保叔有個酒葫蘆，還有卅幾文錢，他倆算是殉葬的，讓四保叔帶走了，一起埋在那個淺坑中！

四保叔死了沒二天，又來了一帮化子……是個年約卅幾歲的韓百叫。這個韓百叫一到，他是召集了所有的化子，他說：「現在，此地的化子全得由他管……本來，常四保是此地的主……他死了，他來接管……」

沒人會想得到，四保叔是個化子頭。四保叔從來也不表示自己是個頭……

「每天，他得向每個化子收份規。」這可炸了窩……麼？當個化子也得納糧，放他媽的屁，這是甚麼規矩？嘿嘿，憑甚麼你是化子，我是化子，我得交規給你……

「憑甚麼，誰說的？」韓百叫發脾氣了。

「我！」那個小全子站了起來！不料，他眼前一黑，叭的一聲响，糟糕，挨了打，一個大咀吧。好啦！化子甚麼也沒有，拚命還不能？小全子不服打，他也出了手，可是，不成，看出來了，那個韓百叫能武，打個小全子，不費吹灰之力。幾下打，小全子已被打倒在地，祇有挨打的份，不成！不能，小山兒可摸上來了。他護住了小全子，他叫，他哭：「不能再打，不能再打……」

小玉漪又上來了，她更不能讓表弟挨打，嗨，韓百叫可看清了玉漪啦，他笑，笑得多麼難聽……「想不到，還有這樣個花朵兒，好，好得很！」他一回頭，聲勢兇兇的問着其他的化子：「甚麼樣？聽見了沒有？交不交份子？不交，這個小子就是個榜樣……哈哈……還有，你，對，叫甚麼名字？聽住，今天，陪我……」

甚麼？越來越不像話了，叫化子還得陪人——玉漪可來了火，罵道：「你是甚麼東西？你是個頭，做頭的是誰封你的？我們憑甚麼得聽你的話？想不到平民百姓有官有府有皇帝，做了化子也得受這些，咱們走！」

對，有不少人便支持玉漪……

「你，想走？走到那裏去？」韓百叫可眞是又憊又懶，又能要流氓氣，看他這個死樣……比那些爲惡作假的狗奴才，惡差役更可惡。

「甚麼地方不可去，咱們不是有家有業的人，咱們也不是有田有地的人，說走就走！」

「你敢？」

「我爲甚麼不敢？」

「你是我的姬妾，我看上了你……」

「你看上了我，可我一輩子也不會看上你……」

好，有幾個年長的乞丐，幾乎想拍手叫好呢！別看一個女孩子啊，她的說話可眞有力……

「哈哈哈……」看這個賊子，笑得那個歡暢法，突然，不知他又用了甚麼的眼神，手勢，他身後的四個化子，已跳了出來，兩個先將玉漪抓住了，而其餘兩個可在彈壓其他的乞丐。

韓百叫走到了玉漪面前，玉漪在掙、在跳，可惜，她沒辦法，也沒這個力氣掙脫得了兩個惡丐的手……而韓百叫在笑，笑得似只野獸……慢慢的，走近了她，一只手在玉漪面上撫摩……一只手，準備撕玉漪的衣服：「我說，你該看上我了吧！我一撕，更不好看，你，自己脫！」

「好，叫他倆放手！」

大伙兒可暗叫可惜了……能嗎，小玉漪，屈服了。不好啊，這……

韓百叫是命令兩人鬆手，玉漪是鎭靜的，理了理她的頭髮，猝如其來的，她一頭向那破祠堂的庭柱上撞去……衆人驚叫聲中，哈哈一笑，韓百叫已一把拖住了玉漪……但是，玉漪是反手一把，她是發了狠，她是再也不考慮其他後果，她的主意是一個；「死！」有人來阻，她就打，拚了命了，拚死無大害，怕甚麼？

韓百叫挨了重力一打，反正他是皮粗肉厚，根本不在乎，這個女的，他可抓住了。他是一個反扣，然後，他揚聲叫道：

「扒下她衣服來……」

四個惡漢走上來了，他們全有個淫褻的心意，看看那個姑娘的肉體……奇怪，他們不能動了……咦！你們在攪甚麼鬼啊！韓百叫在叫啊！快，他的口剛張開……甚麼東西，有些咸味……呃，牙齒有幾只……好像讓這個……不知的東西撞鬆了幾個……誰啊，開甚麼玩笑……拿出來一看，嗯，一只鷄脚爪……那會在自己口中，他得看一看四週，難道這些狗東西中，有人來開自己的玩笑？我是他們的頭兒，我是奉總壇的命令……我……

看清了四週，甚麼可疑人也沒有……他可發了火，「誰，大胆，敢來戲弄我，你們可知，我是誰？」

「可憐！」有人插了一句！

什麼？可憐，可憐什麼？

「唉，自己是個什麼也不知道，要問人，你說，可不可憐，唉……該收拾收拾了……」

「你與我滾出來……」

「出來就出來，滾是不會滾的！」

「你是誰？」

「我是誰不好？祇要不是你，這樣個人頭畜腦的東西，我就變好啊！」

韓百叫是發了火，一個騰步，他突入了那堆化子羣中，他吃准了，人在那一堆中，不料，他才入人羣中，背後一陣劇痛，有人在暗算，他更不甘心了，也不理是亂打無辜，抑或是殺錯良民，不理了，拳打脚踢，見人就打，可怕，幾個化子是領教了那無妄之災，有幾個被他的重手法打出老遠。

「好兇殘的孽障！」有人開口了，韓百叫循聲音，祇見在天井中，坐着一個白蔴破衣的青年——肩上有四只布袋，是個四袋弟子、自己，祇是三袋，是上司，他得參拜，但是，他打紅了眼，還有，他是此地的頭，而他不是。他的破袋是布袋，不是草袋，那就是說；他不是刑堂的四袋，他根本不能干涉自己。

「原來是同參……」他算是下了點氣，好說好話的。

「你有什麼資格和我同參？」

「這……你……貴舵……貴支……」

「與我跪下！」

「什麼？我……跪下……你……」

「我帮第一條，第三節，同門戒條是什麼？說！」

「忘了……」

「哼，第一條第七節，同門戒條，不唸或失憶戒條者，革職嚴懲！憑此一條，你還不跪下！」

「可是，你老哥是不請自來？意圖搗亂，也該有罪！」

「强辯奪理！一派胡言！怙惡不悛，强壓同黨，奸淫下屬……韓百叫，其罪通天，例該—釘—封—」

「你敢！」韓百叫雖吐出兩個字，但是，面色已變了。須知，丐帮犯釘封大罪——當然，依他的罪行來說，該如此判，不過，即使可申辯，可也得受天刑三十六刀！而今，釘封——這是丐帮重刑嚴罰，身受一百另八釘，釘住週身一〇八穴，然後，遍到丐帮分舵示衆，最後，長釘貫穴——死得慘不可言。

丐帮已有一百年來未用此大刑。至於韓百叫，他之所以如此大胆妄爲，因爲自恃先祖輩爲丐帮開帮六長老之一，屢爲丐帮出力，爲帮中立下不少汗馬功勞。自己的叔父現任丐帮長老，就連目下的帮主，也得賣他幾分帳。何況，他與幾個長老子弟，有意無意的聯成一氣，更養成他的驕氣與胡鬧性格。而今，他却爲這白衣丐釘了個面目無光，如果眞的讓他辦妥……將自己釘封，那，又該如何，就算是叔伯長輩爲長老，也可能鞭長莫及的啊，他爲了難！

韓百叫是個頗具心計的人，他希望將此人敷衍……不，最好是打脫梢，對，强打一耙，走出蔚州，上杭州總壇，告狀告在自己叔父韓一魁手中……不過，此人是誰？

「你想打脫梢，你想告狀，好，韓百叫，其實，我是早已在查訪你的劣行惡跡，說實在，丐帮之所以爲天下英雄漠視，就因爲出了你們這批蠹虫。你！還有周子究，何欽吾，梁七龍……試問你們，可有些丐帮的味？吃的山珍海味，穿的，綾羅綢緞！你是名爲化郎，實爲巨商，有幾個更是做了大盜惡賊，勾結官府！」

「哈哈哈，想不到，你是一個貞義之士—」

「韓百叫，乖乖的伏地認罪，俺還可以看在你列祖列宗，對本門之功！你想走，你想脫梢，哼哼！祇怕你弄巧反拙，到那時，莫怪我狠！」

其他化郎全算是傻了眼，事實如此啊，他們根本不知當化子也有個帮，有個派，也眞正的有個主在管理他們。不過，以前是四保叔主管，然而四保叔是對他們從不擺架子，他老人家自己也是上街乞討，有時，一樣的挨餓。他從沒要人交什麼份子，也不見他對他們有什麼干涉，約束。祇不過要他們別怕狗，別怕官……以前，沒有人會明白，他老人家那會將官與狗放在一塊兒，後來，反是玉漪她明白其中奧秘，事實，在化子眼中看來，官和狗實在是沒什麼分別。

韓百叫來，他指名道姓，清楚明白的說明了，他是他們的頭——要這個，要那個，又打人，又欺人……

現在，來了個白衣化郎，他來打擾韓百叫。不過，他也說明了，他們是有個頭，他們可就在想，尤其是玉漪，到底是讀書人的女兒，她想得比較深；始終她認爲，化子不該有個頭，說句眞心話，一無所有，才來當化子，什麼幫別的全沒有了，眞正的沒有了，可得了個頭來管他們？她當然不能服……

不理是白衣化子，更不理是韓百叫，他們全不該是個頭，來管理他們那些可憐虫，因此，他們走了，有不少個化子，跟了他走，根本不理他們狗咬狗骨的把戲。

他們從舊的王氏宗祠，搬到了西郊的曹氏宗祠，玉漪苦笑了笑。「化子頭上天，可東也可西！」

不見了韓百叫，也沒有新的頭頭來，那多好？不過，玉漪心中有些感激那個白衣化郎，眞的，如果沒有他，可能她已經死了，更可能，她死前還得受欺凌。

三風二雨彤雲雪，化子們的艱苦日子來臨了。就算是玉漪的善於調排，也無法支持那麼多張口的啊，祇有吃進，沒個來路，唉，小全子幾乎餓得脫力，走不動，山兒是無可奈何之下，他去偷了……偷來了一隻鷄，玉漪是笑了，她突然想起四保叔生前的說話：「化子不能做賊，偷東西是賊，寧可餓死，不能飽倒……」所謂飽倒，就是偷來東西，吃飽了，也得是顚倒着走動，不能直起個腰。

漸漸，她明白了，化子也得有化子的戒條。

她訓斥着山兒，她教導他，寧可飽死，不能飽倒的道理。山兒是振振有辭，能眼看着好朋友活活餓死嗎？我不是偷，是暫借，天晴了，他能想法賺錢還人，你不能怪孩子一廂情願的理由，你祇能怪，天下爲什麼有着赤貧與豪富的分別。

玉漪想出門乞討，即使是雪後初晴，可憐，天是更冷了，常言道得好：「下雪不冷，融雪冷。」有它的道理。玉漪姑娘算是大了十七歲了，算是多了貧苦的鍛鍊了，可也無法抵受這個酷寒！

四外白茫茫，她是走一步深陷一步，拔一步，她總算走了一個村，總算討得了幾個冷硬的鍋魁。她想，可以給全子吃，也能對付着一天，她吃力的走回頭路，她餓，可是她不能吃……她要回去與大伙兒勻一勻，希望大家……全有得吃……是啊，今天，年老的，年紀太小的沒出門，有幾個是走出了門，全力而爲，能求取到一碗二個嗎？

走啊走！呃，自己眼花了？後面的雪在動，能唱？雪能動，看一看清，嗯，是眼花了；四外是白茫茫，靜悄悄的一片…走吧！啊，有呻吟聲！鬼！自然而然的想到是鬼，人，碰到猝然而來的變化，第一個想法；鬼，而今，鬼在雪下唱歌。

咦，又動了一動，不是眼花，是雪地在動，姑娘是個好心人，她走過去，她扒開了雪，她看到了一張青灰灰的面，口唇已變成了烏黑色，雙眼緊閉，死了，不，

在抖動，極快的扒開了雪，極快的扶起了他，硬得可憐，一摸心口，心頭微溫，還好，可能是飢寒交迫，將他拖啊，背啊？嗨，人，越來越柔軟了，越來越省力了，一個少女，將個白衣化郎，對，是他，就因爲是他，姑娘才拚命的，將他救回了住所。

尙幸，還有些鷄湯，姑娘是準備留給小全子喝，小全子死也不肯喝，好吧，就照顧了他拿了個鍋魁，放在湯中，餵了他一頓。很好，漸漸的，他呻吟了，他睜開了眼，看來，他死不了啦！

「多謝姑娘……救命之恩。」

「你救過我一次，我救回你一次，我們誰不欠誰！」玉漪挺大方的說着，白衣化郎他不說話了。但是，他是慢慢的流下了眼淚，奇怪，這麼個大男人，哭了！

「你貴姓？」

「這……我姓單……」

「好，單爺，看來，你是個大男人，好漢。可，那會學女人娘子這樣，哭鼻子，不哭，反正是做了化子，什麼也受啦，除了命，還有什麼？哭？能有那麼多的時候；我，死了娘，我哭，後來，來了什麼七姨子八叔的，分了我家的房子，桌子，把我趕出了門。好，我反而不哭了，能哭給他們看？那太沒志氣了，就做化子，不死，爲什麼不死？得看着他們，看那些個橫行霸道的，他們怎麼樣死！」

化郎是讓玉漪震得七葷八素的，他不禁看了她一眼。一個多美的姑娘，不是她的面相美，她的內心，她的志氣，她的言詞間談吐……美，簡直是個仙女，對，是不該哭，自己憑良心，做錯了什麼？爲了丐帮，他是看到了多少的可惡、可卑之事情，他說過，得整頓，丐帮不能對戒條馬虎了，這樣會引起名門正派的歧視……不料……

「畜生，你敢如此大胆犯上—」是師父的聲音。

我幾時犯上了—是韓長老他護短庇惡啊！你該問問清楚，他的侄子韓百叫，他做了些什麼？他強姦了多少女子，他又殺害了多少個無辜化子—他是他們的頭，丐帮第二條第一節，爲頭者必需以身作則，爲屬下爲弟子謀福……可是他又怎樣？他抽取份子，他饞涎美色，他那裏沒個三房四妾。這是丐帮的分舵頭子？這簡直是作威作福的頭頭。但是師父不聽自己的說話，他給師父追還了法牌，更追還了門中的兵刄七星索，要自己帶罪立功……他祇得一個人，事實如此，他師父祇收了自己一個弟子。當然，他也看出了師父的難處，唉，韓家是世代丐門中要人啊！他不能太傷了韓一魁的感情，以免長老中生出了隙縫。

單泰銘孤身一人，離開了宣化故地，踽踽而行。不料，他讓韓一魁的女兒三省貧女韓百曼阻住了。單泰銘一見此女，他的心頭會脹大三分，因爲，他是實在無法看得慣這樣個丐帮女兒。

她穿的是釘了補釘的錦緞面子皮袍，單憑這身皮子，普通人家就穿不起。打補釘是裝樣，表示她是個叫化子女，其實，千金小姐還沒她那麼嬌氣呢。

韓百曼是滿面笑，笑得令單泰銘毛管豎立！可又不能不敷衍着她。師父要自己別再令他難堪，好吧，不得罪人，能過去，和和氣氣的走過去算了，不想不成啊，韓大小姐是找他喝酒，他不能喝酒，請他吃菜，那麼好的魚翅、海參，他能習慣嗎？當然不能啊……可是，百曼還在千叮萬囑，叫他保重，叫他別死掙，半年沿門生涯之後，她會等他……更遞給他三支信香，如有事，他一發信號，立即有人轉報，她會來保護他。

單泰銘幾乎走不成路，他心中有話，像你這樣的丐帮人，豈不是辱沒了列代先祖？

可是，單泰銘却忘了，他目前已是四面皆敵了。第一，韓百叫沒讓他打倒，他的手下、朋友、狐羣狗黨的，全對他有仇怨，伺機出擊，要他的好看。二、韓百曼的裙下不乏追求者，他們名爲丐幫中人，其實與百曼小姐一個樣，挺舒適，挺闊氣，他們誰也以爲；自命爲百曼小姐的準情郎，什麼？你個單泰銘，憑什麼也讓百曼小姐看上了眼？該死，簡直是該殺，好，這兩帮人就讓個單泰銘寸步難行了。

單泰銘以爲已不找人就沒麻煩，錯了。你該要人不找你是大吉！因此，單泰銘沿路行來，他已碰到了不少的麻煩，何況，他是個眞正丐帮子弟，他不會偷，不會盜，不會找客棧，不會下酒店。他是走到那裏，睡到那裏，也吃到那裏。他運功練氣，全在荒野，或者破廟，終於在昨夜，他爲小喪門阮燾的喪門釘打中了背心。

爲了救一個險爲採花賊爲辱的女子，他反而被那女子指控爲賊徒，他氣得雙眼發黑。他走，他跑，他氣不打一處來，他：失於防範，一喪門釘正中背心，他倒下了。他以爲，他該死了，嗨，雪掩沒了他，代其拔去了毒，雪，令其昏死過去。

然後，他爲那個女孩子救了，他回憶前事，心中苦悶難解，他是憤慨，他是苦惱，他流下了悲憤之淚，不料，玉漪說出了她的見解來。

一個女孩子，喪母亡父，親戚不良，又加上爲淫賊所窘。但是，她不怕，她不哭，她祇有一個想法，活下去，看你們橫行到幾時，看你們怎樣死法，不，怎樣遭殃！對！人，該如此，不懼一切，好好的活下去……單泰銘突然對玉漪有了某種的感受。

不知從那裏走來的老丐。年紀是非常大了，祇要看他白髮白鬚，就可看出來。還有，他走路也不太方便，說話也不靈活，更可憐的是，人家的說話，他也聽不明白，有多少人在說，這樣老，又是個化子，還不是死了乾脆！但是，小山兒却不是這樣看法，將個老人揹回了破祠堂，要姊姊好好的照顧老人！

有很多次，老人幾乎引起了衆人的不滿，如果不是玉漪一直來，對他們好，對他們具有某種的威信的話，那麼老人早已給他們趕了出來！

老人幾乎有些看出情形來，而老人家還在發他的老人怪脾氣，又虧得玉漪的善意的說謊，令老人安靜了。現在，老人越來越自以爲是玉漪的老長輩自居。

人們開始嘀咕了，玉漪是送去了個小的祖宗，引入了個老的先人。人，眞是應

了那句俗語：馬好有人騎，人好有人欺，玉漪是祇當沒聽見。老人可是眞的當上了先人，吃的得山兒或者玉漪親手送上，他老人家將個山兒和玉漪當作了自己小輩、僕役。

單泰銘是出去了，他是傷好即走，不過，他是十天半個月還會來一次，這是單泰銘的知恩報德的表現，他不太希望玉漪出外乞討，雖然，玉漪是衣衫襤褸，蓬首垢面，不過，有眼的人是不會看不出玉漪的美麗，何必呢，捨了體面還得捨了人格，讓那些個無聊又無賴的惡徒糟蹋，口上的糟蹋！所以，他是儘可能的代她多化些來……

何況，還有小山、全子……至於多一個老叫化，他是不在心上！因爲，他是眞正的丐帮子弟，他不怕受苦受累，祇不過，他爲了丐帮担心，如果帮規再不有所整頓……

韓百叫又出現了。這一次他可帶來了幾個幫中有潛力的子弟。他找到了那批化子，他又看見了玉漪，他笑了，笑得更可鄙，更討厭！但是，他不敢動手，因爲，這幾天，刑堂香主會出現在境內，不過，他要他們小心在意，不可亂說亂動，如果誰要不聽話，他是一揚手，「唰」的一聲將張供桌的一角，砍了一塊下來！

唉！那個老人，可眞是活得不耐煩了，他老人家也不知是聽明白了些什麼？他與那個小霸王對上了口：「你跑來講什麼？稀里糊塗，亂七八糟的，蠻好的一張桌子，它犯了你些什麼啊！你手癢癢的，把它『唰』的一聲，壞了！你可知化子又多可憐，吃的化，用的也得討啊！揀啊！你算是什麼東西的！」

韓百叫可眞有耐心的，聽老人說，老人越說越吃力，他算是冷冷的笑了笑，然後，抖手就是一巴掌，老人本就是立不穩，坐不好的，能挨你那麼有力的一巴掌？玉漪發覺不對啊！想阻，想架，慢了一步，可憐老人那個跌啊……由東頭一直摔到了西頭，玉漪那個急啊！一把扶起老人，祇見老人咀角是血……奄奄一息……

「你是人不是，你狠得了心，下得了手，打那樣個老人家，有本領，就來欺侮這樣個老人！」玉漪的眼淚啊，她眞爲老人挨打而傷心。照道理，老人可做小霸王的祖父呢，就那麼不通人情的……而且，老人看來，會讓他這一掌送上了西天！

「我……窮人……能上西天，西天是爲窮人……準備的……閨女——我——痛啊——」像個孩子，叫痛，叫苦！

「能……爺爺——咱們窮人——人窮心好，要麼沒有西天，眞的有，該讓窮人去……您別怕……漪兒會照顧您……」

「我……要死啦……我……」

老人可不是說假話，誰也看得出，這一下打得太重，老人眞的能死了，平時，那些個化子看不慣老人的不勞而獲，有人服侍，可是老人挨了打，又是那個可惡的自命爲頭頭的韓百叫，他們的同情心，自然而然的歸了老人，勸慰老人，照顧老人，可惜，老人已日薄西山矣！

「我……一輩子……沒吃過……大塊……大塊的紅燒肉……玉漪兒啊！您……代代我……不，讓我……吃一塊……否則……我……死……死也……不能……瞑目啊……」

苦啊！這句話，引得所有的化子在飲泣。這不是假話啊，一輩子沒吃過肉的，大塊肉的，眞的有人在，但是，誰能認下來，總不成要飯的，還能要個四兩肉，有了肉還得燒！醬油啊，黃酒啊，要飯的敢向人家要這些？不讓人打出來才怪呢！

面面相覷，個個無言！

小山兒回來了，他也是哭，現在，小山兒可是長成個小伙子啦！突然，他想起來，有個打鐵舖，和自己說過，要自己做他的學徒，他管吃管睡，可不能拖帶個姐姐。後來，他又聽說了，那個師父可兇惡恐怖，燒紅的鐵條也能往學徒的身上、臂上，什麼地方也不理，他老人家心中不如意的話，徒弟的身上就得遭了殃！常言道得好，做慣化郎懶做官……小山是將這件事忘了！

現在，他想：賣了自己，成全了這老人！

他帶回了錢，也帶了塊肉！玉漪發覺表弟賣了自己時，她哭了，想退回去！老人還在咕嚕着肉，她狠了心，她煮了肉，她餵了老丐！然後，她在想辦法，嗨，那個小霸王來了，帶了酒，也帶了肉，分明，他有錢！

「你是咱們的頭？你難道祇會打人，祇會損人，就不會代咱們想些個辦法，你看，老人讓你打得奄奄一息，爲了吃塊肉，我表弟賣了自己，你難道無動於衷！」

「哼，記住，妹子，順我者生，逆我者死，來，快快活活的陪我飲酒，有你的好處！」

「你是人不是！」

「哈哈，妹子，你看中了那個姓單的，可惜……人來！」

有雜沓的步聲，進來了：「你看，看，哈哈哈，你們看看，全來看看，叫你們看看犯了我們的帮條，該怎樣死！」

衆人看得清楚，那個脚步蹣跚，渾身是血的，正是那個單泰銘。而架住他的，是韓百叫的兩個朋友。其餘的人，他們扛來了具白木盒子，說盒子是白木太薄，否則，就似具棺材。還有一人，是嗆啷啷的一擲，淡淡的燈光下，看到了一叢青光，發出冷冷的耀人眼目的冷光。是一根根長才七寸的鋼釘！

單泰銘分明已被擊成重傷，但是，他的眼光中，依然充滿了憤懣……

韓百叫在得意的叫：「小賊，與我來門……你想釘封你家韓大爺，憑什麼？有沒有人信你的？就算你師父又如何？他可是將你的保命利器取了回去，否則，你，不會讓我們抓住了，如今，對不起，『以子之道，還子之身。』我可要釘封了你，丐帮同參第七條，第七節，也是最後一節：『凡罪行得有三人共證，可先用家法處刑！』現在，我們有七人可證明，你不遵帮規，你眠花宿柳，你偷盜庫銀，哈哈哈，祁主者，你來施刑——看，有一個比你更高的七一舵主者在此，施刑，你，死也死得眼閉了吧！」

「是五袋主者，祁天鴻，你……」單泰銘說到此地，他是無法說下去了，想不到，連他，也來寃枉好人。突然，他想到

了，是韓百曼的事，祁天鴻看中了她，而她却對己垂青，而今，他一聲長嘯，這是他發洩胸臆間的積鬱。死，無所謂，可是，死而含冤，天啊，他幾乎要與天爭理性了，突然，他是一聲怒吼道：「我死化厲鬼，我也放不了你！」

「我等着你告陰狀，哈哈……」笑得輕佻而可惡，然後，他是一回頭，對祁天鴻道：「祁主者，出手吧！」

祁天鴻看來是面有愧色！他一手抄起了七枚鋼針，看了看血肉模糊的單泰銘。他——不忍下手了。事實俱在，單泰銘是無罪的，自己是一念情痴，但能出手嗎？可是，韓百叫在提醒他：「我姊姊這幾天就快到了，不如此能叫她回心轉意嗎？」

祁天鴻是咬了牙，一抖手，七道冷光向單之背後七分穴釘去。這是釘封的先決一手，這七分穴一被釘住，人的心脈被護住了，然後的一百〇一穴，就不怕將人釘死，當然，人是無法可動彈，祇能眼睜睜等死，示衆完，由刑堂長老一舉掌拍入十四枚主釘，才可受完罪，清完孽！

「不，不可！」玉漪是發了狂一樣，她跳入了人羣中，她想用自己的身體來護住單泰銘！唉，姑娘，你是一個人，而且又不會武功，你能阻得住他們，玉漪首先讓韓百叫抓了個實，他淫笑，他得意，不料，玉漪是抖手一個滿面花，好，打得韓百叫眼前金星亂冒！

韓百叫在衆人眼前又坍了台，他能吞下去？一聲不識抬擧的婆娘，也是一巴，他這一巴可更有力，也更可怕，玉漪兒是連聲也未出，給打昏了過去。山兒，全子能不理，又哭又叫的要與韓百叫拚命，可憐，多了二個出氣洞，山兒更可憐，讓韓百叫一下打斷了二根脅骨！

「你賠我個徒弟來！」

石破天驚，晴天霹靂，韓百叫面前多了個腰粗膀大，形如山神般的人來，那個鐵舖店主馮至元。

韓百叫是打紅了眼，何況，又有那麼多的帮手在，他是冷冷一笑，一個「黑虎偸心」，向那個馮至元當胸打去。馮至元大概是個鐵匠，他的皮粗肉實，韓百叫的出手雖然有力，他可是渾若無事，捱了一下。好，武家對手，就不能有個空隙，再說，也沒人能乾捱一下。這乾捱一下，等於賣個破綻，然後的還手，勢必厲害一倍，除非，他捱不了這一下，而今，馮至元一下不被打倒，好，那個醋鉢大的拳頭就結結實實的，打在了韓百叫的頭部，幾乎將顆頭打入了腔窩！

尙幸祁天鴻功力不凡，看出韓百叫的情勢危殆，他再也不能爲釘封而出手，先得擋一擋鐵匠的出手，卸化了他的力，這樣，韓百叫挨是挨了，不至於將顆頭陷入頸腔，否則，得痲煩了。

嗆嗆嗆噗噗噗，祁天鴻的出手可眞是巧，他手中的鋼針，一起一揚，一反一提，馮至元的身上立即中了六下，六根長針幾乎深陷肉裏！看不出來，馮至元是眼中紅絲佈滿，大吼大叫的，撲翻在地。那幾個丐帮中人個個讚佩祁主者的出手驚人，一方面也扶起了韓百叫，祁天鴻是走到馮至元身邊，一起手，手成爪形，將六根長針抓了出來，而六股鮮血，似六道血泉般噴出！沒人理他，如果讓馮至元這樣流血，不到半個時辰，他就得血渴而亡！

人們祇是在留意韓百叫，因爲，他也捱了打，不是祁天鴻的出手快，卸力巧，這才能保全了韓百叫的一命。不過，挨是始終挨了一下重的，故而，目下他是糊糊塗塗的，眼前依然有金星未退！又按按摩，又推又揉，總算將個韓百叫似叫魂般將他叫醒了。至於馮至元，嘿，他可能死不了，也可能不知什麼一來，他的血止住了。人，起身了，不過，精神萎靡的，踉踉蹌蹌的，走出了門！

韓百叫他們又喧嘩開了，祁天鴻是握針在手，預備施展丐帮重刑——釘封！

「通統與我跪下，」聲音不高，但每個字宛如一顆鐵彈般彈出，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感覺，令這座破祠有了種森嚴之感！

循聲而顧，祇見一個高大的老丐，手中抓住個葫蘆，一身破衣，一個蓆捲在身後，一手在玩弄着幾十個精光澄亮的銅錢，四保叔，有不少人認得，一個死了的四保叔，他那會又出現了。

殭尸復活記，簡直是笑話！

那一邊的姑娘是醒了，她一眼看見了四保叔，她，以爲自己讓人打死了，在陰曹地府與四保叔見面呢！

「四保叔，這該好了！地下，可不能再有人欺侮人的事了吧！四保叔！你還是那個樣，啊，那個葫蘆，那些錢……總算沒人要……您……」

「孩子——」四保叔是愛憐的，撫着玉漪兒的頭，一對眼可看着祁天鴻。

「師叔！」祁天鴻開口了。

「吓，你還有臉稱呼我師叔，我可是讓你將老頭子的臉刮光了，」老頭子是火了，突然，他收起了銅錢，手指顫巍巍的指着那些人——「你，邵大傑，你，范醒，你朱光太，你韓百叫，你，你……你們是人不是？」

除了祁天鴻，那些小輩丐帮人物，就算是韓百叫，他也祇不過聽自己的父叔們說起過，帮中有個老人，人稱鐵面酒丐宋四保，如此而已。誰也不知這位老人家究竟是個何等樣人？在帮中地位如何？能起的作用又如何？

現在，他們見到了這位老前輩，他們又該如何？不，說實在話，老頭子對他們又該如何？

「祁天鴻，你快放下單泰銘！」

在祁之暗示下，他們是將單泰銘合仆的放在地上，因爲背上已中了七針！

「韓百叫，釘封！祁天鴻執刑，邵大傑去手，范醒去手，朱光太去手……」一連串的說話，令在場人沒半個脫得了處分，這些小輩中的英傑，能受得了。

怙惡護短誣陷善良

但是，祁天鴻是神色乏采，也就是說，祁天鴻是有些愀然之感。因爲：他是得革去五袋，貶出丐帮，這是個極苦痛的處分。「破門出帮」，是江湖上最難受也最可怖的刑罰。不是犯了極大極重的錯誤，不可能判上「破門出帮」的刑罰，而一個無門無派的孤魂寃鬼，試問：他將何以渡過將來，又何況，他是極可能爲其他門派

誅殺！他再不會有同門之助力，甚至於，他會受同門的歧視！

祁天鴻深知宋四保之爲人，他的說話，就如鑄於鐵板的條文，不可更改！不過，韓百叫是韓一魁的侄子，帮中前任的帮主韓一峯的獨子，能死嗎？至少，韓家有青券紅頁，免死木牌！

「什麼青券紅頁，什麼免死木牌，就是他想出來的鬼主意，弄得咱們丐帮還像個帮不像？韓一峯死了，我相信，他見了歷代祖輩先人，也得羞死！犯了帮規可免死，有功可免罪……放他媽的屁，出手！」此人可動了怒，也別看個糟老頭兒，一發火，還眞有些威風呢！

突然，有人向祠門外走，對，有人想溜之乎也。各人是冷冷一笑，衆人眼前祇見一縷金光，一聲慘叫，耳音好的，可以聽得「咯」的一聲，然後是叮的一响，人是倒了下來，是朱光太。可憐，他是在地上滾啊，翻啊，什麼事，原來，朱光太的左手臂爲一枚銅錢給打斷了。

犯了性，也發了恨，其餘的五人，是一擁而上，他們是想打脫梢。何況，老人的出手是清脆玲瓏，一縷金光，朱光太在地下叫了。他們能等死？好漢怕人多，一個老頭兒，即使是功力不凡，總是老了，打長了，可能有機會。韓百叫還在昏昏沉沉，糊裏糊塗的，現在，他也得打，因爲，他眞怕釘封的大刑！

也不知什麼攪的，不出手還好，出了手，糟糕，咯咯連聲，紅光迸現，幾個該受處分的，三條手臂活生生的讓老頭子折斷了！

韓百叫已經嚇得昏了頭，他是沒命的向老頭子衝，撞……不料，左肩一痲，右手一痹，他是讓人不知什麼一來，給制住了。

「師叔……我……我寧願服罪……反正，我是無話可說了……您開恩……放了小韓……否則……咱們……一塊兒……完……」那個祁天鴻一手扣住了小山，一脚按住了伏地的單泰銘！

孤注一擲，祁天鴻不愧是個丐帮傑出人士。他看得清，他也反應快……他不能束手就縛，再說，自己的功力，根本無法與師叔比，自己反正是個破門出帮的罪，他希望救得小韓，留個香火地，以便將來回門入帮……

「小賊，你以爲老頭子是輕易受人挾制的……」

「我知，我巳……犯了滔天大罪，可是，我是無可奈何……對，我是一念之差，我該死，不過，求你放了小韓……」

「四保弟，老哥哥向你賠罪來啦！」半空中，傳來一個聲如洪鐘的語聲，聲到人到，一個形如巨靈的老頭，來到了四保老人的面前！

「你，還有臉來見我！韓一魁！」

「我，教子不嚴！唉，四保弟，韓家祇此一子！」

「就該胡弄人，胡害人……」

「老哥哥一定會罰他，要他……」

「釘封！」

「老哥，太過份了吧……莫講韓家對丐帮立下不少汗馬功勞，單憑我大哥生前爲第四代帮主一例，他該讓孩子有個安逸度日的規定啊！」

「唉！咱們是要飯的化子，不是大官大府，不是皇帝老兒的金鑾殿……說什麼規例，說什麼世襲，蔭封……就是你們這批人，害得丐帮還有個法例沒有？老頭子不能不管！」

「老四保，你可不是刑堂！」

「是刑堂就能管了！」又一個聲音，陰惻惻的傳來……這可讓韓一魁嚇了一跳，誰？

是那個吃紅燒肉的老化子……他打了呵欠，伸了個懶腰，起身了……但是，他的面色不那麼死灰灰的，可能紅燒肉的補力，而且，雙眼睜合之間，宛如有兩道冷電般射出，那像個垂死的老人，簡直像只兇猛的鷹鷲！

「是你……」

兩個老人一齊叫，不過，一個是滿懷高興，另一個是怨憤之中夾了些慌亂。

「四賢弟，你可眞忍得住氣啊！我怕你趕不來，我想代你出馬……眞，人能有這種混帳、卑鄙、糊塗、護短的，韓一魁，我眞代你羞……有這樣個好侄子……代你光大門楣！」

「別那麼損人！」

「我損你！嘿，我損你，不至於會死人，可是，你可知你的侄兒，有多少橫行不法之事？」

「原諒他年少無知！」

「殺了人也是年少無知，霸佔人也是年少無知，殺人滅口，栽贓嫁禍，也是年少無知？傷人見血，不加論理，也是年少無知？欺壓善良，犯淫犯戒，也是年少無知？你說，有那麼多的年少無知，你做叔的，又該如何？難道，你也是年少無知？簡直是放屁……你，韓一魁，怙惡護短，你配當六大長老之一？你說！」

「難道你要逼我用強？」

「你說什麼？你不自反省，你不自認罪，還想動硬的？韓一魁，你難道敢分帮裂派……」

「對不起，有事，咱們在泰山日照峯，帮主面前，評一個曲直是非……我走了……」也眞快，一聲走，眼前烟光四射中，又聞一聲慘叫……

「玉漪兒——」兩個老人驚叫聲中，在燈光明滅中，四保叔祇見玉漪兒是滿口鮮血……另一個小山，更可憐，是離死不遠了。分明，祁天鴻在臨走時下了毒手。玉漪是爲護那個單泰銘，她用自己的身子，代他捱了一脚……

宋四保哭了，老人從來不哭的人，今夜，爲這個姑娘的所作所爲，感動了！

「四爺爺——您……沒死……那好！我……祇是個受苦的人，一些也沒用……他……倔强……他是個好人……有用……的人，否則，他們……不會……殺他……滅口……」

「對，乖孩子，別再說話，四爺會救你……啊，孩子！」

「我……沒用……一個……小女孩……不是讓人……逼死……也得給人……凌辱……我……反正……一……一……一……」姑娘說不下去了。宋四保老人，還有那個吃紅燒肉的化子，他也在哭，眞，這才是個眞正丐帮中人，決不能讓她死……

還有小山、全子！此地起碼有一個時間太平，泰山日照峯丐帮大會在八月之十五，有很多時間，先將孩子們醫好了……

七天中，孩子們仗老人的眞力維持了命……七天後，單泰銘首先恢復了功力，他幾乎是天天以淚洗面，從來沒個人將他看得那麼重……

今天，他們下了客店，實在，雨下得太大，而找不到個安宿之所。何况，有兩個垂死病人……因此，他們不得不找個大統房來睡！

所謂大統房，簡陋之至，也髒得不堪。有臭虫，有床虱，單泰銘是一夜不睡，代玉漪姊弟而捉臭虫，趕蚊子，可讓人看了不慣，有人可開口譏諷……說什麼叫化子娶婆娘，窮風流……這可大大的唐突了玉漪……單泰銘正想用劈空掌、分氣刀將這幾個口不擇言的粗人稍作懲罰，可讓常四保老人阻止了。

但是，有個大娘卻有意無意的開了口：「動了手，就能救了她的命？哼……」

這位大娘是背向個牆，說話雖輕，可一字一字的傳入了單之耳中。單泰銘不竟對此婦背形看了一眼，心中明白，碰上了個武林方家了！唉，人，眞是個莫明其妙，也難明其妙的東西。爲什麼有玉漪那樣好的人，可也有韓百叫啊，韓一魁那種兇横霸道的人。更有……那些無聊無賴的人……其時，小山在慘哼……他是一個翻身移位，週身撫摸……看了小山的瘦弱無血的面孔，他又不自主的流下了淚。

「唉，世上最沒用的人，就是喜歡流淚……」

是那個大娘的譏諷話。他想起了玉漪的說話了，對，哭什麼？報仇是眞的……現在，先將兩人的命救下了……這是第一大事……

再走了二天，單泰銘簡直是一碰就能睡了——可是，他是死命咬牙的頂住了！他們來到了與丐帮大有關連的藥王坳，找到了江湖的奪命神醫：劉一貼。

可就是奇怪，劉大神醫不見客。宋四保曾經救過劉一貼的命，他竟然不賣這個賬，爲什麼？他不想得罪了丐帮，也就是說，韓一魁已有丐帮的血藨帖轉到，如果代宋、龍兩人交往，就算是與丐帮翻了臉——宋四保意欲反叛，龍白衣——那個吃紅燒肉的化子，從旁襄助……救的女子是宋四保的私生女。

放他媽的屁！竟然無的放矢，竟然胡說八道……可是，更放屁的是；有人相信這些狗屁話。

單泰銘直發了瘋，他豁出去了，他要殺人，或是被殺，顚倒黑白，抹煞是非竟然到了這個地步……此何人世？暗無天日，實在是暗無天日啊！

看了奄奄一息的玉漪，小山……突然，單泰銘跪在劉神醫的門口，他叩頭，他號叫，他寧可自己死，什麼樣死都可以，但是，請求劉一貼救人……治病。

血，在單泰銘之臉上滴下，人，成了個血人……但是，神醫的大門閂得緊緊的，人們當他在發神經，可憐！

兩個老人除了用眞氣延續兩小的命之外，他們可是再無其他辦法——老人心痛，心痛好人被糟蹋，被逼害。而丐帮，以後得怎麼了啊，一個江湖大帮，可讓韓家背後操持着，帮規沒有了，連是非黑白也不管了，那該是多危險。秦朝的二世時，有趙高指鹿爲馬，而今，韓一魁是師承其法，秦朝是就此完旦，莫非，丐帮也得要完了？

「這樣能救人不能……」

又是那個大娘……衆人循聲四顧，一輛精緻的大車，一個生得「虎腰熊背」的娘們，跨在車轅。唉，大將軍生個虎腰熊背身材，那是配啊，娘們這個樣，多少有點彆扭……何况，說話可陰損呢，「叫化子能生個私生女！唉，老興不淺啊！三妹，你說是不是！」

不是心中有事，不是丐帮中先有了個血藨帖，老人眞能打那個臭娘們一頓——天下，有這樣個無恥老人……七十幾歲了，還生個十七八歲的閨女……宋四保是哭了，眞，有寃無處說，能不哭嗎？

「上車吧！」

呃，說什麼？上車……大娘！你！

「反正是死定了，死馬當作活馬醫……」聽明白了，大娘是有心救人呢……可就看不出來，這樣個虎背熊腰的娘們，她能醫病？反正死馬當作活馬醫哩，好，放上去……

可是，有人不放……什麼人，一色的青衣袍，五個道士。奇怪，宋、龍兩老不明白了，幾時與青雲觀結了仇，這五人分明是青雲觀中的五方使者。

「咱們是殺人滅口的！」

說得乾脆明白，他們是殺手。他們奉命殺人，如此而已！好，韓一魁，你分明是怕了我們，眞的在日照峯上對質，你可是難以下台。所以，殺了算數，「老詛，以後，你我的日子不好過啦！」

「剛剛知道？蠢才，人家早就有了安排啦，去吧！」那個不得人緣的娘們，是一抖長鞭，大車是走了，五個青袍客冷冷一笑，分出兩人來阻大車，三個阻住龍、宋、單三人。不想大車中不知埋伏了個誰，但聽得叮叮兩聲響，日光下，祇見兩縷銀虹，耀目光芒，疾如勁箭的，向阻車兩人射到。青袍客是各各一陣勁風，總以爲自己的劍風，定可撩去，或擋煞來擊暗器，不料，兩縷銀虹，非但撩不去擋不煞，「嗆嗆」兩聲，兩柄長劍，竟然爲暗器雙雙擊斷，並且餘勢未刹的，啊啊兩聲，分明，兩個青袍客已爲暗器所中，中的是兩人的「寸關尺」脈……一陣痛，兩人嗆啷一聲，長劍的一半，也脫手落地……

什麼暗器，如此霸道……

「巨靈釘！」看一看清，青袍客不禁叫了，叫得驚、恐、懼、凜兼而有之。

五位殺手，做夢也想不到，在此地藥王坳會碰見了與武當門有極深淵源的巨靈門——誰也不知巨靈門中的掌門是誰，誰也不清楚巨靈門有多少門下，有幾代弟子……但是，巨靈門廿年一開山，那可是武林中人個個清楚，不過，是那一年，可吃不準。

巨靈門不來則已，來則是看得準，也算得清，沒有萬分之把握，決不出手。青雲觀是殺手的宗派，殺手的老祖，是次的接受丐帮的聘金，自以爲五個殺三個，還不是手到拿來，並且，派多二個，也祇是搖旗吶喊，以張聲勢而已。現在一看，大謬不然，憑巨靈門的出手，自己五人，可就沒一個討得了好！

首先，兩個同伴失了手，爲巨靈釘釘斷長劍，傷了手臂，自己動手……哼哼，能討得了好嗎？能如願以償嗎？如果也有什麼錯失，不是更坍了青雲殺手的台，當然，讓巨靈門下帶了那幾個化子，由自己眼底下搖搖擺擺，大模斯樣的走脫了，青雲殺手的顏面，也被削去的啊！嘿！這叫做進退兩難。

「我說三個牛鼻子，反正是我們不想太做絕了，還有，這件事，本來是你們的不是，歸去告訴青雲子，不該見錢眼開，以爲乞兒們打架，自相殘殺，你們從中帮助出手，可以多殺幾個，讓他們自毀長城，然後，你們能從中取利，甚至於毀了白雲宗。記住，祇要有一個化子在，就能再豎起這個化兒幫目來——孤臣孽子，最爲可怖，何况，他們有三個——三個可能引來了三十，三百……殺，可不是個好辦法，充當他人的七首，更是個蠢才，去吧……駕——」

最後一聲駕！分明是大娘子呼喝了駕車的馬兒聲……車子越過龍、宋、單三人的身邊，三人不知什麼一來，全上了車，鞭聲一响，車子宛如風馳電掣般，向前走了。

丐帮這幾天可熱鬧，那個平素不太爲人所知所見的帮主，金錢神彈田耕甫也露了面。他可是十分的不高興，本來嘛，帮中雜務一切，有青、黃、赤、白、黑多方長老分掌，何况再加上了左右使者，刑堂主者，他是該享享清福才是。自己有要事在身，帮中的天殘譜，祇修練到第七頁，還有九頁未練——雖說自己是帮中唯一能者，他是必需以自己有生之年，精通天殘十六式……然後，當他交卸本帮帮主之位時，他必是將天殘十六式之精義交付……他希望丐帮之所以能成爲江湖一個帮會，一個大帮會，它必需有足與江湖武林抗衡之驚人武技在！

他不是個昏蛋，他祇不過是求好而不得其法。

他想不到帮規日益鬆懈，他更想不到丐帮已開始爲江湖武林輕視。

最要命的是，帮中已有不少人開始有了離心。

他所信任的韓一槐、解四才、伏元冲、朱天尊、莊無咎等等，等等——祇是高高在上，祇是發號施令，而根本不能眞正的約束帮衆，管轄帮衆。

並且，他們是憑私心一意的，做了不少與帮中有害的事，丐帮已面臨分崩離析的場面。

可憐的是，帮主田耕甫他一概不知——祇知，帮中有兩個長老在策劃倒帮逆上的舉動，他必需出面鎭壓，必需用重刑酷罰，示衆，所謂殺鷄儆猴，所謂殺一儆百，這是件大事，他必需暫棄修練，必需出面主持，雖然萬分不滿意，也不可輕易處之。

田耕甫出面了，有多少人交上了黑藨帖！上面寫着龍、宋兩老的劣跡，而主要是單泰銘。他誣陷了丐帮功臣之後韓百叫……田帮主是恨了個咒天詛地，因爲，該知道，田耕甫的帮主位，是韓一魁的哥哥讓給他的，有了黑藨帖，有了一袋弟子的，二、三、四、五——六袋的也不例外，全有個頭兒具名，告了龍、宋、單三人——胡作非爲，顚倒黑白，逞強霸道，更生了個私生女……誰？他們不能斷定是宋四保，還是龍白衣，總之兩個老人，品行不端，將個丐帮的聲名，糟塌得不成樣子。

龍、宋、單三人可成了帮中的罪魁禍首，並且，如果帮主不嚴加刑責，那簡直是會形起了公憤，這言中有意，他們眞會反了。

「帮主大哥，兄弟看，此事不能不謹愼處理啊，一個不好，丐帮百餘年來的基業，可得毀在你的手上了。」

「對啊，該好好的整頓整頓啦。」解四才是接了一句。分明，他是附和了韓一魁的說話。

田耕甫是十分煩惱的看了幾位長老，除了龍、宋兩代，他們全在，他們個個面有憂色，他們眞的担心自己，會讓這件事亂了套，而毀了丐帮百餘年的基業，不能，白雲宗的復興，是吃了不少苦，而前人的不屈不撓，功不可沒，就因爲這樣，田耕甫是對元老是十分敬重，而元老的後裔，如韓一魁更是不敢輕易得罪，他愛屋及烏，不得不在理性上，偏袒了韓一魁他們，對宋、龍的不滿，相應增加，何況，年老人還弄出個私生女來，成何體統？難怪引起衆怒，而衆怒是難犯的啊。

八月之十三，他們在日照峯上等候着各路的兄弟聚集，五長老外，青衣主者，山東省境內的舵主神刀齊岩，由於會場在境內，他的手下必需齊集，奇怪，十停之中，至多來了三四停。

齊岩是額頭見汗，東奔西走，雖說尚有二天才是正日，不能啊，爲示對帮主之誠敬，該在半月前已經齊集的啊！山東不能齊集，那麼遠在川、滇之間的，又該如何？不合理就是不合理在這裏，川、滇間的紅衣舵帮衆，也有三四成到了——你說，該怎麼解釋？

倘幸，帮主是不顧念到這個問題上。而且，齊岩是看得出，帮主是時時會出了神，眛時莫明其妙的問非所答。有心事，還是另有他種糾纏，他不敢說，不過，帮衆的有人不服，可已經很好的表現出來。他老人家實在不配作咱們的帮主，至少，他處事有些不太合理。

龍長老是個好人，宋長老更是個忠心於帮的有功者，可是，白蔴帖已經發下了，罪名已經制定下來，如果八月十五兩老不在帮衆大會上出現，那麼，就算把兩長老革職出帮，以後，凡丐帮中人與他對面，是帮中大犯的相會，殺他或是被殺的殊死鬥。

更可憐的是，單泰銘，這個新陞四袋不久的小輩英豪，他年輕有爲，博學多才，對帮中的大事是分關入理，他忠於帮，他急於求好，現在，他是個大犯人，必需找到後，由帮主釘封！然後示衆。

釘封是犯了十惡門規的刑罰，單泰銘犯了什麼罪？老實說，有多少人與韓家一鼻孔出氣，也有很多人與小單是知心的朋友，他們明知小單是被誣陷，被寃枉，但是，人微言輕，無法挽轉上面的判決，可是，消極的，他們來個不聞不問，就如目前，有會不到。

即使將來被判個藐視大老，至多不過降職降級，其他，唔，至少比眼見好人被屈死，心安理得多。

該醒醒了，這是單泰銘的說話，不錯，丐帮是該强力的整頓整頓家規了。

可是，說來便當！能嗎？

齊岩是滿面愁容的在盤算，韓一魁他們何嘗不說要整頓帮規的，眞怕，越整頓，越烏烟瘴氣的，將個丐帮引向了絕地。

帮主怕丐帮的基業，爲他所毁，適得其反，看來丐帮眞能爲他毁了，不過，韓一魁他們是什麼存心？眞的可沒人能參透得了。

有一輛大車走來，是，他們是走來的，駕車的是個白蔴衣化子，奇怪，目前，往泰山走的，每一條路，每一個口子有着丐帮明樁暗伏，那會沒人見到他們？那個白蔴衣化子分明是單泰銘啊，他，車中人是誰？

「殺！」突然，有人在發號施令，誰？韓一魁的手下，新近升爲七袋分舵主者的祁天鴻，果然，在他的呼喝下，十二柄飛刀，如十二道冷電般，向白蔴衣化子射到，好個單泰銘，他是一個「蝴蝶飄風」，人如一隻大蝴蝶般，在十二道冷電中盤旋。嗆嗆聲中，看來，他已用手在接取十二柄飛刀了，不想，說得遲，那時快，十二道冷電發出後，又是卅六道刀光，宛如一蓬刀雨的，向大車蜂湧投到。

齊岩不禁發了火，此地是我的地頭，即使你要對付敵人，也得先行對自己有個招呼，現在，你這是越俎代庖，何況，我在場，你把我當作了個什麼東西？

「祁兄弟，你這是算什麼？做兄弟的有什麼不是之處，或者，兄弟是否已被剝奪了這青衣主者之位，而無力佈置這兒的事了？你總得先有個招呼。」

「帮主有命，見到單泰銘，有如見大敵。」

「他該殺？不至於吧，還得釘封示衆啊。」

「死人也可示衆。」

祁天鴻幾乎是變了一個人——蠻橫、狠毒，但是，卅六天罡飛刀又如何？嗆啷啷，一片擊響，不見了。單泰銘依然穩跨車轅，抖起長鞭，在催馬前進。

祁天鴻是兇威稍殺。

「想殺人滅口？祁大哥，殺得了我，還殺得盡天下悠悠之口！」單泰銘的說話是充滿了怨憤之意。不過，也充滿了正義之心。不錯，殺人滅口，殺得了單泰銘，殺得盡正義？笑話！

奇怪的是，祁天鴻是流下了淚。

車子飛馳而過，齊岩是滿懷不憤，他本來想與祁吵架的，看到了祁天鴻流淚，他讓男人的淚水打窒了，爲什麼？小子在攪什麼鬼？大個兒的漢子，刀在頸上，也不興哭，你這算什麼？

「何必——生受萬苦。」

祁天鴻的自言自語，讓齊岩是聽出些涵意來，怕單泰銘生受零碎煎熬。莫非，他們已有成算，那可能，現在，祁天鴻是韓氏一族的小輩心腹，眞可能，韓一魁的打算，姓祁的知道，生受零碎煎熬，釘封——他面色微變，難道，不准分辯？

在日照峯的峯頂，有着一塊石台，這可能是青衣舵主安上的號令台，台上居中坐着帮主田耕甫，如雁行分列着七個小石櫈，祇坐了五個，還有二張空着。單泰銘上前，首先得參見帮主，其後，他得拜叩自己的師父朱天尊。不想，朱天尊扭轉了身，他不承認有這樣個悖逆的弟子，單泰銘心痛萬分。

「是韓氏一族，他們在勾結——他們在——」單泰銘正想列擧事實說出一連串韓一魁的罪行時，眼前勁風突現，他眼前祇見到一對狠毒的眼光，是朱天尊，而朱老的七星抓，已直扣單之雙肩——單泰銘那敢與師尊對手，明知，師父這一爪，分明會抓緊自己的琵琶骨，分明會廢了自己一身的武功，自己是師父一手教出來，爲師父毁了，就毁了，不過，他必需說明——帮中的大患隱憂。

轟的一聲震，單泰銘莫明其妙的爲人抓住後領，而有人在對掌，並且對掌之際，凌空將自己救脫險地。他明白，是龍老人，或者宋老人。

「老朱，你是吃了什麼迷魂藥！」

「帮主，看，他們鬼鬼祟祟，分明有所圖謀？」是韓一魁在竄唆田耕甫。

「鬼你個頭，祟你個王八旦，你們又如何？從藥王坳開始，韓一魁你到底派了多少批人手來謀殺我，說。」

「簡直是胡說八道，我派人……有什麼憑據？」

叭叭叭，一只手臂，一個個首級，在場人不禁叫了出來，數一數，有七只右手手臂，有四顆首級，其中有丐帮人，有的不是。

「好啊！原來費家大公子，呂家老弟，連馬夫人是你殺的，眞好身手。」

宋四保還沒回答呢，突然一股陽剛勁力，向其當頭壓到。宋四保一個旋風掃，好個老人，不解當頭招，反踼對方下盤，果然，來人嘿的一聲，而下盤掃了個空，右手又是一股勁力插入，好厲害，自己的天龍功，功力已佈全身，竟然有人可以單刀直入的，破功來襲。是誰？有這好的身手，一方面是掌引力起，先阻對方的出手，一方面看清來人，不禁大吃一驚，是帮主。

可憐，宋四保就因爲對帮主的一分敬畏，如此老經驗的他竟會怔了一怔，呆了一呆，不知是接手，還是停手，可是田耕甫可得理不饒人啊，老實說，本來，宋長老的功力，在這幾年中已爲其超越多多，即使傾盡全力，宋四保也不是田之對手，那能一怔一頓，祇見田耕甫是冷冷一笑，右手不知什麼一來，好像陡的長了三寸，而掌熱如火，宋四保之護身天龍罡，爲田耕甫之天殘六陽眞罡所破。而宋老還未還過神來，胸口一熱，眞神似欲飛出……人，已癱瘓在地，不能行動了。

田耕甫是回身入座，宋四保還在調理眞元，嘿嘿，韓一魁是形如獼猴的，竄到了宋之身前，運指如飛的，立即點了宋之啞穴，氣穴，令宋四保在一個時辰內，無法可以開口。

「哼！你這是滅口，你這是不讓人申辯。」

在場人，除了韓之心腹手下，尙有不少人看在眼裏，聽在耳中，記在心內，不錯，韓長老的做法，的確是有不讓人申辯的意味在。

「住口，畜生，難道容讓你們在帮主面前胡嘶亂吼，沒的讓你們的汚言。髒了帮主的耳朶，你們是罪證確鑿，何況，又殘殺帮中的兄弟，更是罪加一等。」

田耕甫是默默的點頭，對啊，殘殺同帮是個大罪啊。

在場人衆答不出話了，事實俱在，死人頭……

「是你們——是你們——」單泰銘悲憤莫名，他是說不出話來，這是瀰天的大寃枉，這是以贓栽贓！可惜，他又能說些什麼？龍老人再三勸阻，不可前來送死，死了還得背負個惡罪名，不聽，總以爲是非自有公論，不料，來個如此的下場，宋長老入帮數十年，積了多少功績，得爲帮中七大長老之一，現在，他竟然爲帮主如此看待！看，帮主滿面不屑之容，我們，到底犯了什麼大罪？

「朱長老……」田耕甫的威嚴而不得人心的呼喚！

「屬下在，唉！收了這樣個弟子，是我的不是，是小老瞎了眼……」

「何必自責乃爾，不過……以血洗帮，是爲重責！單泰銘釘封之刑，由你出手吧。」

朱天尊道聲遵命。嗆啷啷，一百〇八枚七寸長針，又再出現在衆人眼前。說實在，釘封大刑，自有丐帮以來除了在北宋末年，出現過個叛帮通金的大惡人，勾結了金狗，格殺了十三名九袋長老，二名十袋元老，爲當時的帮主發覺，將其釘封外，丐帮自大明初年復興，至今可未出現過。尤其是在帮主面前執法。今晚，他們見到了，可惜，至少有一半人是不敢看，也不願看。因爲，他們感到這件事有些古怪，有些陰陽怪氣的不對勁。並且，受刑者是單泰銘，他們更是有些可惜。

「嗤」！一聲撕布聲，單泰銘的破衣給撕去了，現在，你們可以看到眞正的釘封大典，單泰銘是冷冷一笑，他抬頭看天，多好的月光，他本來有不少話想說，看來，他說與不說一個樣，死，本不是件大事，光明磊落的死，慷慨激昂的死，從容就義的死，和現在含寃莫白死！有什麼分別？死得乾脆，死得苦痛，更是一樣。唉！可惜的是，丐帮，難道眞的像那位彭大姊說的；丐帮可得消了號，江湖上再沒有這個字號。

她和我講了個佛家的故事——

釋迦牟尼成佛時，與天魔大鬥三百場，每場，天魔輸了，佛祖笑對天魔說：「可以算了……」

天魔不允，並且，他更對佛祖說：「無論億萬年刼，我一定要敗爾之法！」

「你已輸了，再無敗我法之時。」

「千百年之後，我穿爾之衣，敗爾之法。」

佛祖哭了。

「孩子！你明白嗎？唉！魔佛不分時，誰敢信佛？

「打擊對方最有力的武器，是深入對方，由中心壞出來，現在，丐帮是由帮中執權者先壞……」

現在，單泰銘他明白了，丐帮是讓他們——韓氏一族，聯同個帮主，一個不知所以的庸人毁了。不錯，這是最厲害的毁滅之道。

但是，韓一魁他們又是爲什麼？爲什麼一定要毁滅自己出身之門？他不能明白。死得糊裏糊塗，是他唯一的遺憾！他沒有流淚，可是心中却在流血！

七針着體，應該着體，淸淸楚楚的勁風聲。可是，有了嗆啷啷的聲響！大概是——是什麼？背後又不生眼睛，先發七針釘七分穴，護住心脈，可也截斷週身大穴之通道。難道師父他不忍心？不可能啊，帮主之命令！

突然，背後傳來一聲斷喝：「什麼人，敢來丐帮中放肆！」勁風中，分明有人飛身撲出！眞的，在丐帮大會，處理門戶中事，的確不能有外人來干涉，名門正派更得避嫌，那有人敢來帮中胡鬧，而引起天下丐帮羣起而攻之。說實在，丐帮始終是個大帮派啊！小門小戶，說句不好聽的話：「用腳踹，也能踹平了你們！」那有人會輕捋虎鬚的！

勁風飛出，一聲慘呼，又有重物墮地之聲。單泰銘耳朶極靈，聽得出是解老人啊！解四才是帮中名宿，那會一招吃跌？不，有人來倒翻丐帮了！單泰銘是個反應極快的人，他是個雖處危境，而意志不亂的人，他聽得解四才飛身出手，他聽得了

解四才的一招吃跌……來人決非就此算數，好戲尚在後面，他爲了誰？丐帮到底是自己出身之地，能希望他完？

「是那路的英雄……」

「英雄？哈哈，咱們是娘兒們，田帮主，不是咱們胡說，我看，你這個大丈夫可還不如咱娘們！」

「是彭大姊！巨靈門的彭大姊！糟了！咱……」單泰銘的頭上見了汗！他們不是說過不來的？並且，她們也根本不想干涉別人門派之事。丐帮興，丐帮完，與她巨靈門毫不相干，理這些個閒事幹什麼？龍長老是聽了彭大姊的話，他是灰了心，他是和宋長老不同，他老人家是撒手不理，現在，她來幹什麼？還有，來了還出手傷人？

「請下來！」田帮主挺有威嚴的說着話。

「下來就下來，統通下來！」輕飄飄的落地，單泰銘一看，來了九個人！他祇認得彭大姊和她的妹子彭雙華。其他七個，全是灰布大袍，山風吹拂下，眞有些飄飄然的，意欲乘風而逝。

「巨靈門——還有——武當門——」好厲害的眼光，田耕甫一見來人的輕功，立即能說出門戶來，丐帮的帮主實在是有他驚人的一面。

「唉，可惜啊，武學之道，你是洞若觀火，可帮中大事，根本有眼無珠。我看啊，你祇配做個長老，讓你專門去研習武功，做個帮主，不成，眞能讓你將個丐帮給賣了。」

田耕甫可火了，什麼？我賣了丐帮！

「你賣了丐帮，可憐，還得代人數錢呢！」

越發的胡說八道！我賣，我數錢，讓別人化用？天下焉有其事。我田某會蠢得如此可憐。哼哼，丐帮與巨靈門，根本無什麼大交情，而且，巨靈門二十年開一次山，與江湖門派極少往來，她們來幹什麼？何況，擅闖丐帮聚會之地，說什麼也是他們的錯。出手打，諒他們也打不過丐帮，哼，要他們知罪認錯，對，否則，丐帮的顏面何在？

「是你傷了我家解長老？」

「不錯！」彭大姊是直認不諱。

一條黑影竄來，正是朱天尊，他的玉虹七星索已向彭一華捲到。七星索是每個環節，在其勁力運用下，泛出七點星光，而七點星光均是厲害的星芒！可以絞斷對方的兵刄，又可鎖住對方的出招，甚至於有擊破對方罡氣勁力之功。朱天尊實在是丐帮中第一尊者，可惜他是個沒主見，又沒有才幹的人。所以，他不可以對帮中有什大力，但是，在格鬥場中，他可是第一員先鋒大將。

星芒紛飛中，彭一華是冷笑了笑道：「朱長老，你不是我的對手，白虹七星，對付其他人，有你的用處，對付我，還差一籌！眞！我不想令你難看，你就與我請吧！」

彭一華是身形突轉，一條青影，在星芒中投擲，這樣個虎背熊腰的女人，這一個轉，令衆人幾乎傻了眼，一轉一折，一進一退，美啊！既是婀娜多姿，又如美人御風，並且，幾個有眼光功力的人，更看出彭一華是餘意未盡，分明，她不是說大話。

那幾個武當門中是十分專心的看着彭一華的轉彎曲折之道，有幾個是微微有些嘆息，有幾個是互相低聲問答，說些什麼，局外人不能明白。

突然，一道青虹，如狠烟升空般向上直竄，嗆嗆聲中，朱天尊的七星索分明自相糾纏在一起了。衆人一個眼花中，祇見彭一華人在半空，也不知她使用何種功力，更不明白她在半空中，何處着力借力，人是一個轉折，就如一道長虹下垂般，向田耕甫的左側滑到。韓一魁看見青虹向自己投到，他不是個弱者，家傳六合神光罩法，一提即起，雙掌互分陰陽的，「混沌初分」，雙掌一分一推，一股陰陽交加的勁風，向青虹兜頭兜胸的擊到。

巨靈門中的「天神臨凡」，「長虹幻化」，「震天掌」，三招合一，彭一華是巨靈門中唯一的天賦異稟，又配合本門神功的主者，她是看清了對手，她三招合一是將個韓一魁看了個準，盯了個實，能讓你一招過門？韓一魁祇覺得面前勁力幻分之中，自己的出手已爲此婦束緊。運力想拚，想掙，錯了，不拚不掙，你尚有逃走機會，因爲，田耕甫已經出手循跡追上，彭一華即使功力不凡，可也不敢過份輕視田帮主的出手，勢必一放約束，廻掌抵格，你掙，你拚，你是硬拚傷了氣，何況年老，又且一直處心積慮做你的功臣大老，功力大退之下，就此傷了心脈！一陣噁心，一口黑血噴出，倒地不起了。

一方面，彭一華與田耕甫已經交上了手。

於此可見田耕甫之功力驚人處，他隨隨便便一掌一式，全是帶有極强勁的六陽烝！看來慢，其實純而不駁，實而不華，一出手，就此將對方的身形、落脚、出手、進退，全算得十分準確，也可以說，逼令對方不能隨便敷衍，甚至借力還力，以勁移力，强弱分野，就得實打實架，毫無取巧之餘地。

巨靈門之功勁本來猛而純，現在，更加是以猛對剛，以純對實，到了相互間不能馬虎了事的地步。

田耕甫可是心驚肉跳了，他不得不佩服面前這個虎背熊腰的婦人，如果在三年前，自己尚未精研天殘十六頁，自己一定輸在此婦手下，即使現在，自己又何嘗有贏她的把握？巨靈門難道眞的有震爍江湖的武功？

突然，衆人驚叫中，有不少丐帮子弟在逼緊了石台，爲什麼？因爲，六柄長劍已分點田之六脈重穴。其餘三劍則分阻外圍。

一個武當老人手中却執着一面綠光閃的竹令牌，幾個長老他們是認得；這是帮中的三大密令之一；綠竹勅令。是丐帮初創中與帮主白雲師太生前的三大重寶之一。爲了感謝三位武林門之大力相助，重開白雲宗，希望三人之後人能監視，能督促丐帮不爲宵小所敗，三密令就算是白雲宗的教外別傳之法物。

綠竹令出現過一次，然後落在第五代帮主手中。可是，第五代帮主死後，就此不見了，也沒人追究，至於三位與丐帮有關連的人是誰？更加無人聞問了。現在，綠竹令在武當人士手中，分明，武當門與丐帮上代有極好的關係。

彭雙華却手執着一面啞啞的，無光焦木，焦木勅令，連田耕甫見了也啞然無言了。

他們不是一無關連，並且，他們如有所命，丐帮帮主也得全力以助，不得違抗。但是，帮中出了什麼大事，要勞煩他們出馬？

彭一華是巨靈掌門，手執焦木勅令的是武林掌門；辟塵道長。

「韓一魁，你應該自供罪狀了吧！」辟塵道長十分厭惡的看了這個吐血的人一眼。

韓一魁却冷冷的說道：「你要我說些什麼？」

、你不說，有人說啊！趙玉漪來了，王山兒也來了，還有，在韓一魁的身上找出了一面有勾勾曲曲的文字底火牌，什麼東西！北元也先太師的記名牌。

漢奸！韓一魁是漢奸！他勾通瓦剌的韃子！其他的事，也就可以不言而喻，通盤明白了。

他並不是阿私護短，他不僅是勾黨營私那麼簡單，他是有意的葬送了丐帮。一直來，元朝對明朝是心有不忿，一直來，北元在關外虎視着明朝，伺機蠢動。丐帮是走遍天下，丐帮中不乏有大批忠勇之士，他們打探消息，他們在後破壞……

明朝已步入了衰亡沒落之期，而北元在也先之率領下，在他强有力的統治下，又再形成個大部落。也先是在收買朝中的奸官，閹黨，也先認爲明朝的將、兵、官、軍，根本不足懼，也不足畏，可是，他怕丐帮的牽制，丐帮神出鬼沒，丐帮可以不顧生死的拚命……

他要丐帮完，而韓氏一族却是丐帮中的元老。但是他已厭惡了一切，他不甘心自己有那麼多的財產，還得穿化兒衣，做化子頭。

他變了，他要他的兒子、女兒過安逸的生活，他自己操縱着帮中一切，殘殺忠良，然後，逼走有志節之士。哈，丐帮完了，他搖身一變，抗元，成大明忠臣。引元入寇，成大元的功狗，他得過另一種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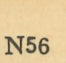
單泰銘的出告，龍，宋兩老的呼應，他是不怕，他希望田帮主的處置失當，而激起更大的變化——他成功了，丐帮完蛋了！

幾乎成功了，來了巨靈門，武當門，把他的陰謀鬼計一清二楚的昭告於衆。韓氏一族是完了，而幾個長老又如何？他們有幾個怨恨而自裁了！

田耕甫也幾乎想死，辟塵道長的說話有力啊：「你應該一手整頓丐帮，前輩先人交下的，你有什麼權力毀了他？振作起來，清理門戶，然後，交給下一代，好的一代——」

北元果然入寇，皇帝也被俘——是爲土木之變。但是，在北元的後路却有着丐帮的人在奮死拖住他們，領頭人有單泰銘、有趙玉漪；王山兒，還有更多更多的丐帮子弟，他們是新的一代，是可尊貴的一代——

（全文完）



龍虎雙傑　故事

舞男（下）

馬騰·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舞男于仲生——亞拔，被做雜技的演員泰廸在一條隱蔽、骯髒的小巷裏將他掃了一脚，摔倒地上死去。泰廸連忙打電話給好友卡凡，在半夜裏卡凡協助他了解死因，發現死者並無致死痕傷，並協助報警，陳探長因爲他們是協助辦過案，知道他們不是壞人，經過驗屍官的化驗，證明死者是服食過量毒品致死，泰廸無罪釋放，陳探長告誡他們不要暗去偵查，防有殺身之禍，泰廸不以爲然．慫恿卡凡偵查，卡凡本身是新聞記者，也希望得到第一手資料刊載，經過暗查，知道亞拔和一歡塲女子朱麗麗要好，先由泰廸去採訪她……

蛇蠍美人　爲財犯法

泰廸這才驚覺過來，簡直連耳根也紅透了，尷尬地垂下目光，吶吶地道：「麗麗小姐，妳這樣站着，我怎樣進來啊。」

朱麗麗「咭咭」一笑，閃退開去，泰廸吸口氣，走入屋內。

朱麗麗扭着腰肢，將大門及鐵閘都關上。

泰廸乘這機會，打量了一下屋內的情形。

這是一個很細的住宅單位，只有一房一廳，但佈置得頗爲舒適，而屋內除了這位朱麗麗之外，沒有別的人了。

因爲泰廸一眼就瞥到那間房門大開的房內，那張大床上，空無一人。

他總算放心了不少。

不過，他心中的不安却沒有減少，因爲他知道，像朱麗麗這種女子，若是動意之下，纏着他，那是很難應付的。

無疑的，這位朱麗麗確是一個尤物，而且作風開放，否則，又怎會在泰廸的面前，只穿那件比沒穿衣服還要誘惑的背心式睡衣，一點也不避忌。

坐下來之後，泰廸覺得朱麗麗的姿勢更要命，他只好盡量不去看她那惹火的身體。

「泰廸，你好帥，怪不得亞拔不敢在我面前提起你了。」朱麗麗一雙媚眼不停地上下溜着泰廸，將雙手環抱在胸前，讓雙乳誇張地聳突出來。

泰廸將目光垂下，笑笑道：「或許亞拔覺得我這個朋友不值一提吧。」

「泰廸，你不是與亞拔一樣的吧？」朱麗麗的眼中，閃露出令泰廸心顫的異光來。

泰廸知道朱麗麗說的是什麼，忙道：「不是，我是拍戲的，特技演員。」

「啊，原來是拍戲的，怪不得這樣有型有欵了，你比很多大明星還要有型呢。」朱麗麗眼中那股熾熱的異光更盛，交疊的雙腿互相輕擦着，那種樣子，令人無法忍受得了，極具挑逗性。

泰廸困難地嚥了一口口水——感到喉乾舌燥，對於這種情形，他是始料不及的，「麗麗小姐，我這次來，是想問一下，你是否知道亞拔的死因。」

朱麗麗詫然道：「亞拔不是因爲服食過量的毒品致死的麼？早兩天的報紙也有報導。」

泰廸道：「麗麗，我不是說他的眞正死因，而是說亞拔是否被人強迫服食過量的毒品致死的。」

「這我怎知道？」朱麗麗說時，放開交抱的雙手，聳聳肩，令到雙乳上下顫動了一下。

泰廸的喉頭又感到一陣發乾，吸口氣道：「亞拔以前有沒有吸食毒品的？」

朱麗麗神色忽然一變，用雙手掩住了胸前，雙腿交疊着縮起來，懷疑地望着泰廸：「你到底是什麼人？你不會是亞拔的朋友，警探？」

泰廸笑笑道：「麗麗，別緊張，我不是警探，你怎麼忽然懷疑我不是亞拔的朋友？」

「你若是亞拔的朋友，怎會不知亞拔有沒有吸食的嗜好？」朱麗麗的神態變得兇狠起來。

「不錯，我確不是亞拔的朋友。」泰廸知道裝不下去，只好直認不諱，「不過，我確是一名特技演員……」

「那你找我幹麼？」朱麗麗尖着聲音叫道：「請你快點離開，否則……」

泰廸急忙解釋道：「麗麗小姐，妳且聽我說清楚好嗎？」

說着，懇求地直視着朱麗麗。

朱麗麗大概被泰廸的神態征服了，忽然間嫣然一笑，放軟了聲音道：「看你不像個壞人，你說吧。」

「是這樣的。」泰廸趕緊道：「亞拔死時，我就在現場，由於當時環境特殊，我以爲他是一名刦匪，在驟然之下，我本能地閃身將他一脚掃跌，他跌倒之後，便死了，害得我差點揹上殺人重罪，幸好驗屍報告說他，是死於吸食毒品過量致死的，但我也在警方的扣留室中，渡過一日一夜！」

泰廸接着將事情的經過，說給朱麗麗聽。

朱麗麗聽完之後，神色立起變化，眼中盡是仰慕之色。「原來是這樣的，你的身手一定很高明了。」

那種熾熱的光芒，忽然間又從她的雙眼中閃射出來，掩在胸前的雙手，亦放開來，重又暴露出她那雙欲破衣而出的豪乳來。

泰廸苦笑道：「那只是一種自然的反應，無論是誰，在當時那種情形之下，都會有那種反應。」

朱麗麗瞬也不瞬地注視着泰廸，那種目光，令到泰廸渾身不舒服。「但我相信，平常人的反應，沒有你那樣快！」

「麗麗小姐，幹咱們這一行的，若是反應及身手不够快，那是危險的。」泰廸的心忽然間狂跳起來，因爲朱麗麗忽然間擺出一個極具挑逗性的姿勢來，交疊着的雙腿恰到好處地分開來，隱現出那引人遐思，血脈賁張的神秘地帶來，單是那雙腿，便令到泰廸目爲之眩。

「唏，泰廸——」朱麗麗昵聲叫着，忽然間一下子就倒在泰廸的身上。

泰廸只覺全身一熱，再也抵受不住，將朱麗麗緊緊地摟抱着，而朱麗麗的兩片火熱的紅唇，已自動印上了泰廸的咀唇之上。

待到泰廸從狂恣中清醒過來的時候，起碼過了一個小時以上，而且，他與朱麗麗已不是在客廳內，而是在睡房中那張寬大的床上。

而兩人身上的衣服已脫得清光，赤裸着，雙雙擁在床上，放鬆地喘息着，瞇縫着雙眼，將頭臉埋在泰廸胸膛上的朱麗麗，臉上流露出異常滿足的神情。

泰廸則張着雙眼，望着天花板，不知在想些什麼，一雙手在朱麗麗柔滑的腰背上撫摸着，令到朱麗麗渾身輕顫着。

長長地吐了口氣，泰廸雙眼眨動了一下，輕聲道：「麗麗。」

麗麗赤裸的軀體顫動了一下，嬌慵地應道：「泰廸，你眞厲害。」說着，伸手在泰廸的胸膛上撫摸逗弄起來。

泰廸忙伸手按着她的手。「麗麗，我有話和你說。」

朱麗麗將臉側轉起來，懶懶地道：「泰廸，說吧。」

泰廸想了一下，直截了當地問道：「麗麗，妳以爲亞拔是自殺的，抑是被殺的呢？」

朱麗麗想也不想就道：「他爲什麼要自殺？他的日子過得那樣舒服，每天只要應酬一些有需要的女人，或是同性戀的男人，收入比我還好，碰上一些富婆，若是能够取悅她們，無疑等於掘到一個金礦，你說，天下間還有什麼職業好得過與人做

愛，便收入可觀的職業？」

一頓接道：「他不但穿的名牌貨，戴的亦是名牌金錶，出入高級場所，開的是名牌房車，不知道他幹什麼的人，儼然以為他是富家公子，他不吸毒，又沒有欠下別人的貴利，他為什麼要自殺？」

泰廸聽着，不由同意地點點頭，但隨之又提出了疑問：「那妳認為他是被殺的了？」

「肯定是！」朱麗麗的回答出乎泰廸意料之外地肯定。

「妳有什麼根據？」泰廸問。

「很簡單，他既不是自殺，那不是被殺，還有什麼？」朱麗麗說時，用雙乳挨擦着泰廸的胸膛。

泰廸忙制止了她。「麗麗，妳怎會與他混上的？」

朱麗麗毫不在意地說道：「我與他都是幹的同一職業——出賣自己，那是一種沒有感情的買賣，但是咱們也是人，同樣有感情，需要感情上的慰藉，在這種共同需要之下，我們混在一起，那是很自然的事。」

「妳既然認為他是被殺的，而妳又那樣熟悉他，在妳的想像中，有什麼人是值得懷疑的？」

朱麗麗的興趣似乎不在這方面，雙手又在泰廸的身上挑逗起來，着迷地道：「泰廸，你比亞拔及很多人強壯多了！」

泰廸被她那一逗弄，身體下面的那部份馬上起了反應，但他立刻長吸一口氣，抑制住自己的衝動，並制止了朱麗麗的逗弄。「麗麗，妳先回答我的話。」

「泰廸，我好喜歡你，你答應我，以後還與我來往麼？」朱麗麗一味瞎纏。

泰廸真拿她沒有辦法，只好虛應道：「好了，妳這樣迷人，我又怎麼捨得放過妳。」

「嗯——」朱麗麗用鼻音漫應一聲，才滿意地道：「一時之間，我也想不起值得懷疑的人來。」

泰廸焦急地道：「他會不會是因為勒索而招致殺身之禍？」

「不會吧？」朱麗麗遲疑着道：「他應該不是那種人，而幹他們那一行的，最忌的亦是這一點，那無異自毀財路，因為萬一傳開去，又有什麼人敢再找他服務？那他豈不是完了？而我亦從來沒有聽過他提及這方面的事。」

「他是否什麼話也跟你說的？」泰廸問。

「可以說是。」朱麗麗道：「咱們無話不說，他甚至連銀行有多少存欵，也對我說，不過，每個人總有一些不足為外人道的隱秘的，你說是麼？」

泰廸不得不同意朱麗麗的話，點點頭接問道：「他的銀行有多少存欵？」

「他說有十多二十萬。」朱麗麗睨了泰廸一眼，「你不是想打他那筆錢的主意吧？」

泰廸急急道：「妳想到那裏去了？他已經死了，什麼人也不能打他那筆欵子的主意，除非是他的親人，才有希望承受他的錢財。」

朱麗麗在泰廸的身上扭了一把，笑說道：「你緊張什麼，我不過和你開開玩笑吧了。」

泰廸「雪雪」呼痛，吸口氣，道：「他是否曾經與人結怨，或是得罪了什麼有勢力的人物？」

朱麗麗眨眨眼道：「應該不會，他是個圓滑的人，我從來也沒有聽他說起過這一方面的事。」

「他有那樣多的錢，會不會有人打他那筆錢的主意，向他勒索不遂，而殺了他呢？」

「不會吧？」朱麗麗道：「既然目的是錢，那有什麼理由會殺人？人死了，根本就不可能向死人勒索到什麼！」

泰廸不由用手拍一下自己的腦袋，「我真是想昏了，這一點也想不到。麗麗，他雖然不吸毒，但幹他們那一行的，或多或少皆會與毒品打上交道，譬如，他有沒有向客人售賣興奮劑之類的毒品的，很多客人為了得到最高的樂趣，很多時是會借助這一類藥品的。」

「這一點倒是有的。」朱麗麗眨眨眼道：「就像咱們，不少姐妹都有服食毒品的嗜好，那是想麻醉自己，而有不少的人客，在做愛之前，是會服食與奮藥物的，報紙上不是偶有報導麼？亞拔曾經對我說過，他為了滿足那些人客的需求，他暗中替那些毒品大賣家零售一種據說會增加性慾的藥丸，他幹得非常之小心，一直沒有出過事。」

泰廸心頭跳動了一下，暗忖：「亞拔是服食過量的毒品致死的，而他又暗中販毒，那會不會他的死，與毒品有關連？」想嘸，他問道：「妳知道他是向什麼人烟貨的？」

「大眼炳！」朱麗麗想也不想，就一口說出來。「這根本就不是什麼秘密，在咱們這一行內，可說是半公開的秘密。」

「麗麗，依妳看來，亞拔會不會是因為毒品的關係，而被人殺死的？」泰廸特別強調一句：「亞拔是服食過量毒品至死的。」

朱麗麗的眼中閃過一抹驚悸之色，含糊地道：「我怎麼知道，不要再說這些事了。」

說着，一翻身，壓在泰廸的身上，手口並用，採取主動。

泰廸乃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自然抵受不了，身上一熱，他馬上展開了反攻。

接下來，兩個人扭成了一團，急促的呼息聲隨之响起。

× × ×

泰廸從朱麗麗所住的大厦走出來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二時二十一分。

換言之，他在朱麗麗的居室中，逗留了足有三個小時！

在這三個小時之內，他對朱麗麗鞠躬盡瘁了三次，他雖然年輕力壯，但在空着肚子的情形下，仍然感到有點吃不消。

走在街道上，他如今就有點感到雙腿虛軟乏力，肚子咕咕直叫，他確實是透支過度了。

這時候他什麼也不想，只想找個地方，好好地坐下來，飽餐一頓，補充體力。

在一家餐廳內坐下來，他急不及待地要了一客牛扒餐，並要了一杯鮮奶，一口氣直灌下肚子。

吃下那客牛扒餐後，他虛耗的體力馬上恢復了，搖頭苦笑一聲，他馬上起身結賬離去。

走出餐廳，在馬路邊截了一輛街車，說了一個地址，街車司機點了一下頭，便朝前飛馳而去。

在一條頗為熱鬧的街道上，街車停了下來，泰廸付了車資，推開車門走了出來，街車「呼」地一聲，開走了。

泰廸却站着四下打量了一下，才朝一間酒樓走去。

根據朱麗麗所說，毒品拆家大眼炳每天午後二時左右，便會到這間酒樓飲茶兼吃飯，幾乎風雨無間，除非有什麼事故，否則，從不「缺席」。

而據朱麗麗所說，在他之前，警方曾有人登門「拜訪」她，不過，她的表現就沒有對泰廸那樣合作了，一問三不知，查問的警方人員，可說是白走一趟，不得要領。

這總算讓他放心了不少，但也佩服警方辦事之迅速。

這間酒樓規模不但大，裝修亦堂皇富麗，格調不俗，不但有寬敞的大廳堂，亦有自成一格的貴賓房，而大眼炳正是在其中的一間貴賓房內午膳，在貴賓房內，就等於在自己的家中一樣，別的客人是不准胡亂進去的。

難怪大眼炳這樣喜歡光顧這家酒樓了，因為在貴賓房內，就等於在私家地方一樣。

泰廸終於在一間貴賓房內，找到了大眼炳。

他雖然沒有見過大眼炳。但却聽過朱麗麗的描述，而大眼炳的特徵就是那一雙像大眼金魚般又大又突的眼球，這是非常好認的特徵，眼大的人不是沒有，但像他那樣眼大而眼球又突的人，相信沒有多少人，加上那一副撈家相，泰廸一眼就認了出來。

陪着大眼炳的，還有兩名精壯的漢子，那一定是大眼炳的得力手下兼近身保鏢，泰廸遲疑了一下，一逕走入去。

他才踏入門口，那兩名漢子立刻警覺地站了起來，其中一人一閃擋住泰廸，懷疑地打量着泰廸，充滿敵意地道：「你是誰？亂闖什麼？」

泰廸從容地道：「我叫泰廸，是來找炳哥的。」

「泰廸？」那漢子疑惑地上下打量着泰廸。「不認識啊。」

說着便想將泰廸推出去。

泰廸伸手撥開他的手，含笑道：「朋友，你們當然不認識我，但不會不認得死去的亞拔吧？」

那漢子眼色一變，兇狠地道：「兄弟，你到底是什麼人？你不是想去看跌打醫生吧？」

說着，便欲動手。

「阿黑，讓他進來。」房內的大眼炳忽然喝叫。

那漢子阿黑狠狠地盯了泰廸一眼，才讓開一些，讓泰廸走進去。

另一名緊傍着大眼炳身邊站着的漢子，則警戒地注視着泰廸，以防他對大眼炳不利。

大眼炳亦蹙着雙眉，上下打量着泰廸，神色頗不友善。

泰廸走前去，叫了一聲：「炳哥。」

大眼炳沒有應他，目光不離他身上。「泰廸？你是亞拔的朋友？」

泰廸點點頭。「炳哥，亞拔沒有向你提起我？」

大眼炳不答反問：「我與你一點瓜葛也沒有，你找我幹什麼？」

那名叫阿黑的漢子守在門邊，不懷好意地道：「聽着，你若是有什麼不軌的企圖，我勸你還是快離開為妙。」

泰廸却鎮定地道：「炳哥，我可以坐下來麼？」

大眼炳目光閃了一下，道：「好，坐吧。」

泰廸坐下來，自己倒了一杯茶，喝了一口，才笑着道：「炳哥，你有沒有興趣知道亞拔死前告訴我的一個秘密？」

大眼炳的眼光閃動了一下，一張臉立時沉了下來，「哼」了一聲，却沒有說什麼。

站在他身邊，隔着他與泰廸的漢子却怒聲道：「好胆量，你不是想向炳哥敲詐吧？」

泰廸悠然一笑，一點也不驚怕。「炳哥，我絕無這個意思。」

大眼炳冷冷笑道：「我無興趣，你走吧。」

泰廸站起來道：「炳哥，你真的沒有興趣？」說着，意味深長地笑笑，推開椅子，向外走去。

還未走到房門口，大眼炳輕喝一聲：「站着。」

泰廸暗自冷笑一聲，停下來，轉身道：「炳哥……」

大眼炳揮揮手道：「這裏不是說正經事的地方，咱們離開這裏再說。」

說着站了起來，朝身邊的漢子使了個眼色，當先向外走去。

阿黑待大眼炳走出房外，對泰廸擺擺頭道：「跟着來。」

泰廸笑笑，跟着走出去。

阿黑一閃身，傍着泰廸走出去。

另外那名漢子則隨着走出去，摸出一張百元大鈔，塞給一個剛好走過來的侍者，指指身後那間貴賓房，說一聲：「不用找了。」

那侍者望一眼房內的杯碟，立時點頭哈腰，堆滿了笑容，迭聲道：「水哥，多謝，多謝。」

阿水擺了一下手，急步跟在泰廸的身後，走出酒樓。

才走出酒樓，大眼炳朝街角那頭招了一下手，立刻，就有一輛房車沿着路邊開過來，在大眼炳的前面停下來，後面的車門自動打開，大眼炳一彎腰，鑽了進去。

泰廸猶豫着要不要上車的時候，傍在他身邊的阿黑道：「朋友，上車吧！」說着推了泰廸一下。

泰廸冷不防之下，被阿黑推得向前趦趄了一下，還未站定，便又被身後的阿水在他的腰背上推了一下，身不由主地，一下子便撲入車廂內。

阿水緊貼在泰廸的背後，亦乘勢上身向前探，那模樣就像催促泰廸上車一樣，

路上的行人雖多，但一個也發覺不到有什麼不對。

就這樣，泰廸被推上了車，立刻，阿水就緊擠着他坐下來，「砰砰」兩聲車門關閉聲中，房車震動了一下，便向前滑去，接着飛馳起來。

泰廸根本連掙扎的機會也沒有，因爲他才被推入車內，大眼炳已一手將他的手臂反扭到背後，而隨之擠進車內的阿水已將一件利器抵在他的腰眼上，令到他動也不敢動。

阿黑則登上了車頭前面的座位，房車一直沿着馬路向前駛去。

泰廸雖然藝高人胆大，但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不免心驚起來，因爲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大眼炳若眞的是殺害亞拔的主兇，那麼，他可能會無命，殺人滅口，那是他們慣常的手法。

他不由暗暗後悔自己太過孟浪衝動了，也不計劃思量一下，便單人匹馬找上大眼炳，但已行錯了一步，後悔已於是無補，所以他努力裝出鎭定的樣子，扭頭對大眼炳道：「炳哥，這是甚麼意思？」

大眼炳「嘿嘿」笑道：「沒有別的意思，你不是有秘密告訴我麼？咱們正是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好讓你將知道的秘密說出來。」

阿水兇狠地道：「聽着，別整蠱做怪，乖乖地坐着，否則……」

說到這裏，抵在泰廸腰眼上的利器緊了一緊，痛得泰廸腰身抽搐了一下，差點叫出聲來。

不知不覺間，車子已駛到一處廢鐵工場，一直駛入去，在廢鐵場內的一座鐵皮屋前，停了下來。

大眼炳放開了扭着泰廸手臂的手，推開車門走了出去，另一邊的阿水却立刻接過他的手扭着，推他下車。

泰廸在那刹那念頭數轉，眞想不顧一切，在大眼炳鬆開扭着他手臂的手下車時，猝然發難，但他却沒有忘記抵在他腰眼上的利器，他知道，無論他動作多快，也快不過阿水的動作——將利器刺入他的體內，而車頭的阿黑更早大眼炳一步下車，虎視眈眈地守候在車門邊，若是反抗，徒自吃苦，所以，他只好放棄了反抗，乖乖地下車。

下車後，他更發現，在附近一堆堆的廢鐵堆旁邊，守候着四五名膀大腰粗的漢子，他的心不由往下一沉。

看來，他這一次是很難脫身的了。

他才下車，阿黑已將他另一邊的手臂扭到背後去，與阿水兩人左右將他挾進屋內。

大眼炳則早已進了鐵皮屋內。

這間鐵皮屋頗大，放了不少的工具雜物，靠窗那邊放了一張生銹的寫字枱，一張皮轉椅，居然還裝了一部冷氣機，泰廸被挾進屋內後，門便關了起來。

屋內就只有大眼炳，泰廸與阿黑阿水四人。

阿水阿黑沒有放鬆泰廸，左右挾着他站着，大眼炳則在皮轉椅上坐下來，將椅子轉過來，不懷好意地盯着泰廸，咀角噙着一抹陰冷的笑意，慢條斯理地從懷中將一包烟掏出來，抽出一支，刁在咀上，再拿出火機，「擦」着了，將烟點燃，長長地吸了一口，又長長地吐出一口烟來。

別看大眼炳這些動作似乎毫無意義，實則，那是一種心理戰略，可以給泰廸造成强大的心理壓力，看來，大眼炳可不簡單。

而泰廸眞的感受到一股無形的心理壓力，而且忍不住了。「炳哥，你到底想怎樣了？」

大眼炳橫了泰廸一眼，抽了一口烟，再將烟慢慢吐出來，足有三四分鐘之久，才陰着聲道：「亞拔死前，到底與你說了些什麼？」

「快說！」阿黑阿水兩人同時叱喝一聲，扭着泰廸雙臂的手微一用力，痛得泰廸彎腰跕脚的，盡量減輕痛苦。

「哼，你眞是胆生毛，居然敢打我的主意，你有種。」大眼炳目光兇厲，「記着，虎頭釘蚤不是好玩的！」

泰廸吸了口氣，才苦着臉道：「炳哥，亞拔生前，只不過對我說過，他是向你要貨的。」

泰廸希望能够搪塞過去，先求脫身再說。

「就只是這些？」大眼炳不相信地道：「這算是什麼秘密？你別想在我這老江湖面前，蒙混過關！」

「快說實話！」阿黑猛地在泰廸的肚子上抽了一拳，要不是阿黑兩人仍然挾着他的雙臂，他不痛得躬腰跪倒才怪。

大口大口地喘了兩口氣，這時候若是可以反抗，他眞會不顧一切，狠狠地叫阿黑兩人嚐嚐他的厲害，但這時他是人爲刀俎我爲肉，只好强忍下來，並且靈機一觸——事已至此，何不試探一下，他是否眞的殺害亞拔的主兇，正所謂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豁出去算了。

主意打定之後，他喘口氣說道：「我說，我說，亞拔還告訴我，他懷疑你想殺他。」

大眼炳聽着，陡地哈哈大笑起來，用力將烟蒂擲在地上。「喂，你簡直是胡說八道，我爲甚麼要殺他，他既沒有對不住我，更沒有欠我數（意即錢），尙且他每月帮我推銷不少貨，帮我賺錢，像亞拔這種人，打着燈籠也找不到，我會斷去一條財路，那除非是白痴或是傻瓜，才會殺他！兄弟，你太嫩了，居然說一些沒有人相信的話，眞好笑！」

「但他是因爲服食過量毒品致死的，而他又是不吸食毒品的，只有你們這種人，才會用這種辦法殺人，別人根本就弄不到那樣多的毒品！」泰廸將他的猜想說出來。

「嗯，原來你是根據這一點，懷疑我的！」大眼炳冷笑連聲道：「別忘記，在這個世界上，只要有錢，就可以買到毒品，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我可以告訴你，我早在亞拔被殺之前的一個星期，因爲生意上的問題，離開了本地，直到前天才回來，昨天才知道亞拔死了，兄弟，我勸你別痴心妄想了，你想利用亞拔的死，向我敲一筆，眞是異想天開！」

「他媽的！居然敢打炳哥的主意？大概不想活了！」阿水用膝頭重重地撞了泰廸兩下。

泰廸根本閃避不了，痛得他叫起來。

大眼炳忽然神色震動了一下，狐疑地望着泰廸：「你到底是什麼人？反毒組的便裝？」

「快說！」阿黑又在泰廸的肚子上重重地揮了一拳！

泰廸痛得胃部抽搐，幾乎嘔吐，眼淚直淌，臉色青白，幾乎站不住，大口大口地急喘了幾口氣，趕緊道：「我只是亞拔的朋友，我是拍戲的，不是警探！」

他之所以這樣急不及待地否認，是恐怕大眼炳誤認他是警探後，爲了利害關係，很可能會殺人滅口，那他就很難有生望了，所以他急急否認，那麼，可能還有生望。

「你是拍戲的？怎麼我沒有聽亞拔提起過你？」大眼炳仍然懷疑地打量着泰廸，「阿黑，搜搜他的身上！」

阿黑應了一聲，待阿水將泰廸另一條手臂抓住，才鬆開來，在泰廸的身上搜起來。

阿黑似乎是這方面的老手，搜得很仔細，也很徹底，將泰廸帶在身上的物品，全部搜出來，然後逐樣點查看着。

「炳哥，他果然是拍戲的。」阿黑將一張證件遞給大眼炳。

泰廸至此才鬆了口氣。

因爲他認出，阿黑遞給大眼炳的那張證件，正是他出入片場的證件，上面有他的照片及姓名。

大眼炳接過來，看過之後，交還給阿黑，示意阿黑將物件放回泰廸的身上，臉色才放緩了一些，「嗯，阿黑，阿水，教訓他一頓，然後放掉他！」

說着從椅上站起來，走到泰廸的面前，兇狠地道：「聽着，這一次放過你，你若敢在外面亂說什麼，就不會這樣便宜了，記着！」

說完便朝門口走去。

阿黑則獰笑一聲，朝阿水打了個眼色，正準備動手「教訓」泰廸，而泰廸亦不甘被「教訓」，伺機準備反抗的刹那，外面忽然响起一陣吆喝聲：「站着別動，我們是警方人員！」

正走到門邊，欲拉開鐵門走出去的大眼炳一聽，臉色大變，急忙返身走回來，恐惶驚怒地道：「怎會被警探發現的？他們在外面怎會一點也不知道，他媽的！」

說完急忙撲向窗口那邊，企圖從窗口那裏溜出去，可是，他只是瞥了一眼，便急急退回來，臉色青白一片，在屋內團團轉。

而這時泰廸已乘阿水心驚神慌的刹那，身形陡地向下一彎，硬是將阿水自背上翻到前面，摔跌在地上。

阿水在冷不防之下，被泰廸一個「背翻」，身形凌空之下，那裏還抓得緊泰廸的雙臂，手一鬆，翻跌落地，但他的反應及身手很快，立刻自地上跳起來，但却又被泰廸一脚踢得滾跌在地上。

這一脚，泰廸是含憤踢出的，所以力道很猛，踢在阿水的肋骨上，痛得阿水大叫出聲。

但泰廸隨之亦發出一聲痛叫，身形旋跌開去。

原來是阿黑撲上去，一拳擊在他的肩頭上，隨之搶撲前去，雙拳猛擊向泰廸的頭部。

泰廸才穩住身形，一眼瞥到阿黑雙拳已到，大驚之下，身形急忙藉勢歪躍出去，堪堪避過了那兩拳。

但阿水却已忍痛從地上爬起來，並順手抄起地上一條角鐵，撲過去揮擊泰廸！

泰廸這一次却無論如何也閃避不了，因爲他已跌倒在地上。

這一下泰廸若是挨上，只怕要在醫院裏躺上一段日子。

就在那刹那，隨着「嘭」然一聲大响，鐵門猛然被撞開來，一聲斷喝緊接着响起，「不准動，停手！」

這一聲喝，震得阿水呆窒了一下，手一軟，手上那條角鐵鬆落在地上。

而阿黑也僵木地站着，不敢再動。

大眼炳更是全身抖了抖，臉色灰白，頹然垂下頭來。

因爲他們都瞥到，有兩三名警探衝了入來，手上的槍正分別對準了他們，他們自然不敢再動了。

泰廸這才鬆了口氣，從地上站起來。

陳坤探長恰好在這時走了進來，第一句就問：「泰廸，你沒有什麼吧？」

泰廸揉着肩頭道：「還好，你們若是來遲一步，我就慘了。」

陳坤點點頭，轉向大眼炳。「李炳，這一次你無話可說了吧？」

大眼炳這時已鎭定下來，口氣有點强硬地道：「陳探長，你這算什麼？不是搜到什麼吧？」

陳坤冷冷笑道：「我雖然搜不到什麼，但你擄人、禁錮、毆打這幾條罪，你是怎麼也洗脫不了的，跟我回去吧！」

說完，揮手朝兩名手下道：「押他們上車。」

大眼炳立時像鬥敗的公鷄般，垂下頭來，但隨即又抬起頭來，狠狠地盯了泰廸一眼，在一名探員的押解下向屋外走去。

阿黑阿水兩人亦無言走出去。

陳坤邊向外走，邊對泰廸道：「泰廸，你是怎麼攪的，我早已對你說過，不要親自插手偵查，你却不聽，難道你不怕死的？」

泰廸苦笑道：「陳探長，對不起，不過，我總算帮你將大眼炳繩之於法了。」

陳坤瞪了泰廸一眼：「最多只能够告他擄人、禁錮及毆打罪，但却沒有證據控告他販毒。」

「探長，這一點，我可以指證他，我還可以帮你找到另一個指證他的人。」

「嗯，好，希望能够在這裏找到他販毒的證據。」陳探長抱着希望道。

而他的幾名手下，這時已在屋內翻搜起來。

泰廸奇怪地問道：「探長，你是怎樣知道我被大眼炳擄來這裏的？」

陳坤笑笑道：「說出來一點也不奇怪，對於于仲生的死，我們亦懷疑是大眼炳幹的，我們早就查出于仲生是向大眼炳要貨（毒品）的，而他又死於服食毒品過量之下，所以，在發覺他的死因有可疑之下，馬上就懷疑大眼炳了，於是，我便派了手下，日夜監視着他，你被他自酒樓挾持上車時，路人雖然看不出來，但我的手下

却看出了，馬上跟踪他，跟到這裏，窺伺到他們將你帶入這間鐵皮屋內，恐怕你有危險，於是致電回警署向我報告，我便帶了手足趕來，總算有所收獲，這一次，大眼炳是肯定要坐監的了。」

泰廸聽了陳坤的話，才明白陳坤及時將他解救的內情。

兩人出到屋外，泰廸看到外面的空地上，分別停了三輛警車，而大眼炳阿黑阿水等人，已被押上了一輛警車，有不少警員在附近走動着。

陳坤與泰迪上了另一輛警車，陳坤對那名得力手下探目王超吩咐了幾句話，便與那載着大眼炳等人的警車，先行駛返警署。

× × ×

從警署中走出來，已經是晚上七時多了。

那是因爲要在警署錄口供的原因，泰迪是主證人，他的口供非常重要，那自然對大眼炳極之不利了。

錄完口供後，他亦與陳坤探長說了一會話，據陳坤說，據調查所得，大眼炳確是在亞拔被殺前，離開了本市，而他經過多日來的偵查所得，皆沒有綫索顯示亞拔是大眼炳所殺的，再證諸大眼炳在廢鐵場的鐵皮屋內向泰迪所說的話，他的嫌疑性很少，當然，在未找到眞兇之前，他仍是嫌疑人物。

泰迪在街邊打了個電話到卡凡工作的報館，約卡凡出來吃飯。

而他先到約定的地點。

八時十五分，卡凡來了。

卡凡一坐下，就急不及待地問道：「泰迪，你查到了什麼？」

泰迪不由苦笑道：「什麼也查不到，却差點被人揍得半死。」

卡凡吃驚地道：「發生了什麼事？」

泰迪於是將日間的事情，對卡凡說了一遍，末了，吁口氣道：「幸好陳探長及時趕來，否則，我不被大眼炳的手下揍個半死才怪。」

卡凡本來緊張的心情，聽了泰迪的話後，才放鬆下來，噓口氣道：「能够將大眼炳這種人繩之於法，總算值得。不過，泰迪，你也是的，這樣魯莽去找大眼炳，若他是主兇，只怕你就兇險異常了。」

「事後我想起來，也出了一身冷汗，」泰迪有點後悔地道：「這一次，我確是太魯莽了一點。」

接又有點氣憤地道：「陳探長說一直派人監視着大眼炳，我却感覺到他也一直派人監視着我，難道他仍然懷疑我是兇嫌不成？」

卡凡道：「泰迪，這不能怪陳探長那樣做的，這是他的職責，在未找到眞兇之前，他自然亦要將你列入被懷疑的名單中，不放過一切可供追查及懷疑的綫索，而你又是在那舞男死時，唯一在場的人，雖然經驗屍後查驗出那舞男是死於服食毒品過量至死，但在未找到眞兇前，你仍是嫌疑人物，他自然要派人跟踪監視你了。」

泰迪有點無可奈何地道：「我不知行了什麼衰運，惹上這種麻煩。」

卡凡道：「別自怨自艾了，只要找到眞兇，那就可以洗脫嫌疑了。」

「但目前却什麼綫索也沒有！」泰迪有點灰心地說道。「要找到兇手，談何容易。」

「不要灰心，只要鍥而不捨他偵查下去，總會查出眞相的，你應該聽過，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句話吧。」

泰迪振作一下，點頭道：「希望像你說的那樣吧。」

接皺皺眉頭道：「卡凡，我被揍了幾拳，挨了一脚，現在仍感到痛，到我家替我搽些跌打藥酒吧。」

卡凡一口答應：「那就走吧！」

兩人於是結賬離去。

× × ×

翌日，泰迪醒來時，已經差不多十二時了。

一時之間，他實在想不出從那裏着手偵查那宗命案的綫索，但呆在家裏更不是辦法，正當他想不出到什麼地方去，在廳內來回踱步的時候，倏地，心頭動了一下——何不再去找那位朱麗麗傾談一下，說不定會從中找尋到追查的綫索，也說不定呢。」

主意一定，他便馬上穿衣着鞋。

想到昨天與朱麗麗的親熱情形，他不禁全身燠熱起來，那位朱麗麗確是太熱情了。

但他立刻又想到，亞拔說與朱麗麗關係特別親密，爲何朱麗麗對於亞拔的死，顯得毫不悲傷，一點也不在乎的樣子？

這確是值得懷疑。

但隨即他就釋疑了——像朱麗麗這種歡場女子，虛情假意慣了，又怎會輕易動感情，說不定她與亞拔的關係只是基於互相之需要，才建立起來的，亞拔死了，她大可以找第二個，那是輕而易舉的，就像她昨天與他親熱那般輕易。

但他還是決定到朱麗麗處。

× × ×

來到朱麗麗所住的單位門前，他正想伸手按鐘的時候，却聽到屋內似乎有異响，他伸出的手指不禁猶豫地停在門鐘的按掣前面。

凝神傾聽一下，但却聽不到再有任何聲响了，他不由懷疑，自己剛才是否聽錯了。

再傾聽一會，屋內依然一點異聲也沒有，他搖搖頭，自嘲地笑笑，伸出的手指一下子按落在門鈴上。

門鐘悅耳地响着，就像上一次那樣，响了足有二三分鐘，依然沒有人來開門。

他不禁又搖搖頭——朱麗麗眞貪睡了，泰廸手指沒有放開，繼續按下去。

足足有五六分鐘之久，屋內終於有脚步聲响起，泰迪笑着，才將手指移開。

接着，大門打開，隔着通花鐵閘，現出朱麗麗的頭臉來。

朱麗麗依然蓬鬆着頭髮，但雙眼却不像昨日般惺忪，半瞇半閉的，在看到泰迪的刹那，神情呆了一下，目光顯得有點慌亂，但這只是一刹那的現象，連泰迪也沒有發覺。「泰迪，是你。」

朱麗麗脫口輕叫出聲。

泰迪將一隻手放到背後，微笑道：「麗麗，想不到吧？歡迎麼？」

朱麗麗的神情刹那微變了一下，但迅

速地展顏笑道：「歡迎還來不及呢，進來吧。」說着，打開了鐵閘。

泰迪踏入屋內，把放在背後的左手一下子伸到前面。「麗麗，送給妳的，喜歡麼？」

原來他的左手上，拿着一束玫瑰花。

麗麗脫口道：「好美麗的玫瑰花，喜歡啊！」

「那麼，請收下，麗麗小姐！」泰迪就像一個風度翩翩的紳士般，欠身將花送到麗麗的面前。

「多謝。」麗麗將花接過，順手將鐵閘與大門關上。

泰迪走入廳中，却發覺廳中有點凌亂，他也不以爲意，在沙發上坐下來，望一眼關着的房門，有點古怪地道：「麗麗，房內有人麼？」

朱麗麗正將那束花插在一個花瓶內，聞聲神情微震了一下，强笑道：「沒有人啊，可能是風吹將門關上了。」

說着，拿着那個花瓶，行到沙發前，端詳着那瓶花。「泰迪，你怎麼忽然又來找我？」

泰迪裝出曖昧的樣子，笑道：「昨日走後，我一直想着妳，終於忍不住，跑來找妳。」

說着伸手環摟着朱麗麗的腰肢。

朱麗麗的身上仍然穿着那件又短又透明的睡衣，蕩笑道：「你好壞……」說着輕輕打了泰迪一下。

而她的手上，仍然拿着那個花瓶，却將身子貼上了泰迪的臉上。

泰迪心頭不由一蕩，另一只手伸到麗麗的臀部上，輕輕摸揑起來。

忽然，房內响起一陣揮動聲，接着是一聲獸嗥般的嘶啞叫聲。

泰迪不由大爲奇怪，忙將貼在麗麗柔滑的小腹上，輕輕挨擦着的臉孔放開，扭頭向房間望去，「麗麗，房內……」

豈料他話未起完，頭上「噗」地重重挨了一下敲擊，朱麗麗手上的那個花瓶在他的頭上開了花，濺得他一身是水，那一束玫瑰花亦枝折瓣落。

泰迪連「哼」一聲也來不及，雙眼一黑，身子一軟，便什麼也不知道了……

× × ×

待到他隱隱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一間醫院潔白的床上，頭上纏滿了雪白的繃帶，才一睜開眼，便有一種昏眩的感覺。

吸了兩口氣，那種昏眩的感覺才減褪了很多。

一個人的語聲，亦在這時响起。「泰迪，你終於醒過來了！」

「卡凡，是你！」泰迪雙眼一睜，猛然欠身而起，伸手抓向坐在床邊椅上的卡凡。那知頭上一陣劇痛，令到他忍不住呻吟一聲。

卡凡連忙站起身來，將他按回床上躺着，關切地道：「泰迪，你怎麼了，我去叫醫生來。」

泰迪一把抓住卡凡的手臂，噓口氣，道：「卡凡，我沒有什麼的，別去，坐下來吧。」

卡凡猶豫地道：「泰迪，你眞的沒事，據醫生說，你的頭不但被擊破，而且還受了震盪……」

泰迪道：「卡凡，是誰救了我的？」

卡凡看到泰迪的臉色好轉過來，才坐下來，望着泰迪道：「你眞要多謝陳探長，是他們的一名手下救了你的。」

「那我眞的要多謝他了。」泰迪苦笑道：「我作夢也想不到，朱麗麗會用花瓶將我擊暈過去。」

「泰迪，你更加想不到，那位朱麗麗，就是殺死那舞男于仲生的主兇！」卡凡認眞地道：「這一點，連陳探長也想不到，若不是跟踪你的那位探長在你被擊昏時，正在大門外傾聽屋內的動靜，恰好聽到那一下花瓶碎裂聲及慌亂的脚步聲，心中起疑，猜想屋內發生了什麼事，於是大力拍門，欲入屋查看，但却無人應門，他在焦急之下，恰好隔隣的單位有一人開門，探頭出來探看發生了什麼事，於是那探員向那人出示了警員證，請那人立刻撥電報警，他則繼續拍門，並大力用脚踢門，最後，要等到大隊警方人員趕到來後，合力將門撬毁，才能够進入屋內。」

卡凡頓了一下，望着泰迪，續說道：「這都是陳探員告訴我的，警方人員進屋後，發現你們在廳中的沙發上，頭破血流，昏了過去，而房中則倒着一男一女，那男的已處於嚴重休克狀態，女的亦昏迷不醒，於是將你們急送到醫院，警方人員在屋內搜查之下，除發現有少量毒品外，並發現一批鑽石，及大量現鈔，據估計，那批鑽石時值約百萬元左右，而那筆現鈔亦有三十多萬。」

「那男人是誰？」泰迪問。

「別急，等會就說到他。」卡凡繼續說下去。「經過搶救後，那女的被救醒過來，而男的則因爲搶救太遲——服食毒品的時間太久，已經反魂乏術，死了，據醫生檢驗所得，男的與女的，皆是因爲服食過量毒品才昏迷不醒的，只是那女的由於服食時間不足，所以還能够搶救過來，死不了，在陳探長向那女的——朱麗麗盤問一番之後，朱麗麗將一切供了出來。」

泰迪這刹那的心情異常雜複，朱麗麗竟是那種蛇蝎心腸的女人，確是始料不及的，一想起自己還與她如痴如狂地親熱過，竟沒差一點死在她的手上，他不由打了個寒顫。

卡凡了解地望着泰迪，並伸手將泰迪的一隻手執着，說道：「據朱麗麗招供，舞男于仲生是她與那男的死者——趙斌合謀殺死的，不過，下手的是趙斌，地點在于仲生的家中，先將于仲生擊昏，然後用注射的方法，將大量毒品注射入于仲生的體內，造成他是由於吸毒過量，意外而死的樣子，趙斌則在于仲生的家中大肆搜尋起來，那知道于仲生由於注射了大量毒品，在體內起了變化，刺激得他從昏迷中醒了過來，乘趙斌不覺，掙扎着逃出了屋外，但但立刻就被趙斌發覺，追了出去，于仲生在倉惶之下，來不及乘電梯下樓，從後樓梯逃下去。由於那時候已是深夜，而那座大厦在夜間是沒有看更值夜的，故此，無人發覺，于仲生從後梯門逃去街，見路便逃，而趙斌則緊追不捨，就是那樣巧，于仲生逃進了那條巷子中，而那時他已毒發不支，驟然看到你。

（以下轉入第一壹三頁）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鍾大先生和徐廷封用天龍八式專向天地雙奪的死門攻去，而且還將他倆分開，使他們的白骨魔功無法施其技，二人見機行事，只好趁機離去，落荒而逃，不敢回去見劉瑾。劉瑾也知道事態嚴重派出去的人，一個都不見回來，只有皇甫兄弟二人在身邊，便準備細軟珠寶，萬一失勢，便夾尾巴要脅皇上而逃，徐廷封回府後，部署一切，更有南宮世家協助，第二天便發難圍攻劉瑾，直到豹房保護聖駕，見皇上不在，知道已被劉瑾刼持，分兵追索，小子和陸丹搜到河邊，發現劉瑾脅持皇上下船，小子用暗器將劉瑾制服，並將皇甫兄弟二人殺掉……

辭去大都督　隨師方外遊

陸丹總算冷靜下來，看看一堆爛泥也似倒在地上的劉瑾，脚舉起又放下。一陣急劇的馬蹄與之同時隨風吹來。

皇帝如驚弓之鳥，移步到小子陸丹身後。小子眼利，目光及處，雀躍高呼：「侯爺來了——」

除了徐廷封、鍾大先生等，還有寧王蕭三公子與四季殺手，軍兵多人。

皇帝面上這才有笑容，目注劉瑾。「你也有今天。」

劉瑾突然爬起來，一面叩頭一面泣叫。「奴才該死，皇上開恩。」

「你也知道該死了。」皇帝笑起來。

「奴才該死。」劉瑾突然又叫了起來，說道：「一切都是寧王指使，奴才只是聽命行事而已。」

「哦——」皇帝目光一轉，目注寧王。

「皇上恕罪，微臣救駕來遲，逼不得已。」寧王跪下來。「劉瑾在京中隻手遮天，微臣幾次要北上，都被他截下，爲了能夠順利入京接近皇上，不得不假意奉承他……」

「好，做得好，我完全明白。」皇帝笑顧劉瑾。「現在使用這條狡計，不是已經太遲了。」

劉瑾轉顧寧王，眼中露出了怨毒之色，寧王却只是笑。

皇帝也狂笑，誰也看不出這一笑之前他眼中閃過的一絲疑惑之色。

× × ×

劉瑾這邊事敗，那邊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便紛紛上奏彈劾，力數劉瑾大罪三十餘欵，皇帝也沒有空理會誰是誰非，着錦衣衛將劉瑾交付廷訊。

廷訊在午間，問官是六部尚書及一班勳臣，劉瑾一見便大笑，道：「果然不出我所料。」

他是自知難逃一死，什麼也豁不出來了，衆人見他說話奇怪，無不呆住。

「是你們啊。」劉瑾再環顧一眼。「你們全憑那一個才有今天的地位。」

衆人又是一怔，劉瑾語聲一沉，道：「好，我人在這裏，那一個來問我，是你？還是你？」

他手指所指，被他指着的都不由垂下頭來，劉瑾氣燄更盛，仰天大笑。「滿朝公卿，都出自我門下，那一個有資格來問我？」

「我來問你——」徐廷封應聲走進來。

劉瑾怔住了，徐廷封接問：「我與你並無任何關係，應該可以有資格問了。」

劉瑾無話可說，徐廷封接道：「其實也不用再多問什麼。」一頓抖開了一道手諭。

「你看皇上是什麼意思？」

劉瑾目光落在手諭上，面如土色，幾乎立即昏倒在地上。

大罪三十餘欵，一欵欵要審問明白，頗費功夫，皇帝是急性子，那有這個耐性，隨即寫了六個字的手諭交給徐廷封。

——毋覆奏，凌遲之！

既然不用覆奏，且下了處決的命令，審問也是多餘，一見這手諭，劉瑾如何不心胆俱喪？

同樣是死刑，却有分輕重，最輕的是「絞」，在獄中施行，照例三收三放，死而後已，其次是「斬」，再次是「梟首」，斬與梟首同樣是殺頭，不同的是斬後准許家屬收屍，拿頭顱去請皮匠縫合，勉強還可算是落得一個全屍。最重的就是凌遲，俗稱爲「剮」，又名「臠割」，要將身上的肉一片片割下，若是劊子手受了賄賂，動手之際要先在要害處扎一刀，所剮的只是一具屍體，當然了無痛苦。

劉瑾這樣的一個重犯，刑部的劊子手如何敢受賄賂，也不敢賣人情，何況凌遲之日，萬人空巷，衆目昭彰，又有監斬官在？

劉瑾善哭，這時候已嚇得半死，根本哭不出來，半拖半扶地被送到刑場中央，頭髮隨即被緊繫在木樁的鐵環上。

劊子手跟着抖開一張繩網，將劉瑾赤着上半身連木樁都罩在漁網裏，抽繩子使勁勒

緊，一塊塊肌肉便從網眼裏凸出來。

行刑的時間照規矩午時三刻，一刻不許早，一刻不許遲，不許早是怕臨刑之際突然有恩旨到，刀下留人，早動手了人死不能復生，監斬官就得受重大處分。

午炮一响，行刑在即，除了劉瑾，還有親屬男子一共十五人，一律都要處斬，刑場上一字排開，面北而跪，不死心的仍然痴痴盼望，希望突來一騎快馬，送來皇帝恩詔，赦免死罪，發配充軍。

類似這種事情並不是沒有發生過，所以痛恨劉瑾的人那片刻當眞是度日如年一樣，深恐突生枝節。

眼看時刻接近，宮城那邊眞的一騎快馬奔來，所有人齊皆怔住，連監斬官亦翹首以待，等到那馬上錦衣衞衝入刑場，滾鞍下來，取出文書，方始鬆一口氣。

送來的並非恩詔，乃是准許行刑的駕帖，一時間圍觀衆的人爭相傳告，歡呼雷動。

一聲令下，劉瑾的親屬當先被斬，十五顆人頭滾地，那是要讓劉瑾目睹親屬盡皆喪命，先要他心如刀割。

然後到劉瑾，先割眼皮，再從雙臂剮起，費了半個時辰才臠割至盡，最後割下劉瑾的腦袋，都放在盆內，送到監斬官面前覆命。

接下來便是劊子手的買賣，三文錢一片賣劉瑾的肉，頃刻賣盡，雖然受過劉瑾迫害的人都嚷着要吃他的肉，但肉到了手還是拿去餵狗，或者拋在地上踩兩脚出氣，眞的吃掉的人只怕並不多。

天地雙尊沒有回劉瑾那兒，這時候也沒有出現刑場內，對他們來說，劉瑾已經完全沒有利用的價值，行刺江彬不遂，再敗在徐廷封鍾大先生劍下，他們既然丟不起這個顏面，回去向劉瑾覆命，亦知道劉瑾氣數將盡，索性連五燈使者也召返，看情形如何，再作打算。

劉瑾兵敗被擒的消息傳來，他們便作好撤出京城的準備，這也是他們留在京城的最後一天。

人尊竟然在這時候找到來，實在大出他們意料之外，若是先經過通傳，他們還可以先行商量一下，也最低限度有一個心理準備，現在却只有驚愕的份兒。

人尊一身銀衣，仍然是三尊身份的裝束，只是頭上也用一個銀布袋罩着，只露出一雙眼睛。

天地雙尊却完全沒有懷疑人尊的眞假，事實也只有人尊才會這樣子找到來。

「三尊總算再聚在一起。」天尊打着「哈哈」，只看人尊的反應。

「還是三尊？」人尊反問。

地尊立即道：「上一代教主聚開大會，你應該到的。」

人尊接問：「現在你們已經是白蓮教這一代的教主？」

「難道還有人反對？」地尊大笑。「不會是你的吧？」

「我？我怎會反對？」

「那你這一次到來……」

「只是要知道你們有何打算。」

天尊突然插口。「這是說，之前我們的一切你都知道了？」

「也不太多。」人尊的語聲突然一變，變得蒼老而威嚴。

天地雙尊入耳驚心，脫口一聲：「原來是你——」目光凝結在人尊頭罩着的銀布袋上。

「知道與否對你們來說其實並沒有分別。」

「我們還以爲是那一個這樣清楚白蓮教的行事作風，原來一直是有你在從中作梗。」

「憑你們兩個就想稱霸武林，也未免太目中無人了。」

「難道你可以？」

人尊道：「可以不可以，現在還是言之過早。」

「你就是也有意稱霸武林，也用不着將我們白骨魔功的秘密洩漏出去，讓外人知道。」

人尊反問：「我怎會知道白骨魔功的秘密？」

天地雙尊一怔，人尊接着又道：「白骨魔功又算得是什麼，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天尊冷笑。「我們兄弟一定能够在武林中稱霸。」

人尊淡應一聲。「有志氣。」

地尊插口：「你若是願意跟我們在一起……」

「他不會的。」天尊揮手截住。「我們這是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先走一步——」人尊飄然轉身。

天地雙尊沒有攔阻，面色凝重，心情也是。

× × ×

小子的心情原是很輕鬆的，可是一入紫竹院，不由便沉下去。

紫竹院一片寂靜，人踪全無，入到大堂，只見打掃得乾乾淨淨，所有的東西都蓋上布塊。

拍門沒有人理會，小子已經奇怪，但仍然千百個理由支持解釋，到這個時候却再也按捺不住，由心底慌出來，大堂也找不到人立即撲向南宮明珠的房間。

門虛掩，小子連呼幾聲「明珠」也沒有反應，推門進去。

明珠不在房間內，却在當眼的几子上留下了一封信。她顯然很清楚小子的性格，算準了小子一定會這樣闖進來。

信中說老太君要趕返江南，不能留下來，後會有期。

小子看罷怔在那裏，心頭那一份惆悵難以言喻，但亦無可奈何。

× × ×

南宮世家的南宮博這時候却出現在安樂侯府，將一張帖送到鍾大先生手上，客套了幾句便又匆匆離開。

目送他消失，鍾大先生才歎息一聲：「這便三十年的了。」

傅香君一旁看着奇怪。「老前輩，到底什麼事。」

南偷插口道：「是不是南宮世家請你到百花洲論劍？」

鍾大先生頷首。「蓋兄印象中還有這件事？」

「三十年前南宮世家一心要廣交天下英雄豪傑，設宴百花洲，席間天下英雄豪傑競出絕招，相互切磋，歎爲觀止，老太

君看見各人興緻勃勃，也就訂下十年之會，每隔十年的八月初七邀請各派用劍高手論劍百花洲，一而再，再而三，沒有印象也不成。」

「大家目的若是眞的在切磋劍術，倒不是一件壞事。」

傅香君插口問：「老前輩決定到江南走一趟的了？」

「這裏生活太緊張，走一趟江南總是一件好事。」鍾大先生拈鬚微笑。

「原來有這麼大的好處，那還等什麼，我這個偷兒先拔頭籌，先走一步了。」南偷話說完，一個身子便倒翻開去。

「老前輩——」傅香君要追，却被鍾大先生叫住：「他是早已打定了主意，話只是說給我們聽的。」

「那麼小子……」

「他怎會丟下小子不顧？」鍾大先生接問：「小子又跑到那兒去了。」

「南宮世家——」傅香君笑了笑，沒有說下去。

鍾大先生彷彿亦知道小子到南宮世家是爲了什麼，微笑道：「年青人到底是年青人，敢作敢爲，希望他趕得及，就是不能也不要太失望。」

傅香君道：「他不會的。」

鍾大先生微喟。「我看也是，他不像陸丹——」

「陸丹其實也不錯。」徐廷封插口。「他只要皇上替他的父親平反，不肯接受皇上的賜封。」

「我欣賞他的也只是這一點。」鍾大先生又一聲微喟。「拋棄功名富貴不要緊，竟然由此而萬念俱灰，要到武當山當道士未免就過份一些。」

傅香君說道：「也許他不會是萬念俱灰……」

鍾大先生搖搖頭。「年青人應該振作一下，爲僧入道都是不大適合的。」

徐廷封追問：「他是不是已經動身回去了？」

傅香君道：「會先到寧王府向長樂郡主道謝順帶辭行。」

「我以爲他會多留兩三天的。」徐廷封歎息。「看來眞的只因爲劉瑾，我們這些人才有機會聚在一起。」

目光轉落在傅香君面上，徐廷封心頭更沉重，欲言又止。

傅香君到現在爲止雖然還沒有向他辭行，但估計也不會再逗留多久的了。

× × ×

小子回來的時候經已夜深，知道南偷已經離開，又是一陣徬徨，一直到看見南偷留下來的書信才轉憂爲喜。

書信留在房間的桌上，簡單的幾句，只說他這個師父有急事下江南，要小子跟着路上留下的記認前去會合。

小子知道明珠回江南，便已經心思思要追到江南去，難得有這個機會，如何不高興，匆匆別過徐廷封，夤夜上路，趕赴江南。

鍾大先生第二天才從徐廷封口中知道這件事，不由得搖頭苦笑。「這師徒二人都是這種急性子，說走就走，不知道的人還以爲發生了什麼事。」

徐廷封道：「蓋老前輩雖然遊戲人間，但這樣突然趕赴江南只怕亦眞的有什麼事必須要立即趕去解決。」

「應該是的。」鍾大先生沉吟着，道：「距離百花洲論劍的日子亦沒有多久的了。」

「師父亦是要離開京城？」

「京城並不是一個令我們這種人覺得舒服的地方。」

「那麼師父打算什麼時候動身？」

「越快越好。」

「弟子也希望能够走一趟。」

「你已經是朝廷中的重臣，又怎可以去……」

「明天一早弟子就去見皇上，交還兵權，相信皇上一定會明白弟子的苦心，不會加以留難。」

「你決定了……」

「正如師父所說，京城並不是一個令我們這種人覺得舒服的地方。」

鍾大先生笑了。「你以爲皇上會讓你離開？」

「大局已定，弟子願意交出兵權，皇上正是求之不得。」

「你倒是拿得起放得下。」

「能够放下的時候還是放下的好。」

「很好——」鍾大先生想想。「去百花洲之前，爲師會走一趟廬山，看看醫、毒、藥三仙。」

「世外三仙？」

「幾十年的朋友了，廬山之行也是早已經約好。」

「三位老前輩名滿天下，弟子是有幸得見，亦是人生樂事。」

「既然如此，只要皇上沒有意見，我們便立即動身好了。」

徐廷封並無異議。

× × ×

皇帝也正要找徐廷封，看見徐廷封到來倒是有一點喜出望外，劈頭便歎息：「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徐廷封一怔。「是劉瑾餘黨未淸，又有所行動？」

「不是，問題是發生在寧王身上。」

「寧王忠君愛國，皇上還担心他作什麼？」

「你忘了劉瑾被抓住那天，一口咬定是寧王指使他……」

「當日寧王不是已經表明心態？若是事實，也不會出手相助，現在相信還不知道是什麼局面。」

「我始終覺得，寧王的確是心有反意。」皇帝接問：「你也許不知道，劉瑾伏誅之後，他曾經來找我，要我讓他在江南可以自行課稅徵兵，不受朝廷管制？」

「聽說這是皇上在劉瑾伏誅之前已經答應他的？」

皇帝一怔。「當時我是迫不得已，果眞讓他這樣做，不是坐視勢大，養虎爲患麼？」

徐廷封沒有作聲，皇帝又道：「寧王的祖先，先太祖第十七子朱權亦曾經有反應，被先太祖廢爲庶人，如今寧王欲效先人，不無可能。」

「然則皇上的意思……」

「我想軟禁他在京城，使他無從作亂。」皇帝目光霍地大亮。「江南那邊則由

你去打點。」

「我？」徐廷封大感意外。

「沒有比你更合適的人選了，難道你不會答應？」

「皇上有所不知，微臣一向習慣逍遙自在，不慣拘束，這一次到來正是要交還兵權，跟隨師父到江湖上見識見識。」

「什麼？」皇帝實在有些懷疑自己的耳朵。

「這一次寧王亦可算立下大功，皇上其實也不必太過慮。」

「防人之心不可無。」

語聲甫落，張永匆匆奔進來，神色緊張，一面大呼：「皇上、皇上——」

「什麼事？」皇帝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看見張永這樣子，心頭亦難免一陣的不舒服。

張永目光落在徐廷封面上，欲言又止，皇帝看在眼內，悶哼一聲。「安樂侯不是外人，有話直說便是。」

「是關於寧王的……」

「他怎樣了？」皇帝心頭已自不覺一沉。

「已經夤夜動身走了。」

皇帝一張臉也沉下來，半晌才說道：「我也實在太大意，竟然想不到他會這樣做。」

「奴才看一定是回江南去了。」

「那兒去還不是一樣。」皇帝把袖一拂。「也罷——」

「不追回來？」張永急問。

「追？叫那一個去做？你以為他路上沒有安排？」皇帝搖頭。「近來就是沒有一件事情順意。」一頓再問徐廷封。「你眞的要交還兵權？」

「是眞的。」徐廷封一正面色。

「朝中個個都希望做這個五軍大都督，手掌兵權，你却是毫不在乎。」

「微臣原就不是一個做五軍大都督的材料，當日只是迫不得已。」

「沒有你在身旁，我總是不放心，再說寧王現在……」

「微臣倒有一個主意……」

「你說。」皇帝盯穩了徐廷封。

「只要將王守仁調返南京，由他來監視寧王，應該是勝任有餘。」

「不錯——」皇帝一言驚醒。

「微臣去意已決，請皇上恩准。」徐廷封把握機會再來這說話。

皇帝終於一聲歎息。「你準備什麼時候走？」

「打點好一切微臣便立即動身。」

「也是說，我們又有一段日子不能見面的了。」皇帝一頓接吩咐張永。「還不去準備。」

張永應聲退下，皇帝突然想起了什麼的，眼珠子一轉，問：「那個傅香君又怎樣了。」

「微臣還沒有問她……」

「你覺得這個女孩子怎樣？」

「很好。」徐廷封這是由衷之言。

「可有續絃的意思？」

「皇上又來說笑了，微臣已經習慣了無拘無束的生活。」徐廷封這當然不是心裏話。

「哦？」皇帝突然笑了起來，笑得很奇怪。「你既然對她沒有意思，我就放心了。」

「皇上的意思……」

「宮中雖然美女如雲，畢竟是那樣子，有如山珍海味，吃得太多也會無趣，這個江湖上的美女，應該是別有情趣。」皇帝隨又問：「她還在你那兒啊？」

徐廷封心裏一沉，方待說已經不在，皇帝已經轉向張永吩咐：「傳旨到安樂府召傅香君進宮——」

徐廷封要阻止如何來得及，事實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夠阻止。

這頓酒也當然喝得並不舒暢，徐廷封不得已只有裝作量淺，皇帝不知道是否想着傅香君，也沒有再留下，讓他離開。

一路上，徐廷封一顆心就像是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希望當然就是傅香君沒有給張永找着，若是給找着了也希望能夠在路上遇上，看機會如何將張永支開，將傅香君帶走。

傅香君是怎樣的一個女孩子他又怎會不清楚，去到了皇帝面前一定不會屈服，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皇帝主意竟然動到傅香君身上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也令他感到啼笑皆非，他原以為經過劉瑾這件事，皇帝多少也有些改變，那知道劉瑾一事方了，皇帝又故態復萌。

也所以對於自己的選擇他非獨毫不後悔，反而因此而慶幸。

來到了安樂侯府，仍然沒有遇上張永傅香君，他並沒有放下心，只恐張永接了傅香君從另一條道路離開，一直到看見張永仍然在大堂等候，才眞的放下心來。

一問知道傅香君帶了憶蘭外出遊玩，徐廷封才鬆一口氣，連忙找個藉口先避入後堂，找着師父鍾大先生，將事情先說一個清楚明白。

聽說皇帝要召傅香君進入豹房，鍾大先生亦是又驚又怒，立即從後門離開，趕去攔截傅香君。

× × ×

張永的耐性實在很不錯，可是到看見送憶蘭回來的是鍾大先生，還是按耐不住，急急迎前去。「怎麼不見傅姑娘？」

鍾大先生應道：「傅姑娘有事在身，出城去了。」

張永接問：「到底是什麼事，非走不可？」

憶蘭接嚷道：「她說過不會走的。」

憶蘭搖頭，張永隨即又試探。「那她是由那個方向走的。」

「安定門——」

張永立即吩咐隨來的八個太監。「我們快追——」隨即向徐廷封告辭。

看着他們走遠了，憶蘭到底忍不住笑出來，徐廷封目光一轉。「蘭蘭——」

鍾大先生笑截。「蘭蘭果然聰明伶俐，裝得也很像，也只有她才能夠令張永相信。」

徐廷封急問：「那麼香君她——」

「在這裏——」傅香君應聲從屏風後轉出來。「侯爺，要你費心了。」

安樂侯一顆心也這才眞的放下。

× × ×

張永追出了安定門三里，不見傅香君，也打探不到傅香君的下落才不得不回豹房覆命。

皇帝聽罷只是笑，一會才嘟噥一聲。「虎父無犬子，憶蘭果然是聰明伶俐。」

張永立即明白。「奴才再到安樂侯府看看。」

「不用了。」皇帝又打了一個「哈哈」。「安樂侯如此緊張，可見對這個傅香君情有獨鍾，我怎會為了一個女人令他對我生反感？」

「哦？」張永裝作不明白。

「將來我還很多地方要他帮忙，難得一個這樣的人才，怎能夠隨便放棄，不好好加以利用？」皇帝說到這裏笑容更盛。

張永偷偷看一眼，不由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

× × ×

待憶蘭睡着傅香君才從房間出來，徐廷封等在院子裏，却與傅香君呆對着一會說話才出口。「我們明天便到江南去。」

「我要回恆山。」

「你不喜歡跟我們一起？」

傅香君搖頭。「我另外有事要做。」

徐廷封呆看了她一會，微喟。「不管怎樣都希望你記着我們是朋友。」

傅香君頷首。「到那裏也好，要小心蘭蘭，別讓她再受驚嚇。」

「我會小心的。」徐廷封目光轉向房間那邊。「只是你這樣一變，我實在不知道如何跟她說。」

「你還是不大明白，她事實是一個很堅强的孩子。」

徐廷封一怔，傅香君接一聲：「我回去房間收拾一下。」轉身離開。

徐廷封欲言又止，到底還是以目相送，怔住在那裏。

憶蘭這時候也竟然就躲在門邊，看着傅香君離開，眼淚盈眶。

「蘭蘭不會哭的。」她喃喃自語着，眼淚還是不由自主的淌下來。

× × ×

南偷南下其實是追踪姜紅杏，對這個女人他始終懷疑，向老太君道歉也原是一種手段，目的在要姜紅杏放鬆戒備，好使他找到破綻。

南宮世家入住雲來客棧當夜他便找到來，雖然幾天下來都並無收獲，可是他並不氣餒，也所以終於有所發現，難免有些興奮。謝素秋姜紅杏竟然是一條綫上的却令他大感意外。

他看着姜紅杏悄然從房間出來，怎也想不到竟然到院子裏跟謝素秋會面。

一條細長的銅管隨即在他手裏出現，越拉越長，穿過枝葉伸到謝素秋姜紅杏站立的地方附近。

北盜偷聽別人說話也是用這種東西，到底是南偷偷學自北盜還是北盜偷學自南偷，相信只有他們兩人才清楚。

謝素秋姜紅杏顯然並沒有發現南偷在偷聽。「那個接頭人可是已經聯絡到了。」這句話是謝素秋說的，也是南偷聽到的第一句。

姜紅杏回答得很爽快。「已經聯絡到了，一個時辰後在客棧北半里的樹林子會面。」

「要不要我也走一趟？」

「不用了，只是這件事千萬不要告訴別人知道。」話說完姜紅杏便離開。

到底是什麼事？要知道南偷當然只有跟踪前去。

× × ×

那個樹林子到處都是參天古樹，姜紅杏才來到樹林子前面，一個黑衣幪面人便幽靈般出現。

南偷跟踪到來，躲在不遠處的一叢矮樹中，正要將那條銅管伸出去，那個黑衣人已然附耳將話說完，姜紅杏不住的點頭，聽罷立即轉身往來路掠回。

黑衣人目送遠去才轉身舉步，走得並不快，南偷正合心意，悄然跟踪前去。

黑衣人一直走到樹林子深處才停下轉過身子，突然一聲：「你好大的胆子。」

南偷在他回身之前已經躲到一株樹木後，聽到說話仍然不由一呆。

「還不出來？」黑衣人抬手正指向南偷藏身的地方。

南偷想不承認行藏已經敗露也不成，也是藝高人胆大，硬着頭皮從樹後轉出。

「你知道我是那一個？」黑衣人問。

「聲音好像在那兒聽過。」南偷居然還笑得出來。

黑衣人揮手剔着了一個火摺子，燃着了插在旁邊的一條火把。南偷到現在才知道那是火把，知道對方早有準備，知道中計，仍然一面笑容的。

「老兄到底是……」

黑衣人反手撕了幪面的黑布，竟然就是南宮世家的老太君！

「是你？」南偷當眞做夢也想不到。

老太君冷冷的接問：「你一再追踪南宮世家的人，查探南宮世家目的何在？」

「老太君是誤會了。」南偷嬉皮笑臉的。「老偷兒只是無意偶然路過，這麼巧遇上你老人家。」

「到這個時候你還狡辯？」老太君把袖一拂。衣袂聲接响，謝素秋唐月娥從左右大樹上躍下，姜紅杏也在南偷身後不遠的樹叢中冒出來。南偷目光一轉道：「二位也來趁熱鬧啊。」

謝素秋三人面上毫無表情，老太君一張臉已沉下，冷笑道：「我們無意與江湖上的朋友過不去，江湖上的朋友却總是不肯放過我們，處處與我們作對。」

「哎——」南偷搖着手。「老大君言重了，我……」

「你只是打探消息的。」老太君歎了一口氣。「南宮世家一門已經五個寡婦，你們還不肯罷休啊。」

南偷心頭一凜。「大家的確是有些誤會……」

「事情不是很清楚？」老太君探手取過插在旁邊樹後的龍頭杖。

「好男不與女鬥。」南偷嘟喃一聲。

「到底還是輕視欺負我們婦道人家啊。」老太君手持龍頭杖感慨地歎息一聲。

「該死，又說錯話了。」南偷反手往臉上摑了自己一巴掌。「怎麼不說好漢不吃眼前虧？」

「你要走？」老太君接問。

「打的是什麼主意怎能够說出來，該死！」南偷又是一巴掌，一個身子隨即倒翻開去。

（未完・廿三）

七色劍

新派俠情　中篇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雲飛白來到白石山碰到兩個老人，都自認瓊天逸士，到底誰是眞的，兩老互相指責，只好在摺扇上比試內功，二人功力各有千秋，各不相讓，更使雲飛白難以分辨，又怕錯過機會，失之交臂，正在爲難，又來了一位青衫文士亦自認是瓊天逸士，更使雲飛白糊塗起來，兩個尚且分辨不清，再來一個，豈不是此行徒勞無功了。幸好來者是眞的，跟着還有一位美婦人隨來，前兩個老人原來是南山十戾之一的第五曦、一個可能是九毒書生，二人都相繼逃去，瓊天逸士將摺扇上人像眞功傳授雲飛白，打通任督二脈，使雲飛白武功大進一步……

學成試身手　留宿西山莊

雲飛白抬頭看去，只見一隻綠鸚鵡停在一支橫幹上，歪着頭正在說話。

雲雀揚手道：「你才要打。」

綠鸚鵡展翅拍拍飛去，口中還在說着：「要打……要打……」

雲飛白再一回頭，雲雀早已走了，好快的身法，她何時走的，自己竟然一無所知，心中暗暗驚歎道：「這眞叫做强將手下無弱兵，一個丫鬟，居然已有如此身手了！」

他正感腹中飢餓，取過竹籃，裏面又是六個水蜜桃，吃了兩個，天色已經昏暗下來。

如今他已經得到了門徑，就繼續趺坐練功，一遍又一遍的勤練不停，待到翌晨，旭日初昇，再取出扇來，凝目注視着兩個坐像，仔細的核對了一遍，覺得自己練氣路綫和圖上畫的硃綫絲毫沒錯，才算放心。

於是再細看第三個站立的人像，身上並無紅綫，右手摺扇，朝前點出，扇頭微往上翹，極似劍招中的「直叩天天」，看不出它有什麼玄奧之處？

心中覺得奇怪，暗想：「這樣簡單的招式，瓊天前輩如何會畫在扇上的呢？」

但繼而一想：「瓊天前輩既然畫在扇上，必有它的精微之處，他說過：自己能有多少造化，就全看自己的了，豈可等閑視之？」

一念及此，就凝足目力，仔細的思索揣摩；但這個站立的人像，身上穿着長衫，連衣摺也只有聊聊數筆，實在看不出，也想不出它的精妙之處！

紅日漸漸昇高，白紙扇上的人像，又已逐漸隱去。

雲飛白的心中暗道：「反正明天還有一個早晨，如果實在看不出玄奧來，那也是沒法子的事了，自己不如先把內功練好再說。」

這一天，他依然只是趺坐着運功調息，勤練坐功。

他也不知道瓊天逸士扇上這個圖像，究竟是那一門的內功，自己練了兩天，除了感到氣機充沛，已能隨意運轉，並未覺得有什麼特殊的效果，和自己師門（峨嵋）心法，也並無什麼特異。

這地傍晚時分，雲雀又送來了一籃四個水蜜桃，一面又道：「雲相公，小婢聽我家主人說：你內功精進甚快，明天下午，就可以下山了。」

雲飛白道：「但在下並不覺得有什麼精進。」

雲雀咭的笑道：「你不覺得精進，那就是精進了。」

說到這裏，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張絹紙，遞到雲飛白的手上，又說道：「這是夫人贈送雲相公的，夫人說：雲相公遠來，無以爲贈，這是一招掌法，要雲相公有暇時，不妨勤加練習，目前江湖鬼魅橫行，對防身却敵，不無小補，雲相公快快收起來。」

雲飛白雙手接過，感激的道：「夫人厚賜，在下敬領，在下此行，受益良多，不知何以爲報。」

雲雀抿咀一笑道：「雲相公日後自會知道咯！哦！對了，夫人還有一句話，要雲相公記着『扇是要搖動的，不是光拿在手裏的』好了，小婢走啦。」

她拿起空竹籃，翩然往崖掠去。

雲飛白打開娟紙，只見上面寫着：「多羅葉掌」四個字，也只有一個人像，畫的是緇衣老尼，左臂微彎，手掌似翻似印，下面却有不少細字註解，對如何運功，如何出掌，解說得十分詳盡。

雲飛白內功武學，都有相當基礎，仔細研讀了一遍，心中已可領悟了幾分，當下依式試練，覺得也並無太多困難，當下依舊摺好收入懷中。

因爲雲雀曾經說過，明天下午，自己就要下山，是以吃了兩個桃子，就依然趺坐練功，心中只是思索着青衣夫人那兩句說話：「扇是要搖動的，不是光拿在手裏的。」

一面暗忖道：「夫人這句，明明是指點自己扇上畫的第三個人像了，只不知扇子搖動之時，會有什麼的變化？只是現在還不過天色才黑下來，要明天早晨，才能分曉了。」

這一晚他又勤練坐功，雲雀雖說，瓊天逸士說自己內功精進甚速，但他却絲毫也感覺不出來。」

一個晚上又在不知不覺中度過，他眼巴巴的等着旭日初昇，急忙打開摺扇，凝目注視着第三個人像，手中輕輕搖動，這一搖，果然給他看出端倪來了。

那第三個人像原是站立姿勢，左脚前跨半步，右手手臂微彎，摺扇扇頭朝前微翹點出，但一經輕輕搖動，人像自然也有幌動的感覺。

尤其白紙摺扇，你就是打開了，也是有摺痕的，摺痕是一上一下，略呈波狀起伏的，扇子搖動，畫在扇面上的人像，隨着波狀摺痕而幌動，人像跨出的左脚，和右手點出的扇子，也彷彿有了波狀的活動形狀。

雖然只是彷彿，但給雲飛白的啓示，已經夠了！

因爲雲飛白的武功本來不弱，有了這點啓示，已可使他觸類旁通，舉一反三。

因此只是目不轉瞬的注視着摺扇，手中不停的輕輕搖着，愈看愈覺得心領神會，若有所悟！

時間很快的溜過去，白紙上的像又漸漸消失，但這回雲飛白心裏早有準備，把畫中人像在摺扇搖動時的姿勢，業已牢記在心。

此時人像消失，他就從地上一躍而起，收攏摺扇，照着人像的姿勢運左足前跨半步，右手手肘微彎，舉扇朝前點出。

要知他這一式雖是依樣葫蘆，有式樣可學，但你牢記在心是一回事情，做起來可也又是一回事情。

儘管你武功已有相當基礎，這簡單的招式，由他手上演來，就是不合適，不是左足和點出扇子，不能配合，就是手肘無法做到波狀動作，連他自己也感覺到不對勁，因爲自己點出的依然只是簡單的普通招式，毫無變化可言。

雲飛白就這樣反覆演練，幾乎不下數百遍之多，兀是得不到要領，不禁暗暗的焦灼起來，心想：「莫非自己沒把功力貫注上去？」

心念一動，就在左足跨出之時，功凝右臂，手腕隨着一振，往前點出，這下，耳中只聽「嗤」的一聲，內勁居然透扇而出！

「哈哈！」一聲清朗的長笑，起自身後，只聽瓊天逸士的聲音笑道：「小友能在短短半日之間，領悟扇招訣要，實在難得的很。」

雲飛白沒想到自己只是意念一動，扇招發出之時，居然眞氣透扇而出，心頭方

自驚喜之際，突然聽到瓊天逸士的話聲，急忙回過身去。

只見瓊天逸士青衫飄逸，含笑站在樹下，不覺拜倒在地上，說道：「晚輩魯鈍，多蒙前輩啓迪，傳授神功，請受晚輩一拜。」

瓊天逸士微笑道：「小友起來，老夫說過，能有多少成就，全看小友自己，小友果然天資穎悟，不到三日，全巳學會了，拙荊授你的一招掌法，出自滅絕神尼，爲佛門降魔法藏，小友熟練了，如能配合老夫扇招施爲，放眼天下，也未必有人能夠接得下來了。」

雲飛白恭敬的站起，把手中摺扇呈上，說道：「此扇請前輩收了。」

瓊天逸士伸手接過摺扇，頷首道：「小友現在就可以下山了，不過九毒尊者師弟九毒書生，三日前既在此現身，前途難保不會相候，此人用毒之能，雖不如他師兄，但九毒門的毒功，天下無人能解，老夫這裏有三粒解毒丹，必須事先含在口中，可防萬一，但也只能不受劇毒侵害，至於巳經中了毒，就無法解毒了，你好好收着。」

說完，從懷中取出一粒藥丸，遞給了雲飛白。

雲飛白雙手接過，在身邊藏好，一面作了一揖，說道：「晚輩告辭，前輩夫人處，就請前輩代爲致謝了。」

瓊天逸士道：「還有，遇上妳義妹之時，不妨告訴她，九毒老魔既巳出世，唯一能尅制她的，普天之下只有驪龍珠，要她多方留心，務必査到此珠下落，老夫夫婦隱迹多年，不再作出岫之想，江湖武林之事，要你們年輕人去奮鬥了。」

雲飛白唯唯應「是」，別過瓊天逸士，就一路縱掠，躍下大石崖，朝山外趕去，他因藍如玉，甘明珠等人都落在九毒觀音手中，自己此行又躭擱了三日之久，心中自是十分焦急。

一路急奔，午牌稍偏便巳趕抵山麓，正在奔行之間，忽聽身後有人叫道：「小友慢點走。」

雲飛白回頭看去，只見從林間走出一個身穿月白長衫的人來，他認出來人正是九毒書生！

九毒書生手搖摺扇，緩步走近，呵呵笑道：「人生何處不相逢，咱們又在這裏遇上了。」

雲飛白脚下一停，抱拳道：「前輩呼喚，不知有何賜教？」

九毒書生含笑道：「小兄弟在山中留了三日，不知在作些什麼？」

雲飛白知他是試探自己口氣，淡淡一笑道：「晚輩慕名叩謁瓊天逸士而來，蒙他老人家欵留三日，才拜辭下山。」

「小兄弟這是避重就輕之言。」

九毒書生朝他淡淡一笑，才道：「小兄弟既然不肯說，那就算了，咱們相逢不易，瓊天逸士既然挽留小兄弟在山上住了三日，老夫也想邀請小兄弟盤桓三日，小兄弟意下如何？」

雲飛白拱拱手道：「前輩盛情，晚輩心領，晚輩身有要事，不克勾留，容日後再專程趨謁。」

九毒書生怫然道：「小兄弟這就不對了，瓊天逸士可以挽留你住了三日，難道老夫面子不夠麼？」

雲飛白道：「前輩言重，晚輩實是身有要事。」

「不成。」九毒書生搖頭道：「不論小兄弟怎麼說，老夫非挽留你到蝸居去盤桓三日不可。」

雲飛白心裏不悅道：「前輩這是强人所難……」

九毒書生大笑，道：「老夫說出來的話，一向從不更改……小兄弟就屈留三日吧。」

突然伸手朝雲飛白手腕抓來。

雲飛白看到九毒書生之時，早巳把瓊天逸士給自己的三粒解毒丹，暗暗取了一粒，捏在掌心，如果對方不難爲自己，就不用服用，此時，看他出手抓來，心知今日很難善了，急忙一提眞氣，身子往後躍退。

他本意這一躍，只是爲了讓開對方的一抓之勢，最多也只要躍開三五尺光景，也就夠了。

那知他經瓊天逸士打通玄關，又練成了瓊天逸士摺扇上的內功，他自己並不知道內功增進到如何程度，此時，這一提氣，但覺身子陡然一輕，一下往上直飛四丈多高，嘶的一聲，又往後平飛出去四丈來遠！

這下連他自己也大吃一驚，這毫不費力的一躍，竟然飛得這麼高，這麼遠！

九毒書生看他一下躍飛出去，只當他想逃，不覺呵呵一笑道：「小兄弟怎麼想走了。」身形一幌，同樣平飛而起，一下落到了雲飛白的面前，嘿然道：「老夫和你話未說完，你想逃可沒這麼容易。」

雲飛白在飛身落地之時，早巳把一顆藥丸，納入口中，說道：「晚輩和前輩無怨無仇，何用逃走？前輩如此苦纏，究竟是什麼意思？」

九毒書生道：「老夫並無惡意，只是要小兄弟跟我去。」

雲飛白作色道：「晚輩和前輩並不相識，爲什麼要跟你去呢？」

九毒書生道：「老夫巳經說出來了，你要去也得去，不想去也得去。」

雲飛白道：「晚輩不去呢？」

九毒書生道：「這可由不得你。」右足倏地跨上一步，右手一探，又朝雲飛白抓來。

雲飛白怒聲道：「在下敬重你是前輩，你却一再出手，豈非逼人太甚。」

上身微側，便自閃了開去。

九毒書生一抓便巳落空。

但九毒書生乃是九毒門中高手，他因師兄九毒尊者善於用毒，自己在用毒上無法超越師兄，却在武功上下過一番工夫，當然他的武功，也並沒有超越師兄，但在江湖上，巳可算得是一流高手。

此時左手一抓落空，右手巳快如閃電般自右向左斜劈雲飛白肩頭。

雲飛白大聲道：「前輩一再進逼，這巳是第三招了。」

第三招，就是說他要還手了，喝聲甫出，右手化掌，斜擊而出，硬接九毒書生的手掌。

但聽「拍」的一聲，他手掌正好迎着對方手掌，雙掌相擊，兩人力道居然相等，誰也沒被誰震退。

雲飛白不知自己在這短短三日之中，功力大進，他只當九毒書生的武功，他只是平平。

九毒書生這一掌雖然只是隨手拍出，不過用了三四成力道，但看雲飛白似乎也並未用上全力，居然和自己功力相等，不分上下，心頭止不住暗暗一怔，忖道：「這小子內力居然不弱。」

雲飛白一掌出手，和對方接實，本來應該收手，但他練的峨嵋「伏虎掌」，却是硬接對方一掌之後，就得回手擒拿，因爲你打了老虎一掌，不能讓老虎反撲，就須順手擒虎，這是峨嵋「伏虎掌」特有的手法。

因此雲飛白在對掌之後，忽然沉肘曲指，伸手朝九毒書生右腕脈門抓去。

九毒書生一怔，右手往後一縮，左手迎面劈出，口中大笑道：「原來你是峨嵋弟子。」

峨嵋弟子，當然不放在他的眼裏了。

雲飛白左足後退半步，身形一蹲，成爲矮樁，使的是「猛虎伏樁」，探爪切向九毒書生左臂。

九毒書生有個慣例，他一生喜武，和人動手，不到最後，絕不肯用毒，好像用毒就會失去了他名家的身份。

因此人家稱他九毒書生：他却偏偏自稱八毒書生。八毒者，他說用毒不如師兄，師兄既稱九毒，他只有減少一毒，但八毒也是「不」毒，表明他不喜用毒的意思，只是江湖上人因他出身九毒門，還是稱他九毒書生。

九毒書生倒也有些書生習氣，自視甚高，他雖與雲飛白動武，其實心中那會把這小子當作對手？

雲飛白在這三日之中，雖然功力大進，但他對瓊天逸士扇上畫的內功圖形，實際上只練了兩天兩晚而巳，最多也只能說剛剛入門，九毒書生總是下過數十年苦功，相形之下，自然不如對方。

尤其他自幼練的只是峨嵋「伏虎掌」和家傳的「白鶴散手」，在武功上，自然也不如九毒書生。

初上手時，還能有守有攻，到得後來，逐漸的被九毒書生的逼落了下風。

九毒書生催動掌勢，綿綿出手，逐漸巳將雲飛白制住下來，使他每一掌，每一拳出手，都被九毒書生圈在雙掌之下，受到很大的束縛。

這正合了技高一着，縛手縛脚。兩人又鬥了十來招光景，雲飛白巳是左支右絀，大感狼狽。

忽見九毒書生左掌往外穿出，當即閃身向右避開，那知九毒書生沉笑一聲，右掌業巳斜劈了下來。

這一劈好不勁急，雲飛白急忙矮身沉肩，雖將對方這一劈的力道卸下了七成，還是被他掌力震得一跤摔倒下去。

九毒書生倏地跨上一步，沉笑道：「小兄弟，你還是跟我走吧。」

他身形手法，比話聲還快，喝聲中，上身一俯，右手如爪，巳然抓了下來。

雲飛白看得心頭大急，對方這一抓，指風幾乎籠罩全身穴道，也封死了自己化解手法，此時就是要待就地滾開，都巳不及！

這一急，頓時急中生智，使他想到了瓊天逸士扇上畫的那一記扇招來，此時手中無扇，只好以指代扇，姑且一試。

這眞是電光石火般事，急得間不容髮，他心念一動，立即食中二指一駢，上身向上一幌（他仰跌下去，倒在地上，巳無法躍起），曲肘如扇，指頭隨着一昂，朝上點出。

要知他玄關巳通，練的又是玄門上乘內力，意念一動，眞氣自動貫注，透指而出，「嗤」的一聲，一股指風巳然隨指激射而出。

九毒書生俯身抓來，冷不防他有此一記怪招，不由一驚，他究是身手不凡，發現雲飛白上身一幌，指風迎面射來，百忙中一吸氣，身形原式不動，橫移開去。

雲飛白做夢也想不到這一招竟有這般神奇，立時一個鯉魚打挺，躍了起來。

九毒書生怒笑道：「好小子，你居然還有救命絕招。」

身子一幌，又急欺過來，左手如鈎閃電抓到。

雲飛白在仰臥之時，都能以指代扇，這下試出扇招的威力，一言不發，右手曲肘當胸，駢指代扇，仍是這一招，朝前點去。

九毒書生不識他的指法，只是以指代扇，但見來勢勁急，只得又橫閃開去。

雲飛白心裏有數，自己只有這一記扇招可以把他逼退，其他武功實非對方之敵，一見九毒書生閃了開去，就一拱手道：「前輩武功，在下巳經領敎了，失陪。」

轉身往前就走。

九毒書生看他兩次施展絕招，自己均無法破解，他一生嗜武，豈有輕易放過，大笑道：「小兄弟想走麼？」

人影閃動，疾風一颯，又巳撲到了面前。

雲飛白知他武功厲害，自己難以抵禦，只得曲肘駢指，又是一招向前點去。

九毒書生有些不信，身形一側，右手圈動，橫打出去，他手掌還未打出，突覺手肘間，巳被雲飛白指風掃中，熱辣辣的甚是疼痛。（這是雲飛白對這一招，還未練得純熟，而且以指代扇，也減弱了這一招的威力，否則被掃中了，又豈止疼痛而巳？）

九毒書生心頭又驚又懔，待得雲飛白指風射出，突然搶進，雙手齊揚，正待朝他雙肩抓落。

雲飛白又是一記以指代扇，九毒書生眼看他這記怪招，自己無法抵擋，只得又向旁躍開。

但這幾招下來，他巳漸漸發現雲飛白除了這一記怪招，並無別的招式跟着使出，心中不禁暗哦一聲，忖道：「這小子上白石山來，大概就是求瓊天逸士學這一記指風來的了，看他出手，分明尚未成熟，自己今天倒不能放過了他，非把他拿下來不可！」

一念及此，不覺大笑道：「小兄弟這一招，大概就是瓊天逸士傳你的了？」人隨話發，一個輕旋，欺到雲飛白身

後，雙手箕張，急襲過去。

雲飛白急忙回身，再待發招，九毒書生身形跟着一轉，又朝他身後攻到。

雲飛白心頭一急，索性右手曲肘當胸，擺好架子，隨着他轉身，只要對面，就給他一記以指代扇。

九毒書生隨着他連轉了幾圈，看他曲肘當胸，駢指若戟，等着自己，心中又是好氣，又是好笑，暗道：「這小子試出這記怪招，自己無法抵擋，是以使來使去就用這一招了。」

但僅管雲飛白只會這一招，九毒書生却奈何他不得。

九毒書生突然心中一動，暗道：「他使右手，我若欺到他左邊，他就無法施展這一招了。」

一念及此，身形一幌，閃電朝他左首欺近。

那知雲飛白連使以指代扇，眼看只能把對方逼退，無法把他擺脫，心頭也甚是焦急，這時眼看九毒書生忽然朝自己左首欺來，不由心中一動，暗想：「那青衣夫人傳自己的一記掌法，（多羅葉掌）自己雖然只練了幾遍，但因註釋極為詳盡，還可依式施為，何不一試？」

心念電轉，左手立即橫掌推出，掌勢似翻似印，差不多也學得三分相似了。

九毒書生欺到雲飛白左側，右手堪堪抓出，但見雲飛白橫掌推來，來勢似翻似轉，似吐似印，看去又是一記怪招！

就在這一瞬間，突覺一股奇强無比的暗勁，隨掌而生，朝自己捲撞過來，一時別說封解，連轉個念頭的時間都來不及，「呼」的一聲，一個人立被憑空捲飛出去一丈來遠。

九毒書生成名數十年，從來也不曾被人凌空撞飛過，心頭大感驚駭，直等飛出一丈光景，才卸去身上撞力，飄然落到地上，目注雲飛白，點頭道：「這一記大概也是新學的了。」

雲飛白沒有理會他，轉身就走。

九毒書生大笑道：「就算小兄弟學會一手奇奧武功，今天老夫也非把你留下不可。」

隨着話聲，大袖朝前揮出。

雲飛白突然站住，瞋目喝道：「九毒書生，你以為憑仗區區劇毒，就能把在下毒翻了麼？告訴你，在下並不怕毒，你只管使來好了。」

九毒書生這大袖一揮，果然使出了毒功，他當然知道若憑眞實武功，雲飛白絕非他的對手，但雲飛白這兩記怪招，（一指、一掌）自己就無法抗拒，除了使毒，實在無法把他拏下了。

九毒書生微笑道：「小兄弟怎知老夫名號？不錯，老夫正是八毒書生畢逢春，天下沒有不畏毒之人，小兄弟不要漫誇大口了！」

雲飛白一挺胸道：「不信，你只管試試，若是劇毒無功，你就不能再向我出手了。」

九毒書生其實早已在大袖一拂之中，使出了毒來，他使的這種奇毒，就是九毒觀音使的「百步聞香」！

九毒觀音秦妙香是個窈窕的美嬌娘，她使的毒，自然要滲上些上好香料，使人聞了香噴噴似蘭似麝，就是迷死人也心甘情願！

九毒書生使的「百步聞香」，可沒滲上香料，因此更是無色無臭，令人防不勝防。

九毒書生呵呵一笑道：「小兄弟只管走，老夫不再出手就是了。」

他使了「百步聞香」，諒你也走不出百步，樂得大方了。

雲飛白也不再多說，拱拱手道：「在下那就告辭了。」

舉步朝山下奔行而去。

九毒書生看着他身形，臉上微微露出笑意，背負雙手，目送他遠去。

那知雲飛白預先服了解毒藥丸，有了預防，在藥力未消失之前，就有劇毒不侵之功，因此一路奔行，絲毫也沒有中毒的現象。

「百步聞香」，鼻孔中聞上一點，就走不出百步，如今雲飛白一路奔行而去，十個一百步都不止了！

九毒書生心頭一懔，忖道：「莫非他上白石山找瓊天逸士借辟毒珠來的，普天之下，只有身佩辟毒珠的人，可以百毒不侵。」

× × ×

雲飛白一路奔行，回頭看去，九毒書生果然沒有追來，心頭才算放了下來，趕到巢縣，已經未牌時光，他在路旁一家麵館略為進食，就繼續上路。

這一帶都是重山峻嶺，村落稀少，眼看天色已經逐漸昏黑下來，不覺暗自焦急，繞過一重山腳，忽見前面一座小山腳下，茂林修竹，圍繞着一座莊院，心中一喜，立即奔近過去，這座莊院，覆蓋甚廣，高牆四圍，一望即知是大戶人家。

雲飛白走近大門，抬頭看去，只見門上四方青磚上，鐫着：「西山別業」四個字，他也未在意，繞到邊門，舉手輕輕叩了兩下銅環，只聽裏面有人問道：「甚麼人？」

兩扇木門呀然開啓，走出來的是一個老蒼頭，一手舉燈，打量着雲飛白，問道：「尊客何人？」

雲飛白急忙拱拱手道：「老管家請了，在下姓雲，因趕路錯過宿頭，想請尊府方便……」

老蒼頭點點頭道：「尊客借宿本是小事，自該方便，只是咱們這裏，今晚有事，留有尊客，恐有不便，小老兒不好作主，這樣吧，且容小老兒進去，稟報老夫人再說。」

雲飛白道：「如此麻煩老管家了。」

「尊客請稍候。」

老蒼頭回身入內，又關起了木門，過不一回，木門重啓，老蒼頭欵然道：「尊客久候了，老夫人說：出門在外，難免有錯過宿頭的時候，與人方便，也是應該之事，尊客請進。」

隨着話聲，跨進邊門。

雲飛白道：「眞是多謝老夫人了。」

「尊客請隨小老兒來。」

老蒼頭一手提燈，朝走廊上行去，一面說道：「只是老夫人說；尊客早些入睡，晚上不論聽到甚麼聲响，都不可出來，明日一早，自行上路好了。」

雲飛白聽得暗暗奇怪，忖道：「今晚他們這裏不知有甚麼事，老夫人要如此鄭重叮囑？」

口中應道：「在下明日一早，就要趕路，老夫人的話，在下自當謹記。」

「如此就好。」

老蒼頭領着他走到長廊盡頭，一間客房門口，推開房門，回頭道：「尊客請進來。」

他先行走入，點起了油燈，才行退出，過不一回，又送來了一個食盒，取出四盤菜餚，一小桶白飯，放到桌上，說道：「菜飯只是冷了些，尊客將就着用吧，飯後務必熄燈就寢，不論聽到甚麼聲响，尊客都不可開門出去。」

他越是這般叮囑，却越使雲飛白覺得好奇！

× × ×

老蒼頭走後，雲飛白吃過晚餐，心中兀自思索着老蒼頭叮嚀的話，覺得這所大宅之中，今晚一定有甚麼事故，自己遇上了，倒非弄個明白不可。

他一口吹熄了燈，就在床上調息運功起來。

快接近一更，忽聽門前走廊上起了一陣極輕的腳步聲，朝自己這邊走來。

雲飛白目前玄關已通，耳朵何等靈敏，聽到聲音就可以辨得出走來的一共是兩個人，一前一後，好像故意提着腳跟走路，生似防人發覺一般。

就因這兩人為了防人發覺，躡手躡腳的走着，就越發引起雲飛白的注意，凝神諦聽，走在前面的一個腳步較為沉重，一聽就知是老蒼頭，後面一個腳步較輕，但聲音甚是細碎，好像是個女子！

就在此時，只聽一個少女口音壓低着聲音問道：「就在這一間麼？」

老蒼頭也壓低着聲音說道：「翠姑娘不信，就進去看看好了。」

他們聲音說得極輕，雲飛白要是在玄關未通之前，根本就聽不清楚。

聽他們口氣，好像這翠姑娘要到自己房裏來查看了，雲飛白立即和衣下躺，拉過薄被蓋到自己身上，假裝已經睡熟，閉上眼睛，只剩一條眼縫，微微睜着。

房門被人輕輕推開，一條纖小的苗條人影，輕巧的閃了進來。

房中雖然黑暗，但雲飛白自己可看清閃入房來的是個二十三四歲的青衣少女，身法相當輕快，像一陣風般掠近床前左手疾發，出手也很輕快，一下就點了雲飛白的睡穴。

雲飛白當然不在乎她點穴，尤其她點的只是自己睡穴，似乎並無惡意，是以一動不動，任由她下手。

老蒼頭跟着青衣女子身後閃入，身手也並不差，只是年紀老邁，筋骨難免退化，行動上就沒有青衣女子的俐落。

他看到青衣女子的猝然出手，不覺吃驚道：「翠姑娘，妳這是做甚麼？」

青衣女子很快轉過身去，輕笑道：「薛老爹，你別担心，我只是點了他的睡穴，讓他好好的睡到天明，自會醒來，這是老夫人交代的，咱們西山別業，遠處山中，平日裏從沒有人上門，今晚恰好有人找上門來借宿，說不定是那兩位的同黨，咱們可不能不防人家一手，所以要小婢來瞧瞧的，好啦，現在沒事了，薛老爹還是到前面去招呼一下，那兩位也差不多該來了呢，小婢要去跟老夫人覆命了。」

說罷，腰肢一扭，輕快的閃出門去。

老蒼頭跟着走出，隨手掩上了房門。

他們走後，雲飛白也迅速的翻身坐起，心想：「今晚他們果然有事，不知翠姑娘剛才口中所說的那兩位是甚麼人？她要老頭薛老爹到前面去招呼，自己何不跟去看看？」

這就飄然下床，推門出去，又悄悄的掩上了房門，穿出走廊，果見老蒼頭彎着腰往前去，首先，他在大廳上點燃起燈燭，然後又越過大天井，出去開啓了大門。

這所大莊院中，敢情只住了老夫人、翠姑娘（青衣女子），老蒼頭，看來最多廚下還有一、二個做粗活的僕人，人手並不多。

今晚來的，會是他們對頭？那又似乎不像！

但聽翠姑娘的口氣，這兩個來人，又似乎來意不善！

但雲飛白直覺的感到這裏的老夫人，應該不像是壞人，這可以從翠姑娘只點自己睡穴這一點上，看得出來。

他暗自尋思，老蒼頭既在大廳上點燃了燈燭，那麼老夫人一定要在大廳上接待來人了，自己何不到廳上找個地方隱起來，聽他們說些甚麼？

心念一動，就很快閃入大廳，只見大廳相當寬敞，陳設得甚是古雅，但並無藏身之處。

抬頭看去，中間一根橫樑，離地足有三丈來高，粗可合抱，自己躲到橫樑上去，居高臨下，不但可以聽得清楚，還不慮被人發現，這就立即足尖一點，嗖地直拔而起，一下竄上橫樑，居中盤膝坐好。

老蒼頭開了大門，又回入廳來，手中拿着一個鷄毛撣子，在兩排椅几上輕輕的揮着。

這時忽聽階前有人乾咳了一聲，履聲橐橐，朝階上走來，雲飛白因坐在樑上，自然看不到來的是何等樣人。

老蒼頭聽到這聲乾咳，急忙放下撣子轉過身去，就拱着手，陪笑道：「原來是劉二老爺來了，快請廳上坐。」

「唔！」那人口中唔了一聲，大搖大擺的從廳門走入，一面說道：「薛大奎，你眞是勤勞得很。」

現在雲飛白可以看到他的人了。這位劉二老爺，是個六十來歲的老者，個子不高，身上穿一件黑色馬褂，古銅色長袍，却生成一張焦黃而黑的扁臉孔，顴骨高起，水泡眼，目光却烱烱有神，頭頂巳禿，頭髮差不多巳白了九成。

老蒼頭道：「劉二老爺誇獎了，你請坐，小老兒給你沏茶去。」

劉二老爺一擺手道：「別忙着張羅，你只管忙你的好了。」

老蒼頭還是匆匆的退出廳去。

劉二老爺並沒在椅上落坐，只是背負着雙手，仰首望着橫樑，口中發出兩面嘿嘿冷笑。

雲飛白心中不由暗暗吃驚，心想：「莫非他已經發現了自己不成？這不可能，

他剛進入大廳，自己坐在樑上，並沒動過，自然不會有絲毫聲音，他怎會知道樑上有人呢？那麼他這兩聲冷笑，並不是對自己而發的了。」

一回工夫，老蒼頭已托着一個朱漆大盤，盤中放一盞茗碗走了進來，把茶盞放到几上，含笑道：「劉二老爺請用茶。」

「謝謝你，薛大奎……」

劉二老爺轉了個身，在椅上坐下，他說話的神情，有些誇大得老氣橫秋，接着問道：「大師兄可有消息麼？」

老蒼頭聽他問起「大師兄」，臉上就不覺一黯，微微搖頭道：「沒有，老主人一向交遊廣闊，大江南北都有熟人，認識他的人，自然不在少數，但這五個月來，竟然會一點消息都沒有，眞是急死人，劉二老爺，你也沒有消息麼？」

雲飛白聽得不禁心頭一動，他聽藍如玉說道，武林中有不少知名人物，離奇失踪，他雖然不知這「西山別業」的老主人是誰？但想來必定也是一位武林中的有名人物了。

只聽劉二老爺乾咳一聲道：「老夫若是有大師兄的消息，還會遠道趕來？嘿嘿，依老夫看大師兄……」

「呵呵！」門外有人笑了一聲，接着道：「二師兄倒來得早啊！」

一個矮胖的人影，隨着話聲，走入大廳。

這人生得八字眉，面團團又白又胖，頭上戴一頂瓜皮帽，穿着天藍大褂、紮腳褲、凸着大肚子，走起路來八字脚，一蹩一蹩的，倒像個富紳巨賈，看去也約莫快六十的人了。

老蒼頭急忙迎了出去，打着躬道：「羅三老爺來了，請裏面坐。」

劉二老爺一手托着茶碗，回身笑道：「老三，你怎麼才來呢？」

羅三老爺拱拱手道：「二師兄總知道，小弟一身痴肥，就是睡不醒，方才差點誤了事。」

老蒼頭又轉身進去，沏了一盞茶送上來。

羅老三道：「大嫂知道咱們今晚會來吧？」

劉二老爺乾笑道：「約好了的日期，大嫂怎會忘記？」

老蒼頭道：「二位老爺且請寬坐，小老兒這就去請。」

只聽一個老婦聲音接口道：「不用請，我已經來了。」

隨着只見一個一頭白髮的老夫人，由一個青衣女子摻扶着從廳後屏風中緩步走出。

雲飛白認出那摻扶老夫人的青衣女子，正是方才點了自己睡穴的翠姑娘。

老夫人剛步出屏風，劉二老爺、羅三老爺很快的站了起來，恭聲的叫道：「大嫂。」

老夫人微微頷首道：「劉二弟、羅三弟，請坐。」

青衣女子摻扶着她走近上首一把椅子，坐了下來。

老蒼頭很快送上一盞茗茶，放到椅几上。

劉二老爺、羅三老爺同時欠身落坐。

老夫人看了兩人一眼，徐徐說道：「你們可曾打聽到大師兄的下落麼？」

劉二老爺首先欠着身，神情顯得異樣沉重，說道：「回大嫂的話，兄弟到處都打聽了，就是一點消息也沒有，眞使人想不通，大師兄究竟會到那裏去了？」

羅三老爺接着道：「就是這麼說，小弟也四處託人查訪遍了，始終沒有大師兄的下落。」

老夫人黯然點頭道：「老爺子無故失踪，至今下落未明，二弟、三弟今晚來找老身，不知有什麼事？」

劉二老爺陪着笑道：「我們一來是向大嫂請安，二來……」

他拖長語氣，笑得有些詭異。

老夫人平靜的道：「不要緊，劉二弟有什麼話，只管說好了，二來呢？」

劉二老爺摸着他嘴上兩撇鬍子，一臉誠懇的說道：「大師兄是咱們藥王門掌門人，咱們藥王門門人弟子，遍佈江湖，古人說得好，蛇無頭不行，按咱們老祖宗的規矩……」

雲飛白心中暗哦一聲，忖道：「原來他們藥王門的人，江湖走方郎中，都是他們這一門的了。」

老夫人冷冷的道：「咱們老祖宗的規矩，怎麼說的呢？」

劉二老爺道：「大嫂想必知道，咱們藥王門老祖宗有一項規矩，掌門人出缺，必須在三個月之內遞補上去，如今大師兄下落不明，已經有五個月了，所以……所以……」

他兩眼望着老夫人，說了兩句「所以」，就沒往下說。

「唔！」老夫人輕唔一聲，點着頭道：「老祖宗的規矩，老身懂，劉二弟這話的意思，老身也懂……」

她身軀微微有些顫動，顫聲道：「但老祖宗這項規矩，是說掌門人身故之後，必須在三個月內遞補，如今老爺子只是失踪，還不能證明他身故，是嗎？」

「大嫂話是不錯。」

劉二老爺深沉一笑道：「但大師兄下落不明，總是事實，本門總不能因大師兄失踪，一直領導無人。」

老夫人氣得臉色有些發白，哼道：「劉二弟的意思，是認爲老爺子一直不會回來了？」

「這是大嫂誤會，小弟並無此意。」

劉二老爺竭力否認，陪着笑道：「只是小弟覺得大師兄失踪日久，本門不能無人領導，因此和羅三弟商量的結果，認爲在大師兄未安然回來之前，咱們應該先有人代理掌門人職務，庶可使本門中人在江湖上不致無人領導，而且也可諭令本門弟子一體尋找掌門人下落，總比目前掌門人失踪，秘而不宣，致本門弟子謠諑紛起，人心惶惶，要好得多了。」

這話已極明顯，原來他想當代理掌門人。

老夫人嘿然道：「劉二弟，你怎麼不說是你想當藥王門的代理掌門人呢？」

「啊，不，不！」

劉二老爺連連搖手道：「大嫂這是誤會小弟了。」

老夫人道：「我怎麼誤會你了？」

劉二老爺道：「小弟和三師弟取得協議，在大師兄沒有回來之前，名義上大師兄仍是本門的掌門人，由小弟和三師弟二人暫時代理掌門人職務，直至尋到大師兄爲止，小弟怎敢妄存私心？」

雲飛白心中暗道：「他這話倒是十分公允，本來一個門派的掌門人失踪了五個月，有許多事情，難免要延擱下來，大師兄不在，二師弟和三師弟暫行代理，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老夫人道：「羅三弟，是這樣麼？」

羅三老爺連連點頭，陪着笑道：「是，是，二師兄約小弟前來，就是爲了這件事，大師兄沒有回來以前，由二師兄和小弟二人暫時代理，這樣就算因掌門人不在，也能處理本門的事務了，二師兄就是怕大嫂聽了誤會，不肯同意……」

「這是公事。」

老夫人徐徐接着說道：「老身怎會反對？」

劉二老爺臉上閃過一絲喜色，忙道：「大嫂那是同意了。」

羅三老爺臉上也閃過了一絲喜色，接口道：「小弟早知大嫂深明事理，自然以本門爲重。」

雲飛白坐在樑上，看得清楚，心中暗忖道：「暫時代理掌門人，只是爲了處理他們門中的事務，又何喜之有？這兩人臉上忽然間流露出喜色，顯然其中另有文章了。」

老夫人點頭道：「劉二弟、羅三弟二人共同暫代掌門人，這是爲了處理本門事務，老身自表同意，只不知有些什麼事，要老身交代的？」

「是，是！」劉二老爺連聲應是，陪笑說道：「這次由小弟和三師弟二人暫時代理掌門人職務，原是一時權宜之計，因此小弟認爲在名義上，由小弟担任代理掌門人，但掌門人的印信、和本門符令，則交由三師弟執掌，這樣，在小弟代理的這段時間之內，就不致有專權獨斷之弊，所以請大嫂暫且把大師兄的掌門印信和本門符令，交給羅三弟好了。」

這話也是十分公正，他暫攝代理掌門人的名義，由另一人執管印信符令，就不致有濫用職權的流弊。

「是，是。」羅三老爺也連聲應「是」，說道：「二師兄深明大義，一切以本門爲重，大嫂把本門印信、符令等物，暫交兄弟保管，兄弟自當盡忠職守，一切仍聽大嫂和二師兄的吩咐行事。」

他說的也極誠懇，足見全是爲藥王門好。

劉二老爺眼看諸事順利，自然心中歡喜，接着又道：「至於本門歷代相傳的『百草經』，例由掌門人保管，這是本門最機密的寶典，小弟忝爲代理掌門人，就請大嫂交與小弟保管，以昭鄭重……」

「不，不，不！」他話聲未落，羅三老爺白胖的臉上，神色微變，口中連說了兩個「不，」字，才說道：「二師兄，你這話就不對了，你既然只在名義上担任代理掌門人，舉凡印信符令，都歸小弟保管，這『百草經』，自然也該由小弟保管爲是。」

劉二老爺怫然道：「三師弟，你應該知道，掌門印信、和本門符令，乃是代表本門對外的信物，對本門弟子，有發號施令，一體遵照之權，小兄爲了避嫌，既有代理掌門人名義，就由你三師弟執掌符信，就是爲了防範濫行職權，有損本門信譽，至於『百草經』，歷代相傳，只有掌門人一人保管，因爲它乃是本門寶典，小兄也只是負責保管而已，因此還是由小兄保管爲宜。」

「這個兄弟不同意。」

羅三老爺憤然的續道：「方才既然三對六面計議決定，由二師兄出面担任代理掌門人，由兄弟保管印信符令等物，自然也包括『百草經』在內……」

劉二老爺叱道：「誰說包括『百草經』在內了？『百草經』由代理掌門人保管，這是天經地義之事。」

「哈哈！」羅三老爺大笑一聲道：「二師兄謀求代理掌門人，拉着兄弟同來，原來是志在本門的『百草經』了？」

劉二老爺目中隱射怒火，冷笑道：「你非代理掌門人，按本門規定，並無保管『百草經』之權，却提出要保管『百草經』，又是何居心？」

「哈哈！」羅三老爺怒極而笑，大聲道：「你以爲你眞是代理掌門人了？告訴你，我可以不承認。」

「哈哈！」劉二老爺也怒笑着道：「羅五常，劉某也要告訴你一句話，劉某是藥王門的二師兄，大師兄不在，劉某代理掌門人，乃是順理成章，理所當然之事，你承不承認，並不重要。」

雲飛白暗哦一聲，忖道：「原來他就是羅五常，江湖上出名的黑手郎中羅五常，那麼這位劉二老爺，大概是劉一帖劉益善了，這兩人果然都不是好人，難怪老夫人對他們存有戒心了。」

只見羅五常黃中透黑的臉上，皮肉一陣牽動，厲聲喝道：「劉一帖，你給我聽着，藥王門這一代只有咱們師兄弟三個，大師兄沒在這裏，我就有一半主張，我反對你當代理掌門人，你就當不成代理掌門人。」

劉一帖聽得勃然大怒，霍地站起，戟指羅五常，喝道：「姓羅的，你算什麼東西？」

羅五常也站了起來，喝道：「你呢？你又算什麼東西？」

「哈哈！」劉一帖大笑道：「大師兄不在，看來只有我教訓教訓你了！」

羅五常道：「你配麼？」

劉一帖問道：「我是二師兄，有何不配？」

「哈哈！」羅五常大笑道：「姓劉的，你忘了四十年前你早被師父逐出門牆，大師兄和我只是爲了顧全你的面子，才沒當衆說出來罷了，你還……」

「你胡說！」

劉一帖忍無可忍，突然縱身撲了過去，雙手如叉，去叉羅五常的喉嚨。

羅五常喝了聲：「來得好！」

雙手向外劃了個圈，把對方叉來的雙手格出，雙掌直豎又回到了胸前，突然一記「雙撻手」，朝前平推而出，擊向對方前胸。

（未完・九）

虬龍倚馬錄

中篇俠義　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許不醉和岳小玉談起武林一個神秘世家「提龍王府」——神通教教主想將郭冷魂殺掉，正談得津津有味時，應伏和逍遙雙刀三人轉回來，應伏將岳小玉擄走，却被練驚虹截住，應伏懾於其威，鼠竄而去，原來應伏擄走岳小玉想要脅布狂風，却不料會被練驚虹救回，而且認作乾兒子。應伏等人來的用意是覬覦存在血花宮裏的玉山羊，故各有各的打算。此時布狂風又和神通教殺手嚴一初約鬥，屆時不見他來，却來了神通教的律人蝶，說神通教不願樹敵，老嚴亦出家為僧，布狂風不信，經過調查，原來是被神通教的殺手殺害……

鐵老鼠報訊　鐵眉樓救人

布狂風冷冷一笑，還是沒有說話。

紅袍女子向他逼前兩步，又說：「也許，嚴一初不會獲勝，但他最少有把握，可以跟你拚個同歸於盡！」

布狂風瞳孔收縮，道：「為了殺我，嚴一初會不惜捨命相陪嗎？」

紅袍女子道：「不錯！」

布狂風說道：「我和他有甚麼深仇大恨？」

紅袍女子道：「也許甚麼仇恨也沒有，但你要對付神通教，也就是等如要對付我爹！」

布狂風又道：「所以，老嚴一定要我死？」

紅袍女子道：「正是這樣。」

布狂風道：「就是為了這一點，妳叫律一蝶去殺他？」

紅袍女子點點頭：「不錯，這都是為了你！為了你這個冷血的瘋子！」說到這裏，她用力咬着自己的下唇，臉色脹紅得很厲害。

布狂風呆住了，過了很久才道：「不錯，我是個瘋子，但妳又是甚麼東西？」

紅袍女子的嗓子提高了最少兩倍：「我是一個冷血的女殺手，也是神通教教主的女兒！」

布狂風道：「妳懂得這樣說，那也差不多了。」

紅袍女子深深吸一口氣，道：「姓布的，你該殺千刀，掉進第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

布狂風哂然一笑：「妳說的不錯，所以，妳不該殺了嚴一初，應該讓他用劍把我送進地獄去！」

紅袍女子咬着牙，道：「要殺你，我最少有七百種方法！」

布狂風聳肩一笑，漫不在乎地說：「但妳只能使用其中一種。」

紅袍女子恨聲道：「所以，我會用最殘酷的一種來對付你！」

布狂風笑道：「用最殘酷的方法殺人，對妳來說，往往也是最愉快的。」

紅袍女子的臉色更難看了，最後，她冷笑一聲，用充滿毒恨的眼光瞪了布狂風一眼，然後就走了。

她走的時候，姿勢相當優美。

但她的冷笑聲，却令人不寒而慄。

×　　×　　×

「嫩衲」這個法號當然是假的，但小沙彌的身份，却是貨眞價實。

紅袍女子走後，布狂風就解開了小沙彌的穴道。

小沙彌仰首直盯着他，忽然說：「你這個人好像很特別。」

布狂風道：「我却一點也不覺得。」

小沙彌道：「萬大小姐對你很好，許多人都羨慕極了，可是……」

「可是甚麼？」

「可是你却身在福中不知福，而且還要跟萬大小姐嘔氣，這眞是太不智了。」

布狂風道：「我們這些凡夫俗子的事情，你最好不要理會。」

小沙彌說道：「我雖然是個眞正的小沙彌，但是凡夫俗子的事情，却知道的不少。」

布狂風道：「那麼，請你告訴我，這寺院是不是神通教的分舵？」

小沙彌道：「本來不是，但現在却差不多了。」

布狂風又問道：「這寺院的主持大師呢？」

小沙彌道：「跑掉啦。」

布狂風道：「為甚麼要跑掉？」

小沙彌道：「他若不跑，就得變成死和尚。」

布狂風道：「你呢？為甚麼還留在這裏？」

小沙彌道：「你弄錯了，我雖然是個眞正的小沙彌，但却是從另一間寺院跑過來的。」

布狂風奇道：「却是何故？」

小沙彌得意的道：「這是萬大小姐的命令。」

布狂風道：「你早就已經是神通教的人了？」

小沙彌道：「不錯，而且萬大小姐對我很好。」

布狂風道：「這寺院本來是怎樣的？何以會有一座練武廳？」

小沙彌道：「這練武廳是幾天之前才造好的，最近三四天，萬大小姐常在這裏練武。」

布狂風道：「她很揮霍嗎？」

小沙彌道：「只要她高興，就算是僱請工匠，要他們在十天之內造成一座宮殿，那也不是奇事。」

布狂風道：「你年紀小小，就已成為神通教的一份子，只怕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小沙彌說道：「但我已沒有選擇的餘地。」

布狂風道：「你若不怕，可以跟隨着我，脫離他們。」

小沙彌拚命地搖頭道：「這是萬萬不可以的，小僧不想累己累人。」

布狂風嘆一口氣，知道再說也是無用，只好悄然離去。

×　　×　　×

在飲血峯下，暫時一片謐靜。

但岳小玉心頭却很煩躁，他此行是想見郭冷魂，諸葛酒尊及師父等人的，但直到現在却連一個也見不着。

許不醉很瞭解他的心情，所以也不去煩擾他，只是暗中在附近加以照應着。

水瑩兒對岳小玉更是關注，幸而藥石有靈，岳小玉的傷勢已漸痊癒，看來並無大碍。

這一天正午，江東五傑溜了過來，鮑正行首先說：「悶煞人也！」

舒一照道：「何悶之有？」

鮑正行道：「天下太平，人人相安無事，所以悶煞之至。」

常掛珠道：「只怕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大家切莫太輕鬆了。」

白世儒道：「何必爭論不休，且問問岳小哥兒，看看他有甚麼打算好了。」

岳小玉皺着眉，嘆道：「現在我們連郭大哥在甚麼地方也不知道，又豈能有甚麼打算？」

白世儒道：「反正左右沒有着落，何不殺上飲血峯看個究竟？」

胡無法嘿嘿冷笑，說道：「你倒說得輕鬆，憑咱們這幾塊材料，配去闖飲血峯嗎？」

「放屁！」鮑正行道：「這是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之威風。」

胡無法冷冷道：「我可看不出，咱們現在還有甚麼威風可言。」

鮑正行大不服氣，正待反駁，常掛珠已截然說道：「不要再說了，還是一動不如一靜。」

就在這時，外面忽然有人正在探頭探

腦地瞧了過來。

鮑正行陡地喝道：「何方鼠輩竟敢鑽到這裏來？」

那人嘻嘻一笑，忽然大步踏入，怪聲怪氣道：「區區正是江湖鼠輩，鐵老鼠是也！」

岳小玉一看見鐵老鼠，登時爲之精神大振，揚眉叫道：「鼠老兄，你可想煞小岳子也。」

鮑正行望着岳小玉：「是老鼠兄還是鼠老兄？」

舒一照道：「老鼠兄也可以，鼠老兄亦無不合。」

岳小玉也不理睬這兩人，只是上前問鐵老鼠，道：「郭大奇，諸葛前輩是否也來了？」

鐵老鼠立時苦着臉，道：「他們來不得。」

岳小玉忙道：「如何來不得？」

鐵老鼠道：「郭堡主和諸葛前輩被敵人包圍着，無法殺出重圍。」

岳小玉大吃一驚，道：「這便如何是好？」

鐵老鼠道：「唯有求取援手，以解困厄。」

岳小玉道：「既然這樣，咱們還在這裏等甚麼？」

鮑正行連隨大聲附和：「救人如救火，這件事萬萬躭擱不得。」

胡無法說道：「咱們這就殺將過去可也。」

鐵老鼠望了他們一眼，接着才問岳小玉：「他們是何方神聖？」

岳小玉道：「這五位乃是江東五傑，爲人極講義氣。」

鐵老鼠呵呵一笑，道：「如此倒是失敬，失敬！」

舒一照笑道：「彼此都是同一陣綫上的英雄好漢，大可不必客氣。」

鐵老鼠道：「區區知道，仗義每多屠狗輩，五位不知可喜歡吃狗肉否？」

舒一照立時眉飛色舞，道：「當然是喜歡到不得了，你擅烹狗之道嗎？」

鐵老鼠哈哈一笑，道：「別的本領不敢說，談到這下子功夫，可說是獨步江湖，人試人讚。」

舒一照道：「難得有此機緣與鐵老兄相逢，倒要領教領教。」

岳小玉雙眉一軒，道：「正經事還沒幹，却談甚麼貓肉狗肉？」

常掛珠立刻大聲附和，道：「岳小哥兒說得好，再這樣瞎纏下去，我們甚麼事也幹不成了。」

鐵老鼠望了岳小玉一眼，吃吃笑道：「不見一陣子，你好像成熟了不少。」

岳小玉笑笑道：「人是一天一天長大的。」

胡無法說道：「同時也一天一天的衰老。」

岳小玉道：「老不一定衰，有些人越老越成熟，越老越精神。」

舒一照笑道：「眞是神童，無論說什麼都是勝人一籌。」

岳小玉哈哈一笑，但接着却又眉頭大皺：「諸葛前輩與郭大哥身陷重圍，我們怎麼還這樣快活？」

常掛珠道：「對，我們不該這樣快活，應該愁眉苦臉。」

胡無法道：「但愁眉苦臉也不能解決問題，咱們應該大爲緊張才對？」

舒一照問道：「爲甚麼大爲緊張便對了？」

胡無法道：「只有緊張的人，才可以切切實實地去做事。」

舒一照道：「緊張又怎樣？只怕越是緊張，就錯亂得越是厲害。」

胡無法道：「你懂個屁！」

舒一照哼的一聲，正待反駁，岳小玉又怒喝道：「住嘴！」

胡無法、舒一照互望一眼，臉上都露出了怪異之極的神情。

常掛珠却居然陪上一張笑臉，道：「不要生氣，不要生氣，咱們都是一夥人，有甚麼事慢慢商量好了。」

岳小玉冷冷一笑，道：「這是甚麼時候了，再不振作一點，天下間所有的人都活不下去啦。」

常掛珠連連點頭不迭，道：「是的！是的！岳小哥兒請主持大局，咱們江東五傑決不敢再胡來。」不知如何，這位常老大對岳小玉越來越是恭敬。

岳小玉心裏很雪亮，忖道：「這多半是水瑩兒的功勞，否則，這個怪物絕不會這樣偏帮老子。」

想到這裏，不禁又對小瑩兒有了更大的好感。

鐵老鼠不知就裏，倒以爲岳小玉的本領越來越大了。

只聽見常掛珠又說：「諸葛酒聳和郭堡主既有麻煩，咱們自然是要趕去支援的，但就只怕敵勢强大，咱們去了也不濟事了。」

岳小玉道：「若布公子在，形勢也許會大不相同。」

常掛珠說道：「布公子很快就會回來的。」

岳小玉道：「但救人如救火，這種事怎躭擱得了？」

鐵老鼠道：「話雖如此，但諸葛酒聳與郭堡主被困之處，易守難攻，一時三刻之間，諒還不會有甚麼問題。」

岳小玉道：「但是，還是叫人担心死了。」

鐵老鼠道：「你們說的布公子，是甚麼人來着？」

岳小玉說道：「布北斗之子布狂風是也。」

鐵老鼠一怔：「布北斗？莫不是號稱『武林皇帝』的那個布北斗嗎？」

岳小玉道：「不是他又還有誰呢？」

鐵老鼠道：「此人武功怎樣？」

岳小玉道：「根據他的老子說，他的劍法簡直是無懈可擊的。」

鮑正行抿嘴一笑，道：「做老子的，多半喜歡爲自己的兒子吹牛。」

岳小玉道：「但布北斗却又說，他的兒子瘋了。」

常掛珠一怔：「好好的一個兒子，怎麼說他瘋了？」

岳小玉道：「但布北斗臨死前，的確這麼說，他說布公子練功太勤力，所以瘋掉了，而且又不見了。」

鐵老鼠冷冷一笑，道：「到底是老子瘋了，還是兒子瘋了？」

岳小玉皺了皺鼻子：「管他老子瘋還是兒子瘋，總要劍術了得，那才中用。」

鐵老鼠道：「布公子去了那裏？」

常掛珠道：「他約了另一位武林高手決一死戰，如今正是生死未卜。」

鮑正行眼睛一翻，道：「你別說得這麼難聽好不好？」

常掛珠也瞪着眼，道：「我有甚麼地方說錯了？决鬥這種事，最是離奇莫測，往往未必是武功較高的人會得到最後的勝利。」

鮑正行道：「你這麼說，豈不是存心詛咒布公子嗎？」

常掛珠道：「我絕對沒有這個意思，只不過是以事論事而已。」

岳小玉聽得不大耐煩，說道：「不要再爭論了，這樣囉裏囉唆的，又有甚麼用處？」

鐵老鼠道：「如今唯一之計，是要向武林同道求援。」

岳小玉道：「把諸葛前輩和郭大哥圍困着的，是何方神聖？」

鐵老鼠說道：「都是一些神通教的兔崽子。」

「神通教！」岳小玉氣得牙癢癢地，罵道：「是他媽的甚麼神通教，眞教老子無名火起三千丈。」

鐵老鼠道：「你領教過神通教的厲害了。」

岳小玉道：「這些兔崽子的把戲，老子的確是領教過了，但却也不見得怎麼厲害。」

鐵老鼠道：「神通教是甚麼來頭，區區也不怎麼清楚，但是，這一次咱們居然會給圍困着，也可見這些狗頭狗腦的傢伙，絕不是不學無術之輩。」

岳小玉道：「但鼠大哥你不是仍然可以衝了出來嗎？」

鐵老鼠嘆了口氣，說道：「那只是出奇不意，而且又是單身寡人才能勉强成功的。」

岳小玉也嘆了一聲，道：「不錯，郭大哥身受重傷，兼且昏迷未醒……唉，這眞是令人担心之極。」

鐵老鼠道：「若不是這樣，形勢自然大大不同。」

岳小玉道：「諸葛前輩與郭大哥被圍困在那裏？」

鐵老鼠道：「距離此地西南約二百五十里外的鐵眉樓。」

「鐵眉樓？這又是甚麼地方？」岳小玉揉了揉鼻子，道：「此樓主人又是何許人也？」

鐵老鼠苦笑一下，道：「說來慚愧，此樓主人，也叫鐵眉。」

岳小玉奇道：「這又何慚愧之有？」

鐵老鼠道：「鐵眉者，乃區區之堂弟也。」

岳小玉「哦」的一聲，接着又道：「那也不用說慚愧呀。」

鐵老鼠嘆道：「區區這個堂弟若是中用一點，也不會讓神通教的狗頭狗腦傢伙弄得天翻地覆。」

常掛珠立時道：「此乃形勢比人强，非戰之罪，非戰之罪！」

鐵老鼠盯着他，道：「閣下曾親眼目睹此一戰情況？」

常掛珠道：「那倒沒有。」

鐵老鼠道：「既然未曾目睹，又怎能知道區區堂弟非戰之罪？」

常掛珠一呆，胡無法忙道：「常老大機智過人，算無遺策，以是縱使未曾目睹箇中戰況，却也可以洞燭先機，决勝於千里之外。」

鮑正行「哇」的一聲叫了出來，道：「你這個馬屁，拍得又响又亮，眞教旁人吃不消。」

常掛珠生氣極了，但岳小玉却勸阻他，道：「强敵當前，不可內鬨。」

鐵老鼠道：「小岳子言之成理！」

鮑正行咧嘴一笑，道：「依鮑某之見，要救郭堡主脫離險境，非要找布公子帮忙不可。」

鐵老鼠道：「但布公子不在這裏，那又有甚麼辦法。」

忽聽一人怒聲叫道：「你們怎麼忘了許不醉了？」

怒叫之人，正是許不醉。

許不醉還是像平時那副樣子，但臉上却似乎多了一種威武之氣。

白世儒一看見他，就笑吟吟地說道：「今天怎麼不醉了？」

許不醉乜斜着眼，道：「誰說我不醉？我現在就已醉得差點不省人事。」

白世儒道：「但照我看，許軒主如今還是清醒得很。」

許不醉道：「那是因爲你自己醉了，所以才會看得一塌糊塗。」

岳小玉道：「許軒主，大家是醉了還是清醒，都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怎樣去對付神通教的狗頭狗腦狗東西。」

許不醉道：「這還有甚麼好猶疑的，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這八個字，永遠都是用得着的。」

岳小玉道：「咱們就此趕到鐵眉樓去吧？」

許不醉道：「那又有甚麼希奇了？不要以爲是神通教的人，就可以在江湖上橫行無忌。」

岳小玉道：「咱們不等布公子嗎？」

許不醉道：「不是不等，而是不必等了。」

「不必等？」岳小玉猛然一驚，道：「難道……布公子……他……在决鬥的時候……」

「不要想到歪角裏去，」許不醉陡地喝道：「我說不必等，那是因爲布公子已回來了！」

他這句話才說完，布狂風就在他的背後慢慢地走了出來。

× × ×

布狂風並不像個瘋子，却像一個科塲失意，落拓天涯的讀書人。

但他也有和讀書人不同的地方。

讀書人不帶劍，但他有劍。

就算他身上沒有佩帶着劍，從他的眼神裏，仍然可以看見他眼中有劍，心中也有劍。

他本來就是一個以劍作爲第二生命的人。

但布北斗却會對岳小玉說過，布狂風的劍法，已練到了「不是劍法的劍法的境界」。

——不是劍法的劍法，它幾乎是包羅萬有的，它可以夾雜着刀、斧、戟、箭、棒，甚至是天下間任何種類兵刃的招式。

——再進一步，更可以發揮出完全不類似任何兵刃的奇門招數，只要到了那層境界，又有誰能破解得了？

但布狂風是不是眞的已練到了這層境界？

以岳小玉來說，他當然是看不出的，他對武學之道，完全是個門外漢。

但他却看得出，布公子對自己實在不錯，那是不是爲了水瑩兒？

水瑩兒是布狂風的師妹，但這對師兄妹顯然一點也不熟絡。

這時候，布狂風帶着深沉的眼神，來到了許不醉的背後。

許不醉回頭向他望了片刻，道：「我們都知道，你一定會回來的。」

布狂風淡淡一笑，道：「我知道，我現在還不能死。」

許不醉道：「郭堡主和酒王之子的遭遇，你早就知道了？」

布狂風道：「在這方圓五百里以內的事情，沒有幾件是我不知道的。」

許不醉道：「你有甚麼打算？」

布狂風道：「留在這裏。」

許不醉目光一閃，道：「這是甚麼意思？」

布狂風道：「鐵眉樓的事，鐵眉會有辦法解決。」

鐵老鼠叫道：「但區區却看得很清楚，鐵眉並不是個大將之材。」

布狂風道：「但對付神通教那幾個護法，已經綽綽有餘了。」

鐵老鼠道：「只怕不會這麼容易。」

布狂風說道：「但是我却一點也不担心。」

岳小玉聽到這裏，突然怒氣上沖，說道：「你是局外之人，自然是用不着担心的。」

布狂風道：「是局外人也好，局內人也好，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岳小玉道：「但小岳子的看法却並不如此。」

布狂風道：「那是人之常情，何況你年紀細小，對大局自然難以看得通透。」

岳小玉道：「既然布公子跟咱們的看法大不相同，多言也是無益。」

許不醉眉頭大皺，道：「說得好好的，怎麼却又生變了？」

岳小玉冷冷道：「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就已談得不好。」

鐵老鼠道：「開始的時候談得不對，那是沒有相干的，總要平心靜氣，慢慢再談下去便是。」

岳小玉道：「我看不必再談了，正是你走你的陽關大路，我走我的獨木橋樑，誰也不必去勉强誰。」

布狂風默然不語，許不醉却直盯着他，看着他有甚麼反應。

但布狂風甚麼反應也沒有。

過了很久，許不醉終於忍耐不住，道：「你眞的不去鐵眉樓了？」

布狂風這才點點頭，道：「不錯。」

只見常掛珠的眼睛骨碌骨碌地亂轉，忽然插口說道：「你不去，咱們江東五傑去！」

水瑩兒的聲音也在這時候響起：「我也要去！」

× × ×

水瑩兒的聲音比黃鶯還更動聽。

尤其是這短短一句話，在岳小玉耳中聽來，更是感到親切萬分。

她已完全站在岳小玉這一邊。

布狂風怔怔地凝視着這對少年男女，忽然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許不醉忍不住問道：「你爲甚麼要嘆氣？」

布狂風道：「連我也不知道。」

許不醉道：「這眞是莫名其妙。」

布狂風道：「也許，我本來就是個莫名其妙的人。」說到這裏，忽然輕輕地拍了兩下手掌。

掌聲甫落，鐵髮和木眼已在他身邊左右出現。

岳小玉一看見鐵髮，便對鐵老鼠問道：「這人叫鐵髮，倒不知道跟你有沒有淵源？」

鐵老鼠道：「區區不認得他，但却聽過此人的大名。」

岳小玉道：「我還以爲鐵髮是鐵眉的兄弟啊。」

鐵髮乾咳一聲，道：「我認識鐵樓主，咱們是朋友。」

常掛珠怪笑，道：「鐵髮和鐵眉，聽來很像是兩兄弟的名字，誰知道却只是朋友。」

鐵髮冷冷的道：「朋友往往比兄弟要好。」

白世儒立刻點點頭，道：「你說得不錯，朋友是可以選擇的，但做兄弟却是上蒼的主意，誰都沒有選擇的餘地。」

胡無法「啊呀」一聲叫了起來，道：「這可悲也！」

鮑正行瞪着他：「悲甚麼鳥？」

胡無法道：「俺是忽然省悟，咱們江東五傑結義金蘭，大家做了兄弟，難怪如此不妙了！」

白世儒皺眉道：「這又有何不妙？」

胡無法道：「交朋友可以選擇，那是挺够意思的，但做了兄弟，却反而毫無選擇餘地，這豈不是自己困死了自己嗎？」

常掛珠「呸」的一聲，道：「結拜兄弟又怎能跟親生兄弟相提並論？其實嘛，咱們是經過千挑萬選，才結拜成爲江東五傑的。」

舒一照點點頭道：「老大言之有理，但——」

「不要再說了，」岳小玉早已急如鍋上螞蟻，「咱們這就殺往鐵眉樓可也！」

許不醉道：「事不宜遲。」

布狂風道：「木眼和鐵髮會跟隨着你們。」

岳小玉一怔，奇怪地望着布狂風。

布狂風淡淡地一笑，道：「我還要留在這裏，既然你們非去鐵眉樓不可，就讓木眼和鐵髮隨行，以壯聲勢好了。」

岳小玉這才高興起來，大聲叫道：「你怎麼不早一點說。」

許不醉說道：「現在說，倒也不算太遲。」

鮑正行哈哈一笑，道：「如此陣勢，又何懼區區神通教哉？」

鐵老鼠也是面露喜色，道：「好極了，這一次，咱們非要讓神通教的狗崽子大大頭痛不可！」

岳小玉喝了一聲，道：「說得好，咱們速速馬上殺將去是也！」

× × ×

岳小玉雖然年紀細小，又全然不懂武功，但不知如何，他的說話居然越來越有份量。連許不醉也改變了態度，沒有像從前一般狂妄不羈。

即使是木眼和鐵髮那樣的高手，也儘量遷就着岳小玉，絕對不敢在他面前擺甚麼架子。

但最令岳小玉感到親切的，却還是水瑩兒。水瑩兒柔馴如鴿，但一點也不俗氣，而且更對岳小玉備極關懷，照顧得可說是無微不至。

岳小玉感到幸福極了。

在趕往鐵眉樓的途程中，鐵老鼠曾經和丐帮的弟子有所聯絡。

到了第三次聯絡上丐帮弟子的時候，忽然有個叫化子問鐵老鼠：「公孫神醫結識了一個很够義氣的小兄弟，他叫岳小玉，他撒尿之後就不見了，你有沒有他的消息？」

這叫化子的說話，問得沒頭沒腦，而且看來笨氣十足，不禁使鐵老鼠爲之眉頭大皺。

「你的說話，區區大部份都聽得懂，但『撒尿之後不見了』，那却是甚麼意思呢？」

那叫化給鐵老鼠這麼一反問，登時更加手忙脚亂，舌頭更像是打了個結，張大了嘴巴半晌還說不出半個字來。

「蠢材，快給我滾開去，省得丟人現眼！」另外一個老叫化迎了上來，對鐵老鼠說：「鄙人莊耀……」

話猶未了，一張臉孔已從鐵老鼠的胳下鑽了出來：「莊長老，小岳子在此！」

莊耀眼睛一亮，接着興奮地叫道：「啊呀，眞的是岳小哥兒，咱們找得你好苦也！」

岳小玉嘻嘻一笑：「人生何處不相逢，莊長老又何必担心？」

莊耀連聲咳嗽，道：「岳小兄弟不要把我捧上半天了，莊某在帮中只是五袋弟子，離長老二字還有十萬八千里。」

岳小玉道：「管他五袋還是十袋，小岳子喜歡叫做長老，你就是長老了。」

莊耀訕訕一笑，神情大是尷尬，只得岔開話題，道：「公孫神醫在前面。」

岳小玉道：「他在前面幹嗎？」

莊耀道：「苦思破敵大計。」

岳小玉一怔，問道：「破敵？破甚麼敵？」

莊耀道：「神通教的嘍囉兵卒，把對面山坳的路徑封住了。」

「神通教！」岳小玉「哼」的一聲，說道：「老子也正是要找那些狗頭混蛋算帳。」

莊耀道：「神通教人多勢衆，岳兄弟切切不可掉以輕心。」

岳小玉一拍胸膛，道：「不怕！不怕！一個一萬個不怕！」

鐵老鼠嘻嘻一笑，道：「區區也不怕，正是衆志成城，又何懼這些攔途的野狗哉？」

木眼忽然搶了上來，道：「敵勢旣衆，咱們只宜智取，不可硬闖。」

鐵髮點了點頭，道：「木兄此言，正合心意。」

莊耀道：「諸位行色匆匆，原來也是爲了要對付神通教嗎？」

岳小玉道：「鐵眉樓形勢急險，莊長老消息靈通，大概早已知道了罷？」

莊耀道：「當然是知道了。」

岳小玉道：「鐵眉樓中有甚麼人，莊長老又可曾知悉？」

莊耀道：「除了樓主鐵眉之外，尚有金剛眉與鳳眉。」

岳小玉點了點頭，但心中却道：「這金剛眉與鳳眉又是何方神聖？」

忽見胡無法醉眼惺忪的靠近過來，道：「原來五眉會中，已有三眉聚於鐵眉樓中，眞是熱鬧的很。」

莊耀道：「除了這三眉之外，公孫神醫之父也在樓中。」

木眼「哦」了一聲，道：「想不到笑公爵也來了。」

莊耀道：「正因爲笑公爵也在鐵眉樓內，公孫神醫也就更担心了。」

「担心是多餘的！」岳小玉道：「有我師父在鐵眉樓，神通敎的狗崽子才最頭疼。」

此言一出，不少人都是大爲驚詫，尤其是莊耀，更是詫異得連嘴巴也合不攏。

「你說你的師父是……是……」

「小岳子的師父，就是公孫我劍嘛。」岳小玉直接了當地說。

鐵老鼠也是驚訝之極，忍不住道：「你是不是在吹牛？」

岳小玉板着臉孔，道：「吹甚麼牛？這種事也可以胡亂吹牛的嗎？」

鐵老鼠乾咳兩聲，道：「對不住，是區區失言了。」但心裏還是半信半疑，忖道：「這位岳小哥兒，說話往往出神入化，也不知道他在悶葫蘆裏賣些甚麼藥？」

就在這時，只見一人神不守舍，口中似是唸唸有辭地走了過來。

只見這人頭髮焦黃，顎下鬍子稀稀落落，背上還負着一個藥囊，正是言行古怪，醫術却極是了得的公孫咳。

岳小玉一看見他，立刻興奮得跳了起來，大聲叫道：「公孫兄，小岳子就在這裏。」

公孫咳本來一直垂頭喪氣，但聽見岳小玉這一聲叫喊，頓時爲之精神大振，抬頭看時，果然看見岳小玉正向自己蹦蹦跳跳地走了過來。

「小岳子！」公孫咳哈哈一笑，面上神情顯得高興之極。

岳小玉道：「咱們有緣，如今又碰頭了。」

公孫咳在他的腦袋上拍了一下，道：「那天你撒尿撒到甚麼地方去啦？」

岳小玉道：「說來話長，兼且難入人信。」

公孫咳道：「話長也好，說短也好，

只要你說的，不才就一定相信。」
　岳小玉道：「但老子的說話，有時候並不怎樣老實。」
　公孫咳道：「你就算不老實，也是大有苦衷的，不才絕不會怪責於你。」
　岳小玉呆了一呆，半晌才道：「難得公孫兄對小弟如此信任，小弟眞是感激不盡。」
　公孫咳乾笑着，道：「感激是不必的，但一別多天，情況如何，你最好詳細道來。」
　岳小玉道：「那天，小岳子撒尿，居然給一個人看上了。」
　公孫咳一怔：「看上了？這算是甚麼意思？」
　岳小玉道：「有一位武林怪傑，他要收錄小岳子爲徒。」
　公孫咳眉頭一皺，道：「這種老江湖，狡智百出，城府深沉，你最好不要上他的當。」
　岳小玉嘆道：「但在身不由己之時，就算明知會上當，也是躱避不開去的。」
　公孫咳說道：「若然眞的躱避不開去，那就是只好暫時敷衍對方，然後徐圖後計。」
　岳小玉道：「但越是敷衍，後果却是越糟。」
　公孫咳呆了一呆，道：「你眞的拜了這種老江湖爲師？」
　岳小玉道：「不錯。」
　公孫咳立時頓足不迭的道：「這可錯也，那騙子是誰？且讓不才好好教訓他一頓。」
　岳小玉忙道：「這個萬萬使不得。」
　公孫咳冷笑道：「如何會使不得？」
　岳小玉道：「小岳子旣已拜了他做師父，又怎能忤逆師尊，徒然惹來不孝弟子之名？」
　公孫咳又跺脚道：「你眞是又笨又迂腐，是個不折不扣的大笨蟲。」
　岳小玉眨了眨眼：「就算小岳子不怕被江湖中人非議，我這個師父你也是萬萬不能開罪的。」
　公孫咳怒道：「放屁！公孫某甚麼人都不怕。」
　岳小玉道：「令尊大人又如何？」
　公孫咳道：「不才的老子也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漢。」
　岳小玉道：「我的意思是說，你怕不怕令尊大人？」
　公孫咳奇道：「何以有此一問？」
　岳小玉又道：「你敢不敢揍他一頓，然後痛罵他老人家是個老騙子？」
　公孫咳楞住了，他怔怔地望着岳小玉：「你……你遇見了家父？」
　岳小玉嘻嘻一笑：「不錯。」
　公孫咳驚訝地問道：「你在甚麼時候遇見他？」
　岳小玉笑了笑，道：「在撒尿的時候遇見。」
　公孫咳「哇」的一聲叫了起來，道：「你正經一點行不行？」
　岳小玉瞪着他，道：「我的說話有甚麼不正經了？」
　公孫咳一怔，岳小玉又道：「他老人家看見小岳子，覺得小岳子甚是不俗，所以就要小岳子拜他老人家爲師。」
　公孫咳立刻抓緊着他的肩膊，怪聲怪氣叫道：「我的小祖宗，你說的是不是眞話？」
　岳小玉道：「句句屬實，如有虛言，乃是龜蛋！」
　公孫咳興奮地大笑起來，道：「那麼，不才現在就是你的師兄啦！」
　岳小玉點了點頭，繼而大聲說道：「師兄在上，請受師弟小岳子一拜！」說着，深深鞠躬下拜，公孫咳連忙扶住，道：「這等迂腐禮數，可免則免。」
　岳小玉嘻嘻一笑，道：「師父也是這麼說的。」
　公孫咳說道：「但你師父如今甚是不妙。」
　岳小玉一怔，道：「他老人家武功卓絕，又與諸葛前輩在一起，師兄還担心甚麼？」
　公孫咳嘆了鐵氣，道：「也不知道神通教那些混蛋在攪甚麼鬼，他們似乎非要把郭堡主的性命取掉不可。」
　岳小玉道：「江湖上的恩怨，最是糾纏不清，但郭大哥是天下間一等一好漢，却是無可置疑的。」
　公孫咳道：「若不是這樣，我爹也不會冒着危險護救到底。」
　岳小玉道：「口眉樓有多少高手？」
　公孫咳道：「除了諸葛酒尊、你師父之外，尚有樓主鐵眉，金剛眉及鳳眉。」
　岳小玉道：「這些五眉會中人，武功怎樣？」
　公孫咳道：「不俗。」
　岳小玉道：「何謂之不俗？比方說，師兄之武功，又該列入那一類？」
　公孫咳笑了笑，道：「也是不俗。」
　岳小玉道：「這麼說，五眉會中人的武功，實在是很不錯了？」
　公孫咳哈哈一笑，說道：「你倒會說話。」
　木眼突然插口：「光是會說話，是退不了强敵的。」
　公孫咳瞅了他一眼，道：「你是甚麼人？」
　岳小玉道：「他就是木眼。」
　「木眼！」公孫咳上上下下打量着他，「聽說鐵髮木眼紫電槍，都是大有本領的人物。」
　木眼道：「過獎了。」
　公孫咳道：「木兄有何高見？」
　木眼道：「還是那一句老話，只宜智取，不可力敵。」
　公孫咳咳嗽兩聲，說道：「如何智取法？」
　木眼道：「擒賊先擒王，只要把神通教的主腦人物抓過來，咱們即可大佔了優勢。」
　公孫咳道：「你可知道，神通教教主是甚麼人來着？」
　木眼道：「如今圍困着鐵眉樓者，是神通教教主嗎？」
　公孫咳道：「那倒不是。」
　木眼道：「旣然神通教教主並不在這裏，咱們根本就毋須理會他是甚麼人。」
　公孫咳目光一閃，道：「木兄言下之意，是只要把神通教的兩大護法解決，那

麼鐵眉樓之厄困即可解除？」
　木眼道：「不錯。」
　公孫咳道：「不才也曾這麼想過，但這兩大護法神出鬼沒，要擒住他們絕不容易。」
　木眼道：「但這一戰勝負關鍵，却在於此。」
　公孫咳沉吟片刻，道：「但如何可以制服兩護法？」
　木眼道：「那就要靠大家動動腦筋想想辦法了。」
　公孫咳一怔，岳小玉却已皺眉咕噥着說：「說來說去，還是沒有好辦法說得出來。」
　常掛珠說道：「這就叫光着屁股吹北風。」
　胡無法一怔，道：「是甚麼意思？」
　常掛珠道：「風凉之至。」
　木眼臉色一變，正待發作，鐵髮已攔在他面前，對公孫咳道：「這一次神通教派來的兩位護法是誰？」
　公孫咳抓抓頭道：「一個是豹子刀雷金錢。」
　「雷金錢！他又叫老虱子！」岳小玉舌頭一伸，道：「這老不死的功夫，倒算挺厲害。」
　木眼一楞：「你怎知道？」
　岳小玉道：「怎會不知道？我見過他的刀法，一揮刀鋒，就唏喱呼嚕，教人從心底裏冷出來。」
　木眼道：「那麼你下次遇見他，就得千萬小心了。」
　岳小玉道：「但他若遇見我師父，也得千萬小心才好。」
　常掛珠「唔」了一聲，道：「我曾聽說過，豹刀是笑公爵的手下敗將。」
　木眼只是望着公孫咳，道：「除了雷金錢之外，另一位護法又是誰？」
　公孫咳道：「九霄居士雲淡來。」
　「九霄居士？」鐵髮訝然道：「莫不是長白山出雲洞洞主嗎？」
　公孫咳點點頭，道：「不錯，長白山有一觀二洞三堡，雲淡來正是出雲洞的洞主。」
　胡無法道：「堂堂一洞之主，怎麼却會變成神通教的護法？」
　公孫咳道：「這一點，你去問雲淡來好了。」
　胡無法道：「這也不必去問，就算想也想得出一個所以然來。」
　舒一照道：「你想到了甚麼理由？」
　胡無法冷冷一笑，說道：「這還用說嗎，這姓雲的老烏烏龜狗屁臭王八，多半是個趨炎附勢，又或者是個唯恐天下不亂之徒，所以寧願降貴紆尊，甘做他人之走狗。」
　胡無法這麼一說，鮑正行立刻大爲贊同：「說得對極了，甚麼九霄居士，出雲洞入霧山，都是說來動聽，實則他媽的闖殺十八代，浪得虛名！」
　公孫咳嘆了口氣，道：「雲淡來是長白山一方之雄，他投靠在神通教魔下，對咱們來說是極之不利的。」
　鐵髮道：「雲淡來平素給人的印象，是淡泊名利，與世無爭的。」
　胡無法冷冷道：「這是沽名釣譽，故作清高之狀也。」
　鮑正行道：「如今此人的假面具已被揭穿，足見這個鳥屁居士，實在是濁矮之極。」
　胡無法一楞：「濁矮之極？這句話我怎麼從來沒有聽過？」
　鮑正行哈哈一笑，道：「井底之蛙，自然孤陋寡聞。」
　鐵髮盯着他，冷冷的說道：「我也不懂。」
　鮑正行這才止住了笑聲，道：「旣不清，那就是濁，不是高，自然就是矮了，是故雲淡來一點也不清高，而是個濁矮之極的老混球。」
　「放屁！」許不醉突然搖頭不迭，道：「不懂的就少開尊口，以免連山神土地公公以至土地婆婆都給你臭死了。」
　鮑正行以手捂鼻，道：「許軒主，閣下又有甚麼高見？」
　許不醉道：「甚麼清高濁矮，許某一概不理，也一概不懂。」
　鮑正行奇道：「旣然許軒主甚麼都不理不懂，又何故獨排衆議？」
　岳小玉心中暗暗好笑：「甚麼獨排衆議，眞是不怕笑掉別人的大牙，來來去去也只是你跟胡無法在大放厥詞，又算是甚麼『衆議』了？」
　只聽見許不醉道：「雲淡來是個怎樣的人，這裏有誰清楚？」他說着這兩句話的時候，兩眼直勾勾地盯着鮑正行和胡無法。
　鮑正行立刻大聲道：「我——」但他才說出了這一個字，就再也說不下去。
　胡無法瞧着他，道：「原來你很清楚雲淡來這個人？」
　鮑正行却訕訕一笑，道：「我剛才是說：我不清楚。」
　常掛珠怒喝道：「旣不清楚，就該閉上鳥嘴！」
　鮑正門這次自知理虧，不敢再頂撞回去。
　過了好一會，許不醉才又再緩緩地說道：「旣然大家都不清楚雲淡來的爲人，就請不要對這位九霄居士加以劣評。」
　白世儒道：「但他巳加入了神通教，分明是爲虎作倀，這是絕對不能加以原諒的。」
　舒一照斜斜地瞅了他一眼，吃吃笑道：「若是呂足金加入了神通教，那又怎樣？是不是也不能加以原諒？」
　白世儒乾咳一聲，道：「當然是不能加以原諒的。」
　舒一照嘻嘻一笑，道：「你這句話，我會記住，然後告訴呂足金知道的。」
　白世儒的臉色登時一陣發白，衆人見了，心中都是暗暗失笑。
　只有許不醉板起了臉孔，道：「你們說夠了沒有？」
　鮑正行道：「暫時說夠了，其他的以後再慢慢補充。」
　許不醉冷哼一聲，過了半晌才道：「在這裏，最瞭解雲淡來的，就是許某！」
　公孫咳目光一閃，道：「雲淡來是個怎樣的人？」
　許不醉正經的道：「一個與世無爭的君子。」

（未完・廿一）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蕭寒月，白玉仙等人躲在船上討論對敵策略，首先從中州四奇的劍招談起，估計劍帝會遭受刦持，被迫傳授劍術給中州四奇，可能二先生也領略其中奧妙，按目前形勢，要先想辦法把中州四奇這一股力量如何擊潰，如何從敵方把劍帝救出，防止對方繼續追逼劍帝傳授中州四奇武功，常九担心敵人掌握了主動權，選擇搏殺機會，恐怕不容易對付，應該詳細討論對策才好，經過衆俠商議，趁二先生手上的白羽令門北上中原和少林，武當談判之際，敵方力量分散，組織江湖和官府力量，疏散傷員，部署戰機，將船駛回湖心，伺機出擊……

全殲陰磷雷火隊　暗渡高峯秘谷中

二更過後，果然發現了數十個黑衣人，悄然接近湖邊，集結處就在蕭寒月等人藏身不足三丈的所在。蕭寒月早已相度了地理形勢，這一切發展，都在他預計之中。

料敵如是，閑雲大師等都不得不佩服了。

將近三更，十二個黑衣人突然由身上取下一個長形的黑筒，悄然向湖心方舟遊去。

這些人，都是極精水性的高手，在水中游行，竟然是不聞一點聲息。

湖岸上，竟然還留下了二十餘個黑衣人。

這一點，倒出了蕭寒月的意料之外。

彼此相距，不過三丈左右，不論蕭寒月一行人如何小心，一有行動，事必會驚動到對方不可。

白玉仙低聲說道：「已近三更時份，咱們該走了。」

蕭寒月也在估量形勢，此番志在避敵耳目，對方人數過衆，就算能一舉殺了大部份敵人，亦將洩露行踪。

一直守在蕭寒月身邊的朱盈盈，逐漸學會瞭解敵情，竟然悄自數了一下留在岸上的敵人，低聲道：「他們有廿五個人。」

蕭寒月沉吟了一陣，道：「等下去……」

這時，所有的人都已經對蕭寒月生出了敬佩之心，對他的決定，雖然有些懷疑，但卻無人反對。

十二個黑衣人入水之後，立刻散佈成一個扇面的半圓形，緩緩向方舟游去。

他們接近方舟丈餘左右，突然停了下來，舉起手中的黑色長筒，瞄準方舟，突然火光一閃，集射舟上。

火勢迎風暴張，整個方舟，完全籠罩在火光之下。

白玉仙低聲道：「蕭兄，這是陰磷雷火隊

，據說，火焰至毒，不論何物，沾惹上就很難撲熄，只要燒傷一點，傷必潰爛而死，無藥可救，妾身只聽說過，妾身也只是聽說過，想不到今夜開了眼界。」

蕭寒月一皺眉頭，說道：「好惡毒的暗器，這些留在岸上的人，是不是陰磷雷火隊中的人？」

白玉仙搖搖頭，道：「可能不是，這些人身佩長刀，不見陰磷火筒，就妾身所知，二先生對這批施用毒火的人十分珍惜，每一個人都有兩名刀手護衛，留在岸上的二十五人，其中一人，可能是陰磷雷火隊的首領了。」

蕭寒月道：「這批毒火殺手，看來似比起那鐵甲人更爲可怕……」

白玉仙接道：「蕭公子意思是……」

蕭寒月道：「一舉捕殺他們，從此免留後患。」

白玉仙道：「小妹亦有此意，不過，咱們只有六人，一旦出手，必須要全力施爲。」

蕭寒月瞭然白玉仙話中之意，回頭望了閑雲大師一眼，道：「大師看到了那些毒火殺手了麼？」

閑雲大師道：「很可惜，老衲不瞭解蕭施主的意思。」

蕭寒月道：「好！等他們上岸之後，收起陰磷火筒時，咱們就全力撲擊，務求一擊成功，不讓他們有施展毒火的機會。」

在場之人，都看到毒火的厲害，方舟已然全被燒着，幾點落在湖心的毒火，竟然在水中浮動，綠光隨波，閃閃不息，不知是何物配製而成？

只聽一個黑衣人說道：「奇怪！怎麼會不聞驚叫呼喝之聲，難道舟上無人……」說完話，忽然發出了兩聲尖銳的怪嘯。

蕭寒月低聲道：「玉仙姑娘，二先生訓練這些毒火殺手，一共有多少人？」

「聽說只有一隊，但一隊有多少人，我就不清楚了？」蕭寒月道：「希望只有這十二個人才好，否則日後對陣，一旦遇上，只怕很少有人能抗拒這些毒火殺手了。」

白玉仙默然不語。

她知二先生手下，有很多個神秘的組合單位，但卻不知道有如此衆多的奇才，異能之士，如此强大的實力，以這等力量爭雄江湖，任何一個門派，也不會是敵手，就算是九大門派加上丐帮，這十股江湖上最大的實力合於一處，也未必就能和二先生對抗。

幸好，這時刻，有了一個蕭寒月，劍帝的傳人。

他不但有着絕世的劍術，精深的內力，奇妙的，還有着一種莫名的魅力，接近他的人，都會被那股魅力吸引，尤其是女人，自己能够割斷舊情，投效在二先生的麾下，但卻抵不住蕭寒月一席話，竟然又背叛了二先生，雖然，蕭寒月是借用黃天復的名義，但白玉仙心中明白，換了一個人，就不能够說服她背叛了二先生。

白玉仙對自己這種不尋常的變化不禁怔住了。

難道自己也對這位蕭公子動了感情。

她有些茫然了。

不想也還罷了，但想一想，頓覺着千頭萬緒，一腔情懷似理還亂的萬縷愁絲。

趕緊一整思緒，振作精神。

只見水中的黑衣人在兩聲怪嘯的招呼之下，疾快的游上岸來。

一個腰中束着白色腰帶的黑衣人，突然說道：「諸位任務已然完成，立刻撤走吧！」

這時刻，蕭寒月才發覺，這卅六個黑衣人中，唯一的一個，腰中束着白色的腰帶。

看他指揮着全局，想來，就是這毒火殺手的領隊人了。

這一發現，使得蕭寒月瞭解到，驟然間看上去，一片模糊，大家都穿着一色黑衣的殺手，衣服上亦有分別。

凝神看去，果然發覺有異，那十二個由水中登岸的黑衣人，腰中的束帶是淡黃顏色，夜色中仍可清楚分辨。

如不仔細的查看，仍無法分得清楚。

這個發現眞是太好了。

其餘守在岸上的二十四個黑衣人，不但穿着黑衣，而且，也束着黑色的腰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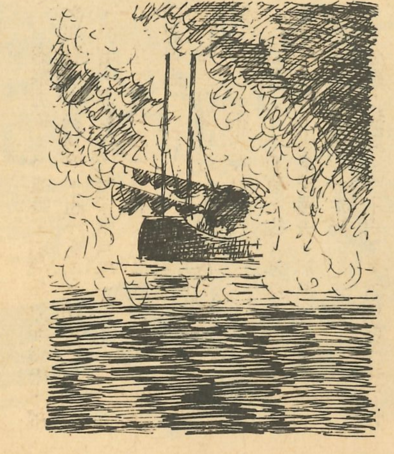
身份辨認清楚之後，蕭寒月立刻暗中傳出了令諭，撲殺對象，先以那十二個腰束着淡黃色腰帶的毒火殺手爲主。

打蛇就要先打七吋，一擊先中要害，才能免去那無窮的後患威脅。

一向不知動用心機的朱盈盈，此刻却在想着出手的方式，如何才能在一擊之下，多傷敵人。

但見十二個毒火殺手，收好火筒，佩在身上，轉身向西行去。

另外二十四個黑衣人，却拔出長刀，分成前後左右，四方保護。



就在他們排好隊形，還未舉步之際，蕭寒月大喝一聲：「殺！」當先躍出。

朱姑娘的「銀月飛霜」早已蓄勢待發，蕭寒月殺字出口，朱盈盈的兵刄已然出手，後發先至，夜色中有如輪月飛旋，挾着一片精光，冷電而至。

盈盈姑娘最聽話，她的「銀月飛霜」攻襲之處，正指十二個殺手之間。

料不到有人偷襲，而且就在左近埋伏，這些毒火殺手，每一人雖有四個刀手保護，但他們應變不及。

刦難驟至，銀芒飛轉臨頭，那些毒火殺手也不知是什麼兵刄暗器，閃避不及，兩個人只好出手封擋。

銀芒過處，慘叫出聲，兩個舉手封擋的人斷去手臂，但「銀月飛霜」的威勢不減，旋飛的銀芒，捲入人羣，嚎叫聲中，又有兩個毒火殺手，身首異處。朱姑娘的「銀月飛霜」力盡收回，蕭寒月、閑雲大師已然飛撲而至。

蕭寒月劍出如飛珠濺玉，點點寒芒，刺向毒火殺手。

閑雲大師左手拍出一股强大的掌力，一阻黑衣刀手的撲襲，右手掌力遙向兩個毒火殺手拍出。





老和尚深知厲害，這一擊亦是全力出手。

但聞幾聲慘叫，彼起此落，閑雲大師掌力震斃一人，蕭寒月的寶劍，却刺傷了三個毒火殺手。

這時間，眞正的看出了劍帝的絕技不凡，蕭寒月劍勢未收，就勢變招，又斬去了一個毒火殺手的腦袋。

緊隨着撲上來的白玉仙和墨非子，一支長劍挾着白姑娘的一把鋒利匕首，但最難防的，還是白玉仙的冰魄銀珠，白姑娘全力施展，一出手就是五粒，四個人傷在銀珠之下。

這是一塲江湖高手的全力突襲，一刹間，武林中最厲害的幾種兵刄、劍法、暗器，全部出手，目標完全集中在十二個毒火殺手身上。

對於那些反撲過來的黑衣殺手，反而未施毒手，發掌揮劍，只是在阻擋他們的反擊之勢而已。

一輪快速攻勢，完全如願，十二個毒火殺手，九死三傷。

朱盈盈「銀月飛霜」二度出手，這一次，攻向那腰束白帶的帶隊首腦。

他呆呆的站着沒有動，眼看着銀芒飛轉而至，被斬去了腦袋。

原來，他發覺一瞬間，十二個毒火殺手死亡殆盡，實不知如何向二先生交代，死於敵人之手，倒也乾淨。

二十四個黑衣護衛眼看着首腦死去，指揮無人，一種潛在的逃生本能，突然轉身奔逃。

蕭寒月沒有再下令追去，却伏身檢起兩支毒火筒帶在身上，餘下的，全部讓朱姑娘用「銀月飛霜」毀去。

望着這些殘體斷肢，閑雲大師低喧了一聲佛號，合掌當胸，默誦經文。

白玉仙道：「走！找上那座秘谷去。」

借夜色掩護，一行人直奔西北方向。

也許這變化完全出了二先生的意料之外，一路上竟然沒有阻攔的敵人出現。

在重疊的山峯深谷中奔行了一陣，墨非子突然要羣豪停下坐息，而自己登上一座高峯。

雖然，在塲之人，個個都功力精深，但這一陣奔行，和適才一陣搏殺，不少人都有了倦意。

這些人都明白，一旦尋找了那座秘谷，必將是一塲無可避免的激烈搏殺。白玉仙拉着朱盈盈轉到一個山石後面坐下，低聲道：「朱姑娘，來吃一顆丹丸。」

從懷中取出一個玉瓶，倒出了兩粒丹丸，口中雖然在叫朱姑娘吞下，事實上，却自己已先行吞下一粒。

朱盈盈微微一笑，接過丹丸吞下，道：「白姊姊，這是些什麼藥？」

白玉仙道：「是千年老參丸，咱們兩個的年齡輕一點，不如他們的功力深厚，吞下一顆參丸，幫助咱們早些調息復元。」

事實上，朱盈盈確實很累，不過，她心中很興奮，但如不能及時調息，等一會再遇强敵，與之戰鬥，恐怕很難應付得下來。

白玉仙看出了她的缺點。

朱盈盈吞下參丸，笑道：「蕭大哥的年齡也不很大呀？」

「噢……」白玉仙啞然一笑，道：「你那位蕭大哥是天賦異禀的人物，咱們如何能和他比，快些運氣調息吧！」

朱盈盈微微一笑，閉上雙目。

白玉仙望着秀美嬌雅的朱姑娘，暗暗歎息一聲，也閉目調息。

足足過了一個更次，東方才泛起了魚肚白色。

墨非子也辨明了走勢方向，停身處，已是離幽谷不遠，心中暗暗高興，黑夜中帶着羣豪奔走，竟未走錯方位。

他行下山峯時，羣豪都已經坐息醒來。

白玉仙、朱盈盈也回到羣豪聚集之地。

蕭寒月道：「道長，找到了那山谷的方位了麼？」

「貧道幸未辱命，再過兩座山峯，大概就可以到了。」

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調息，個個都顯得精神煥發，蕭寒月瞧瞧白玉仙，朱盈盈一眼，笑道：「道長，咱們立刻行動吧！希望能在二先生調集人手佈署之前，早一步趕到那裏。」

墨非子道：「但願二先生還未預料到咱們來的如此之快，那裏的人人事事，希望都還存在。」



蕭寒月道：「道長，咱們盡力而爲吧！縱然那裏已人去樓空，也不會有人懷疑道長的話，再者，那裏一定有綫索可尋。」

墨非子精神一振道：「貧道帶路！」轉身向前奔去。

蕭寒月等一行人緊追身後，翻越過兩座山嶺，到了一座狹谷口處。

墨非子吁一口氣，道：「這是正式入口，也可以由西側山峯繞過去，不過，下臨削壁，高約十丈，必需借重索繩……」

蕭寒月接道：「不用了，咱們就由這谷口進去吧！如果，他早有戒備，不論如何一個走法，咱們也都會碰上敵人的。」

墨非子道：「說的有理，咱們是堂堂正正之師。」抽出長劍，當先向前行去。

蕭寒月低聲道：「咱們每人保持五步距離，也免得他們用歹毒的暗器施襲。」

羣豪點頭應是。

蕭寒月搶先一步，走在墨非子的身後。

依序是朱盈盈、白玉仙、聞百奇、閑雲大師。

行近谷口，墨非子停了一下，手中長劍平橫胸前，準備拒敵。

奇怪的是，竟沒有阻攔之人。



墨非子略一沉吟，舉步行入谷中。

只見一片廣大的草地上，早已站了四個右手抱刀，左手各握一個梅花針筒的青衣大漢，一排而立。

敢情，他們把阻攔的力量，安排在入谷之後。

看草地廣大，果然是一處動手搏殺的好地方。

蕭寒月以手示意後面的人，停下脚步，人却吸氣一躍，落在墨非子的身側。

朱盈盈本欲跟隨而去，但却被及時而至的白玉仙一把拉住，道：「妹子，妳不能過去，他們手中的暗器歹毒，妳一過去，只有令他担心，咱們站在暗器之外，想法子帮助他……」

朱盈盈接道：「距離這麼遠，咱們如何能夠帮助他？」

白玉仙道：「妳的『銀月飛霜』最遠可以到多少距離？」

朱盈盈道：「可及五丈。」

白玉仙低聲道：「那就有機會……」低聲和朱盈盈商討起來。

蕭寒月躍落到墨非子的身側，長劍也同時出鞘，一面横移三步，彼此並排而立，中間却保持了五尺左右的距離。

墨非子道：「梅花針每筒五枚，用强力機簧發射，可以射中五丈以外的目標……」

蕭寒月道：「晚進第一次面對這種暗器，還望前輩多多指點。」

墨非子道：「在江湖上，這算是歹毒的暗器之一，武林中一度禁止施用……」

蕭寒月接道：「針上是否有毒？」

「施用這種暗器的人，本非什麼光明正大的人……」墨非子說：「因此，大部份的梅花針，都有經過毒物淬煉。」

蕭寒月道：「咱們現在距離他們，大約有四丈多些，梅花針還可射到嗎？」

墨非子道：「針很細少，本難及遠，但機簧力量强大的，可及五丈，一般而言，威力最强的距離應是兩丈和三丈之間。」

蕭寒月道：「老前輩準備如何破解這些梅花針筒？」

墨非子道：「劍法，貧道自信，梅花針無法透過貧道的護身劍幕，蕭大俠請在此爲貧道掠陣，我去除掉他們的梅花針……」

蕭寒月仔細的瞧看他們，發覺那四個手執梅花針筒的人，個個神情冷肅，面無表情，似是泥塑木刻一樣，除了目光隨着墨非子、蕭寒月的身軀移動之外，全身靜立紋風不動。

這種神情的人物，一眼之間，就可以看出來，是把生死置諸度外的人，是那種不計成敗的戰士。

蕭寒月輕輕吁一口氣，道：「道長，我看這些人有些奇怪？」

墨非子已經仗劍向前行去，聞聲停步，道：「奇怪什麼？」

蕭寒月道：「這些人，神情木然，面對强敵時，竟能紋風不動，必有仗持……」

（未完：五十七）



中篇武俠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劍中劍（九）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霍天來在酒席上放了迷藥，狄少青吃了有點昏迷，醒來已是酉時，霍天來找他談話，說明劍盟派娟娟來臥底，懷疑單逢春也是劍盟派來的，因他是女扮男裝，會同狄少青去審問口供，二人進入密室，霍天來被一小老頭錢老大點了穴道，對狄少青說明是來救娟娟的，至於單逢春，原名華惜春，自稱並不是劍盟的人，因時間不多，未及詳細詢問，娟娟因受傷由錢老大揹着走，狄少青，華惜春跟着走，來到龍王廟，廟裏的跛脚道士是錢老大的好友，把他們暫時安頓，將娟娟醫好，說出總武館後台還有强大勢力，專和劍盟作對……

龍廟逞絕技　等候敵人來

狄少青因華惜春已經說出來了，也只得說道：「在下二十一。」

「妙極，妙極！」

錢老大喜孜孜的一拍大腿，說道：「這樣正好，小老兒二十三，大你兩歲，大妳三歲，你們一個是兄弟，一個是小妹子，嗨，小妹子叫起來不好聽，就算小兄弟好了，好好，就這樣，記着，以後你們就叫我老哥哥好了。」

說完，站起身來，道：「時間不早，兄弟，你隨我到隔壁去，這裏讓小兄弟睡吧！」

說完，領着狄少青朝隔壁房中走去。

一晚過去，第二天華惜春剛醒來，只聽娟娟「咦」了一聲，翻身從床上坐起，她一眼看到華惜春睡在對面床上，不覺粉臉驟然紅了起來，急忙用長衫裹着身子，叫道：「單……爺，是……你把小婢救出來的麼？」

華惜春也翻身坐起，冷冷說道：「娟姑娘，是妳把我招了進去，我成了妳的同黨，妳說我還有能力救妳出來麼？」

娟娟驚異的道：「我沒有招，也沒有把單爺招進去。」

華惜春心中暗道：「她說的好像不假，那一定是霍天來懷疑狄兄和自己兩人，才在酒中下了迷藥，搜查自己兩人的身上可有什麼可疑之物，發覺自己是女兒之身，才認定是娟娟的同黨了，這姓霍的眞該死！」

娟娟看他沒有作聲，忍不住又問道：「單爺，這是什麼地方？是什麼人把我們救出來的？」

只聽錢老大在門外叫道：「喂，小兄弟，快起來了，該吃早餐啦！」

華惜春答應一聲，朝娟娟笑道：「我們是老哥哥和狄兄救出來的。」

娟娟睜大眼睛，問道：「老哥哥是誰呢？」

「咄！」門口錢老大「咄」了一聲，說道：「小妞，妳可不能叫小老兒哥哥，我和妳外公是朋友……」

他一想起她娘的老子一向瞧不起自己，立即又改口，道：「其實我和妳外公，也不算是朋友，不過是熟人罷了，連妳娘，我也看她長大的，所以小老兒既然認識妳外公，又認識妳娘，看妳被那姓霍的打得渾身稀爛，那得不伸手？哦，小妞，你傷還沒痊好，就給我躺着，別起來了，我老人家給妳敷的冷玉膏，是山西解家最出名的刀創藥，包妳不留一絲疤痕！哦，小兄弟，你起來了，快到前面來。」

隨着話聲，往前面行去。

娟娟紅着臉，悄聲問道：「單爺，這位老人家是誰呢？」

華惜春含笑道：「他姓錢。」

一面望着她笑了笑，說道：「娟娟姑娘，妳別害羞，我和妳一樣，都是女兒之身。」

娟娟驚異的道：「單爺，你……也是女的？」

華惜春道：「我騙妳作甚，不過在人家面前，妳還是叫我單爺好了。」

說着站起身來，又道：「老哥哥叫妳躺着，妳還是躺着吧，我出去了。」

一手拉開房門，走了出去。

大殿上，只有狄少青和一個披着一頭長髮的老道人，卻不見錢老大的影子。

這長髮道人自然是錢老大口中的酒肉道士了，他正蹲在階前，用一把破蒲扇搧着爐火。

不，那根本不是爐子，只是用幾塊斷磚架起了一個鐵鍋，不知鍋中煮的是什麼？鍋蓋蓋得很密，敢情還怕漏氣，連四周還用布條圍了起來。

狄少青看到華惜春走出，忙道：「單兄起來了，妳快來見過這位酒肉道長。」

這老道大概叫酒肉道士，沒有別的道號了。

華惜春看到狄少青，不覺臉上一熱，依言朝長髮老道人拱拱手道：「道長請了，我們昨晚多有打擾……」

「你們來得很好！」

酒肉道士小心翼翼的搧着火，好像不敢搧得太猛，只是輕輕的搧着，也搧得很用心，竟然連頭也沒回，只是隨口說道：「來得好極了。」

華惜春覺得好笑，他說的話簡直文不對題，再朝他看去，酒肉道士長髮披肩，不但遮住了半個臉孔，（她是側面看去）又和鬍鬚連成了一起，幾乎看不見他的面目。

狄少青道：「單兄，廟外右首有一道清溪，妳先去洗把臉吧！」

華惜春點點頭，舉步走出山門，右首果然有一條小溪，流水潺湲，清可見底，這就走過去，蹲下身子，掬着溪水，洗了把臉，正待站起，只聽「嘶」的一聲，一道人影從樹梢飛瀉而下！

華惜春猛地轉過身去，喝道：「什麼人？」

「小兄弟，是我，老哥哥！」

錢老大雙手抱着一個小酒罈，道：「妳別嚇唬人，差點把老哥哥嚇了一跳！」

華惜春道：「老哥哥到那裏去了？」

錢老大道：「還不是酒肉道士作的怪，要我到孫店李老小二的店裏去買酒，還限定我一炷香的時間非趕回來不可，害得老哥哥拚命的跑，差點就汗流浹背了。」

華惜春看他臉上一點汗也沒有，笑道：「老哥哥沒流汗呀！」

「妳沒聽我說差點流汗麼？」

錢老大聳着肩笑道：「差點，就是還差點兒，二三十里路來回，如果就流汗了，那就一步都不能動了。」

只聽一個沙啞聲音吼叫道：「喂，錢老兒，別儘站着吹牛了，快些進來才是正經。」

錢老大縮縮頭道：「酒肉道士猴急了，咱們快進去吧！」抱着酒罈，匆匆往裏行去。

華惜春也跟着他身後走入，突覺一陣疾風，急撲過來，錢老大跳了開去，說道：「你急什麼？」

華惜春定睛看去，酒肉道士依然蹲在那裏搧扇，只是口中說道：「不是我急，是你該快些打開來了。」

華惜春聽得暗暗驚奇，好像方才撲過來的是酒肉道士了，但自己什麼會沒看見人呢？

錢老大一屁股在階上坐下，舉掌「撲」的一聲，擊碎了酒罈上的泥封，一面問道：「你煮好了沒有？」

酒肉道士看他擊開泥封，急忙放下破蒲扇，一手抄起隻海碗，三腳兩步朝錢老大面前走去，嚷道：「快給我一碗。」

錢老大剝去罈口裏封着的泥，嘻的笑道：「你別忙，我一起來倒。」

他回頭朝華惜春問：「妳喝不喝？」

華惜春搖頭道：「我不喝。」

酒肉道士猴急的道：「這不是多此一問嗎？先倒出來了再問也不遲。」

錢老大道：「小老兒倒出來了再問，我一轉頭，不是被你就先喝去一碗了？」

酒肉道士道：「那你現在就倒吧？」

錢老大道：「小老兒不是已經在倒了嗎？」

他舉起酒罈，倒了三大碗酒。

酒肉道士一探手抓起一碗，直起脖子，咕咕的倒了下去。

錢老大也端起了一大碗，回頭朝狄少青道：「兄弟，這碗是你的。」

一面自顧自也把一碗酒喝了下去。

狄少青道：「小弟喝不下這一碗。」

酒肉道士剛喝完一碗，聽狄少青不喝，急忙道：「他不喝我來。」

伸手去抓酒碗。

錢老大把喝完的空碗朝他手上送去，另一隻手趕緊把狄少青那碗酒搶了過來就喝。

酒肉道士沒抓着酒碗，也伸出另一隻手去抓酒罈。

錢老大一面端着酒碗，咕咕喝酒，一手趕緊抄起酒罈，一個人原式不動，朝横裏移開去了四五尺，說道：「你怎麼搶酒罈了？」

酒肉道士道：「我來倒不是一樣？」

錢老大嘻嘻的笑道：「你接過去了，就會凑着酒罈猛喝，小老兒才不上你的當呢，酒是我買來的，應該我來倒。」

酒肉道士急道：「那你就快倒。」

錢老大道：「咱們講好一邊喝酒，一邊吃肉的，你去裝肉，我來倒酒。」

酒肉道士道：「不行，我已有半個月

沒酒喝了，先讓我喝三碗過過癮。」

「眞是酒鬼！」

錢老大拗不過他，口中連聲說：「好，好，你別搶，我來倒。」

他一面說話，一面給酒肉道士和自己各倒一碗。

酒肉道士一下就喝乾了一碗。錢老大一碗也同時喝乾，接着又各人倒了一碗，兩人又很快乾了。

錢老大抱着酒罈，站起身道：「好了，現在咱們可以吃香肉了。」

酒肉道士連喝了三碗酒，意猶未盡，舐着舌頭，說道：「這鍋肉是我燒的，該由我來分了。」

狄少青、華惜春兩人，看他搶酒、喝酒，不但身法、手法奇快無比，連喝酒也快得無以復加，心中暗暗驚異！

華惜春聽說酒肉道士燒的是一鍋香肉，不知香肉是什麼：低聲問道：「狄兄，這一鍋是什麼肉呢？」

狄少青沒回答，錢老大嘻的笑道：「昨晚霍天來派人送來的，小兄弟怎麼忘記了！」

華惜春噁心道：「原來是狗肉。」

錢老大聳聳肩道：「好得很，是一隻大黃狗，一黑二黃，黃狗肉最香了。」

這時酒肉道士已經揭開鍋蓋，鍋中肉白湯清，肉香撲鼻。

酒肉道士用鍋勺裝好四碗，又蓋上了鍋蓋，自己端了一碗，回頭朝狄少青、華惜春道：「快趁熱吃了。」

錢老大也倒滿了三碗酒，招呼道：「兄弟，小兄弟不喝酒，你來喝一些，吃香肉，要喝酒才夠味，快些坐下來吃吧！」

狄少青走過去，也在階上坐下，拿了一雙竹筷，和他們一起吃喝起來。

華惜春方才看到酒肉道士掀開鍋蓋之時，鍋中煮熟的整鍋狗肉，幾乎直打噁心，那裏還敢嚐試，搖搖頭說道：「我不敢吃。」

錢老大咕的喝了口酒，笑道：「小兄弟，她也眞是的，香肉是天下第一美味，怎麼會不敢吃？嗨，只要妳吃上一口，包管妳非連吃三碗不可，妳總聽說過一句俗語吧，做過三年叫化子，連黃帝都不想當了，妳道爲什麼？」

華惜春笑道：「難道就是爲了吃狗肉麼？」

「一點不錯！」

錢老大得意一笑道：「皇宮裏熊掌、駝峯、龍肝、鳳爪，樣樣俱全，就是沒有香肉，吃慣了香肉的人，那裏一日無此君，當了皇帝，豈不咀巴裏要淡出……嘻嘻，淡出蛔蟲來了？」

他因華惜春是個女孩子，不好說「咀巴裏淡出鳥來」，臨時只得改成蛔蟲了。

酒肉道士嚷道：「你儘管說廢話，快些倒酒了。」

錢老大稀裏嘩啦把一碗香肉連湯帶肉，連皮帶骨兩口就呑了下去，把空碗往地上一放，說道：「我給你倒酒，你總該給我去裝一碗肉來吧？」

酒肉道士道：「我給你裝了第一碗，第二碗還要我給你去裝，難道你自己不會去裝嗎？」

錢老大搖搖頭，說道：「不行，我去裝肉，你會偷偷的多喝上幾口，那不成，這一罈酒，我這兄弟又喝不多，再多喝上一碗，已經差不多了，咱們兩個人二一添作五，你一碗，我一碗，誰也不能多喝一口。」

酒肉道士瞪大雙目，喝道：「那你倒呀！」

「好！」錢老大道：「小老兒不就在倒了麼？你快去裝了。」

酒肉道士拿起錢老大的空碗，正待轉身去裝，忽然把碗往地上一放，也搖搖頭道：「不成，我給你去裝肉，你不是也會偷偷的喝上幾口麼？」

錢老大道：「你這窮道士，怎麼連小老兒都不相信？」

酒肉道士道：「換了別人，我自然相信，你連當今皇帝的娘的參湯都敢偷喝，我如何信得過你？」

華惜春看兩人爲了怕對方偷喝酒，爭個不休，心裏暗暗覺得好笑，說道：「老哥哥，我給你去裝好了。」

拿起碗走了過去。

錢老大叫道：「小兄弟，你給我舀後腿肉，湯少一些沒關係。」

酒肉道士也跟着叫道：「小兄弟，妳給我舀右邊那條腿上的肉，左邊一條是我老道的。」

華惜春舀了一大碗，雙手端着送到錢老大面前。

錢老大拍拍身邊石級道：「小兄弟，妳也坐下來。」

華惜春道：「我站着也是一樣。」

「不！不一樣。」

錢老大道：「老哥哥叫妳坐下來，妳就坐下來，準沒有錯。」

華惜春看他這麼說了，只得依言傍着錢老大坐下，問道：「老哥哥，你有什麼話對我說麼？」

錢老大道：「妳別作聲，也不用站起來。」

接着又回頭朝狄少青道：「兄弟，你只顧吃肉喝酒，旁的不用你管。」

華惜春聽得好生奇怪，正待開口問話，目光一抬，只見廳門外已有一行人走了過來。

爲首一人，個子高瘦，臉色陰沉，正是南北總館的總教練霍天來。

他身後跟着周友成、席勝衣、言柏春、張振宇、飽叔寒、馬樹椿等人，顯然是昨晚被錢老大學狗叫引了開去，奔波了一晚，追不到一點踪影，回頭又找來了。

狄少青、華惜春因有錢老大事前叮囑了，故而依然坐着不動。

霍天來一腳跨進廟門，就發出一聲刺耳大笑，說道：「狄副總教練、單老弟果然在這裏……」

酒肉道士朝他一擺手道：「慢點，你們有話，待回再說，你沒看見我道士正和錢老大喝酒？別掃了咱們的酒興。」

霍天來似乎很賣酒肉道士的帳，果然說了一半，就沒有再說下去，左腳已跨進廟門，右足也沒再跨進來了。

酒肉道士說完之後，就自顧自喝酒吃肉，沒再去理他。

錢老大喝完一碗，又再給酒肉道士和他自己倒酒，生似根本沒有看到强敵臨門一般。

席勝衣追隨霍天來有年，自然知道總教練的脾氣，不可能聽了長髮道士別掃他們酒興這句話，就站停下來，一言不發，心中一動，不覺跨上一步，在霍天來身後低低的叫道：「總教練，你怎麼了？」

酒肉道士抬頭道：「我道士要休息一會，有話等咱們喝完再說，這話你們不會聽！叫你們別在這時候嚕囌，你們就別多嚕囌！」

這話聽得狄少青、華惜春暗暗一怔，同時忖道：「聽他口氣，霍天來好像被他制住了，自己怎會沒有看出來呢？再說霍天來身爲總教練，一身修爲自然不會弱到那裏去，又豈會輕易就被人制住？」

兩人心中想着，不約而同抬目朝霍天來望去，只見他左腳跨進廟門，右腳還在門外，就這樣站着沒有動上一動，他那張深沉的臉上，似笑非笑，也好像凍結了一般，只有雙目蘊含着憤怒之色，快要噴出火來，這情形分明是給人制住了！

席勝衣聽了酒肉道士的話，果然也噤若寒蟬，不再作聲！

不，同來的七人，也全給酒肉道士震住了，誰也沒敢多說，誰也沒有敢稍動，一排站在那裏，形同木偶！

狄少青、華惜春看得心頭大感凜駭，這八人當然全被制住了，他們如何被制住的呢？

錢老大嘻笑道：「小兄弟，麻煩你再給老哥哥去裝一碗來。」

華惜春答應一聲，給兩人各自裝了一碗。

錢老大道：「小兄弟，妳不吃肉，舀一碗湯來喝喝看，鮮味全在湯裏，錯過今天，妳就別想喝得到這麼好的湯了。」

華惜春眼看他們吃得津津有味，連狄少青也巳一連裝了兩碗，忍不住問道：「狄兄，你說到底好不好吃？」

狄少青笑着道：「我也是第一次吃，確實比什麼肉都香，妳去舀一碗試試看就知道了。」

華惜春問道：「有沒有什麼味道？」

酒肉道士接口道：「除了香味，就是鮮味，還有什麼味道？」

華惜春給他們說得有些心動了，果然走過去，揭開鍋蓋，舀了半碗清湯；輕輕喝了一口，果然鮮美無比。

鐵老大問道：「小兄弟怎麼樣？」

華惜春笑道：「果然很鮮美。」

「這就對了！」

鐵老大嘻嘻一笑道：「快去裝一碗來吃，這回酒肉道士又多了一個同好了。」

酒肉道士笑道：「最好這兩個小兄弟每天給我老道引一條狗上門來，那才夠意思呢！」

華惜春喝完了湯，果然又去裝了小半碗肉，坐在石階上慢慢吃着。

錢老大把酒碗送了過去，說道：「吃肉不喝酒，多沒意思，妳也喝一口。」

華惜春道：「我眞的不會喝酒。」

四個人坐在階石上，又喝酒，又吃肉，喝完再倒，吃了又添，好不熱鬧！

門口霍天來等八人，只是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的望着他們乾瞪眼。

不多一會，一小罈酒巳被酒肉道士、錢老大兩人，你一碗，我一碗的喝了個罈底翻天，涓滴不剩。

酒肉道士埋怨道：「錢老兒，說你小氣，你總該承認吧，我老道燒了好大一鍋肉，你却只買了這麼一小罈酒來，一個人還嫌不夠，還要兩個人分，你這種朋友，眞是酒肉朋友都算不上。」

錢老大摸摸酒糟鼻，聳着肩道：「小老兒身邊，一共只有一錢銀子，只夠買這一罈酒，你要我去偷？」

酒肉道士道：「你巳經偷了幾十年，又不是今天第一次偷。」

「放你的屁！」

錢老大瞪着兩夥小眼睛，忍聲道：「你這是在我兩個兄弟面前，出我小老兒的醜？」

華惜春道：「老哥哥，不用吵啦，銀子我有。」

「妙極了！」酒肉道士喜得直跳起來，忙道：「錢老兒，小兄弟有銀子，你快再去一趟，這回該買大罈的了。」

「別急！」錢老大一指霍天來等人，說道：「這些人還沒打發呢！」

酒肉道士道：「這是我老道的事，不用你管，你快去吧，喂，小兄弟，你快把銀子交給他呢！」

錢老大瞪着眼，道：「她是我的小兄弟。」

「你的就是我的，還不是一樣？」

酒肉道士朝華惜春巴結的笑了笑，說道：「小兄弟，妳說對不？」

錢老大道：「你別搶我小兄弟了，先把他們打發了，免得小老兒買酒回來，和他們狹路相逢，我雙手捧着酒罈了，如何是他們對手？」

酒肉道士急於喝酒，錢老大說一句，他就點着頭應一個好，接着道：「這個容易，老道士這就叫他們走。」

說到這裏，雙手朝外一揮，說道：「老道士謝謝你們送來的香肉，現在你們都可以走啦！」

狄少青、華惜春這回留神看他，只見他雙手朝外一放，霍天來等八人，立時如春冰解凍，全部能動了，心頭不禁更是駭然，暗道：「這是什麼功夫？竟有如此神奇？」

霍天來被人制住了好一會，心頭自然怒極，目射精芒，厲笑道：「這位道兄大約也是劍盟的人了，只不知如何稱呼？總該亮個兒給兄弟聽聽吧？」

酒肉道士揮着手道：「去，去，老道不知道什麼劍盟刀盟，我還要喝酒，你們快些走吧！」

錢老大聳着肩，尖聲笑道：「虧你還是什麼總教練的，看你年紀也不小了，想想看，除了當年武當派出了一個祖師爺，叫做邋遢道人，七八十年來，你總聽說過又出了一個叫邋遢道士的酒肉道士吧？嘻嘻，你就是認不得他，只要看他大碗喝酒，大碗吃肉，也總該想起來了？」

霍天來給他一說，一張深沉的老臉，登時神色一懍，一言不發把跨進廟口的左腳，悄然退了出去，轉身低喝一聲：「咱們走！」

率着周友成等人，匆匆往山麓下奔行而去。

狄少青、華惜春看得暗暗驚詫不止，聽他口氣，這酒肉道士好像又叫邋遢道士，是一位大大有名的人物。不然，霍天來聽了老哥哥的話，怎會臉色大變，一言不發的走了呢？

這酒肉道士不知究是什麼來歷，自己怎會從沒聽人說過？

錢老大眼看霍天來匆匆走了，忍不住聳着肩笑道：「看來你酒肉道士的名頭眞比小老兒大得多，其實我喝酒吃肉，那一件輸你了？」

酒肉道士理也沒去理他，只是朝華惜春涎笑說道：「小兄弟，現在該去買酒了吧？」

華惜春哦了一聲，伸手從懷裏取出一錠五両重的銀子，交給錢老大，說道：「老哥哥，道長要你去買酒了呢！」

酒肉道士看到銀子，眼睛立時發亮，笑着道：「小兄弟，別叫我道長，就叫我道士老哥哥好了。」

錢老大接過銀子，哼道：「他是我的小兄弟，叫我老哥哥的，你怎麼也想做她老哥哥了？」

酒肉道士語笑道：「有奶就有娘，有銀子自然就是小兄弟了，還分什麼你的我的？你快去吧！」

錢老大笑笑道：「做老哥哥可不好做呢……」

「別嚕囌了！」

酒肉道士揮揮手道：「我知道，你快走吧！」

「好，好，我走！」

錢老大回頭過來，朝華惜春咧咀一笑，擠擠眼睛，說道：「小兄弟，化五両銀子，買一個酒肉道士做老哥哥，這可划得來，妳快叫呀！」

酒肉道士怒聲喝叫道：「你還不快走，她就是不叫，也是我酒肉道士的小兄弟了。」

華惜春看兩人爭爭吵吵，甚覺好笑，那知這一眨眼，明明還站着說話的錢老大，已經走得不知方向，根本沒看到他什麼時候走的。

酒肉道士坐在石階上，搖搖頭道：「你們這老哥哥，什麼都好，就是要跟我道士搶酒吃，這脾氣壞透了，所以我很不喜歡他。」

華惜春知道他和錢老大是同一個脾氣的人，笑着道：「但剛才那一罈酒，是老哥哥買來的呀！」

酒肉道士道：「那麼現在去買的酒，是妳出的錢，妳也要和我老道士搶麼？」

華惜春道：「我不會喝酒咯！」

「這就是了。」

酒肉道士道：「他不去買一罈酒來，我殺的狗，會讓他一碗一碗的吃？」

華惜春問道：「道士老哥哥，你和老哥哥是朋友？」

酒肉道士朝她笑了笑，說道：「錢老兒不是告訴你們了麼？咱們是酒肉朋友，有酒有肉的時候，才是朋友。」

華惜春道：「那麼我們呢？也是酒肉朋友麼？」

「不！不！」酒肉道士笑道：「我們是酒肉兄弟，哦，對了！小兄弟，妳身邊大概還有二十幾両銀子，對不？除了銀子，還有銀票，哈哈，咱們這兄弟是做定了，還有……」

他瞇着眼睛，朝狄少青身上瞟了一眼，又道：「這位兄弟身上，也有好幾張銀票，我這道士老哥哥起碼有半年不愁沒酒喝了，哈哈哈哈哈！」

他說到高興，不覺縱聲大笑起來。

華惜春等他笑完了，問道：「道士哥哥，你怎麼知道我們身上有銀票呢？」

「這還會看不出來？」

酒肉道士道：「不貪夜識金銀氣？那只是不去貪罷了，一個人身上帶了銀子，就有銀氣，人也就銀光滿臉，自然一眼就瞧出，你們兩人身上銀氣很重，照說有這麼多銀子，雙手都捧不動了，但你們身上却並不很重，那不是銀票還是什麼？其實老道士不用看，聞一聞也就聞出來了。」

華惜春聽得好笑，但迴眼朝狄少青看去，他一直沒有說話，只是坐在石邊上，臉上微有笑意，這就對他說道：「狄大哥，我們一個晚上，認識了兩個老哥哥，說話都很滑稽，你怎麼不說話呢？」

酒肉道士道：「你這大哥，從小跟那木頭道士養成了習慣，木頭道士對人不苟言笑，妳大哥也變成了木頭了，我老道士一生最不喜歡那木頭道士了，看到他就倒足了胃口。」

狄少青聽得大奇，急忙躬身道：「道長……」

酒肉道士道：「你身邊不是有很多銀票麼，也叫我道士老哥哥好了。」

華惜春道：「對嘛，狄兄，你也該叫他道士老哥才是。」

狄少青只得道：「道士老哥哥認識家師麼？」

「太熟了，你的師父不是叫張三道人嗎？」

酒肉道士歪着頭道：「從前，老道也在青羊宮住過，和你那木頭師父住在一個房間裏，我愛喝酒吃肉，你那師父却偏偏不喝酒不吃肉，我說，咱們都修不成仙，爲什麼不想開點？」

華惜春問道：「狄兄的師父有沒有聽你的呢？」

酒肉道士道：「聽了我的話，他就不會瘦得像木頭了，後來，咱們先後都離開了青羊宮，他師父是雲遊去了，我是被青羊宮的狗不理觀主趕出來的。」

華惜春抿抿咀笑道：「青羊宮的觀主叫做狗不理？」

酒肉道士恨恨的道：「那種觀主，簡直屁到極點，連狗都不會理他，道士老哥哥祇不過牽了一條狗在青羊宮後山屠了，他就硬說我不守清規，不准我再進去，不進去有什麼關係，我告訴他，過了三百年，他青羊宮裏說不定會供奉四清，那三清之外的一清，就是我這個酒肉道士，却不會供他狗不理的神像，就這樣我掉頭就走了。」

「你走了正好，這兩罈酒都是我錢老大一個人喝了。」

隨着話聲，錢老大兩手抱着兩大罈酒，笑嘻嘻的走了進來。

「好極了！」

酒肉道士看到了酒，坐着的人一下跳將起來，跛着右脚，一拐一拐的迎了上去，說道：「咱們一人一罈，那就不用搶著喝了。」

錢老大左手一鬆，把一罈酒「呼」的一聲朝他懷中飛去，酒肉道士生怕摔碎了一般，雙手接住，如獲至寶，轉身回到階上，自顧自打開罈子，捧着酒罈就喝，一句話也不說了。

錢老大嘻嘻一笑道：「給他一罈酒，他有三天三晚好太平。」

華惜春問道：「一罈酒能喝三天三晚麼？」

錢老大道：「這一罈酒，他大概不消半個時辰，就喝完了，但却可以讓他醉上三天三晚。」

說着，放下酒罈，手中還有一大包東西朝華惜春遞來，一面說道：「這是給你們三個準備的，妳打開來看看。」

華惜春伸手接過，覺得紙包還熱烘烘的，這就說道：「是饅頭？」

回身放到石階上，打開紙包，裏面有十幾個饅頭，還有十幾個肉包子，另外一大包荷葉包，裏面有鹵牛肉，鹵蛋，豆腐乾，和一隻白切鷄。

錢老大聳聳肩，笑道：「小老兒和酒肉道士有這一鍋香肉，足夠吃了，你們沒有麵食，只怕不大習慣，小老兒把小酒店裏的鹵菜，和兩籠饅頭，包子都買來了，你們吃了之後，舀一碗湯，給裏面那個小女娃送進去，她傷勢未癒，只能躺着，不能起來走動，至少還要躺上一天才行。」

華惜春回頭望狄少青，問道：「狄兄，你還吃不吃？」

狄少青道：「我方才已經吃飽了，吃不下了。」

華惜春道：「我也不想吃了，那就帮我拿進去吧！」

回身取了一隻空碗，舀了一碗肉湯，狄少青捧着一大包食物，兩人一前一後往裏走去。

狄少青雙手捧着東西，說道：「老哥哥方才怎麼拿回來的，光是這包東西，我就要雙手捧着了，還有兩大罈酒呢！」

酒肉道士接口道：「錢老兒至少有五隻手，比人家多了三隻，就是再多的東西，他都拿得起。」

錢老大喝道：「你少胡說，你才五隻手呢！」

× × ×

這一天，平靜的過去，現在已經入夜了！

酒肉道士果然喝醉了，一個身子斜斜的躺在大殿前面的石階上，早已酒氣醺天，人事不知。

錢老大說過，他喝醉了，讓他躺着，不能動他，一動保證吐得你一身狼藉，於是就沒有人動他。

階下一大鍋香肉也只剩下鍋底一點碎骨和湯了。

錢老大也不吃鹵菜，獨自抱着一個酒罈，還在喝酒，他不像酒肉道士捧着酒罈往喉嚨猛灌，只是倒一碗慢慢的喝，所以到現在還沒醉倒，但也醉眼迷糊，連說話都已聽不大清楚，大概離醉倒也差不多的了。

狄少青、華惜春已經到後進去睡了，也是錢老大催他們進去的，還說晚上只管睡覺，不論聽到什麼聲音，都不用起來，這裏的當家是酒肉道士，天塌下來，也不用別人管。

夜色漸漸深了，如今已是二更光景！

龍王廟外面，有了脚步聲，只聽那輕快而雜沓的聲音，就可知道人數是來得不少！

不，來的不是上午幾個人，就是南北總館教練霍天來，他身後跟着席勝衣、周友成、言柏春、張振宇、婁良、鮑叔寒、馬樹椿等八人，一個也不多一個也不少。

他們上午已經栽了一個觔斗，倉皇退走的，晚上居然敢再來！

光憑霍天來，當然不敢再來了；但他還敢率着原班人馬再來，不用說一定是有人借了胆子給他，才敢來的了。

霍天來臉色深沉，手中還握着一柄雪亮的闊劍。

他是這一行人中的領頭之人，自然走在前面，但走到龍王廟兩扇已經破舊到不能再關的大門之前，脚下已經不自覺的緩慢下來。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他上午吃過虧，前後還沒過十二個時辰，自然不會忘記。上午他只跨進了一隻左脚，右脚還在門外，就被人制住了，這回，他走到門口，就先站停下來！

今晚月色可是不錯，如水月光，洒在地上，除了陰暗之處，就像大白天一般。

他只要稍爲抬抬眼睛，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一大鍋香肉，鍋子已經翻了天，階前放着一大一小兩個空酒罈，大的足可以裝五十斤酒，小的也可以裝二十五斤，這兩個罈子空了，豈不是說酒肉道士和錢老大兩人肚裏，裝進去了七十五斤黃湯？難怪酒肉道士一個人雙手攤開，筆直擱在三級石階上（他不是躺，是擱在那裏），一動也不動了。

三級石階上，還有一個人雙手抱着另一個大酒罈，蹲着打盹，他當然不是打盹，也是醉倒了。

這情形當眞好笑得很，這兩人如果不是酒鬼，絕不會這副德性，醉得幾乎已經像一團爛泥了。

霍天來是南北總館的教練，一身修爲，稱得上江湖一等一的高手，就算沒有月光，這天井裏的情形，他也可以一目了然，何況如水月光，洒在石階上，連酒肉道士張大了口，咀角滴出來的口涎，都看得清清楚楚！

霍天來枯瘦而陰沉的臉上，不覺閃過一絲冷峻的笑容，舉起右脚，又朝大門門檻跨了進去。

他上午是左脚先跨進去，吃了虧，所以這回改爲右脚跨進去了，人總是這麼一點忌諱，吃過虧，就換個樣兒，也好圖個吉利。

就在他右脚堪堪提起，正待跨入的當兒，只聽耳有人細聲說道：「喂，你怎麼又來了？」

霍天來猛然一驚，他是大行家，自己也會「傳音入密」之術，武林中只要內功火候到了八成以上，稍加練習，縱然不能傳出很遠，但丈把遠近，會使的人很多，這並不算是深奧的功夫。

但他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這人明明湊在自己耳朶邊上細聲說話，絕非使的「傳音入密」！

他是個生性多疑的人，聽了這一句話，已經舉起，跨出的右脚，不覺又收了回去，他身爲總敎練，當然不好如此畏首畏尾，當着屬下，伸出去的脚，又忽然縮回去。

因此在右脚縮回去的時候，身上隨着從右向後轉了過去，沉聲問道：「你們誰跟本座說話了？」

緊隨他身後的是席勝衣，趕緊垂手道：「報告總座，屬下沒有和你老說話。」

霍天來沉着臉道：「那是什麼人和本座說話的？」

席勝衣道：「沒有人和總座說話。」

霍天來耳邊又响起那個細聲細氣的聲音，嘻嘻一笑道：「老二，是我，除了我，還有誰會提醒你？」

霍天來洪喝一聲，問道：「你是什麼人？」

他聲音喝得很响，但在沒有弄清楚之前，右脚可不敢再跨進去了。

他身後席勝衣等七人，不禁相顧愕然，明明沒有人說話，總敎練何以大聲吆喝起來。

霍天來又聽到耳邊有人細聲說道：「我叫你老二，我自然是老大了，小老兒叫做錢老大，這意思就是天底下惟有我姓錢的人才能稱老大，你老弟叫天來，天字拆開來，不是二人嗎？第二個人，不是老二還是什麼？所以，總而言之，你只好委曲些當老二了，哦！對了，老二，你可別大聲吼，方才酒肉道士告訴過小老兒，叫我別吵醒他，讓他好多睡一會，你這樣大聲吼叫，萬一把他吵醒了，你總記得，早上跨進了左脚，就再也退不出去，人家說，吃一次虧，學一次乖，你怎麼吃了一次虧，還會忘記？老實說，碰上我錢老大，你還可以把右脚退出去，把酒肉道士吵醒了，你就吃不完，兜着走……」

現在霍天來聽清楚了，這說話的敢情就是蹲着身，縮着頭，抱着大酒罈打盹的那個瘦小老頭了！

他根本沒聽說過江湖上有什麼錢老大這號人物，他就是仗着會施展迴音術唬人，主要就是靠着那個酒肉道士張無峯的名頭。

五十年前，江湖上出了一個張無峯，他也叫邋遢道人，但他說過，武當派有一位張三豐祖師，人家是祖師爺，但他無巧不巧也姓張，不過他是酒肉道士，不敢和祖師爺比，所以他取了個名字叫做無峯。

無峯可不是五峯，比祖師爺多上兩個峯，無峯者，就是一個峯也沒有的意思。

有人說他是武當派的人，他既不承認，也不否認，江湖上沒有一個人看得出他的來歷，也就以邋遢道人稱之，他也居然受之不疑。

據說當年武當派也派人找過他，但旁人明明看到他醉醺醺的從大街上走過，武當派的人，找了好多年，就是連半個影子也找不到他。

酒肉道士就是有這麼一點神秘！

霍天來顧忌的就是酒肉道士，但今晚他不用再顧忌，因爲有兩個大靠山趕來了，所以他才敢重整旗鼓，率衆人上龍王廟來。

此刻他的顧忌更減少了，因爲酒肉道士已經爛醉如泥，躺在那裏流口水，錢老大，名不見經傳，他自然沒有顧忌他的理由。

他口中發出嘿嘿的一聲濃哼，右脚又舉了起來，一步跨入了大門，獰笑道：「錢老大，霍某正想會會你呢！」

錢老大抱着大酒罈打盹的人，忽然抬起頭來，吃驚的道：「你眞的敢進來？」

他兩手抱住酒罈，上身一歪，大有脚祇擦麻油，想逃的模樣！

霍天來看他生相猥瑣，心裏更是存了不屑之念，口中冷冷的嘿了一聲，才道：「霍某有何不敢？」

左脚也跟着跨入，一步步朝錢老大逼了過去。

錢老大實在醉得很厲害，人想站起來逃，可是兩條腿硬是不聽指揮，軟軟的跨不開步，心裏一急，大聲道：「慢……慢來，慢來，你……你知道小……小老兒是什麼人嗎？」

霍天來目射兇光，獰笑道：「我管你是誰？」

舉手一劍，分心刺去。

錢老大駭然，說道：「你怎麼來眞的了。」

慌忙把兩手抱着的酒罈向左推出。

霍天來這一劍去勢何等快速，但堪刺到，給酒罈一推，刷的一聲，劍脊擦着罈肚，往左滑出。

錢老大叫道：「喂，老二，別開玩笑，這罈酒，還有半罈，給你刺破了，我老大還喝什麼呢？」

霍天來練劍數十年，自然不會刺偏，但他心頭憤怒已極，也不去多想，口中嘿了一聲，迅速收劍，又是一劍朝錢老大咽喉刺去。

他收劍再發，快如星火，但聽「撲」的一聲，這回刺出的劍，倒是沒有再滑出了，只是錢老大抱着酒罈往上一擋，一劍刺在酒罈口上。

錢老大嘻嘻的笑道：「這裏沒關係，酒只剩了半罈，刺空的地方，酒也不會漏出來，你生它的氣，就多刺幾下好了。」

霍天來不禁一怔，他一劍刺出，自以爲拿捏得極準，不知如何竟會刺在罈口上，他自然不肯罷手，手腕一轉，刷的又是一劍橫削過去。

「乖乖，不得了！」

錢老大腦袋一縮，大聲叫道：「你這一劍存心要削掉我半個腦袋了？」

身子不知怎麼一轉，霍天來明明是橫削的一劍，又是「撲」的一聲刺在酒罈口上。

霍天來看他連人都沒站起來，就躲過了自己三劍，心頭更是怒不可遏，口中大喝一聲，抖手之間，劍如靈蛇，錯落交織，一下刺出了七八劍之多！

這七八劍不但快，而且劍勢迴旋，幾乎籠罩住了錢老大整個坐着的人！

這回錢老大就是想躲閃都沒處可以躲閃，只好坐着不動。

不，他人坐着不動，雙手玩弄酒罈，可絲毫沒停，但聽一陣「撲」「撲」輕响，像連珠般响個不絕！

霍天來這一口氣刺出的七八劍，沒一記不刺在酒罈之上，但也只刺在罈肚以上，好像很聽錢老大的話，他只要有一劍再刺下半寸光景，罈裏的酒就會流出來了。

錢老大却是被他刺出火來了，大聲道：「老二，你這算什麼，每一劍都敎我老大担心，你如果刺中了酒，流了出來，那還是刺我身上，流出血來的好，我老大身上的血不值錢，酒可糟蹋不得，好，好，你一定要刺，那就刺我的人好了。」

隨着話聲，果然雙手放下酒罈，筆直的站着，作出一副讓他來刺模樣。

霍天來刺了七八劍，一劍也沒刺中錢老大，全刺在酒罈上，不禁使他呆得一呆，厲聲道：「好，老夫從不信邪！」

說着，果然又是一劍朝錢老大刺出。

錢老大聳着肩笑道：「我沒叫你信邪，哦，不對，你這一劍刺得太慢了！」

他腰身輕輕一弓，就讓了開去。

霍天來心中暗道：「好個老小子，你原來只是仗着身法滑溜，就想躲過我的劍了？」

心念一動，手腕驟然一緊，一支劍密集刺出！

錢老大一個人脚下東躲西閃的幌動着，霍天來刺出的長劍又快又密，但每一劍眼看就要刺上錢老大，就是差了那麼一寸，讓他手舞脚蹈的閃避過去。

霍天來這一陣工夫，連續刺了十來劍之多，但愈刺愈覺不對，因爲手上的一柄長劍，好像越來越輕，越來越短了，心頭不覺大奇，急忙收手後退，低頭看去，一柄三尺長劍，這一陣工夫，竟然變成了兩尺還不到的一柄斷劍！

錢老大嘻嘻站在他面前，兩手一攤，一陣叮噹輕响，從他掌心落下十一截斷劍，一截不多不少，正好寸許來長，好像是用利剪剪下來的一般！

霍天來一張老臉看得發了黃，行家只要看上一眼，就已知道他這一手使的是「金鉸剪指功」了。

「金鉸剪指功」練到十二成火候，可以手指剪斷刀劍，但那也只能剪剪普通的刀劍，霍天來這柄劍，雖然不是什麼名劍；但却是一柄百練精鋼鑄製的利劍，尋常刀劍都可以切得斷，對方居然用兩隻手指一夾一截，這份功力，霍天來幾乎想都沒有想到過！

他木立當場，還沒開口，錢老大拍拍兩手，笑嘻嘻的道：「老二，我只是和你開開玩笑的，你也不用認眞了。」

霍天來勉强道：「閣下這一手，果然高明得很，大概不會沒有萬兒吧？」

錢老大聳聳肩道：「小老兒方才不是已經說過了麼，小老兒叫錢老大，有錢才能稱老大，沒錢誰瞧得起你？你想小一些，自稱老么吧，他却當你孫子看呢？所以我小老兒錢老大這名字，是最好也沒有的了……」

他嘮嘮叨叨說個沒完，只聽廟門口有人陰惻惻的道：「霍總管不用和他說了，你退出來吧！」

「嘻嘻！」錢老大口中嘻嘻一笑，說道：「老二說不想出去呢！」

話聲才出，兩顆豆一樣的小眼珠一翻，才看到廟門口不知何時，已經並肩站着一瘦一胖兩個錦衣老者。

這下，直看得錢老大還在嘻笑着說話的人，笑臉登時僵住了，連忙回頭叫道：「當家道士，快醒一醒，有兩個香客來了，我不是廟祝還是你自己來接待的好……」

這一回頭，剛才直挺挺擱在三級石階上的酒肉道士，竟然沒了影子！

再回頭朝左首看去，自己剛才放下不久，被霍天來刺了十八劍的酒罈子也不見了！

這下，直把錢老大急得雙脚亂跳，大聲叫道：「喂，酒肉道士，你這臭道士，怎麼可以喝我那半罈酒，你……快滾出來，這還講不講理？你自己的喝完了，還偷我的酒喝，我……我好不容易省下半罈酒來，準備消磨到天亮，你還不還我……」

門口，站着的兩個錦衣老者，瘦高的一個臉上枯瘦到只剩了一張皺皮包着骨頭，緊閉着咀，一副陰沉沉的模樣。

他見左上一個又肥又胖的老者，滿臉都是肥肉，連脖子也沒有了，却是笑瞇瞇的看去甚是和氣。

現在胖的一個笑嘻嘻的開口了：「果然是御鼠彭城老兒在這裏。」

錢老大連連搖手道：「不，不，小老兒叫錢老大，現在早就不是御鼠了。」

胖子依然笑嘻嘻的道：「咱們兄弟聽說邋遢道士在這裏，特來會見他的，你老兒不用担心，咱們還找不上你。」

「這樣就好！」

錢老大嚥了口口水，馬上點着頭道：「在，在，邋遢道士偷了我小老兒半罈酒去，大概躲起來偷偷的在喝酒了，二位稍待，我馬上去找，馬上去。」

一個人果然三脚兩步朝大殿上飛也似的跑了進去。

這時一瘦一胖兩人已經跨進廟門，踏上天井。那瘦高個子沉喝道：「霍總敎練，你們可以出去了。」

他這聲沉喝，恍如焦雷，霍天來但覺全身一鬆，急忙應了聲「是」，率着席勝衣等人，急忙退了出去。

其實這回被錢老大制住的只有霍天來一個人，但事情前後也不過幾句話的時間，是以沒有人發現他被制住了。

一行人堪堪退出廟門，錢老大匆匆的在大殿上轉一個圈，又顚着屁股跑了出來，朝一瘦一胖兩個錦衣老者連連陪笑道：「酒肉道士偷了小老兒半罈酒，大概躲起來了，一時也不容易找得着，這叫做一人躲，千人找！二位來了，總是廟的香客，反正跑得了道士跑不了廟，待會他總會回來的，倒是香客可怠慢不得，當家不在，只好由小老兒來招呼招呼了。」

胖子望了他一眼，笑嘻嘻的道：「彭城老兒，兄弟好像已經告訴過你，咱們兄弟是找邋遢道士來的，沒你的事兒，你應該聽得懂，怎麼還要出來呢？是不是嫌命長了？」

隨着話聲，右手輕抬了一下。

這一招，旣無勁急風聲，也沒凌厲內勁，好像只作了個手勢，但其實他却已在暗中使了殺手，他是錦衣雙衞笑彌勒秦青雲的成名絕技「袖裡印」，隨着抬手之勢，暗暗印了出去。

（未完・九）

俠情故事　緊張恐怖神奇

女媧古琴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只懂唸脫咒　鐃鈸盡扔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太清離開楊家寨，在樹林內聽到打鬥聲，原來又是那紅衣女子和一個青年人打鬥，便上前勸解，不打不相識，男的是鐵刀門首徒顧一平，女的是峨嵋派「飛鳳」李湘湘的女徒葉青青，因和師傅散失，本是回家和父母團聚，太清自告奮勇，便護送她回葉家鎭，找到她父親葉蓮舟，見他愁眉苦臉，相詢之下，知道他後院鬧鬼，又自告奮勇捉鬼，葉青青便將他曾在楊家寨捉鬼之事說一遍，她父母信以為眞，其實他未捉過鬼，所捉的都是人間歹徒，對捉鬼如何捉法，一竅不通，只好頂硬頭皮，按照道家捉鬼辦法畫符咒，耍桃劍，整色、整水……

後花園一切如舊，太清忽然聽到一個尖細的淒叫聲，若有若無，時高時低，太清鼓起勇氣，大聲叫道：「操你奶奶的，有種的便出來，讓道爺看看你長得怎樣！還不出來，你怎還不出來？」

忽然背後有人道：「老子早巳出來了，你眼睛不會轉動而巳。」

太清吃了一驚，霍地一個風車大轉身，只見一扇房門外，倚着一個滿臉虬髥的大漢，太清見他完全不像是個鬼，胆子一大，問道：「你是誰？」

那大漢冷哼一聲道：「你是客人，反問主人是誰？豈有此理，你剛才說要操誰的奶奶？」

「你是主人？」太清忽然大笑起來：「你姓葉？你是葉蓮舟第幾兒子？」

大漢把臉一板，冷冷地道：「老子剛才的話，你還未答覆。」

太清笑道：「道爺要操惡鬼的奶奶，與閣下你何關？」

「誰不知道，但咱們有兩個人，你要操的是老子的奶奶，還是要操我娘子的奶奶？」那大漢左臂一搖，指向房門口指了一指，只見房門紅影一閃，一個俏生生的俊娘子，盈盈地走了出來，那女子好像剛梳粧完畢，一邊走還一邊插着鳳釵。

「官人，你大叫小嚷作甚，莫氣壞了身子！」

「娘子，這小道士要操咱們的奶奶，你說可惡不可惡？」

太清一怔，脫口問道：「貧道要操的是……難道你們就是，就是……」他說到後來，上下牙巳格格地响個不停，再也說不出話來。

大漢道：「咱們便是你想操的鬼！」

太清這一驚非同小可，跳了起來，後背幾乎將香案撞翻，那娘子春葱似的手指向他一指，道：「這小道士乳臭未乾，說話怎地這麼難聽？」

那大漢道：「娘子，你不是說要找個小斷麼？為夫看這個小道士說話很逗人喜歡，不如就將他收在身旁，叫他燒水給你洗脚吧！」

那娘子上下看了太清幾眼道：「不錯，他年紀再大一點，在我身邊你不放心；年紀小一點，他又沒氣力，只怕他不肯！」

那虬髯漢子仰天大笑：「憑他那一點丁伎倆，還怕他不肯？喂，小道士，你聽見沒有？」

太清忙道：「道爺不肯，你們去找別人吧！」

虬髯漢子慢慢向他走過去，太清一雙手亂搖：「你們莫過來！」但那人依然走個不停，太清急中生智，抄起桌上那罈鷄血，忽然向對方潑了過去。

虬髯漢子被他潑個滿頭滿臉，他彷似沒覺，右手食指向臉上一刮，再將食指塞進嘴巴，「啣」地吸吮了一下，臉上現出享受之至的神色。「好味道，這是公鷄的血！」

太清忽然哈哈大笑起來，那娘子訝然問道：「小道士，你笑什麼？」

「喂，你們到底是誰？為何跟貧道開這個玩笑？剛才差點沒嚇死我！」

那娘子更是驚愕。「咱們幾時跟你開玩笑？」

太清指着虬髯漢子道：「你既然知道這是公鷄的血，還敢吃？」

虬髯漢子愕然道：「老子為何不敢吃？哼，這些鷄血不新鮮，起碼巳放了三個時辰！」

「你說得一絲沒錯！」太清道：「好啦，你們快離開，不要騷擾貧道捉鬼！」

這次輪到虬髯漢子及他妻子大笑起來，太清怒道：「你們再不離開，誤了時辰，自個向葉莊主解釋去！」

「捉鬼！」虬髯漢子笑得幾乎喘不過氣來：「你憑什麼本領要捉咱們？」

太清搖搖頭，暗道：「這兩個瘋子眞令他沒辦法！」他抬頭一看，頭上的鬼火巳不見，便道：「等下貧道唸咒時，你們不要騷擾！」說着便喃喃地唸起咒來。

一忽，那女的忽然道：「官人，為妻的頭有點痛！」

「喂，臭道士，聽見了沒有，別唸咒了！」

太清道：「貧道唸咒與你們何關！」

虬髯漢子道：「怎地無關，你唸的是『驅鬼咒』！」

「什麼？」太清心頭一動，傻乎乎地道：「難道你倆眞的，眞的是……是那種東西？」

「誰跟你來開玩笑，咱倆是不散的寃魂！」

太清臉色一變，但他心念一轉，暗中吐了一口氣，長噓一聲：「你倆別再胡鬧了，假如你倆是鬼的話，你們一見鷄血便唯恐逃之不及，怎還會吃得津津有味？」

虬髯漢子道：「誰告訴你所有的鬼都怕公鷄的血？」

「難道不是！」

「當然不是！鷄血只能驅散那些孤魂野鬼，對咱們這種寃鬼，毫無影响！」那女的道：「喂，小道士，你說完了沒有？到底你肯不肯做咱們的僕人？」

太清雙脚有點不自在，但仍强振精神：「哈哈，你們不要再開玩笑了；鬼那有這樣好看的！」

虬髯漢子哈哈笑道：「原來如此，這還不容易？」他左手往臉上一抹，當他手掌離開臉龐時，臉上的肌肉及虬髯、鬢髮全不見了，只剩下一具白皚皚的骷髏頭。太清這次無論如何也相信他倆是那種東西了！

「小道士，你現在該相信了吧？」那骷髏頭的嘴却能嗡動，發出尖細的聲音，那女的也格格地笑了起來，太清只覺她的笑聲，說不出的恐怖！

雖然上次他在杨家寨，也見過骷髏頭能說話，但他却相信這一定是眞鬼，因為他有股陰森的鬼氣！

女的道：「小道士，你怕不怕？肯不肯做咱們的奴僕？」

「貧道是人，怎能做你們的奴僕？」女的格格的笑道：「這還不容易？把你弄死，七日之後，你的魂魄便可跟着咱倆！」

太清大驚失色，急忙抓起一把白米，往他們身上洒去，剎那間，那女的臉上也只剩下一具骷髏骨，但身體依然玲瓏浮突，飽滿豐盈！太清一急之下，不由自主地唸起「脫衣咒」，只見他大喝一聲：「脫！」桃木劍向那兩具東西一指！

「卜卜」兩聲，那兩隻東西的腰帶一齊中斷，褲子跟裙子一齊滑下，露出四條白皚皚的腿骨！

太清大驚，連忙提筆醮硃砂，在黃紙上畫符，那男鬼忽然怒嘯一聲，叫道：「豈有此理，你脫了老子的褲子也就罷了！竟敢脫我娘子的裙！」言畢向太清迫去！他走動時，雙脚離不着地，說是走，不如

說是飛更加貼切！

幸而太清此刻巳畫好了符，連忙插在桃木劍上，伸至蠟燭上焚燒！

刹那間，只見那兩隻鬼如遭電殛，倒退了兩步，頭骨上似多了些皮肉，但看來却更加恐怖，接着，便見他們倒在地上亂滾！

太清心頭略鬆，連忙再畫第二張符，那男鬼的右臂忽然一揮，袖袍一捲，一陣呼呼的陰風吹過，香案上的蠟燭，「噗」的一聲熄滅，只剩香上的三點紅光！

太清大驚，提着桃木劍向後倒退，這時候，他根本不顧什麼臉子，向圍牆上飛去！

忽聽一聲尖銳的叫聲，當太清飛下之時，面前忽然多了一具白骨！他大叫一聲，桃木劍用力一砍，那男鬼袖袍一捲，太清的桃木劍如砍在一堵無形的牆上，身子立即向後倒飛！

當他雙脚落地時，忽然後腰一緊一涼，却多了兩條白臂骨，只覺全身冰冷，不能動彈！他知道自己巳被那女鬼捉住，一驚之下，脫口叫道：「救命！」

只見背後傳來一個格格的笑聲：「傻子，你能服伺我，那是你的福氣！」

太清像瘋了一般，叫道：「貧道不要這種福氣，你快放開我！師父，救命！」

「你師父是誰？」

「我師父是連雲山的抱琴道長！」

「哦？原來你是他徒弟！」

太清道：「你知道他的厲害了吧？還不快放開我，否則等他找上你們時……」

話音未落，那男鬼巳飄身至他的身前，接口道：「咱夫婦不會怕他！嘿嘿，咱們在陰間，早聽人說那臭道士，法術很有兩下子，正想見識一下了！」

太清暗叫：「我命休矣！」只覺那兩條臂骨越來越緊，使他連呼吸也困難起來了！

男鬼道：「你再忍一忍，一下子便沒事了！」

「怎會沒事？」太清幾乎哭了起來。

男鬼道：「當你停止了呼吸，你的魂魄便會離開軀殼，輕飄飄的，好像是一片白雲，在天地間飄呀飄的，優哉悠哉，好不過癮！」

太清搜索枯腸，想不到辦法，只好在心中暗暗唸「退」字咒，他唸得好不辛苦，因爲女鬼雙臂越來越緊，關節勒勒而响，忽聞他大喝一聲：「退！」

男鬼如遭電殛，「蓬」的一聲，連退兩步，那女鬼的雙臂也不由一鬆，太清雙脚一頓，向上掙扎飛跳！

忽然那女鬼尖叫一聲，凄厲之極，太清魂魄也幾乎被她呼走，眞氣一散，又跌了下來。

不料那女鬼啾啾大叫，鬆開雙臂，不斷後退！太清見機不可失，揮動着桃木劍，邊劈邊向圍牆走去。

男鬼問道：「娘子，你怎樣啦？」

女鬼叫道：「他，他是個童子……精關未洩……我剛才摸到他的……他的……嘻嘻，我現在全身發熱……」

男鬼怒道：「臭道士，你竟敢引誘我娘子，待老子勒死你！」他話音未落，身子巳如紙張一般，倏地飛起，向太清捲了過去！

太清邊閃邊忖道：「原來他們陰間的東西怕童子！貧道何不……」他主意打定，立即扯下褲帶，讓褲子滑了下來。

那男鬼大怒：「臭道士，小小的東西，也敢在老子面前耀武揚威，老子不怕！」他繼續向太清迫去！

太清暗叫一聲：「他奶奶的，貧道這次白讓他看了一遭！」連忙扯起褲頭飛逃，可是他去到那裏，都被那男鬼阻擋着！

「小道士，這次你不答應，咱們也要拘你做奴僕了，娘子，你好點了沒有？」

太清桃木劍劈了過去，却被男鬼一手奪去，雙臂一彎，「喀嗤」一聲便斷了，隨即飄飛，一手搭住太清的肩膊，用力一拉，太清不由向後一退，男鬼的另一臂便圈了上來，圍着太清的脖子，向後回拉！

太清驚得救命也忘記呼喊，事實上那男鬼用力甚急，他要喊也喊不出來！

正在千鈞一髮之際，忽然天上响起一個焦雷，雲散月現，只聽一個女子的聲音喝道：「孽障，還不放手！」

太清這時候才懂得高呼救命，話音剛落，頭上又傳來一道震耳欲聾的霹靂聲响，隨即見到一位老尼，冉冉地自圍牆上降落！

太清耳畔又聽到一陣勒勒而响的骨頭關節碰撞聲，只覺脖子一鬆，他立即大口大口地吸着氣。

老尼足不沾地走了過來，太清喃喃地道：「女菩薩請救命則個！」

老尼笑道：「貧尼不是菩薩，小道兒受驚了！」言畢聲色轉厲，喝道：「孽障，還不放手！」她口中唸唸有詞，太清即聽到一個尖銳凄厲的號叫聲，接着臂骨便鬆開了。

太清奔至老尼背後，只見那一對鬼在地上打滾，嘶叫道：「老尼，咱們的事，與你何關，要你來多管閒事！」

老尼厲聲道：「你們傷害無辜，有傷天和，還說與貧尼無關，快起來說話！」

那一對寃鬼相摻相扶，慢慢站了起來，由於只有白骨沒有皮肉，因此行動時，動作十分怪異，太清心中暗暗叫媽。

天上的烏雲不見了，鬼火也不見了，那對寃鬼也慢慢「長」出皮肉來，恢復紅衣娘子和虬髯大漢的模樣。

「你倆爲何不歸九泉，却來此作祟作甚？」

男鬼道：「這後院是咱們的，爲何來不得？葉蓮舟若非請人要拘捉咱們，咱們又怎會作祟？你可問他？咱倆夫婦可有出過這後院沒有？」

「貧尼巳經問過了，這後院的房地，是葉施主向原屋主買來的，爲何說是你們的？」

女鬼恨恨不平地道：「他趁旱災人活不下去，即將價錢壓低，如何不恨！」

「你們是原屋主？」

「不是，這是我爹的！」男鬼道：「當然我到城內做長工，我爹不懂好壞，將房子賣掉，到城內找咱，可是那地錢實在太便宜，恰好我被解了僱，因此要回來理論，不想到半路更患急症死了。我娘子見我死了，捨不得夫妻情愛，撞牆自盡，追隨我于黃泉……娘子，你給她看看！」

紅衣女鬼忽然半轉着身，擧手在頭上一抹，那些鬢髮皮肉都不見了，只見頭顱上多了一個茶盅般大小的口子，裏面紅艷艷的，好像還有些鮮血在滾動，太清看得毛骨悚然，連忙轉頭別開。

老尼道：「這又與人何尤？」

紅衣女鬼厲聲道：「枉你這老尼這身的造化，却不明事理，葉蓮舟騙一個孤苦無依的老人，你不去怪他，怎反來怪咱們？哼，你莫以爲有點法術，便可以欺壓咱們陰間的人！老實說，咱們可不服氣，就算回到十殿閻羅殿，也要告你一狀，折折你的陽壽！」

老尼面色微微一變，冷哼一聲，問道：「你們陽壽是否巳盡？」

那對寃鬼不答，老尼又道：「既然如此便不該溜到陽世作祟，葉施主雖然不對，但你大可以請求閻君懲戒他！……嗯，你們回去吧，過了葉施主的六十大壽，貧尼便替你們做一場功德，再送一棟房子與你們！」

男鬼道：「你若肯送一棟房子與咱們，免得咱們受風吹雨打，夜間畏冷，日間畏熱之苦，咱們便不再來找他晦氣！」

女鬼接道：「但假如你食言，便可別怪咱們來葉府，鬧個鷄犬不寧！」

「阿彌陀佛，貧尼若對你們打誑，豈不墜了我自家的身份？」老尼袖管一拂，道：「去吧去吧！」

男鬼倏地躍起，但身在半空便自隱去，那紅衣女鬼大叫一聲：「夫君，你等等我！」隨亦隱去！

太清直至此刻才定下神來，向老尼稽首道：「無量壽佛，多虧師太相救，否則貧道這條小命，今日便將喪於此了！」

老尼笑起來，滿面皺紋聳動，但却十分慈祥。「小道兒免禮，貧尼觀道見之相，額上雖有烏雲，前途略爲阻滯，但英氣內斂，中正透着靈光，將來必有一番事業，只盼道兄勿因今夜之事氣餒！」

「多謝師太指點迷津，小道感激不盡，」太清恭聲地問道：「尚未請教師太法號！」

「貧尼乃峨嵋慧明！」

「原來是峨嵋派掌門！請恕小道失察了！」

慧明笑道：「你小小年紀便敢驅鬼，令人敬佩，不知你是那位道兄的弟子！」

太清忙道：「貧道太清，家師乃連雲山抱琴道長！」

慧明含笑道：「原來是故人之後，抱琴道兄有徒如此，也該滿足，嗯，不知令師找回了那具古琴沒有？」

太清一怔，反問：「家師幾時失去一具什麼古琴？」

慧明道：「聽你這樣說，必未曾找回來，嗯，此事你將來可親自問令師！」

太清心中暗道：「師父道號抱琴，莫非這老尼沒有說錯，他失去一具什麼古琴，嗯，必是如此，若沒有琴，師父又爲何叫什麼抱琴道長？只是我爲何從未聽過師父提及？」

當下問道：「師太遠在四川峨嵋，怎會來此贛境？」

慧明笑道：「貧尼因爲在閉關期間，突然心血來潮，是以掐指一算，知道小徒李湘湘有難，因此連忙趕來，路經此鎭，發現鬼氣陰森，又見大門外的燈籠寫着一個葉字，估量是徒孫青青之家，所以進來求見！問了眞相，恐你不敵，所以趕了過來。

太清嘆了一口氣：「師太來遲一步，小道便完蛋了！」

慧明微微一笑，道：「咱們出去吧，免得他們久候！」說着拉着太清的手，喝了聲起，太清雙耳聽到一陣呼呼的風聲，身子如同騰雲駕霧，一頓之後，巳落足院子中！

太清心中暗道：「好厲害的老尼，看來她的本領，不在師父之下哩！」

當下慧明師太叫道：「施主們都出來吧，那對寃鬼巳被貧尼驅散！」言畢，屋內湧出葉氏父子及一干護院家丁，紛紛向師太致謝。

太清見葉青青也在裏面，神態大窘，假裝沒看見，匿在慧明背後，只聽慧明道：「你們不可單只謝貧尼，這位小道兄更是功不可沒。」

葉蓮舟忙向太清長長一揖，道：「老朽拜謝道長，宗兒祖兒，你們還不來謝道長！」

太清忙道：「不用不用！」葉青青向他扮了個鬼臉，瞧她的樣子是絕不會上前向他道謝的。

慧明道：「諸位施主聽着，後院仍然關着，改日貧道做了功課再開放，免得裏面的鬼氣，還會害人。」

葉蓮舟道：「一切遵師太之囑！」

慧明道：「葉施主若要辦大壽，可照辦，不過事後得準備一棟紙屋，形式與此後院大同小異。」

葉蓮舟一怔，問道：「師太要紙屋何用！」

慧明道：「自有用處，待貧尼辦了事回來，再與施主詳談！」

葉青青問道：「師祖婆婆，您要去那裏？」

慧明慈祥地道：「孩子！我要去救你師父。」

葉青青吃了一驚，道：「弟子師父有難？」

「不錯，阻延不得。」

「弟子也要去！」

慧明略一沉吟，道：「也罷！就讓你去見識一下，葉施主，你肯讓青兒跟貧尼去麼？」

葉蓮舟那裏有不肯之理？「師太肯帶她去，那是她幾生修來之福，弟子怎會阻撓？」

太清也道：「師太，小道也想去見識一下！」

「好好，都去都去，走！」慧明一手拉着一個，彈身而起，兩個起落巳出了圍牆，到了街上，慧明一邊觀星斗，一邊掐指，道：「在北方！快去！」她仍拖着兩小奔跑，疾如星丸。

葉青青又驚又喜，暗道：「想不到師祖本領這般大，這豈不比騎馬還快還省事？我若有她的一半本領！也就心滿意足的了！」

慧明師太一口氣奔了二十多里路，仍然氣不喘，臉不紅，她閉目算計了一下，

道：「不錯，湘兒就在裏面！」三人立卽閃進一條村子。

慧明一直向東北而行，至一間磚屋之前，忽然站住，向裏面指了一指，太清耳畔隨即聽到一個又細又清晰的聲音：「小道兄，你可替貧尼去探看一下麼？」

太清巴不得領此任務，當下他悄悄接近那磚屋，此刻已是黎明前夕，正是人們睡夢最酣的時候，不料窗縫裏竟有燈光透出，太清將耳朵貼在窗上，他隱隱聽到一個女子的呻吟聲。

太清不敢輕舉妄動，立卽返去將所聞告訴慧明，慧明臉色一變，問道：「小道兄可曾聽到人聲？」太清搖搖頭，慧明師太旋即竄出，她學太清伏耳在窗上聽了一下，又見她嘴部噏動，隨即把手一指，那窗子「卜」的一聲彈開。

慧明探頭一望，只見房內有一張簡陋的木床，床上躺着一個女人，正是自己的俗家弟子「飛鳳」李湘湘！

李湘湘雙眼緊閉，眼縫却沁出淸淚，她身子如蛇兒一般蜷縮蠕動，不時發出一兩聲呻吟，慧明一掌震開窗櫺，飛身進房，在李湘湘身上戳了幾指，李湘湘倏地睜開雙眼，呆了一陣，嘴唇才噏動兩下，却發不出聲來。

慧明道：「你是不是服了毒？」

李湘湘輕輕點頭，淚水又自眼眶中滾下，慧明忙再問：「你服的是什麼毒？」

李湘湘不答，慧明忽然又在她身上點了幾指，接着一掌擊在她後背上，李湘湘哇地一聲，張口吐出一堆綠水來，慧明道：「趕快集中精神，氣沉丹田，保存心頭那一點暖氣。」言畢抱起李湘湘，飛身出去。

葉青青見狀立即迎前，問道：「師祖婆婆，師父受傷？」

慧明唔了一聲，道：「你倆快跟貧尼來！」她提氣飛前，葉青青與太清緊跟在後，慧明雖然抱着一個人，但速度仍比兩小快得多，眨眼間便將兩人遠遠拋掉，一忽，她便飛進一座樹林。

葉青青道：「師祖一定是要替師父療傷，咱們快去！」

太清道：「只怕你不能快！」他猛吸一口氣，倏地自葉青青身旁掠過。

葉青青哼了一聲：「姑娘今日便跟你比比脚程！」她加速奔前，但始終退後兩步，到樹林外時，她賭氣道：「你起步在先，不算！」

太清轉頭向她扮了個鬼臉：「你乘慣了馬，自然比不過貧道。」

只聽慧明在林內道：「你們兩個一人守住一邊，不能讓人進來騷擾。」

「師祖，您是不是要替師父療傷？」

「不錯！你師父服了毒藥，婆婆要用內力將其體內的毒性迫出，假如被人騷擾，不但救不了你師父，連婆婆也有『走火入魔』之慮！」

葉青青「啊」地叫了一聲：「婆婆，師父爲什麼服毒？」

「婆婆也不知道！」慧明聲音轉厲：「記住婆婆的話！」

葉青青與太清連忙應是，太清道：「你守在這邊，貧道到那邊去！」說着他便走到林子的另一端。

俄頃，天上便現出魚肚白，天色漸亮，路上亦開始有了行人。葉青青匿在樹後雙眼不斷向外探視，但她掛念師父的安危，心中不能平靜。太清則跳在樹上，坐在樹枝上意態優悠，一雙脚不斷地幌動着。

頭上鳥兒吱吱喳喳地叫着，都準備覓食去了。天色大亮，極目望去，郊野裏一片綠油油，令人心曠神怡，太清累了一夜，此刻精神一鬆，睡意襲上心頭，竟然朦朦朧朧地睡着了。

葉青青可不敢像他那般大意，她不斷眺望遠處那座村子，心中暗忖道：「師父爲何會跑去那條村子，又爲何會在那裏服毒？」

就在此刻，她忽然發覺遠處有個黑點，迅速地向這邊移動過來，那黑點來勢極快，眨眼間便已看出，那是一個黑衣的漢子！

黑衣漢子去勢不絕，眨眼間離樹林不過三四十丈，葉青青暗暗吃驚，可是又不敢作聲。那漢子相貌看來頗爲俊朗，身材修長，皮膚白皙，令人一見頓生好感。

黑衣漢子來至林前，倏地站住，就像是將樹幹插進稀泥裏，一動也不動，葉青青見他武功這般高，更加驚悸，心中暗暗禱告：「希望他不是師父的敵人！」

黑衣漢子雙眼向樹林內掃射，倏地尖嘯一聲，樹上的鳥兒撲簌簌地飛了起來，黑衣漢子側耳聽了一下，忽然叫道：「湘湘，湘湘！你在那裏？你聽我解釋嘛！」

葉青青芳心怦怦亂跳：「咦，他怎地認識師父？他跟師父有什麼誤會？」

「湘湘，你不出來，我便要進去了！我知道你身子不好，不可能走得太遠，一定藏在裏面！」黑衣漢子在林外自言自語一陣，見林內沒有反應，便舉步進林，不過他神態緊張，舉止謹慎，走動也甚慢，好像怕林內有人會施襲般！

葉青青見他要進林，吃了一驚，連忙現身攔在他身前，黑衣漢子上下打量了她幾眼，問道：「小姑娘，你是誰？」

「你不能進林！」

黑衣漢子年紀看來該在三十七八，但皮白如玉，乍眼望之，只當是二十多歲。他嘴上留着一抹短髭，頷下也留着短鬚，看來不但英俊，而且威武，斯文又有丈夫氣概，葉青青一看便生了好感，直覺上認定他是個好人。

黑衣漢子眉宇間傲氣甚盛，只見他眉頭一揚，問道：「爲什麼？」

「你不許問……總之一個時辰之內，不許你進去！」

「難道有婦女在林內解手不成？」

葉青青粉臉泛紅，嗔道：「呸，你胡說什麼？」

「哼，那爲何我進不得？」

葉青青大眼睛一眨，道：「且慢，你叫什麼名？」

黑衣漢子哈哈一笑。「剛才某家問你姓名，你不答反來問某家，是何道理？」

「我……我藉藉無聞，告訴你，你也不知道！」

黑衣漢子冷冷地道：「此乃禮貌，難道你要我說久仰麼？」

葉青青只得說道：「姑娘姓葉，名青青！」

「是誰的門下？」

「你還未答我！」

「某家複姓百里，……單名衞！」

葉青青將百里衞三個字在心中唸了幾遍，暗道：「這名倒也陌生！」當下只得道：「姑娘是峨嵋派的俗家弟子！」

百里衞哈哈大笑：「原來咱們是一家人哪！」

葉青青一怔，道：「難道你也是峨嵋派的弟子？」

「非也，某家與湘湘是好友，而你又是湘湘的徒弟，咱們還不是一家人麼？」

「你，你怎知道我是她的徒弟？」

百里衞又走一笑：「那是湘湘告訴我的，說她收了一個女弟子姓葉，剛才某家沒想到會是你！你師父在林內，我更加要進去！」

葉青青雙手一攔道：「你若是師父的朋友，便不能在此刻進林！」

「爲什麼？我有急事要跟你師父商量，延誤不得！」百里衞便要自旁進去。

葉青青急道：「師父正在林內療傷，可騷擾不得！」

百里衞眉宇間閃過一絲喜色，却裝作大吃一驚的樣子：「她受傷麼？是誰將她打傷的？」

「她不是被人打傷的！我聽師祖婆婆說她是服了毒藥的！」

百里衞哦了一聲，有點猶疑不決，葉青青豈知人心險惡，只道他担心師父安危，便道：「師祖婆婆正用內功替師父迫毒，相信再過一陣，便無危險！」

百里衞眉頭一跳，問道：「師祖婆婆替湘湘療傷有多久了？」

葉青青想了一下，道：「大約頓飯工夫！」

百里衞哈哈一笑，道：「那麼某家更加不能不去看看她！」說着倏地飛身躍起，葉青青大吃一驚，也忙跳起，那知百里衞早提防她有此一着，身子剛離地，忽然左掌拍在旁邊的一棵樹上，身子借力橫飛一丈，落地即向林內飛去！

葉青青急得幾乎哭了出來：「你進去會害死三個人！」她口中的三個人是指自己，師父和師祖！

百里衞哈哈笑道：「最多兩個而已！」話音一落，忽見他如馬匹打蹶般，一個踉蹌幾乎跌倒！

葉青青在後面急追，忽見百里衞的褲子滑下，她又喜又羞，連忙舉手掩臉，喜的是必是太清趕來了，羞的是男人的臀部，實在非禮勿視！

百里衞也頗覺尷尬，連忙抽起褲子，就在此刻，他心中忽然升了一個念頭，退後，念頭剛生，他雙脚已向後退去，一退三步，覺得有點奇怪，連忙用力站住。

他立即把褲子弄好，可是當他精神輕鬆的時候，心中又再翻上退後的念頭，不由自主又退了幾步，此刻他心中之詫異，實在無以復加！

就在他一退再退時，葉青青已攔在他身前，道：「你再敢進去，可別怪姑娘無禮了！」說着已抽出寶劍來。

百里衞喝道：「讓開！」話音一落，他自己又退了一步，他心念電轉，忽然再度竄起，葉青青立即揮劍刺出！百里衞冷哼一聲，只見他手臂一揮，使出一招「手揮琵琶」，食中兩指彈在劍脊上，葉青青的劍登時被彈開，百里衞左足尖在右脚面一點，硬生生再拉高幾尺，在葉青青頭上越過！

可是不也奇怪，他的褲子又掉了下來，百里衞立即拉着褲子，正想起步，只見樹後閃出一個小道士來，笑嘻嘻地道：「施主喜歡涼快，不如索性把褲子脫掉！」

百里衞又羞又怒，一邊弄着褲子，一邊喝道：「原來是你弄的鬼！」

這小道士正是太清，他本已睡着，却被百里衞的尖嘯聲吵醒，跑過來看個究竟，見百里衞要進林，便唸咒戲弄之！

「青青，他不是好人！」

葉青青聽他第一次這般親熱地叫自己的名子，心頭有點異樣，但却無時間跟他計較，問道：「你怎知道？」

「假如他眞的是你師父的朋友，聽了你的話，便不會硬闖進去！」

百里衞冷冷地道：「小道士胡說八道，某家要進林爲她護法！」

「你眞的要爲她護法，便請在林外，林內已有她師父！」

「假如慧明師太力不能逮呢？」

「就算她力不能逮，你進去也沒有用的！」

百里衞不知虛實，仍想說服他。「不論如何某家也得去見見湘湘！」

「等下再見！」

「臭道士，你知道某家跟湘湘的關係麼？」

「貧道不用知道，我只知道要阻止你進林！」

「某家身上有解毒的藥丸！」

太清右手向前一伸，道：「拿來！」

百里衞冷哼一聲：「某家未見過她，怎知她服了什麼毒藥？」

葉青青道：「太清，不如讓他進去看看吧？」

太清雖然與葉青青同年，但也小時候便跟着一個兇惡狠毒的女人生活，所以比葉青青成熟，當下他道：「不成，一步也不能讓他進去！」

葉青青問道：「爲什麼？」

太清道：「說不定你師父便是爲他服毒的，那棟磚屋也可能是他的！」

葉青青怔一怔，深覺左右爲難，太清又道：「更有可能是他將你師父幽禁在屋內！」

百里衞怒道：「簡直豈有此理！」

「哼，若不是如此，你爲何會這樣快趕來，一定是你發覺她不在屋內！」

葉青青忙問百里衞，道：「是不是這樣？」

百里衞忽然仰頭大笑，笑聲未了，他身子如離弦之箭射出，直奔太清，太清來不及閃避，忽然大叫一聲：「脫褲！」

百里衞褲子已連番滑下，聞言不由住脚低頭觀看，太清立即抄起一根木棍，向百里衞掃去！

百里衞右手一抄，已抓住木棍，立即用力向懷內一拉，太清敵不過他的氣力，被拉向前，幸而葉青青的寶劍及時刺向百里衞的後背！

百里衞聽聲辨位，連忙向旁一閃，葉

青青長劍當作鋼刀使用，翻腕向其手臂砍下，百里衞沒奈何，只好鬆開木棍！

太清退了兩步，立即又踏前，木棍向百里衞下盤掃去，同時道：「青青，你攻他後背，不要讓他進去！」

葉青青應了一聲，身子半轉，長劍遽出，向百里衞後肩削去！

百里衞冷笑連連，倏地一蹲身讓開寶劍，右臂暴長，鐵拳直搗葉青青脅下！

葉青青見他來勢洶洶，急忙一退，太清木棍當作長槍使用，猛力戳去，直指百里衞胸膛！

百里衞上身向後一仰，打了個沒頭觔斗，雙脚一軟，拔空而起！

葉青青叫道：「那裏跑！」也斜跳而起，寶劍急截對方雙脚！

百里衞右手探出，抓住一根橫生的樹枝，身子一攀飛上，葉青青那一劍登時落空！

百里衞落在樹枝上，輕輕一躍，跳至另一棵樹，隨即向對方那一棵樹飛去，太清追之不及，葉青青急道：「你還不快唸咒！」

太清邊跑邊唸咒，百里衞一手按住褲頭，仍向林內飛去，他武功實在有過人之處，幾個起落，已到林中心，但見一棵大樹下，盤膝坐着兩個女人，一個是老尼姑，另一個正是李湘湘！

老尼姑將手掌按在李湘湘的後背上，頭上騰着絲絲的白烟，李湘湘則滿頭大汗，身上衣服盡濕透，泛着綠光，看來兩人正在要緊關頭，百里衞心中大喜，但他十分謹慎，來至身前便停步，裝作可憐巴巴的樣子道：「湘湘，你這又是何苦？」

李湘湘沒有回答，就連慧明也如石像一般，百里衞道：「湘湘，你服的是什麼毒藥？快告訴我，我已帶來了解藥！」

李湘湘眼皮微微一動，接着嬌軀一陣抖動，半晌才慢慢靜止，慧明頭上的白烟却更濃了！

百里衞知道她倆如今正在緊要關頭，就算是天塌下來，也沒法理會，心頭大喜，不由分說立即走着，一脚向慧明後背踹去！

這是他謹慎的地方，因爲在平日他沒法尅制得住慧明，所以該乘此機會殺死她，只要慧明一死，其他人根本不足畏懼！

剎那間，百里衞那一脚已踹在慧明的後背上，只聞「蓬」的一聲，百里衞忽覺一股不可抵禦的大力，自脚上傳來，他前胸中掌，身子倒飛，拋落在兩丈外！

慧明上身一俯，但隨即坐正，可是嘴角已經沁出血來！

百里衞若用掌擊慧明的天靈蓋，十個慧明也沒有生存！他慢慢自地上爬上來，只覺左脚痛入心肺，已被慧明的護體神功震斷！

百里衞大怒，瘸着腿慢慢走前，右掌高高舉起，幸而葉青青與太清已趕至，一個用棍，一個用劍將他攔住！百里衞腿斷自知難以得手，單脚一頓，拔身而起，跳上樹頂，一手抓住樹枝，用力一盪，飛到另一棵樹去。

葉青青舉步欲追，却讓太清喝住：「窮寇莫追，保護師太要緊！」

他立在慧明背後，全神戒備，葉青青只得仗劍守在師父身前。太清只覺慧明頭上的白烟越來越濃，慧明就似在霧中，不由駭然：「這師太內力之深，當眞令人咋舌！只怕師父也有些不如！」

有些不如那是太清抬舉自己的師父，若論武功抱琴道長與慧明還有一段距離，他們連雲派本非以武功取勝，而是以法術馳譽江湖，不過到抱琴這一代，因爲他天生異稟，在武功方面才有了突破！

一陣風吹來，白烟散掉，只見慧明鬆了雙掌，輕輕一嘆，隨即將雙掌放在丹田上，掌心向上，似在練功。太清忍不住道：「師太，李女俠的毒解了沒有？」

慧明替徒弟驅毒，剛才內腑又受了傷，沒答他，只緩緩點頭，旋即運功調息起來，俄頃李湘湘忽然睜開雙眼，道：「青青，你怎會來此？」

葉青青道：「是師祖帶弟子來的！」

李湘湘回頭見了慧明，見到她嘴角的血色，心頭悲痛，叫道：「師父……您爲弟子受傷了！」

太清道：「這不是他內功消耗過度，影响內臟，而是受到外襲！」

李湘湘慘白的臉容，更加難看，顫聲道：「難道，難道是他……」

葉青青說道：「師父，剛才有一個自稱百里衞的男人，說是你的朋友，青兒不讓他進來，但結果咱們還是沒能阻攔得住……他，他踢了師祖一脚，但後來又逃跑了！」

太清接說道：「他是被師太震斷腿骨的！」

「百里衞？莫非是百里清潮那冤家！他長得怎生模樣？」

葉青青將百里衞的容貌外表描述了一番，李湘湘咬牙道：「果然是他！他好狠的心，害我還嫌不够，還要殺師父，眞是衣冠禽獸！」

葉青青天眞地問：「師父，他是你的朋友呀？」

李湘湘哼了一聲，轉頭問道：「這位小道長是誰？」

葉青青道：「喂，你自己介紹吧！」

太清便將自己的身世及師門來歷簡述了一下，李湘湘點點頭，道：「令師大名，如雷貫耳，可惜無緣拜識！」

「改天貧道替你引見一下！」太清到底年紀還小，聽別人抬舉自己的師父，難免有點得意忘形。

葉青青道：「師父，您現在沒事了吧？嗯，您爲何要服毒？」

李湘湘慘白的花容現上兩團紅暈，輕斥道：「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多管！」

葉青青嘟着小嘴道：「人家已經十四歲了，什麼小孩子？」

李湘湘幽幽一嘆：「這種事說給你聽，你也不懂……再過兩三年，也許就會懂了！」

太清心中暗道：「原來青青師父的年紀也不大，只是面色白得怕人，要是紅一點就好看了！」他那曉得李湘湘本是江湖上出了名的美人兒，否則外號豈有個鳳字？不過近來精神憔悴，心情欠佳，加上剛服了毒，自然大失光采。

葉青青問長問短，李湘湘精神不濟，唔唔嗯嗯答之，太清又疲又餓，甚感不耐

，幸而不久慧明便睜開雙眼來，她第一句便問道：「湘兒，剛才那個便是百里清潮麼？」

李湘湘連忙跪倒，道：「累了師父受傷，徒兒心中難安！」

「哼，幸好他不知死活，貿貿然加上一脚，假如他用兵刃，慢慢探進，到了喉頭再發力，爲師的護體神功亦厲害，也得喪命于此！」

「弟子知罪，請師父懲罰！」

慧明嘆了一口氣，道：「俗世兒女，男歡女悅乃天公地道之事，此事怎怪得你？只是你爲情所困，靈台受蒙，分不清好壞……唉，此也是冤孽！」

李湘湘眼淚像決堤黃河，撲簌簌淌下，嗚咽地道：「弟子已死了心……」

「到底如何，你且簡單訴一說！」

李湘湘看了一下徒弟，慧明道：「青兒在又何妨？也好讓她有個警惕，日後免得蹈你覆轍！」

「是。」李湘湘頓了一頓才道：「弟子是在十年前認識他的……」

葉青青問道：「便是剛才那個百里……清潮？」

慧明道：「青兒不要打岔！」

李湘湘點點頭續道：「那年徒兒與『鐵拐老翁』衝突，正在不敵，幸得他解圍，之後咱們同道而行……徒兒見他談吐斯文，天文地理，武林掌故無所不知，又學富五車，胸懷大志，不免動了情……」

慧明點頭道：「如此也難怪你……」

太清心中暗道：「這老尼倒比較通情達理！」

「徒兒跟他相處了月餘，又見他行爲端正，更是芳心暗許，而他也隱約向徒兒表示愛慕……」李湘湘說至此，臉上不期然又浮上兩團紅暈。「後來徒兒說要回師門，他表示難捨，更謂希望能再見……但他又不訂下再會之期。徒兒跟他分手之後，路過葉家鎭，因見青兒資質甚佳，便央葉……」

慧明道：「這些可以從略。」

「兩年之後，徒兒忍受不住相思煎熬，下山去他家找他，不料他父母已說，家中無人，幸而他有一位姐姐嫁在隣村，徒兒厚着臉皮，寫了一封信，託他姐姐代轉，又到四處蹓躂了三個月，找不到他便失望而歸。」

李湘湘說至此，喘了一口氣，道：「一年後，弟子收到他的信，相約重陽到黃山始信峯相會，徒兒接信之後，喜不自勝，匆匆下山趕去黃山。」

慧明道：「斯時爲師已看出端倪！」

葉青青聽得入神，不由問道：「師父，你找到他沒有？」

「徒兒在重九前夕便趕到始信峯，等了三天都不見他來，心中傷心失望之至！到第三天的黃昏，才有人捎信上來，原來他被仇家打至重傷，不能趕及……」

太清插腔道：「他不能來，你可以去找他呀！」

「奈何信上沒有寫明地址，且又謂待他養好傷，再另訂日期，所以我只好回山了。」

「到第五年，他才來信，約徒兒於中秋節到杭州西湖賞月，徒兒懷着忐忑和羞澀之情赴約，這次果然找到他！」李湘湘說至此，臉上紅暈更盛，垂下螓首不語。

葉青青道：「師父，您見到情郎一定很高興了！」

李湘湘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是的……那時我的心情又羞又喜又驚，又甜蜜又凌亂，他賃了一艘遊艇，咱們在湖上泛舟，把酒賞月，其樂融融，那一天我已期待了五年，終於盼到，只望時光不可流逝……」說至此她抬起頭來，雙眼泛着淚光，臉上滿是追憶之情，看來當日的情景，必深深刻在其腦海中。

葉青青問道：「師父，後來呢？」

「到了三更，檀郎已半醉，仍飲個不絕，我便勸他莫辜負明月，萬勿爛醉，不料他却問我：『湘湘，你知我爲何約你今夜來此麼？』我當時心頭怦怦亂跳，只盼她向我求親，當下便道：『你不說我如何知道？』他道：『因爲我命已將絕，只剩半月左右時日？不過我心中還有幾個願望未達成，其中一個便是要與你相見，是以約你來此，如今玉人在身畔，共渡良宵，一醉又有何妨？』

「當時我震驚莫名，急問：『清潮，我見你好好的，爲何說只剩下三個月命？』他道：『我中了萬妙仙姬的九陽極樂散，三個月內沒有解藥便得血枯而亡！』」

慧明道：「他臉色可是青白，但雙眼的眼白泛紅？」

「不但如此，而且奸門赤紅，手掌田宅宮也似塗血！」

「聞說此正是中了『萬妙仙姬』的『九陽極樂散』的跡象！痴兒，你必是因此失身的了！」

李湘湘臉上如染紅霞，半晌都說不出話來，太清道：「他中毒跟你失身有何關係？」

李湘湘待羞澀之情稍褪後，然後續說下去：「我忙問可有解藥否？他答除非得到萬妙仙姬的獨門解藥，另外只有一個辦法。我問什麼辦法，他說有辦法等於無辦法……」

太清道：「這話好糊塗！」

慧明道：「孩子你聽下去便知道！」

「我再問他：『清潮，你跟萬妙仙姬有什麼仇？』他苦笑一聲：『被她看上的男子，沒有一千也有八百。有幾個是她的仇家？我百里清潮乃堂堂男子漢，豈能作那淫婦之玩物？今日我雖奈不了她何，但也要教她明白什麼是威武不能屈！』

「我急得幾乎要哭，忙問：『清潮，你剛才說還有一個辦法，到底是什麼辦法，你倒說說！』他起初不肯說，後來被我迫不過來，才說那藥雖然霸道，但只需與處女合體，其毒自解，不過與中毒者合體的處女，若沒有武功修爲的，事後大都陰虛而死，能倖存者，也都成爲殘廢，有武功修爲的，事後也得減少幾年功力！

「他反問我：『湘湘，你說這辦法有豈不等於無？』我心中揣摸了一下，問道：『這辦法眞的有效？』他答：『我查過三四個中毒後生存下來的，他們都這樣說，事實如何，我也不能肯定！』於是我忽然鼓起勇氣道：『清潮，咱們就在今夜成親吧！』……」

（未完・四）

千門奇俠故事

文·雲飛　圖·馬可

快樂島

開發荒島

香港本來只是一個寂寂無名的小島，但是這二三十年來，它已是舉世知名的金融中心。目世前界各地幾乎每一間稍爲知名的銀行和財務機構，都有分行或辦事處設在香港，其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與其說香港是個冒險家的樂園，倒不如說香港是本世紀一大奇蹟吧！令人感到驚奇的，並非由於這小小的地方，擠了將近六百萬人口，而是這裏的人在各方面的創造性，以及適應性。

三十多年前有人赤手空拳跑到這兒來，到了今時今日却是舉世知名的船王；十多年前一個玩具推銷員，現在却是舉足輕重的大富商。此外還有無數的實例，從無到有的富翁，多至不可勝數。

就像小說家筆下的傳奇故事一樣，奇蹟不斷出現，彷彿這裏有着遍地黃金似的，四方八面的人都不約而同地，紛紛跑到這裏來。中國大陸、越南以及東南亞各地的人，千方百計地希望爭取機會在這裏創造奇蹟。結果有不少人把夢想變爲事實，他們都成功了；但是也有不少人碰得焦頭爛額，敗得不明不白。

但無論如何，香港仍然是令人驚奇的地方；尤其是中、英兩國爲了主權、治權問題而展開了一連串的談判之後，這彈丸之地就更加成爲舉世觸目的名城。

熟讀世界地理的人都會知道，香港本身並無甚麼特產，無論吃的喝的，均來自外地。到底它憑什麼可以產生一個又一個的奇蹟？於是世界各地人仕都懷住好奇心，跑到這裏來見識見識。

在一架由日本東京飛往香港的航機之上，

藍圖被竊

有一名狀似遊客的美國人，向他身邊的一名亞洲人搭訕：「先生可是到香港公幹？」美國人問。

「不！」亞洲人很有禮貌地笑了笑，「應該說，我到東京公幹，現在是返回香港去！」

「噢！好極了！老兄原來是香港人！」美國人以奇異而又羡慕的目光，盯實那個亞洲人，然後又問他道：「你是中國人呢，還是日本人？」

「我是中國人。」他把一張名咭遞了上去：「閣下可是到香港渡假？」

「可以這麼說吧！」美國人也把名咭送到中國人的手上，「我是懷着好奇心而來，有機會的話，我們可以交個朋友。」

「嗯——」中國人瞪住那張名咭：「閣下原來是一間投資顧問公司的總裁。」

「是的。」美國人也瞥了手上的名咭一眼：「老兄真有眼光，跟日本人做生意，利錢肯定不錯啊！」

「日本近年來科技先進，他們的產品十分可靠。」中國人又說：「不過，我對投資海外，也極感興趣。閣下有空不妨打電話與我連絡一下。」

「好極了！」美國人熱情地伸出手來，與他握了一下：「就讓我們交個朋友吧！」

原來那個美國人的名咭之上印了：「火奴魯魯投資顧問公司總裁史勿夫」等字樣。

那個中國人的名咭則印住：「德記貿易公司總經理郝納德」等字樣。

表面上看來，毫無疑問，他們都是老闆階級。

那是航機上的頭等位，史勿夫叫一位空中

小姐拿了一瓶名酒來，與郝納德舉杯，慶祝他們友誼的開始。

× × ×

郝納德剛返抵家門，妻子珍珍吻過了他之後，就担心地說：「今天又發生了槍戰的新聞，一名過路人無端端被射殺。唉！這兒真的住不下去了，你到底有沒有爲我們打算過？」

「打刦新聞到處都一樣，小心點就是，何必担心。」

郝納德一邊安慰他的妻子，一邊脫下他的外衣，顯得毫不在乎的樣子，其實只有他的內心最明白：他比誰都更加担心！因爲他是一個相當成功的富商，就像此地許多有錢人一樣，希望繼續過着自由而舒適的生活；萬一現狀有所改變，說不定過去的一切努力都等於零。所以這些日子以來，他東奔西跑表面上只是爲了商業而忙個不了。其實却是找門路移民，希望到別的地方去發展。

郝太太珍珍又說：「你整天在外地，難得有幾天留下來，怎麼會知道此時此地多麼的可怕？今天刦銀行，明天刦金行，警察與匪徒頻頻在繁盛的街道上發生槍戰，每次都有無辜途人被流彈殺傷。唉！這日子怎麼過？」

郝納德道：「美國、菲律賓和泰國等地，一般平民百姓都可以帶槍，不幸的事更是常見，比較起來，香港好得多了。妳所講的事，別處也一樣發生，甚至更加可怕。」

「我真不明白，爲什麼人家紛紛移居外地，你却好像捨不得離開香港似的。到底香港有什麼好？」

「香港的好處實在多到屈指難算，何況我生於斯，長於斯，單是這一份感情，已值得我留戀了。再說，我們的事業和物業都在這裏，就算真的非走不可，也應該有個計劃啊！」

「我們認識的有錢人已有不少靜悄悄地走了，只有你却好像若無其事似的。」

「妳到底想要我怎樣做才滿意？」郝納德走過去把房門掩上了，回頭又問道：「孩子們呢？」

「乃仁未放學，兩個大的都出去了。」郝太太又埋怨道：「本來，我們的大兒子乃才是在美國讀書，大可以賴在那裏，說不定對我們今日移民會有些帮助，可是，你却偏偏又把他召回這裏學做生意。唉！我真不知道你有什麼打算。」

「算了算了，不要再嚕嗦了。」郝納德不耐煩地說：「其實，一直以來，我都在找門路，只是怕妳口疏，傳了出去。妳也知道這裏的人十分敏感，我們與大陸方面又有生意往來，萬一讓孩子們知道傳了出去，對我們可能有影响。」

這時候，郝太太珍珍有些喜出望外的問：「那麼，你找到了門路沒有？」她壓低了聲音問道。

「不怕對妳說清楚，經濟條件我們是有的。許多國家都歡迎投資移民，但是，問題是我有過肺病——」

「那有什麼關係？你肺結核早已醫好了，瞧你吧！長得又胖又白的，一直以來根本就沒有誰會知道你患過肺病啊！」

「不錯，這件事只有我、妳以及醫生才知道，連我們的孩子也不知道。但是，移民是須要攪手續，以及檢查身體的，到時就無所遁形了。」

「嗯——那麼——」郝太太感到失望地瞪住她丈夫。

郝納德輕輕嘆了一口氣說：「你們都是身體健康十分正常的人，必要時就由妳帶他們走吧！」

「不！」珍珍立刻撲進了她丈夫的懷抱中，倚偎着他說：「你不走，我們也不會走。我早就說過了，我發誓要與你患難與共的。」

「珍珍，」郝納德婉言安慰他的妻子：「妳放心吧，路是人行出來的，到頭來我一定有辦法。不過妳一定要守口如瓶，甚至對孩子也不要提這件事。明白嗎？」

郝太太珍珍點了點頭，深情地瞪住丈夫。

× × ×

郝乃才是郝納德的長子　早年在美國攻讀建築設計，後被其父召回，專修工商管理，邊學邊讀。毫無疑問，郝納德有意要乃才繼承他的衣砵。

郝乃才已是二十餘歲的年青人，他也像其他青年一樣，這時候最需要愛情的滋潤。

大約不到一年前左右，他在一個朋友的生日派對中，結識了一個千嬌百媚的小姐范愛寶，目前二人正在熱戀階段中。

范愛寶的父親范國良是個樣子老實的中年人，看樣子大概不會超過五十歲，但却賦閒在家，好像無所是事似的。不過憑郝乃才的觀感，范家却是非常富有；甚至勞斯萊斯名貴房車也有兩輛。

這天郝乃才又應女友愛寶之邀，到范家作客。由於二人已踏入論婚談嫁階段，所以郝乃才早已作好了心理準備。同時最近這些日子，郝乃才與范家家人接觸的次數也多了，包括了愛寶的父母以及兄弟姊妹等。

范國良有四個兒女，長子志行，次女愛寶，三女小佩以及幼子玉桐等。他們的年紀由二十五歲至十七歲。

愛寶似乎刻意安排男友與父親單獨談談，所以當大夥兒均在樓下大客廳裏有講有笑時，愛寶就把男友郝乃才帶到二樓她父親的書房裏去。

這是一幢獨立建築的兩層高花園洋房，位於半山區，隣近一帶都是富貴人家的住宅。所以郝乃才也猜范家是當地的富有世家。事實上這個地方的確有許多非常富有的世襲，此等人家的子孫們只靠收租、收息亦可以過着奢侈的生活。他們根本就不必工作。

范國良這位慈祥的長者彷彿也了解郝乃才心中的疑團，所以招呼他在書房的沙發上坐了下來之後，就主動地對他說：「小女曾在我面前三番四次提過你的人品不錯，但是你有沒有想過我們是靠什麼過活的？」

「嗯——」郝乃才苦笑着搖搖頭，因爲他事實上從未想過對方會問及這問題。

范國良笑道：「本來我這種年紀的男人，事業正是如日中天，沒有理由會退休的。但是事實上，目前我對什麼賺錢的生意也不再感興趣，你可猜到其中原因？」

「……」郝乃才還是搖頭擺腦的，苦笑道：「這可能是我生性愚蠢，我實在從未想過這些事；我只是猜測你們的祖先一定是十分富有。」

「這也難怪的，事實上，你還很年青呢。」范國良又說道：「不怕坦白告訴你，我們范家直至父親一代，仍然是窮鬼一名，信不信由你！」

「嗯——」郝乃才又是一怔！

范國良作勢地舉起他的手臂：「我所有目前的財富，都是靠努力得來的成果。而由無到有，前後也只不過十多年光景而已。我今天找你來，無非想當面告訴你一個事實，就是人生在世，只要你肯好好地把握機會，隨時隨地也可以搖身一變，由一名窮光蛋變成千萬富翁，甚至變成一名億萬巨富！」

郝乃才雖則相信他是個很有辦法的長者，但是卻不大明白范國良爲什麼會對他說了剛才那一番說話。

范國艮這時又愼而重之的，將書房的門關上，回頭示意郝乃才：「請過來，我讓你看看一些東西！」

郝乃才只好站了起來，走到范國艮的辦公桌前面去。范國艮又從辦公桌的抽屜中，取出了一些藍圖，在桌面之上攤開了。

「你可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范國艮笑問道。

郝乃才只瞥了一眼就說：「藍圖。」跟住他又反問：「世伯不是想攪建築？」

「不！」范國艮又索性將全疊藍圖的方向移動，讓郝乃才可以在相反的方向看得更清楚些。「你先看看清楚，然後我們再好好地詳談吧！」

郝乃才看見對方如此審愼，也不敢大意，於是便逐頁逐頁地揭開一張張的藍圖，小心地研究。

原來這一疊藍圖很有系統，但未必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輕易看得明白的。郝乃才曾攻讀建築設計，所以他一看就明。

范國艮又由他的座位那邊繞到郝乃才的身邊來：「從小女口中，我知道你學非所用，這未免有些可惜。剛好我有一個計劃，很想借重你的專門學識。」

「別客氣，世伯，你有什麼需要我的地方，盡管開句聲，我一定盡力而爲。」郝乃才一邊翻閱着那些藍圖，一邊又說：「這好像是城市設計的初稿——」

話未說完，范國艮已忍不住拍拍郝乃才的肩膊，笑道：「果然是內行人，一看就明白，的確難得！」

但是郝乃才卻莫名其妙地問：「這是新市鎭發展計劃麼？」

「不！」我這裏又不是政府工務局，新市鎭發展計劃與我又有什麼關係？」范國艮又過去酒櫃那邊，倒了兩杯酒過來，「首先我問你一個大問題，一九九七年之後，你會在什麼地方？」

「這問題，我從未想過。」

「你的確太年青，這是大問題，怎麼可以這樣說。」

「嗯——反正一九九七年距今仍有十多年呢。」

「話不是這麼說的，萬一中英雙方談不攏的話，最多三五年左右，香港就會變，那時再想，未免太遲了。」范國艮道：「因此，我和一班朋友，趁早擬定了一項十全十美的大計——我們要各傾全力，創造一項人類的奇跡！」

「人類的奇跡？」郝乃才又是一怔！

「是的，毫無疑問，香港人都非常沉醉於目前現有的生活方式，但是到了一九九七年以後，誰也不可以保證政治形勢有變。因此，目前只要有些辦法的有錢人，都頻頻動腦筋，移民到外地去。所以退休之後，我一直跟朋友們周遊列國。」范國艮說到這裏，又故作神秘地問郝乃才：「你有沒有想到，我周遊列國的目的何在？」

「看看有沒有理想的地方，可供你選擇移民到那兒去。是不？」

「對了！但是，我和幾個知心朋友幾乎走遍了大半個地球，也找不到一個理想的環境；換句話說，這世界上再也沒有一處地方像香港了。當時我們都感到十分失望，想不到在回程中，發生了一件非常驚險刺激的事情。我們的飛機，其中一個引擎有毛病。」

郝乃才也爲之緊張起來，急急問道：「那怎辦？」

「我們乘搭的一架包機。但你切勿誤會，我們這一班全是富豪級的有錢人，坐的絕非那些廉價包機；而是由我們租來的小型噴射機，只有很少座位那一種豪華私人飛機。」

「後來又怎麼樣？」

「後來飛機迫降於公海之上，那是一個荒島。」

「有人居住麼？」

「當初，我們以爲無人居住的島，所以難免會有些担心，後來却出現了一班皮膚黝黑的土人。」

郝乃才又有些担心地問：「可是未開化的野人？」

「不！他們十分友善。」范國艮說道：「後來我們才知道，那是美國托管的，土名叫巴朗。」

「嗯——我開始有些明白了，你可是準備投資在那裏？」

「我還未講完呢。」范國艮似乎越講就越興奮，「我們的私人飛機因爲等待修理引擎，所以我們一班人也被迫滯留該小島上。也因此與當地土人混得很熟。這時我們才知道那個小荒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仍是日本統治的。但二次大戰之後，就由美國托管。而且，美國國會已通過讓他們獨立。」

「妙絕了！」郝乃才也聽得十分興奮，「這一些土人仍未開化，只要它獲准獨立，然後再由你們這一班富有的有錢人插手，自然順理成章地由你們控制大局。」

「對了。所以我們已給它取名爲快樂島；那正是我們的未來安樂窩！」

郝乃才也瞪住手上那一大疊藍圖，說道：「的確是名符其實的快樂島，人間的安樂窩！但是，若要大事發展該小島，相信費用可也不小啊！」

「是的，那必然是須要很多很多的金錢才可以辦得到的事情。」范國艮又說：「但是，只要想得遠一些，我和朋友們都覺得這是十分值得投資的地方。因爲只要把這小島建設好，以後我們的下一代，就可以世世代代地安享幸福的快樂日子。當然，這麼大的工程，絕對不是一兩個人就可以做得完滿的事，所以我們也打算在時機成熟時招外股。不過目前不但時機還未成熟，我還希望你保密，相信你一定也很明白，此時此地，環境相當複雜，人們也很敏感，有錢人以及財雄勢大的財團也有不少，爲了讓我們取得控制大權，目前這階段，我們不打算將此事公開。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明白，我當然明白！」郝乃才說道。

范國艮又瞪住那疊藍圖說道：「我所以讓你先睹爲快，當然是因爲你是我女兒的男朋友；另一個原因，就是因爲你是個人才，希望你看過了這些藍圖之後，能够好好的給我一些意見。」

「十分感謝你對我的信任，不過時間這麼短促，我怎麼可以看得明白？」

「那麼，你下次找點時間到舍下來。說眞的，目前這些圖則不可以讓你拿出外面。並非我不信任你，而是怕我的股東們知道了會怪責我。」

郝乃才也覺得他言之有理。所以他只好答允下次抽空再來，研究過這些藍圖之後，才給范國艮提意見。

郝乃才所以這麼興奮，並非由於范國艮這麼瞧得起自己，而是他終於發現了這條門路。

因爲他是郝納德夫婦的長子，所以郝太太許多時也會把她的心事對他提及。他知道父親商務繁忙，也從未聽他提及移民這回事，相反母親却經常對他提及此事。可惜他一直沒有想過有什麼地方適合他們一家人的。

今次也算得是機緣巧合吧。要是范國艮請他參與此事，相信一定也容納他父親參加是項發展大計。

所以那天晚上，郝乃才回到家裏之後，就悄悄把這件事首先告訴了他母親。

郝太太聽了之後果然十分高興，兒子雖則千叮萬囑，要她保密，但當晚就忍不住將此事轉告她丈夫郝納德。

郝納德聽了之後，也覺得這是一項相當完美的計劃。

郝氏夫婦也好像其他有錢人一樣，時刻都在担心。

他們担心香港一旦有變，生活方式固然改變，一生努力的成果，也可能化作烏有。因此稍爲富有的人，此刻都紛紛找定了後路。

其實他們的担心可能全屬多餘，因爲香港的經濟地位暫時還沒有任何地方可以代替，中英兩國政府也心知肚明，任何人也不會意氣用事。否則，連談判也是多餘，要變早已經變了，還有什麼好談？

但是，擺在眼前的事實，的確如此：有錢人都弄得人心惶惶然！

郝納德表面上還算得鎭定，他只是內心恐懼，找門路也是遮遮掩掩的。但是，郝太太的担心，就連她的兒女也很清楚。

因此，當郝乃才把此項「大計」透露之後，郝氏夫婦十分有興趣。他們除了鼓勵乃才繼續維持與范愛寶的愛情之外，還希望出錢出力，去參加「快樂島發展計劃」。

另一方面，郝納德這天也接到一個美國人的電話。

當初他也記不起此人，後來對方提示道：「我們曾在飛機上認識，我是史勿夫！」郝納德這才記起他是一間投資顧問公司的主持人。

「我想拜訪你。」史勿夫道：「不知道甚麼時候較爲方便呢？」

「嗯——讓我看看我的約會記事册——」郝納德心裏想：快樂島既然與美國有關，何不先請教一下這位美國顧問？

於是他立刻說道：「眞湊巧，我今天中午有個約會臨時取銷了，不如我們就在中午一齊吃午飯好嗎？」

「好極了！」史勿夫又說：「我對香港不熟識，你說一個地方吧。」

「就在文華酒店的中菜部好嗎？」郝納德道：「我們在十二時三十分見。」

他們就這樣約好了。

豈料電話這邊擱上，這時秘書小姐又傳話說有個霍先生求見。

「是什麼人？」郝納德一時之間也想不起對方到底是什麼人。

「名片上印着：河床船務公司董事經理霍中城。」

「噢，是他——」郝納德終於想起了，「妳先招呼他到會客室稍坐，回頭我辦妥一些事之後再請他入來！」

郝納德事實上也很忙，他經常東奔西走，難得好好的坐在辦公室裏面；每次坐下來都有很多很多事情等着他去處理。因此許多等閒人都會被他拒絕接見。至於公事上的接見，一般都須要事前預約。

但是這位河床船務公司的董事經理霍中城，却是郝納德的好朋友；爲什麼事前他連電話也不先來一個，就摸了上來呢？

等到郝納德忙完一輪之後，就把霍中城請到他的辦公室裏來。

霍中城還沒有坐下來，見面就說道：「我們都是老朋友，寒暄的說話我不想多說了，此來只是想問你一件事，你有沒有聽過『快樂島』這名字？」

「快樂島？」郝納德故意怔了一怔：「是什麼地方？」

「是未來的香港。」霍中城道：「我以爲你整天東奔西跑，一定知道，甚至去過那處地方，想不到你也沒有聽過。但是，事實上却有人與我接觸。」

郝納德爲了知得更多，問道：「你可否從頭講起？我實在聽得一頭霧水啊！」

「事情是這樣的，首先有人與我接洽，希望我們船公司出讓一條客輪給他們改裝做水上酒店，目的地正是拖往快樂島，這件事立刻引起我的興趣。」霍中城抽了一口香烟，然後又說道：「本來向我們買舊船的人不想多講，但事有湊巧，剛才有位朋友約我在你們這幢樓樓下咖啡座談生意時，無意中透露：他也準備投資建設快樂島。所以我才追問下去。後來我想想，你整天在外地來來往往，一定也知道此事。故此喝完咖啡之後，我順道上來向你查問一下。」

「我不妨坦白對你說吧，我最近也聽人提及此事，但所知不多。」郝納德絕對不敢提及他兒子和妻子：「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很簡單，香港人，尤其是有錢人，都在爲『一九九七』這問題而傷腦筋之際，有一班擁有巨資的大財團，看中了一個小荒島，於是他們回來集資發展該小島，將它建設成第二個香港。」

郝納德很聰明，他故意束眉問道：「有這種可能嗎？會不會只是空中樓閣？」

「當然有可能啊，香港最初也只不過個是小荒島而已，如今却是舉世知名的大城；何況當年英國人只是讓商人們自由發展，但如今却有大財團插手外，更是蓄意好好的發展呢。」

郝納德分析道：「照我個人見解，香港之所以繁榮，得自天時、地利、人和。天時就是自大陸解放後以至越戰發生一段時間，各地人才不斷湧入香港，再加上東南亞各地政局動盪不安，有錢人把資金帶到這兒來。這就是所謂時勢造英雄。所謂地利，則是因爲香港位於南中國大門口，處於東西方交通要道之間，同時又擁有深水港口，可航巨輪，於是又順理成章地變了轉口港。至於人和，由於自由貿易政策，資金可以隨時調出調入，加上人材濟濟，在有競爭才有進步的原則下，許多事物都有出人意表的偉大成就。單就這三方面看，我個人就認爲暫時沒有一處地方可以代替香港。」

霍中城道：「老兄你所講的全是事實，但是一九九七年之後將會變成怎麼樣，根本就沒有人可以預料。因此我覺得『快樂島』的計劃，大有可爲。至於有沒有興趣，那是個人的觀點與角度。不過我和你既是好朋友，才會將這消息提供參考。」

郝納德笑道：「非常感謝你的好意。假如眞的有人具有製造第二個香港的魄力，我的確樂意加入。希望下次見到你時，有進一步的消息。」

「只要你有興趣，不妨撥個電話給我。」霍中城又說：「不妨坦白告訴你，我對此事十分有興趣，已主動要求那位舊船的買家與我保持連絡。」

「我對你所講的事，絕不懷疑，只是有些事情似乎令我不大明白，就是他們爲什麼不在島上建築酒店，却要買下舊船改裝？」

「那是發展商的初步構思，因爲那地方十分落後，將來消息傳出，一定會引來不少富商的興趣，也必然有許多人希望先去看看該小島的環境，然後才決定是否投資及移民。這階段，酒店固然未建成，連發電也成問題。但是，我們那些過萬噸位的舊客輪之上，不但有設備齊全的客房，也有發電機，比一般簡陋的酒店自然好了許多。」

郝納德只好說：「幾時你去視察時，不妨提早一些告訴我，即使不談移民，也希望先去

看看，有些什麼生意好做。」

「那兒四面環海，據講海產十分豐富，相信可供我們投資的事業一定不少。」霍中城又回復了初來時那一份興奮：「總之，我們以後保持密切連絡，這對大家都有好處。」

郝納德因為約好一個美國人中午午膳，手頭上又有不少工作未料理好，所以故意不斷看時計。

霍中城也不好意思再談下去，惟有告辭。

× × ×

中午十二時二十八分，郝納德依時到一間第一流大酒店的中菜館赴約。

這兒的生意很好，雖然還未到正式下班時間，已經滿座；即使沒有人坐着的枱子，也放上了「留座」的紙牌。還好郝納德的女秘書已替他來電留座。

郝納德一向很守時，這可能也是他事業成功的原因之一。

他剛坐下不到三分鐘，史勿夫也來了。他們寒暄過之後，分別點了小菜。郝納德儘管很少在中午喝酒，但為了遷就史勿夫，也陪他喝了一點點。

「能够認識閣下，是我的榮幸。」史勿夫含笑與郝納德舉杯。

郝納德則笑道：「我們中國人一般都相信這是一種緣份。」

「那天在飛機上不便多言，現在我們不妨坦白地交換一下意見。」史勿夫道：「這次我到香港來，是希望接觸幾方面的人仕，不知閣下能否助我一臂之力呢？」

「當然可以。」郝納德很爽快地說：「不知道你想找那一方面的人呢？」

「建築業、城市設計專才以及造船業等，這是比較急需的。」史勿夫又說：「此外還有農林專家和廠家。我來香港之後，已先後見過了不少人，但有些人才仍然沒有門路去找，後來才想起你，希望你能抽空帮帮我這個忙。」

「我一定盡力而為。」郝納德又想起對方是投資顧問，忍不住好奇地問道：「你要找這些人仕，可是要他們到美國去投資？」

「不！別開玩笑！」史勿夫道：「誰不知道美國的移民政策一向很嚴，我不會做這麼愚蠢的事。何況這件事一方面受人所託，另一方面也是我們公司的生意之一。可惜時機還未成熟，我不宜多講。」

「嗯——」郝納德靈機一觸：「我剛聽一些商場上的友人說，他們想到南太平洋一個小島去製造第二個香港。可不知閣下所講的，是否與快樂島有關呢？」

「原來你也聽過了這個計劃。」史勿夫有些不好意思地苦笑了一下：「其實我也不是故作神秘，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郝納德故作驚奇地怔了一怔：「這是什麼意思？」

史勿夫若有顧忌地左張右望，然後才低聲說道：「此時此地，我實在不想被人指為造謠者，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剛才所講的，正是我們也有份參加的大計劃，所以我們急需一批人才，卻又不宜公開。」

「既然這樣，我們可以另約時間詳談。」郝納德表面上又若無其事地喝酒。

豈料史勿夫兩杯到肚後又舊事重提：「這計劃實在令人覺得興奮，那小島從未開發，但海產豐富，同時又位於公海之中，並無任何大國藉住自訂領海範圍而加以干預，所以可以組織捕魚隊。此外島上土地肥沃，可以耕種外，單是椰子和橡膠的產量也十分可觀。最吸引的就是隣近海床可能蘊藏大量石油。否則以我們數十年的投資經驗，也決不會對是項發展計劃產生這麼大興趣啊！」

郝納德實在想不到，史勿夫談的也是這處地方。一下子似乎有太多的消息關係「快樂島」。即使他再沒有興趣，也無法不重視起來了。尤其是眼前這個美國人，是他在旅途中偶然結識的，既是專程而來，對方的重視程度可以想見了。

史勿夫又將他要接觸的行業逐一告知郝納德，郝納德口頭上答允，逐一為他介紹。對方又訂了後會之期，最後，才分別帶着幾分醉意離去。

× × ×

不出三天時間，香港的上流社會裏幾乎每一個都在竊竊私議着「快樂島」的事；妙就妙在每一個首先提及「快樂島」的人都千叮萬囑地，吩咐對方要守秘密，但結果，卻變了公開的秘密，差不多所有有錢人都知道了這一項計劃。

這天郝乃才跑到范家去找他的女朋友范愛寶，由於事前沒有電話預約，郝乃才找不着愛寶，反而被愛寶的妹妹小佩纏住了。

范小佩比愛寶年輕兩歲，目前正是雙十年華，也是南國女兒最成熟的階段，郝乃才不知道小佩在外面有沒有男朋友，只不過在感覺上，覺得這女子太放；與她姊姊愛寶那一份含蓄剛好相反。

湊巧范家的人大都外出未返，所以由小佩負責招呼乃才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對於小佩的熱情似火，郝乃才實在有些害怕，但在禮節上，他似乎沒有理由匆匆告退。何況小佩為人機巧，她總有辦法把乃才留下來的。

「大姊很快就回來。先坐下來喝杯酒好嗎？」小佩說着已走進了酒櫃後面去了。

郝乃才急忙說道：「不！我不會喝酒的，不要客氣了，妳請便吧。」

「你不是開玩笑吧？男人經常要出來交際應酬，怎麼可以滴酒不沾唇呢？」小佩已拿出了兩個杯子放在櫃枱上，「不妨告訴你，我學過調酒的，一直在等機會一顯身手。要是你怕醉，我可以調一杯甜酒給你試試。」

郝乃才早就聽過許多人為了移民，紛紛報名到烹飪班、調酒班去學習一技傍身；只是女性學調酒的似乎很少。但無論如何，單從這點已可以看出，范家的人早已有了整套的移民計劃。

相反，郝乃才總覺得他父親郝納德雖然同樣富有，却是毫無計劃，彷彿見一步行一步似的。

為了進一步了解范家的移民計劃，郝乃才很快的就改變了剛才的態度，坐到酒吧櫃枱前面的高腳圓櫈之上，看這位范家二小姐為他調酒。

「妳學調酒有多久日子了？」郝乃才問小佩。

「三個月，這是第一期，算是初班吧。」小佩一邊把一些菓汁放入調酒器之內，一邊跟郝乃才搭訕：「全部課程需要六個月，所以我仍要深造三個月。」

不到幾分鐘光景，由調酒器傾注入玻璃杯裏的，是一些顏色鮮艷奪目的混合液體，其中包括了菓汁、牛奶、糖漿以及少許的洋酒。

郝乃才就想伸手過去，但被小佩制止：「等一等！」她嫣然一笑，「還未完成啊，怎麼可以焦急？」

跟住她把一片對切的櫻桃蜜餞串在义子上，又將一片鮮橙一併擱在杯子的邊緣，最後才親自把杯子遞到了郝乃才的面前去。

郝乃才含笑嚐試，一邊又說道：「單從色澤看，已能引起食慾，現在只担心喝下去之後會拉肚子呢。」

他淺嚐一口，果然又香又甜，十分可口。

小佩把雙手捧住下頷，手肘則支撑在櫃枱之上，含情脈脈地瞪住郝乃才：「怎麼啦？味道如何？」

「嗯！很美妙啊！」郝乃才道：「這叫什麼名堂？」

「少女懷春。」小佩是乘機胡扯的。

但郝乃才却信以為眞：「我知道調過的酒總有個名堂，就是不知有何根據。」郝乃才又說：「例如什麼風流貴婦啦，檀島嬉春啦……等等，是不是胡亂栽一個上去就行？」

「不！怎麼可以胡亂栽上去呢，這都是有根有據的。」小佩又把手伸過去，拈着杯緣那個小义子，讓义着的半邊蜜餞紅櫻桃在飲品中輕輕地攪拌着：「這東西像一顆心——少女的心，這情景就象徵着春心蕩漾。不是春心盪漾，難道還會是心如止水麼？除非是木頭吧。」她忽然又捉住了郝乃才的手：「你說，我叫它做少女懷春，是否很適當？」

郝乃才担心有人闖入來，推開了她的手。

小佩一點也不生氣，反而捉狹地說：「你大概是怕大姊見到，其實你眞傻，哈哈……」她忍不住笑了起來：「現在已經不是十八世紀，何況你們不但還未結為夫婦，連訂婚也沒有。人家在外面交朋結友，像個八面玲瓏的交際花，只有你這傻瓜死心塌地的，以為這就是所謂專一了，却不知道……」

郝乃才也不等她講完，回頭就離開了櫃枱，想走。

就在這時候，樓下大客廳的入口處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呆呆地站了一個人——一個女人。她，正是小佩的大姊范愛寶。

范愛寶可能已目睹耳聞，但她表面上仍然顯得一片冷靜：「乃才，你來了很久麼？怎麼不先來電話呢？」

郝乃才固然感到意外，就是范小佩也感到很愕然！不過，小佩却裝似若無其事地，喝着她自己調配的一杯鷄尾酒。

郝乃才為避免三方面都尷尬，只好說道：「我只是順道經過府上，想找世伯談談，想不到妳和世伯都湊巧出去了。」

范小佩看見她大姊面上的表情，並無慍色，以為她剛才那一番說話並未被對方聽到，所以乘機說道：「是的，大姊，說起來妳該感謝我，要不是我把他留住，他早已溜掉了！」

儘管范愛寶並無甚麼表示，只是輕輕一笑。但郝乃才可以看得出：剛才范小佩的中傷說話，范愛寶大概也聽進了耳朶裏。她所以不發作，大概也像他本身一樣，不想引起彼此的尷尬而已。

由此可見，范愛寶雖然只比小佩稍大兩歲，但是，無論在思想和修養方面，也要比較小佩成熟了許多。同時對郝乃才來說，也更加覺得她可愛。

不久，范國良也由外面回來了。這位老人家對郝乃才似乎越來越喜歡，親切地招呼他到自己的書房裏面去。

范愛寶看見父親對自己的男友這麼好，她的內心到底有些甚麼感想不知道，只是范小佩顯然有些妬忌了。她甚至忍不住當住范愛寶的面前冷嘲熱諷起來。只是范愛寶當作沒有聽到而已！

書房裏面，范國良親自把一些名貴的茶葉，放入古董式的茶壺之內，對郝乃才道：「這是我去年生日，朋友送給我的名茶，要不是趕住有事與你交談，我會表演『茶道』給你開開眼界。」

他一邊把滾滾的開水冲入茶壺之內，一邊又說：「我剛與一班朋友開過一次秘密會議，有些圖則須要修改一下，這件事我想你一定可以帮帮我。」

郝乃才有些受寵若驚：「只怕我資質所限，不知道有沒有這方面的才能呢？」

「我當然知道你能勝任愉快，所以才抓住你參加做我的智囊啊。」這時范國良已冲好了一壺上好的名茶，斟了一杯給郝乃才。然後又對他說道：「這件事說起來也相當急，希望你聽了我的意見之後，能够回去好好的為我趕幾晚工夫。至於酬勞方面要多少，你反而不必客氣，因為這是財團的一項開支，絕對不是我個人的事，所以你也不必賣我的賬。明白嗎？」

郝乃才早已有了腹稿，所以他對范國良道：「要是我不收任何酬勞，改用其他方式參與，可以嗎？」

此語一出，范國良感到有點意外地瞪住他：「你的意思是——」他又訥訥地說：「所謂『參與』，我不知道你是指那一方面呢？」

郝乃才道：「世伯，不瞞你說吧，我很希望有機會跟你到快樂島去參觀一下。要是適合我們的話，我的家人也很有興趣。」

范國良苦笑道：「乃才，你是小女的男朋友，要不是彼此進入了這麼親密的階段，我也不敢對你講得太多，主要是担心太多人知道這件事，集團中人追究起來，可能會怪我口疏。何況這項計劃目前只不過是籌備階段，你要跟我去看，即使集團中人不反對，相信到時你也看不到什麼。倒不如你當作一項額外的兼職工作，就當是帮了我一把吧。將來要是一切順利的話，我再考慮你加入的問題。」

郝乃才也覺得范國良講的很有道理，人家集團內的入都是一些富商巨賈，根本就不必担心到資金籌集問題，外人要加入，自然要彼此同意才可以。現在既然難得范國良這麼信任自己，肯將藍圖交託給他負責修改，無疑已顯示出他對自己的信任。只要自己的設計工作能令他滿意，將來再讓他加入相信是不成問題的。

郝乃才於是就一口答應下來。

范國良一邊將一叠藍圖攤開，一邊向郝乃才解釋須要修改的地方。郝乃才都一一記在心裏。

范國良又說：「目前最頭痛的一件事我們已經解決了，就是當我們帶人到那小島去展開工作時，這支龐大隊伍的衣食住行與各項問題如何解決？相信當你看過了這些圖則時，也一定可以想像得到：我們要帶去的人很多，單單是食和住的問題，就够我們傷腦筋了。」

郝乃才道：「那兒本來就有人住的，可不是嗎？」

「我早已對你講過了，他們很落後，否則又何必要求我們集資前往發展？」范國良道：「但是香港人享受慣了，即使一個三行工人，也要求良好的工作環境，所以我們要說服他們到那落後地區去工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還好我們集團中謀臣很多，終於也想到了一個好辦法來，就是先買下幾條舊船。」

「舊船？」郝乃才故意問道：「是不是要來捕魚，供他們作食用？」

「不！」范國良笑道：「香港人雖然喜歡吃海鮮，但是如果單為了達到這方面的目的，根本不必為此而傷腦筋，因為島上也有人出海捕魚。方法雖則是陳舊、落伍，總之要吃海鮮，是不必担心吃不到的。」

「那麼，買舊船幹嗎？」

「初步先做宿舍，供工作人員食宿之用。因為每一艘船均有自己的發電機，在那落後地區，電力首先得到解決了。

同時客輪之上不但有許多供工作人員居住的地方，甚至還有空氣調節。此外更有泳池、餐室、舞廳以及康樂室等等設備，足可令我們帶去的工作人員不致納悶。當我們的初步建設

工程弄妥了，工作人員可以住到岸上去之後，這些舊的客輪又可以改裝成豪華的水上酒店，一邊賺遊客的錢，一邊發展快樂島。年青人，你也是個有學識、有頭腦的人，試想想吧，這辦法是否很妥善？」

郝乃才冲口而出：「眞虧你們想得出這麼完美的辦法，何祇好呢，簡直就是天衣無縫，相信再好也不過如此而已！」

「我對你所講的，只不過是其中一部份計劃而已，回頭讓你替我們修改好這些藍圖之後，有機會我再透露更多給你知道，同時也可以聽聽你的意見。」

郝乃才聽得非常興奮，可能年青人都是充滿了幻想的，剎那間，在他的腦海中彷彿出現了一個非常美麗的世外桃源。

范國良又非常愼重地對郝乃才道：「要是你跟愛寶外出，最好先把這些藍圖帶返家裏去，切勿將這些藍圖放在車子裏。以免遺失。」

郝乃才自然也很明白他的意思；范國良不但非常重視這件事，同時也把這些事情看成軍事秘密一樣，這大概也担心郝乃才將消息外洩吧！

他們閉門談了一會兒，郝乃才就帶住一叠藍圖離去。

豈料當郝乃才落到樓下時，發覺他的女朋友范愛寶正與她的妹妹小佩吵得面紅耳熱的。郝乃才有些不好意思地，幾乎想退回樓上。

但是范愛寶已叫住他：「你們談好了嗎？」她若無其事地說：「我們走吧！」她到梯口與郝乃才落到了地下之後，就穿住他的手臂，往外面走。

在禮貌上郝乃才本來要向小佩告辭的，但范愛寶顯然不讓他有此機會，挽住他的手臂，匆匆地走。

郝乃才雖則沒有回過頭來，也彷彿聽到小佩很不滿地「哼」了一聲！

直至到進入汽車之後，郝乃才才向范愛寶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范愛寶道：「別提了，總之以後我也不准你去惹她。」

「原來是爲了我？」郝乃才道：「是她硬要我試喝她調製的鷄尾酒，不過這也是很平常的事，何必吵到面紅耳赤呢？」

「你不會明白的。」范愛寶又催促着說：「開車吧！」

郝乃才一邊開車，一邊問道：「妳想到那裏去？」

「這時候吃晚飯又太早，不如到郊外去喝下午茶吧。」

「讓我先回家一次好嗎？」郝乃才想起了那些藍圖。

「爲什麼要先回你家？根本不順道啊！」愛寶道。

「我只想先安置好這些藍圖。」

「唉！瞧你吧！這些又不是鈔票，誰會偷呢？」

「但是——」本來郝乃才想說：這是她父親的主意，但又怕觸怒她。因爲她似乎還未下得了那口氣。

「別浪費汽油了，開車到郊外的露天茶座去，我委實悶得想自殺呢。」

郝乃才沒有辦法，只好開車北行。他們似乎都沒有留意到：後面有一輛可疑汽車如影隨形地跟踪他們。

汽車開到了北郊，駛入露天茶座的停車場去。郝乃才停好了車之後，鎖好車門，才偕同愛寶到茶座裏面去。

這是一間設於郊區的露天茶座，極富園林景色，鳥語花香，所有花草樹木都是經人手悉心栽培的。

眞正露天部份用的是雲石枱、白籐椅子；有玻璃天花板與透明隔牆的假露天部份，則有空氣調節，名貴沙發。另外還有室內部份，是一間相當豪華別緻的高級消費場所。

郝乃才和他的女朋友雙雙進入露天部份，享受着清新的空氣與大自然景色。

范愛寶一直默默無言，看來她那一口氣仍未咽得下。

郝乃才爲了開解她，對她說道：「何必爲這些小事而悶悶不樂？反正是一家人，她又是妳的妹妹，算了吧！」

「你不會明白的。」范愛寶輕輕嘆息：「不怕坦白對你說，現在我只希望快些離開他們——那個別人以爲十分幸福的家。」

「嗯！爲什麼呢？」郝乃才顯得很意外地瞪住她。因爲在此之前，他的確想也未想過，這位富家小姐竟會有這種背叛的思想。

「凡事不可以只看表面的，也許一直以來你以爲我生活得很幸福，事實上我一點也不快樂。」范愛寶有些兒傷感地垂低了頭。

郝乃才担心她會忍不住在這種公衆場所中哭起來，所以安慰她。

想不到片刻之後范愛寶又說道：「乃才，我們結婚好嗎？」

又是一個意外！對郝乃才來說，這是一個絕對令他意想不到的驚奇，提出結婚的竟然會是她，而不是他。

她很眞摯地瞪住他：「我們離開這裏，到別處去雙宿雙棲，如果你是眞心愛我的話。」

剎那間郝乃才也不知道如何作答才好，因爲事前他根本想也未想過這些問題。甚至到了現在，他還是有點兒莫名其妙，爲什麼她會不開心？爲什麼她急於結婚？爲什麼她還要求他離開這裏？

她又說道：「不要爲他傷腦筋，他心目中的快樂島未必就是你我所渴望的安樂窩；我們要自己去找，找我心中理想的天堂，找我們的世外桃源。」

毫無疑問：她口中的「他」，分明是指她父親。因此郝乃才更加驚奇！

他終於忍不住問道：「妳可是跟世伯鬧意見？」

「那是另一回事，總之，我不想你替他工作！」

郝乃才聽了范愛寶的說話之後，不禁有些奇怪，說道：「這有甚麼不好？難得世伯這麼信任我，既可讓我多賺一筆外快，也是妳的面子。」

「這些光采我可以犧牲，總之以後我也不希望你到我家裏來。」

聽到了這裏，郝乃才終於也想通了，范愛寶看來分明是不想他接近他妹妹小佩。

他心裏想：女人的確不愧是天下間最易引起妒忌的動物。

於是他含笑安慰她：「妳放心！我們都是經得起考驗的；這一生一世，我只是愛定妳一個。」

「那麼，我們立刻就結婚，儘快離開了這裏！」

「嗯——」郝乃才又呆住了。

「何必猶疑，你剛才不是說過只愛定我一個麼？」

「是的，但是，結婚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的事。」

「但我就認爲：結婚只是我們兩個人的事情。」

「話雖如此，但我妳都有父母在着，怎麼可以不先徵求他們的意見？」

「萬一他們反對呢？」

郝乃才笑道：「他們從來就沒有反對過我們在一起！」

「你也明知他們都很富有。」范愛寶道：「他們爲了面子，一定要大事鋪張，再加上擇吉、籌備等等，大約還須要等一兩年吧！」

「我才不明白，爲甚麼妳忽然會急得這麼樣？」

「我不想等了。」

「嗯——」郝乃才最後只好說道：「好吧，讓我回去先與他們商量一下。」

「並非我敎你背叛父母，只是我喜歡你有自己的見解。」

「就算我們立刻結婚，也很應該通知他們啊！」

范愛寶這時不再說話了。

他們喝了一些飲料，不久就離開茶座。

豈料就當他們回到汽車裏面去的時候，郝乃才不禁大吃一驚！

原來他放置在汽車後排座位的一個大紙袋，此刻已不知所踪。

郝乃才找遍了全車，也找不到范國良交給他的那一大叠藍圖。

「糟糕！」郝乃才慌忙的說：「藍圖被人偷了！」

范愛寶也有點吃驚起來，同時也不禁有些奇怪：「爲什麼會有人偷走那些藍圖呢？」

「是的，眞奇怪啊！那些藍圖根本不值錢，除非對方另有企圖。」郝乃才怔怔地說：「都是我該死，我早應該聽世伯的說話，先返家，安放好這些東西之後，才跟妳到這兒來喝茶的。」

「不！是我的錯，是我不讓你返家的，因爲不相信這些東西也有人偷。」

「咦！這是什麼東西？」

這時候郝乃才才發現座位一旁留下了一張字條。他以爲是告票——交通定額罰欵的告票。但是，告票只夾在擋風玻璃之上，不應該放入車內的。

范愛寶的視綫也放到這邊來了。她靈機一觸，忍不住說道：「快看，可能是小偸留下來的。」

小偸爲什麼會留字條？

郝乃才急急將字條攤開，果然寫了幾行十分潦草的字跡：——

「等我電話，切勿報警。」

下欵並無署名，但却寫了：——

「偸走藍圖的人。」

「這算是什麼？」郝乃才不禁有些生氣。

范愛寶却有些手足無措，因爲她知道這件事可能令她父親很生氣。

郝乃才又說：「我才不受他恫嚇，偏偏現在就要去報警——」

說着，他就想推開車門離去，但是，却被范愛寶叫住：「乃才，等一等。」

郝乃才說道：「對方分明作賊心虛，邪不能勝正，只要我們報警，他們就會無所施其技了。」

「不！你忘記了嗎？爸爸講過，這是一項要保密的計劃。我們先回去與他商量一下。」

「嗯——」郝乃才有點猶疑起來，「只怕會因此而觸怒他，因爲他已提醒過我。」

「但是，事到如今，怎麼辦？」

「除了報警之外，還有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你先說來聽聽！」

「我們去請私家偵探。」

「嗯——這倒是個好辦法。」范愛寶道：「我們可以用『保密』爲理由，要求對方也要在保密情況下爲我們找回這些藍圖。」

郝乃才和范愛寶商量之後，就決定暫時把這件事隱瞞住，希望私家偵探可以替他們找回那一批藍圖。

但在另一方面，郝乃才也明知時間對他來說極之重要，因爲數日以後范國艮就會催他交出改良過的圖則。屆時他如何交卷？

所以他們也想到字條上的暗示，對方可能會有消息給他們；但是對方似乎沒有叫他在什麼地方等消息。是他的家裏呢，還是范愛寶的家裏？憑郝乃才的想像，應該是指他的家裏，故此他決定先返他的家裏等消息。

范愛寶一直陪伴着他，同時她的腦海中亦不斷思索着，到底應該找那一些人最可靠？

范國艮的計劃並未公開，所以他們要找私家偵探，必須先告訴對方，此事必定要保密。

在歸途中，范愛寶忽然想起了一個人——她正是女私家偵探張雪兒。

她們是在一個宴會中憑友人介紹認識的，范愛寶當時還很羨慕對方的職業充滿了挑戰性，所以她現在就叫郝乃才停車。

郝乃才把車子停向路邊，一邊又問：「妳想到什麼地方去？」

「我去找個朋友，她是一名女私家偵探。」范愛寶又說：「你先返家去等對方的電話，盡可能問得詳細一些。」

「好吧。」郝乃才也覺得事態危急，分道揚鑣也是個好辦法。

於是范愛寶首先落車，因爲這兒就是張雪兒那間私家偵探社之所在。

時間雖則已近黃昏，但是，范愛寶知道私家偵探社是一日二十四小時也有人當值的特殊行業之一。萬一張雪兒下了班，她的工作人員相信也有辦法可以找到她的。

范愛寶就憑此直上張雪兒開設的私家偵探社，幸好張雪兒還未走。

不過張雪兒是個大忙人，她幾乎無法記起這位范家大小姐。

范愛寶自我介紹之後，張雪兒總算想起了她：「對[illegible]，我實在太健忘。」她又苦笑搖頭：「妳切[illegible]，我這個人有時對上流社會的宴會，多是應酬過後就會忘得一乾二淨。」

「不要緊，只要妳知道我是誰，同時又絕對不是白撞的，就已經夠了。」范愛寶又說：「從妳剛才那一番說話中可以見到，妳對上流社會中人似乎有些偏見。其實，有時一竹竿不可以打盡一船人的，未必每一個上流社會人物都是唯利是圖之輩。」

張雪兒笑道：「妳可能誤會了我的意思，事實上我也有不少朋友是本市名流、商人，以及富紳等等，他們都是上流社會人物，何況我的主顧之中，也佔有絕大比數是上流社會中人啊！」

然後她又問范愛寶：「請問有些什麼指教呢？」

范愛寶道：「首先聲明，這件事是我個人拜託，與家父無關。另一項要求就是：此事不管偵查結果如何，均須保密。」

「這點妳大可放心，敝社一向對每一位客戶均一視同仁，絕不會洩露業務秘密的。要不是這樣，相信妳也不會揀中我們啊！」

「這件事剛剛發生，距離現在大約不超過一小時……」跟住范愛寶就將藍圖被人從汽車中竊走的過程，約略對張雪兒說了一次。

張雪兒聽了之後也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地說：「那些藍圖又不是什麼新發明，爲什麼會被竊？妳可否在這方面給我們提供一下？」

「我只可以告訴妳：那是一些城市設計藍圖，絕對不是工業上的新產品或者新發明。」范愛寶因爲担心她查到父親那邊去，所以又交代說：「藍圖是我父親的，他交託給我男朋友，可惜我男友一時大意，放在他的汽車內，就此被竊賊偸去了。」

「那麼，那輛汽車呢？」（未完·一）

俠氣豪情

（本文承自第40頁）

因他一心只想着荀得功是來救他的！

「你……好毒……」樓振權抖着伸手戟指荀得功，慘笑道：「你想獨佔……」

「別怪本官，本官若不殺你，終有一日會被你害死！」荀得功冷笑聲中，猛地將長戟往回一抽。

戟尖抽出，勾帶出樓振權的腸臟來，樓振權慘叫着，一個身子亦被帶得往前猛撲，無巧不巧的，一名撲攻賀臻的漢子恰好被賀臻一掌劈飛，飛撲在樓振權的背上，將樓振權撞得飛撲向荀得功。

荀得功那想到事情會這樣巧，一眼瞥見之下，那裏閃避得及，被樓振權飛撲的身形撲撞在身上，從樓振權口中狂噴出來的一口血箭，亦猛噴在他的臉上，又痛又熱的，急不迭閉上雙眼！人亦被撲撞得倒向地上！

接腰身一緊，喉頭劇痛，剛想發力掙扎，那知全身氣力疾洩，擂動了一下，便不動了。

原來，他的喉頭已被樓振權臨死時一口噬住，深深地嵌入他的喉頭內，將喉管噬破了，便登時了帳。

那情形眞是恐怖到極，樓振權雙手箍着荀得功的腰身，將他壓在地上，一口噬在他的喉頭上，活像殭屍吸血。而事實上，從荀得功喉頭上湧冒出來的鮮血，染紅了樓振權的咀臉。

這兩個狠狽為奸的惡賊，雙雙同到黃泉路上去了！

這兩人一死，所謂蛇無頭不行，顏開、李潛、周大雄等人驟見主子雙雙慘死，驚得那裏還有心情動手，他們已沒有了為之拚生拚死的主子，再拚下去又有什麼意思，刹時間皆停了手。

也幸好他們停了手，否則，胡風魯桐柏兩人只怕也再支持不下去，而死在顏開他們的手上。

因為兩人身上已負了數處傷，血染衣衫，只是拚着一口氣支撐下去，這一停下手來，幾乎連站也站不穩。

只有賀臻沒有受傷，雖然他力敵四名漢子的圍攻，但憑他的身手，仍然游刃有餘，但却被苦苦纏住，脫不了身。

怔呆了一下，顏開李潛周大雄三人忽然四散奔逃，那些手下亦忙倉惶奔逃，走得無影無踪。

胡風忽然歡呼起來。「賀大哥，魯大叔，這兩個惡賊互相殘殺，咱們可一點關係也沒有，從此天下太平了。」

一個立脚不穩，跌坐在地上，痛得他皺眉裂咀的，却仍在笑。

魯桐柏長吁一口氣。「眞是皇天有眼，惡人死在惡人手，莫非這就是報應？」

「不管怎樣也好，總之，這兩個惡賊一死，地方上的善良百姓便不用再受他們的魚肉了，從此可以安居樂業，方四弟的仇也報了。」賀臻走上前扶起胡風，另一只手扶着魯桐柏，舒暢地道：「走，咱們還要回去，將那些契據文書發還給那些鄉親們啊！」

（全文完）

舞男

（本文承自第62頁）

「據陳探長推測，當時他可能想向你求救的，那知你却誤會了，一脚將他掃倒，在牆上一撞之下，在受到劇烈的震蕩之下，便死了，至於那趙斌，據他告訴朱麗麗，他當時確是追到巷口，發現你之後，便不敢再追，匿在巷口，窺探着，看到你將于仲生掃倒，之後離開，他便走入巷內，發覺于仲生已死，於是便趕回於于仲生的家中，繼續搜索，終於被搜尋到那批鑽石及現鈔。」

「這樣說來，朱麗麗與趙斌是為了那批鑽石及現鈔，殺死亞拔的了。」泰迪吁口長氣。

卡凡點點頭。

「但朱麗麗為何又要殺死趙斌？」泰迪問：「趙斌又是什麼人？」

「據朱麗麗供稱，她是見財起意，想吞那一筆鉅欵，然後移居外地，重新做人，所以，她亦用趙斌殺死于仲生的辦法，在與趙斌造愛之後，在一杯水中暗中放了幾顆安眠藥，趙斌喝下後，不一會便沉沉睡去，於是，她亦將大量毒品注射入趙斌的體內，而那時候你恰好找到去。」卡凡頓了一頓，再說：「至於那位趙斌，乃是一名黑人物，是在舞廳中結識朱麗麗的，朱麗麗貪他身強力壯，能夠滿足她，便暗中與他來往，當然，這件事她是瞞着于仲生的。」

泰迪聽着，臉上雖然沒有什麼，心中却頗為難堪，默然不語。

卡凡接着道：「至於于仲生為何會擁有那批鑽石及現欵，據朱麗麗說，那是于仲生向一位曾經暗中招他為其『服務』的富婆勒索得來的，那是于仲生無意中向朱麗麗透露出來的，想不到却因此招致了殺身之禍！」

泰迪聽着，忍不住又機伶伶地打了個寒顫。

那是因為他想到，若不是那位跟踪他的探員發覺屋內有異，拍門喝叫朱麗麗開門，否則，在無人知曉的情形下，朱麗麗很可能也會在他的體內注射毒品，令他死去，說起來，眞要多謝陳探長。

「好了，如今案情大白，眞正的兇手亦已捉到，你的嫌疑已洗脫，這件事情也就完了，值得慶祝一下。」卡凡高興地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向對面床頭櫃上放着的一個果籃。

泰迪苦笑道：「我這個樣子，怎樣慶祝，相信醫院一定不會批准我出院。」

卡凡神秘地一笑，就像變戲法一樣，忽然從果籃中拿出一瓶香檳來，「噗」地一聲，打開了瓶塞。「泰迪，不用出去，在這裏一樣可以慶祝的！」

接拿出兩個杯子來，將香檳倒在杯子內，遞一杯給泰迪。「來，為你洗脫嫌疑，也為你盡快康復，乾杯。」

「乾杯！」泰迪的臉上綻出了輕鬆的笑意，與卡凡碰杯。

兩人接一口氣喝乾了杯中的酒……

（全文完）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飛·圖

受恩不忘報　詳盡說因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雲天將高鴻交由七位骷髏帮高手帶走，將陳冠球托老鏢頭桂松奇轉交海棠姑娘處置，鋤去奸徒，伸張正義。此舉引起白道前輩賈慶和嚴凌霄懷疑，分別引開凌雲天和龎仲堯問話，凌雲天不肯坦告離去，碰到骷髏帮的葉勝，知道龎仲堯想刦走陳冠球，又被賈慶、嚴凌霄刦去，心才放下來，答應去見鄧素雲，她為他佈設一所書室，二人娓娓傾談，叫他不要鋒芒太露，將躡踪之事告之，並將韃虜之事相告，叫他假扮鄂撫公子盧玉堂，先將大內派來的高手沈烈三人殺掉，解救派在鄂撫大內鄒雷侍衛之危，匡扶武林正義，誅除江湖敗類……

「却是為何？」青衣老叟似咄咄逼人道：「恐鄒大人無法自圓其說吧！」

鄒雷冷笑一聲，目注制台道：「大人諒不知張相丁艱期滿，已起復原官吏部尚書領軍機大臣。」

制軍不禁一呆，搖首道：「不知，張相起復原官尚未見邸報，倘屬眞實，本官尚要趨府親賀。」

鄒雷笑道：「大人不用勞步了，張相已登程在開封，卑職護迻至偃城才轉回，張相到京之日，大人才能見到邸報，中使奉密旨到來宣台，片刻不能停留，張相是以不敢驚動合省文武，鄂撫乃與張相同年金蘭之交，懇借卑職護迻方知。」

制軍不禁面色大變，青衣老叟心神巨震，相顧失色。

鄒雷緩緩立起，含笑欠身施禮道：「既然不知沈侍衛此行來意，卑職也要告辭了，三兩日內必有侍衛高手趕來。」

他告辭走出督轅後，不禁感慨萬千，暗道：「風聞制台與十一皇子相接納，覬覦相位，必非無因……」他登騎馳去，忽瞥見對街簷下立着兩人，不禁面色微變。

原來兩人正是活喪門賈慶，煞手神判嚴凌霄，嚴凌霄脅下懸着一隻赤紅色小葫蘆。

他們風聞沈烈三位侍衛由督轅去撫署訪晤鄒雷未遇，即逕往武當，喬裝骷髏帮主門下喪命在純陽觀，武當亂象或與宮庭有關，骷髏帮主或係就藏身大內，决意查一個水落石出，樹從根脚起，欲從鄒雷身上查明。

鄒雷佯裝未見賈嚴兩人，緩緩望一座江南春酒樓馳去，江南春店夥躬身哈腰，笑道：「鄒大人，你老請登樓吧！」

接過馬匹走去。

鄒雷昂然登樓，擇一臨窗座頭坐下，招來酒保，低聲囑咐幾句話，才道：「快去！」

須臾，只見活喪門賈慶煞手神判嚴凌霄登上酒樓，酒保引着在隣座坐下。

賈慶笑道：「江南春酒菜烹治甚佳，味炙人口，你我今日是不醉不歸。」一口氣連叫了七八樣菜。

鄒雷席上放了兩副杯筷，酒菜亦迻上，似等人不耐之色，獨自淺飲低啜。

賈慶嚴凌霄互望了一眼，决意守候鄒雷朋友再作行動，兩人在敍往事，天南地北，無所不談。

驀地——

酒保走了上來躬身道：「樓下有一個老者命小的迻封書信請兩位過目。」

賈慶不禁一怔，目中神光注視在酒保手中那封信，只見信封上寫着：「賈、嚴二位大俠親展。」

並無下欵，字跡龍蛇飛舞，筆力遒勁，墨瀋淋漓，顯然這封書信落筆不久，賈慶先不拆閱，問酒保道：「那老者是何形像？」

酒保哈腰笑道：「貌如常人，年在五旬左右，身着葛衣長衫，眉心有顆豆大黑痣。」繼又道：「小的每日迎來迻往，不

下千百人，如非熟客，決難注意記得住這麼多嘉賓形像，但此老者神色不善，目中神光似如利刃，令人心驚胆寒……」

嚴凌霄皺眉揮手示意酒保離去，只見賈慶已抽出信箋，箋上只寥寥數字，約請嚴賈二人在鮎魚峽上清風閣內相晤，下欵墨繪兩支骷髏小劍。

賈慶冷哼一聲道：「他居然找到你我兩人頭上來了，賈某豈能示弱不去。」

嚴凌霄微微一笑道：「鮎魚峽清風閣在何處？」

賈慶道：「在黃鶴樓沿江上游廿餘里，江邊地僻人稀，險惡難行。」說着望了鄒雷一眼。

鄒雷這時已與一位文案先生低聲敘話，語聲甚低，神色凝重，似談官府中事。

賈慶不禁眉頭微微一皺，低聲道：「我們走吧！」

嚴凌霄道：「賈兄眞是要去赴約？」

賈慶道：「賈某有意見識骷髏帮主是何人物？」

嚴凌霄霍地立起，放下一錠白銀，與賈慶雙雙離去，奔出城外望清風閣奔去。深秋初冬，黃葉飄飛，沿途景物異常蕭條。

兩人奔出七八里外，沿途並未見行人踪跡。

活喪門賈慶突然停步，四外望了一瞥，神色沉重的道：「賈某只覺有人暗暗跟踪！」

嚴凌霄冷哼一聲道：「想不到名震武林的活喪門賈慶胆子竟是越來越小啦。」

賈慶用目一瞪，道：「誰說的！」突然兩臂一振，穿空躍起，撲向一密林中。

嚴凌霄知賈慶必有發現，迅疾跟去。

林內幽暗昏茫，視界不及三丈，落葉堆積。一股腐臭之氣，直刺入鼻，中人欲嘔。

但聞賈慶一聲大喝道：「什麼人？」

嚴凌霄定睛望去，隱隱只見兩人橫着兵刃立在丈外，不禁一怔。

半晌，不見那人答話，身形亦一動不動。

賈慶揚起右掌，欲發出劈空掌力。

嚴凌霄大喝道：「且慢，這是死人！」身形一躍而起，落在兩具軀體之前，只見兩人怒目口張，似生前猝遇驚懼之事，突受暗襲，一掌致命，連還手之機會都沒有。

兩人都是當代武林名宿，仔細檢視兩具屍體渾身上下，並未發現致命傷痕，猜測不出兇手來龍去脈。

忽聞遠處送來一聲陰惻惻冷笑道：「兩位請省點氣力吧！」

賈慶面色一變，身如離弦之弩循聲撲去，暗中只見四丈外一條黑影疾似淡烟般掠去，林樹茂密，賈慶地形不熟，竟是愈追愈遠。却隱隱瞥見林中有一具矮屋，屋外人影幢幢，所追那人竟一閃而杳。

賈慶與嚴凌霄逕向矮屋撲去，身形陡然停止，發現十數人中只相識黃河水寇總瓢把子水德星君郭洪及黔邊金沙寨少寨主粉面狼花剛，其餘的都是目中精芒電閃，一望而知都是身負內家絕學，却又不知其來歷，似非郭洪花剛同道，不禁心中暗暗納罕道：「他們聚立屋外則甚？」

粉面狼花剛泛出淡淡一笑道：「二位老前輩好？」

水德星君郭洪與賈慶二人雖是素識，却面和心違，冷冷一笑道：「兩位亦捲入這場是非中麼？」

嚴凌霄詫道：「什麼是非？」

郭洪面色更是冷漠如冰，道：「原來兩位不知情，此來更是多餘。」

其餘十數人目光森冷，似對賈嚴二人異常厭惡。

嚴凌霄低聲道：「花少寨主，內情可否見告？」

粉面狼花剛陰陰一笑道：「兩位老前輩稍時便知，晚輩此刻也是茫然，不過我等……」

突聞屋內飄出陰冷笑聲道：「花剛，你不要命了麼？」

粉面狼花剛目中閃出桀傲不馴的神光，冷冷一笑，張口欲言又止。活喪門賈慶目中神光逼射，兩掌吐勁，猛然向矮屋推去，罡勁山湧，狂飆驚人。

忽覺屋內送出一片暗勁，將賈慶罡力擋住，突然一個身捧天蜈鈎鬚勁裝老首一躍落在賈慶身前，怒道：「賈老師，咱們河水不犯井水，速速離去，免獲罪戾！」

活喪門賈慶性烈如火，哈哈大笑道：「尊駕是何來歷，敢對老夫如此無禮。」

老者冷笑道：「兄弟如此相待賈老師，已是格外開恩。」說着襟底一翻，露出一方銀牌。

賈慶不禁愕然道：「原來尊駕是大內侍衛，敢情屋內必是皇子，恕老朽不願與聞宮廷內事，告辭了。」說着與嚴凌霄欲待離去。

忽聞矮屋內飄出一聲冷笑聲道：「且慢，兩位來得方便，去時未必就如此容易。」一條人影疾若飛鴻般閃了出來。

嚴凌霄賈慶定睛看去，只見那人頭目似如套着一頂風帽，連脖子亦被罩住，僅露出兩隻眼孔及嘴，目中神光懾人心神。

活喪門賈慶冷笑道：「老朽說過不過問宮廷之事，並非懼怕示弱，倘尊駕有意尋釁，老朽無不接着。」

那人冷笑道：「兩位如是胸襟光明磊落，在下敬佩還來不及，焉敢出言喝阻，可惜兩位俱是盜名欺世之輩，使我等對二位景仰之心一反。」

嚴凌霄賈慶兩人聞言，不禁怒火如沸，鬚髮筆立。

那人右手一擺，笑道：「兩人休要動怒，在下說話確有根據，並非無因，試問多臂如來陳冠球惡行滔天與名俠實盜九宮環高鴻同流合污，爲骷髏帮主識破被擒，交由被害人遺孤手刄親仇，爲何兩位强行刦走，請問何故？」

兩人不禁駭然變色，賈慶更料不到自己爲了一時意氣，竟貽人話柄，乾咳一聲道：「陳冠球作惡多端，血腥雙手，有甚多疑案必須陳冠球清結，如果一人爲了快意恩仇影響全局，智者不爲。」

那人冷笑道：「賈老師說得倒也冠冕堂皇，怎奈無人相信，安知兩位不是陳冠球一丘之貉。」

賈慶嚴凌霄面色一變，知此事越描越黑，互望了一眼，四掌同揮，攻向那人。

名家出手，確是不凡，精深奇詭，似

虛還實，攻向意想不到的部位。

那人武功已臻化境，發出森冷笑聲，不退還進，雙臂如飛，迅快如電攻出了七招三腿，將賈慶嚴凌霄兩人攻來的招式悉數封了開去。

這時，水德星君郭洪粉面狼花剛兩人身形疾飄了開去，其餘之人由手捧天蜈鈎老者率先發動，紛紛撲向賈慶嚴凌霄兩人，配合嚴謹，此退彼進，顯然訓練有素。

嚴賈兩人瞧出這些大內侍衛非但武功奇高，而且聯手合攻之法與威震武林之少林羅漢陣有異曲同功之妙，心中暗驚。

以他們兩人名列武林九大高手，武功曠絕，搏殺數人衝出重圍不難，却投鼠忌器，萬一皇上大怒，江湖中將無他兩人立足之地，是以不願施展殺手。

蒙面人似瞧出嚴賈兩人心意，微微一笑道：「在下知道，我等與兩位爲敵，無異以卵擊石，但兩位將付出極大代價，一世英名亦將付之流水，奉勸二位，不如獻出陳冠球，在下可保全兩位英名。」右掌一揮，圍攻之大內高手陡地飄後三尺，止手不攻。

賈慶道：「陳冠球不在此處。」

蒙面人道：「兩位只須說出陳冠球現在何處？由兩位取出信物，在下自會派遣手下帶來此地，我等決不阻攔任由兩位離去。」

嚴凌霄哈哈大笑道：「賈老兒，少一陳冠球亦無關宏旨，我等既無意與大內爲敵，不妨作一個順水人情。」

活喪門賈慶略一沉吟，道：「這本無不可，不過……」

蒙面人聽出賈慶心意，笑道：「賈老師並非被迫訂城下之盟，稍時二位便知了，事關宮廷爭儲，茲事重大，在下也有不得已之隱衷。」說着目注水德星君郭洪道：「令郎郭少卿失踪之謎，可在陳冠球處獲得綫索，金陵撫署羅護衛曾親眼目擊令郎進入陳冠球府內，如非陳冠球殺害，其中亦定有蹊蹺。」

郭洪面色蒼白道：「犬子性命不保了麼？」心內有如刀絞，年近古稀，僅此一子，不想垂暮之年，痛遭失子。

蒙面人道：「郭老師亦無須朝壞處想，也許令郎尚在人世。」說着朝賈慶嚴凌霄望了一眼。

賈慶面色凝肅，在懷中取出一隻紅玉鐲，說道：「這是老朽信物，那位可願去夏口東郊霞照寺內面見白雲大師討出陳冠球。」

手持天蜈鈎老者身形躍出，接過紅玉鐲道：「屬下願往一行。」

蒙面人道：「速去速回。」

手持天蜈鈎老者兩臂一振，穿空飛起，去勢如電，眨眼杳失林蔭茂密中。

蒙面人抱拳向嚴凌霄賈慶笑道：「皇子在內研悟一宗奇絕武功，在下尚須在旁護法，二位請在此屈駕稍候，俟陳冠球取來交回信物，恕在下不奉陪了。」

賈嚴二人聞言暗驚，有心問那矮屋中是何王子，却碍難出口，奇絕武功四字尤令人心驚，忖道：莫非是軒轅經內武功，如果臆料屬實，那獨龍叟定落在此蒙面人手中，不禁互望一眼，俟機探出那小屋隱秘。

只見蒙面人已飄然入室，屋外雖峙立多人，但彼此不交一語，沉寂如水，顯得陰森沉悶。

嚴賈二人索然盤坐於地，賈慶從懷中取出一荷葉包，笑道：「方才在江南春並未盡飽，嚴兄携得有酒，你我續謀一醉如何？」荷葉紙包中展開一包香氣四溢的粉蒸牛肉。

嚴凌霄哈哈一笑，解下酒葫蘆，引頸飲了一口，遞與賈慶。

兩人豪爽談笑，旁若無人，其實他們彼此以內家眞力傳聲互通心意，解開胸中此項疑結。

半晌，水德星君郭洪緩緩走向兩人身前，低咳一聲，苦笑道：「兄弟意欲請教兩位大俠，不知可願見告麼？」

賈慶聳了聳兩道霜眉，仰面一笑，說道：「賈某知道郭當家心懸令郎生死未卜，陳冠球未曾向賈某吐露令郎之下落，但告之令郎與秦中九怪同行，此後即不知所踪……」

說時，天際忽傳來一聲刺耳長嘯。

這嘯聲尖銳刺耳，宛如鬼哭，使人心寒戰慄。

活喪門賈慶傾耳凝聽，臉色微變，道：「嚴兄，你知道是誰來啦？」

煞手神判嚴凌霄道：「千手鬼王！」

「對！」賈慶點點頭，說道：「他久不露面江湖，却因其徒死因不明，一怒而出。」

水德星君郭洪道：「莫非因攝魂手余獨非死得可疑麼？千手鬼王輕功身法在武林中首屈一指，想必他自白鹿洞中返回，察出一絲端倪。」說着略略一頓，接道：「死者四人，南天一鷹公孫炎，飛花旗白雲谷、池鎭岳、余獨非均是江湖中甚具名望之人，却察覺不出致命的傷痕……」

賈慶道：「郭當家所知甚多，猶若親眼目擊，實令人欽佩。」

郭洪搖首苦笑道：「此不過是道聽途說而已，兄弟爲了犬子失踪，五內如焚，只求犬子尙在人世，江湖中事兄弟實不願插手其間。」

嚴凌霄冷哼一聲道：「以令郎這份德行，留在人世，徒貽禍害。」

郭洪不由神色微變，但因嚴凌霄武功高出自己太多，强抑着一腔怒氣，別面過去佯裝無聞。

那刺耳的嘯聲似愈去愈遠，裊裊飄迴天際。

須臾，只見一條身影由林木森森中奔來，挾着多臂如來陳冠球疾掠而至，放在矮屋前倚身樹幹旁。

陳冠球鬚髮刺亂，蒼白無神，顯得軟弱無比。

水德星君郭洪騰身一躍，落在陳冠球身前，道：「陳當家！」

陳冠球黯然一笑道：「郭當家也在此處？」

郭洪點點頭道：「兄弟風聞犬子前往金陵拜望陳當家，如今不知下落，可否見告？」

陳冠球有氣無力答道：「郭當家要問秦中九怪便知下落，令郎確去過舍下，與秦中九怪逗留一宵，便匆匆趕往吳下，或與九怪喬裝骷髏帮主門下侵襲洞庭東山有

關，恕陳某不知。」

水德星君郭洪不禁大感失望，意欲再問，只見多臂如來陳冠球顯得異常軟弱無神，閉上雙目，遂悵然轉身走了開去。

那手持天蜈鈎老叟走在活喪門賈慶之前，送還紅玉鐲，道：「幸而無損，原璧奉趙，多謝賈大俠了！」

賈慶接過收置懷中，向嚴凌霄笑道：「咱們也該走了。」雙雙凌空騰起，穿林而入，勢如流星飛矢，轉眼消失不見。

他們可是眞心願意離去麼？沒有！這矮屋中藏身之人不知是那一個皇子，看水德星君郭洪與黔邊金池寨少寨主粉面狼花剛均是黑道中極著名望人物被其網羅，可見其勢力之廣，或與近數十年來武林動亂有關。尤其在矮屋中研悟一項奇絕武功，是否與獨龍叟有關，賈慶與嚴凌霄乃武林中向以多管閒事著名，決定暗查一個水落石出。

兩人奔離矮屋約莫四五里遙方始停下，嚴凌霄道：「鮎魚峽清風閣之行中止了麼？」

賈慶略一沉吟道：「當然要去，但依我料測，骷髏帮主約我等去清風閣必有極大陰謀在內。」

嚴凌霄不禁一怔道：「此話作何解釋，可否賜告其詳。」

賈慶道：「骷髏帮主手眼通天，江湖中一動一靜，均難逃過他眼目之下，我料他必然察知此林內矮屋中有何異動，但他卻不會料到我等無意路過經此處發現其中蹊蹺，骷髏帮主約我等去清風閣之意，端在穩住你我在清風閣，俾便使他從容行事，哼！我豈肯讓他稱心如意。」

其實，賈慶之言只料出其片面，個中眞情並非盡如他所言，一切由人暗中所策使，受愚而不自覺。

嚴凌霄冷冷瞥了賈慶一眼道：「聽你語氣，骷髏帮主偕其門下似必然前來。」

賈慶點點頭道：「你我在此隔岸觀火，可獲漁翁之利，豈不……」說時，突聞一聲破空微響傳來，賈慶不禁臉色微變，右手迅如電光石火揮出，五指扣着一支藍色短箭，回手一甩，疾射飛出。

一片慘嗥傳來，重物墜地之聲，林木叢中紛紛掠出五顏六色，裝束怪異，形貌獰惡不似漢人模樣，約十數個苗裝怪人。

其中一個滿頭黃髮，鬈曲披拂雙肩，凹目獠牙怪人，身着獸皮短裙，露臂裸腿，兩臂套着六隻金環，咧唇陰陰一笑道：「我師弟余獨非可是賈老師殺害的麼？須知殺人償命，借債還錢，賈老師，你要還我一個公道！」

賈慶哈哈大笑道：「苗人鳳，你爲何捕風捉影道你師弟余獨非是老朽殺害，莫非有人指使？」

苗人鳳沉聲道：「余師弟及公孫炎白雲谷沙鎭岳均有一身高絕武功，別人殺他不了，除了你還有誰？苗某並非捕風捉影，而有人親眼目擊。」

此乃莫須有之罪，賈慶委實想不出有什麼人敢陷害于他，骷髏帮主決不屑做出如此卑劣無恥之行，不禁厲聲道：「是何人親眼目擊！」

「龐家堡少堡主龐仲堯！」

賈慶哈哈大笑道：「你那老鬼師父居然相信，苗人鳳，你還不配與老朽說話，喚你那老鬼師父來與老朽執理。」

苗人鳳冷笑道：「家師現有要事待辦，賈老師你怎不俯首認罪！」

賈慶大怒道：「連你那老鬼師父在老朽之前尚不敢如此無禮，你不要命麼？」

苗人鳳身後突竄出一個矮小耳帶金環怪人喝道：「大師兄枉費唇舌，還不動手則甚。」說時身形似箭，掌吐陰寒之氣向賈慶左脅拍去。

千手鬼王獨門武功與中原武學大相逕庭，蹊徑別走，詭奇辣毒兼而有之。

這招掌法實中套虛，含蘊着極神奇的變化。突然嚴凌霄大喝一聲，身似飛燕射出，右掌一弧，封開拍向賈慶右脅掌勢。

嚴凌霄虛空使出「懶龍伸腰」極巧妙的變化，斜斜移出兩尺，突曲臂回肘猛向那矮小怪人撞去。

此乃極神奇的武功，那矮小怪人，嚴凌霄封開掌勢，心中震怒已極，欲待施展毒招，卻未曾料到嚴凌霄奇招猝襲，猛感右胸如中千斤重掌。「嘭」的一聲，護身勁氣震散，厲嗥一聲，身形倒飛而出，張嘴噴出一口血箭。

苗人鳳面色猛變，厲聲的喝道：「寃有頭，債有主，你爲何伸手架樑，手辣心黑？」

賈慶笑道：「他比老朽活喪門更難惹難纏，苗人鳳，依老朽奉勸，若想活命，最好別恃武逞兇！」

苗人鳳眉泛殺機，目中逼射懾人寒芒，注視了嚴凌霄一眼，驀然腦際臆出一人，不禁面色一變，道：「聳駕莫非就是人稱煞手神判嚴凌霄。」

嚴凌霄寒着一張臉不答。

賈慶冷笑道：「眼力果然不差，居然被你認出這位武林殺星。」

苗人鳳冷冷一笑道：「今日相遇中原武林二大高手，苗某三生有幸。」右掌一擺，率領來人疾隱入林叢中。

嚴凌霄大喝道：「你走得了麼？」

賈慶忙伸手一攔，道：「苗人鳳此來必有所爲，決不會輕易退去，千手鬼王此刻已在那矮屋附近潛身……」

嚴凌霄目露駭異之色，詫道：「你我縱橫武林數十年，幾曾畏首畏尾……」

賈慶搖手道：「賈某只覺暗中有能人策劃，安排縝密，使我等不知不覺走入歧途而不悟，絕非與你我爲敵，但一涉身其中，如白染皂，退身恨晚，你我不如靜觀其變。」

突然，遠處飄傳過來一縷低微顫人心神笛聲，賈慶神色微變，說道：「賈某所說如何，蛇神滕鳳，原來也投入千手鬼王門下，此笛音，乃召集神蟒毒蛇之術，你我只一出此十丈方圓，必爲絕毒萬蛇所困，你我兩人雖然不懼，卻也要耗費相當手腳……」

忽聞林際送來數聲慘嗥，嗥聲淒厲不忍卒聞。

賈慶雙肩一聳，目吐威稜，喝道：「快走，如今也懼不了這麼許多。」

兩人身形電飛而出，望那矮屋中撲去，沿途發現三四具屍體，他們無暇察視，迅如流星撲向矮屋。

只聽得一聲陰惻惻冷笑送來道：「可

惜兩位來遲了一步。」

定睛望去，不是千手鬼王是誰！只見千手鬼王一身短裝，裸臂跣足，禿額光頷，雙目開闔之時精芒逼射。

活喪門賈慶冷笑道：「你哩？」

千手鬼王道：「半步之差，一塲撲空。」繼而面有怒容接道：「如非兄弟途中連受阻擾，否則，豈能容他逃之夭夭。」

賈慶嚴凌霄聞言怔得一怔，互望了一眼。

賈慶道：「蒯老兒，你似乎已知矮屋中是何人？」

千手鬼王說道：「屋中隱身的是一位皇子……」

賈慶冷笑道：「這個賈某知道！」

千王鬼王兩目一瞪，道：「容兄弟說完，風聞這位皇子在內悟研一宗奇絕武功，環伺側守護均是武林頂尖高手，其中一人在白鹿洞施展辣毒武學，一擧將拙徒余獨非等四人斃命……」

「此人是何來歷？」

「風聞是少林叛徒。」千王鬼王道：「顯然獨龍叟已落在他們手中，那奇絕武功亦無疑是三星鏢局被刦去玉匣內所藏之武功秘笈。」

嚴凌霄微微一笑道：「此話聽來確也頭頭是道，其實矛盾百出，若三星鏢局所被刦玉匣內確是武功秘笈，何必擒擄獨龍叟，此擧未免畫蛇添足，欲蓋彌彰。」

千手鬼王冷冷一笑道：「嚴老師知其一，不知其二，三星鏢局被竊玉匣立被察覺爲贋品，是以黑白兩道高手無不在追覓獨龍叟下落，可惜兄弟爲骷髏帮主手下延阻，棋差一着，滿盤皆輸。」

賈慶道：「這樣說來，骷髏帮主果與大內有所勾結了。」

千手鬼王略一沉吟道：「諒與骷髏帮主無關，此乃嫁禍江東之計，骷髏帮主門下比兄弟早來一步至此，此刻已紛紛追踪而去。」

活喪門賈慶冷哼一聲道：「爲何令徒苗人鳳方才向賈某無事生非。」

千手鬼王面色一寒，道：「此乃龐家堡少堡主龐仲堯有意誣陷，危言聳聽所致，如非兄弟沉穩持重，豈非掀起一場血腥刦殺，但龐仲堯言之鑿鑿，焉能使人不信爲眞。」

嚴凌霄咳了一聲道：「蒯兄門下現往何處？」

千手鬼王道：「追踪去了。」說着抱拳道：「兄弟要先走一步，留此即爲當面能釋此段誤會，珍重再見！」說時身形凌空騰起，幾個起落，也在十數丈外。

嚴凌霄望了賈慶一眼道：「賈老兒，你我還是追踪而去，抑或依約前往清風閣會晤！」

賈慶略一沉吟道：「清風閣之約雖未作承諾，卻不可示怯，你我或可拜識骷髏帮主廬山眞面目。」

「未必！」

嚴凌霄冷笑喝道：「走！」

他們兩人名列武林九大高手，從未有今日如此落得灰頭土臉，怎不令煞手神判嚴凌霄咬牙暗恨。

鮎魚峽地當江流變道處，兩峯峭壁如刄，挾束滔滔奔流，激湍洶湧，尤其在鮎魚峽更形狹仄，逼起逆流狂漩，冲激峽壁，只見浪潮撲壁，滔天掀騰，至爲壯麗。

清風閣在鮎魚峽壁之上，占巨石而建，天風狂疾，窮極千里，雖盛暑炎夏，酷熱盡消。

活喪門賈慶，煞手神判嚴凌霄身法疾快登上清風閣，只見閴無一人，天風振盪衣袂，瑟瑟飛舞。

嚴凌霄道：「你我受愚了。」

賈慶手指着石壁，道：「嚴兄，你瞧瞧！」

嚴凌霄循指望去，只見青石壁上留有石粉字跡！

「魚素尺箋，諒邀尊覽，兩位譽滿武林，德高望重，神交已久，方期定不我棄一見爲快，抵掌傾談，弭消刦運，奈久候不至，聞得獨龍叟下落，更迫不及待留書於壁，不盡所懷，他日有緣，另謀一晤，匆此不一，祇候旅綏。」

下欵繪一骷髏小劍。

驀地，一股壁湧天風捲入閣內，撞壁迴旋，將石上字跡逐漸刷落。

嚴凌霄長嘆一聲道：「骷髏帮主有過人之能，再過兩個時辰，字跡滌刷殆盡，無踪可循了。」

活喪門賈慶憑欄凝望雲天，若有所失，良久，徐徐長嘆一聲道：「姑無論此人是否骷髏帮主，但你我未依約速速趕來，已鑄成大錯，獨龍叟淪入魔掌，乃賈某之過……」

嚴凌霄憬然惕悟，喝道：「賈兄休要自怨自艾，亡羊補牢，猶未爲晚，你我去找秦中九怪。」一牽賈慶左臂，跟出清風閣瀉下崖去。

須臾，距清風閣五丈外峭壁凹縫內一條飛快人影閃出，迅如流星向夏口掠去。

× × ×

撫署內書房，錦籤插架，琳瑯萬卷，盧玉堂手握一卷，坐擁書城，聚精會神閱讀。室外忽响起了一陣急促步履之聲，只見一個黑衣長衫中年人，跨入書房，躬身稟道：「少爺，鄒大人到！」

盧玉堂哦了一聲，放下書卷，仰面微笑道：「快快有請，吩咐下去，不准閑雜人等進入！」

黑衣漢子應了一聲「喳」，轉身疾趨而出。

片刻，鐵筆蒼鷹鄒雷搶入，往盧玉堂拜倒。

盧玉堂慌不迭地雙手摻起，連道：「不敢，在下焉敢當此大禮。」

鄒雷暗中施展千斤身法，有意相試盧玉堂是否身蘊曠絕武學，但覺盧玉堂兩手毫不着力，自己却身不由主站了起來，暗感駭異，道：「恩同再造，豈可不拜，公子眞神人，鄒某誓當追隨，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盧玉堂微笑道：「鄒侍衛，言重了，詳情如何，可否見告。」

清風閣上飛快身形正是鄒雷，暗躡賈慶身後，將目睹所聞絲毫不遺說出。

盧玉堂道：「滿清氣數方盛，我等雖不能逆天行事，但也不願任令炎黃遺民遭此荼毒，清廷自本朝以來恩撫懷柔，未始不是恐懼武林勢大，激則生變……」說此，倏然止住話鋒疾轉道：「在下臆料制台

尚難放過鄒護衞，足下不死，孤不得安，鄒護衞你回府去，入夜不得外出，你我二更時分相見。」

鄒雷聞言心中一驚，冷笑道：「鄒某已是望七之年，死不爲夭，但也不致輕易爲人所算……」陡感失口，此次如非盧玉堂暗助，自己難免身敗名裂，不由面紅耳赤。

盧玉堂道：「鄒護衞豪邁不減少年，武功老辣精練，但也不能輕心大意，在下尚須面晤一人，不恭送了。」

逐客令一出，鄒雷不便再留，毫不爲忤地告辭而出。

鄒雷家業相距撫署不過兩條街遠近，連雲宅第，僕從如雲，他離了撫署登騎回寓，隱隱只覺有兩道冷電眼神注視着他，但無法察覺此人藏身何處，暗暗震駭，只覺盧玉堂料事如神，兩腿一夾，奔雷馳電而去。盪起漫空飛塵，轉入街角杳失。

蒼鷹鐵筆鄒雷身影消失後，撫署內飄然走出盧玉堂，葛緞織錦長衫，紫雲嵌肩，足登雪白粉底薄履，面如冠玉，白裏透紅，星目隆準，雍容瀟洒，神采俊逸。

盧玉堂身後隨着四個青衣小厮，轅門下繫着一匹青驄，盧玉堂解下緩緩跨上騎去，輕騎得得離了撫署。

金綫巷，夏口北里冶遊勝處，每當入夜，急管繁弦，笙歌處處，燕語鶯聲，喧溢戶外，旖旎春光，隱隱可見。

盧玉堂在攬翠園下騎，飄然走入，只聽龜奴高喝：「盧公子到。」

攬翠園外一個面形瘦削，目光森冷的中年黑衣人向盧玉堂僕從笑道：「可惜在下一步之差，愛寵爲貴上捷足先登了。」

龜奴搶出，躬身哈腰道：「大爺，你請……」

那人陰惻惻笑道：「小翠姑娘在麼？慕名已久，不惜百金作一夕纏頭之資。」

龜奴不禁面色大變，面有難色，囁嚅答道：「大爺休要見怪，小翠現在有恩客，請大爺另擇一位……」

那人面色一變，獰笑道：「不行！乘興而來，豈可掃興而去。」戶外突又走來三人，似與面目森冷中年人夙識，有意尋釁而來。

忽暗中踱出一蟹面老者，身着絳衫，沉聲喝道：「何物狂奴，敢在攬翠園內滋事生非。」

四黑衣人面色一變，迅疾在袖中各掣出一柄犀利短七，振腕閃出耀目飛星的寒芒。

龜奴慌不迭連滾帶爬奔入廳內，大叫道：「我的媽，要殺人啦！」

這時，四黑衣人發覺絳衫老者眼神有異，一望而知是江湖高手，是以先發制人，揉身進撲，寒芒電奔，襲向絳衫老者而去。

絳衫老者身法奇詭，移星換斗，四柄短七霍地落空，突聞絳衫老者冷笑一聲，迅如電光火石伸出。

只聽克察一聲，接着一聲厲嗥，一個黑衣人右臂爲絳衫老者扣住生生擰斷，左足一抬，踢中另一個黑衣人右腿，狂嗥一聲，仰面就倒，口中噴出一股血箭。

其餘兩個黑衣人料不到此絳衫老者武功奇詭，心神凜震，兩柄短七仍自挾着寒芒襲向對方左右兩脅，凌厲已極。

七鋒僅距絳衫老者身前半寸，猛地老者身形一幌，失去影踪，一雙黑衣人不禁大驚失色，情知不妙，兩人武功不凡，身形猛旋，七鋒幻作流星飛芒，挾着破空悸人銳嘯之聲，捕風捉影，攻向絳衫老者。

就在他們身形旋轉之際，忽覺腰際爲一縷凜冽奇寒所中，驚叫一聲，不禁天昏地暗，栽倒於地。

絳衫老者冷笑一聲，雙掌交擊倂出一聲清脆掌音，攬翠園外奔來四個盧玉堂隨身護從，老者沉聲道：「速將四賊解回撫院從嚴治罪。」言畢便往內院走去。

且說盧玉堂走入攬翠園，逕望後園走去，園中佔地甚廣，花木茂盛，亭台錯落，景物怡人。

盧玉堂無心觀賞，穿過林園，到得一座小紅門前，擊指輕敲。

呀地一聲，紅門開啓，一個明艷貌美的青衣丫鬟嬌笑道：「公子來啦！我家姑娘等候已久。」

盧玉堂微微一笑飄身走入，向一幢粉壁如雪，矮簷小榭走去。

只聽一聲清脆悅耳語聲道：「天弟進來。」

盧玉堂應了一聲跨入室內，見鄧素雲坐在榻上盈盈立起，秋波含笑凝視着他。

今日，鄧素雲分外美艷，鵝黃羅衣，雲鬢墮髻，回眸一笑，傾國傾城，盧玉堂不禁看得呆了。

鄧素雲見盧玉堂神情痴呆，不禁玉靨泛紅，嗔道：「天弟，你是怎麼了？」

盧玉堂低吟道：「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

鄧素雲更是嬌羞不勝，頓足嗔道：「天弟，你今天……」狠狠地鑿了盧玉堂一指。

盧玉堂一臉正經，道：「在下今日慕名而來，只求一夕……」

不待盧玉堂說完，鄧素雲疾伸玉掌，兩指捏住盧玉堂耳朶，白眼嗔罵道：「狗嘴吐不出象牙來，你只敢說出口，看我還理你？」

盧玉堂伸了伸舌道：「姐姐雌威若此，小弟豈敢領教。」

鄧素雲皓腕一揚，嗔叫道：「你敢再講！」

盧玉堂欠身一揖，說道：「小弟知罪了。」

鄧素雲終於嬌笑，花枝亂顫。

盧玉堂忽長嘆一聲道：「小弟何時[illegible]仇了了，絕意江湖，茅屋一椽，田園[illegible]，詩酒自娛。」

鄧素雲一雙晶澈雙眸，注視着盧玉堂，嫵媚一笑道：「你說此話可是發自由衷麼？」

盧玉堂頷首道：「江湖險惡，總無是處，小弟担憂雲姐溷跡骷髏帮，宛若置身虎吻，萬一事機不密，小弟方寸將不能自主。」

鄧素雲芳心大爲感動，眸中泛出一絲幽怨之色道：「大仇未明，焉可便作退身之計，只望天弟言出由衷，稍傳數種軒轅絕學，使愚姐可防身無虞。」

盧玉堂不禁大感驚異，詫道：「雲姐

何以知之？」

鄧素雲嫣然微笑道：「愚姐還是方才悟出，那皇子潛身林中矮屋參悟一宗曠代奇學，連活喪門賈慶，煞手神判嚴凌霄均驚疑料測獨龍叟爲大內侍衞擒獲，軒轅經必落在皇子手內，但天弟似無動於衷，顯然天弟成竹在胸，如愚姐所料不差，你近來武功突飛猛進，或係軒轅經經已爲你所獲。」

盧玉堂不禁搖首讚嘆道：「雲姐玉雪聰明，料事如神，小弟自嘆弗如。」

鄧素雲道：「我比散花仙子梅若萍，海棠姑娘如何？」

盧玉堂不禁玉面一紅，赧然笑道：「雲姐取笑，小弟自顧不暇，焉敢作非分之想。」

鄧素雲終於嬌笑，道：「我非妬女，大丈夫何患三妻四妾，但望你始終如一就夠了。」話聲一頓，又說道：「你我此番縝密安排，豈料竟與帮主不謀而合，殊途同歸，顯然帮主竟有利用宮庭爭儲奪嫡，圖霸武林之念，懷柔江湖，寵絡人心，其用心不可叵測。」

盧玉堂道：「雲姐身在骷髏帮，如置身虎口，雖雲姐智謀出衆，料事如神，難免百密一疏……」

說此慨嘆一聲，即將獨龍叟傳藝隱秘傾吐。

鄧素雲星眸中泛出驚喜之色，忖道：「果然不出我所料。」竊喜大仇可望得報，置身骷髏帮穩若磐石。

盧玉堂擇軒轅經內，兩宗絕學心法口訣傳授鄧素雲，並助鄧素雲打通七經、脈、生死玄關。

一陣勾連，不禁日色漸已傍西。

鄧素雲道：「你在撫署中作爲，顯露了無比才華，望把握時機，或可從鄒雷口中探出你身世大仇，但愚姐臆料你大仇可能牽涉整個武林，不宜操之過急。」

盧玉堂目露悲愁之容，點頭答道：「小弟也有所感，只怕身入江湖，恐不能置身事外了。」

一雙情人論江湖情勢，商榷日後行事方策……

×　　×　　×

向暮殘陽，映着天邊泛起金黃絢爛霞彩，老樹枯椏，落葉飄飛，雁唳長空，西風蕭索，暮靄漸垂，平添了幾許凄麗的景色。

夜幕四佈，鄒雷府中燈火如畫，比往常並無異樣，屋外街頭簷下夜市方興，熙來攘往，叫賣不絕。

鄒雷一身勁裝，外罩寬大黑衫，一柄子午追魂筆擱在身側，瘦麻長臉顯得格外的陰沉。

他深信盧玉堂判斷不錯，制台府內隱藏着甚衆大內高手，因孔淮之死，家境已岌岌可危，沈烈三人命喪純陽觀，更增深了對方疑嫉，更知大內侍衞同衷相濟，暗中壁壘分明，彼此揣摸出對方心意，笑臉相向，轉瞬也許一變爲催命使者。

故此，鄒雷戒懼謹愼，將婦孺老弱早已藏起，護院家丁亦嚴戒不得出手，徒取死亡之禍。

他獨坐燈火明亮大廳，手握書卷，面色陰沉，雖知盧玉堂必不坐視，但盧玉堂也不無投鼠忌器之慮，不禁憂心如焚。

夜靜如水，戶外忽傳來更鼓頻敲之聲，時已三更將落！

驀地——

屋面上起了極輕微足聲響，鄒雷雙眉一剔，抬頭宏聲笑道：「鄒某恭候多時，好朋友何不由大門進入，徒貽宵小之譏。」霍地，探身出外。

陰惻惻冷笑聲起，一條身影由屋面疾瀉而下，道：「鄒雷，你尚光棍，知道姜某今晚來此尋仇麼？」

蒼鷹鐵筆鄒雷聞言心中一震，凝目望去，只感心神駭震，道：「尊駕莫非是姜宏哲嗣姜天華麼？昔年令尊自招殺身之禍，老朽奉命差遣，這筆血債豈能算在老朽身上。」

姜天華厲笑道：「這個姜某知道，如非是你詭計陷害，先父冤抑難明，被逼伏罪身死，你乃罪魁禍首，縱你舌燦蓮花，姜某也要手刃大仇，俗云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你還有何話說！」說着手一指四外，接道：「姜某在尊宅隱暗之處，均佈下伏樁，鄒雷，你最好了結這段冤怨，不要累及無辜。」

鄒雷哈哈大笑道：「只怕今宵未必如尊駕之願。」

姜天華眉宇泛佈殺機，冷冷答道：「姜某倘非謀定後動，計出萬全，也不致輕舉妄動，登門尋仇，殺了你，官府難以追究，大內亦不聞不問。」

鄒雷冷笑道：「想不到你手眼通天，但你未必取得了老夫性命。」

姜天華突然面色一變，右腕向腰際疾按，霍地亮出一柄蛇頭軟鞭，振腕幻出漫空鞭影，夾着一片眩目藍星湧襲鄒雷而去了。

鄒雷看出姜天華鞭招辣毒，尤其蛇頭蘊有極厲害暗器，深知姜天華敢登門尋仇，必有所恃，絲毫不敢大意，子午筆三式封出。

果然薑是老的辣，鄒雷三式封出，玄詭精奧，寓守於攻，筆鋒點向姜天華數處要害重穴。

姜天華大喝道：「好招！」鞭勢立變，宛如天河倒瀉，騰躍翻撲，展開一路精奇鞭法。

鄒雷享譽大內數十年，身蘊內外絕學並非等閑，子午筆搶攻出手，點、截、劈、拿，無不是精奇神妙的家數，他瞧出對方軟鞭蛇頭，非金非鐵，專破罡氣橫練，一經戮破，蛇首內毒液入循血攻心，是以他極力防護軟鞭蛇首不讓近身。

兩人雖展開了激烈搏鬥，但雙方似未全力出手，欲等待有利時機一擊出手將對方致命。

突然，由大廳內飄然走出一個蒙面黑衣人，甫一現身，身如脫弦之弩撲向姜天華，右臂疾伸弧掌逼開如山鞭勢，「順水推舟」欺入。

姜天華猛感胸前五處穴道一麻，不禁面色慘變，身形蹌踉退出三步。

只因蒙面人來得太過突然，身法迅如快電，似覺眼前黑影一閃，念頭都來不及轉，來人又武功奇高，即爲所制。

蒙面人冷笑道：「姜天華，你始料不及有此意外麼？」

姜天華自知無倖，獰笑道：「尊駕是誰？」蒙面人道：「你不用管我是誰？但你用火焚及五鼓斷魂香之計太以歹毒，自取其禍，姜天華，四十八名盜匪半個不少，一網打盡。」

姜天華不禁面色慘變，汗下如雨。

幪面人疾伸兩指，朝姜天華顎下點了一指，只見姜天華滿口牙齒綳飛嘴外，散落在地。

鄒府此際燈火全熄，一片沉重，寒月一輪，映地如積水空明，只見蒙面人與蒼鷹鐵筆鄒雷並肩慢步消失於廳內。

翌晨——

夏口武昌盛傳昨晚鄒雷府上，擒獲四十九名江洋大盜，已囚梏於撫署大牢，申候斬決。

制轅內惶惶如熱鍋上螞蟻，團團亂轉，制台大人面色陰沉，憂心如焚，聚衆商議，莫衷一是。

一面相猥瑣，鼠鬚邪睛老者忽向制台禀道：「東主勿憂，學生諒鄂撫不敢密摺申奏聖上，定王乃大人座師，朝中宮庭偏佈耳目，密摺尚未進覽，定王已知，在摺中若竄改兩字，鄂撫必因此失職落官。」

制台面色略霽道：「金老夫子之言極是，但臥榻之邊，豈能容人鼾睡。」

老叟笑說道：「若東主必欲除去眼中之釘，此亦甚易……」附耳與制台說了一陣。

制台大喜，道：「金老夫子智深諸葛，後日就是皇上萬壽之期，依計行事便是了。」

那解救鄒雷之厄的正是盧玉堂，神機妙算使鄒雷佩服得五體投地，在鄂撫書房內傾談暢飲，只聽鄒雷長嘆一聲道：「公子非常根骨，才華蓋世，若行道江湖，老朽斷言他日公子必領袖武林無疑。」

盧玉堂微笑道：「鄒侍衛，在下實非盧公子。」

鄒雷聞言不禁如墮五里雲霧中，瞠目結舌，久久不能發出一聲。

盧玉堂微笑道：「在下姓凌名雲天，鄂撫僅盧玉堂一獨子，珍愛如璧，深恐制台加害，故由在下換充。」

鄒雷面色轉緩，道：「如此說來，鄂撫盧公已知內情了？那盧公子呢？」

凌雲天道：「非但知情，在下深蒙鄂撫鍾愛，已拜在膝下充爲螟蛉義子，盧公子現在他世伯處苦讀經書。」說着長嘆一聲道：「鄂督屢欲加害，所遣之人一一不明不白死去，現已知難而退，但在下乃有所爲而來，不知鄒侍衛可否見告。」

鄒雷忖道：「受人點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何況他對我恩重如山，自己望七之年，榮華富貴，譬之浮雲過眼，生死何懼。」當下答道：「老朽已說過，如有所命，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但不知公子問的是何事。」

凌雲天黯然一笑道：「在下凌姓實是從師之賜，身世不明，鄒侍衛久居湖廣，鄂省江湖動靜無不瞭如指掌，十八年前有一雙夫婦，懷抱幼童，爲黑道凶邪追襲，慘死雲夢沼澤間，屍首無存之事麼？」

鄒雷聞言愕然沉吟良久，猛然憶起一事，面泛驚容，詑道：「那夫婦與公子有何淵源，莫非……」

凌雲天道：「懷中幼童就是在下。」

鄒雷面色一變，徐徐長嘆一聲道：「老朽略有耳聞，只不知那一雙中年夫婦姓名來歷，公子如不嫌煩瀆，待老朽細敍當年之事……。」

「本朝皇上自幼即位英明天縱，年事漸長，感漢人實不可侮，籠絡俊彥，高官厚爵，採納賢議，勵精圖治，爲開國以來未有之盛，但鑒於歷朝開國君王均起於草澤，故對江湖異人奇士深懷凜戒，遂以黃金美人之計，網羅于大內，或佈伏於諸大門派中，收蓄甚衆，均是武林精英。」

鄒雷說此，鯨飲了一杯酒，心內充滿無限感慨，泛上一絲苦笑道：「自然，武林中也有不少心昭日月，義不帝秦之士，紛紛遁世歸隱，從此江湖上杳無蹤跡。

「皇上年事漸高，所生皇子共有十六人，却未有立儲之念，但皇子彼此之間，形若水火，陰謀奪嫡之念與日俱增，門下網羅死士無數，無一不是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

「皇子之間，都知道只要消滅一人，就減少一分阻碍，碩果僅存的一人，無疑皇太子非他莫屬。是以，暗殺陷害，無日無之……」

凌雲天聞言暗道：「難怪八王子築第憃秘，戒備森嚴，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手足相殘，箕豆相煎，其境可悲，用心可恨。」

只聽蒼鷹鐵筆鄒雷說下去：「似此情事，皇上雖深居大內，但其耳目之衆，知之甚詳，不但不加阻撓，又推波助瀾，心機狡毒，令人胆戰心寒，他知各皇子之間，實無異仇讎，互相殘殺，死者均是武林高手，明知而不問之意，任令武林精英斲傷殆盡，本朝從此根基永固。」

凌雲天聽得暗暗心驚。

鄒雷道：「爭儲奪嫡，由來甚久，皇子呱呱落地，自有顧命大臣爲其圖謀，母妃太后之念更殷，從此宮廷傾軋不安。

「十八年前，七皇子風聞大別山仙靈潭側結廬隱居一雙神仙美眷，夫妻均是身懷奇學，才華絕高，遣了八位武林高手帶了重金奇珍，覓至仙靈潭懇激出山，共謀大事。

「怎奈那雙夫婦嚴辭拒絕，男的又性烈如火，見八人言辭卑鄙可憎，一時不合，動起手來，重創五人，割耳傷股，遁逃而去。

「這一來仇已結下，夫婦深愛隱居之處，自恃武功絕高，不忍棄居遷地避禍，命相隨多年老僕持函相邀昔年舊交趕來相助，豈料七皇子就在第三日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遣出百名江湖能手夜襲仙靈潭，那雙夫婦倉促應戰，拚死殺出重圍，奪路而逃，夫婦並未同路，志在保全愛子，聲東擊西，但追兵宛若附骨之蛆，追襲不捨，男的死在巴東三峽投水而亡，女的喪命在雲夢沼澤，不知確處。」

言畢凌雲天已是熱淚滿眶，眉宇泛起一重森厲殺機。

鄒雷忙道：「老朽不知那雙神仙美眷是否就是令尊令堂，公子莫謂清廷鷹爪均是喪心病狂，自甘卑下之輩，據老朽所知，猝襲之前，那雙神仙美眷曾有人暗中示警……」

（未完・八）

十君子傳奇故事

肚臍見紅記　謎底遂揭開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仇如海向雷嘯天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承認自己就是蕭秋風，雷嘯天堅持要以盟主稱呼對方，却被仇如海拒絕……他們在地室中把雷鳴重新入棺，然後再找尋出路脫離地室……艾天齊來到蘇州武林分店，身邊帶着四個手下，仇如海一見這四人，立即嚴詞查問他們身份來歷，艾天齊却極力爲他們掩飾，原來仇如海已認出其中之一人正是「紅柳莊」中用「萬蜂蝟集」要暗算他的人……仇如海夜不成眠，出外散步，正巧讓他看到艾天齊逼死劉光華的情況，次日，仇如海和艾天齊相遇，問艾天齊夜間到處搜索之事，兩人一言不合，互相責問……

仇如海冷笑一聲，道：「三弟是以什麼立場講話？」

天齊道：「什麼立場都可以！」

仇如海又沉聲問道：「三弟有什麼立場？」

天齊一楞，這句話使他不能答出道理，心一橫，道：「是少店主的立場！」

仇如海冷笑一聲，道：「這『天下武林店』，不是綠林道的寨口吧？」

天齊拂袖道：「很好，你記住你說的這些話，我立即以金鷹傳信，恭請家父駕臨，那時咱們再分個是非！」

話罷，他手向身後的田甫天和汪鐵民一揮，道：「咱們走！」

仇如海適時沉聲道：「站住！」

天齊獰聲道：「你敢攔我？」

仇如海不答所問，一字字嚴肅的說道：「不論那個，現在敢走的話，仇某就對他不起！」

別看天齊誰都不怕，但當仇如海這樣聲明之後，他却暗自心驚，當着兩個手下，無法下台，只好說道：「我就不信，你若有話就快說！」

仇如海今天似是存了心意，冷冷地說道：「艾三弟，『天下武林店』既非黑店，又非綠林道的寨口，我倒要問你一句，我是這分店的什麼人？」

天齊答道：「你是什麼人，和小爺無關！」

仇如海一笑，說道：「很好，我稱你三弟，你却自稱小爺，就算你是這店裏的小爺，仇某問你，你能任由己意隨便去殺人嗎？」

此言一出，無不驚凜，天齊道：「我殺了那個？」

仇如海道：「小爺，你把劉光軍叫出來！」

天齊心頭猛凜，道：「小爺昨晚差他到別處辦事，不在此地！」

仇如海哈哈一笑道：「這樣說來，帥忠也是另有他事而不在了？」

天齊向不變色的臉，竟也改變了神色，道：「不錯！」

仇如海又是哈哈兩聲，道：「辦得好，這叫斬草除根，小爺，仇某再請問你一件事，紅柳莊中仇某遭人暗算，是否你的主使？」

天齊已知消息外洩，殺機陡生！

雷嘯天聽到這裏，恍然悟及二弟突然發火的原故，再看艾天齊，雙目中射出殺機，立即說道：「二弟，你此話當眞？」

仇如海道：「大哥，眞假已經很難分別了。」

雷嘯天濃眉一皺道：「二弟，這是什麼意思？」

仇如海道：「紅柳莊暗算我的人，是劉光軍，和劉光軍一道潛伏窻外的是帥忠，昨天少東家帶來的四位中的兩個！」

雷嘯天道：「我知道，可是又怎能難分眞假……」

仇如海道：「少東昨夜在石長廊上，已將劉光軍殺死滅口，帥忠恐也難逃此刦，人都死了，死無對證，怎分眞假！」

天齊神色越發猙獰，左手探入囊中！

仇如海突然手指天齊道：「少東家你該明白點，紅柳莊中，那一筒『萬蜂蝟集』既沒要了仇某的命去，現在仇某自然也不會怕！」

天齊劍眉一挑，冷哼一聲，把左手自囊中取出，道：「莫以小人之心度我！」

仇如海冷冷地一笑，雷嘯天濃眉一揚，道：「二弟，三弟，都坐下來，愚兄有話對你們說！」

仇如海應聲而坐，天齊却依然站在一旁。

雷嘯天右手向外一指，對田、汪二人道：「你們出去，在本店僻靜之處，會找到帥忠和劉光軍的屍首，然後將屍首抬到

後面，備棺成殮！」
天齊雙目一瞪，道：「慢着，要是找不到屍首呢？」
雷嘯天沒有答話，仇如海却冷笑一聲道：「要是找得到屍首呢？」
天齊說道：「屍首找到，就算你說的對……」
仇如海接口道：「少東家，我們結拜一場，似乎不必來這一套吧？」
天齊沉聲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仇如海道：「少東家眞不明白？」
天齊道：「一點不假，我聽不懂！」
仇如海道：「屍首找到，算仇某說的對，請問一聲少東家，算仇某對又怎麼樣呢，是不是你還是你的少東家？」
天齊道：「叫你說要怎麼樣？」
仇如海道：「事情好簡單，少東家何不捫心自問，有沒有這種事？」
天齊道：「我還是聽不懂！」
仇如海哈哈一笑，道：「對嘛，死無對證，就算找到那兩具屍體，又怎樣呢，少東家還許說是我仇某殺的人呢！」
天齊震聲道：「仇如海，你說話想想自己的身份！」
仇如海冷冷地說道：「少東家，請問仇某是什麼身份？」
天齊道：「家父太寵你了！」
仇如海哈哈大笑着，說道：「少東家，現在你聽清楚，仇某在貴店是客情，這位差使不是仇某自己巴結來的，並且早就不想幹了！再告訴你，別認爲你所作所爲的事，仇某不知道，只是仇某不太願意聞問，故作不知吧了！少東家，你剛才說令尊對仇某的話，恰是自己的鏡子，令尊實在是寵壞了你，使你任意胡爲爲！最後，仇某向你聲明兩件事情，一是結義之盟不容背棄，除非割袍劃地，斷義絕交！第二是，這份好差使，敬請少東家通知令尊，說仇某身命不配，辭謝了，少東家，你還有什麼交待嗎？」
天齊料不到一時不忍，後果如此，竟不知如何才好，但他狂妄成性，羞惱之下，怒聲道：「仇如海，你若眞辭本店事務，或和小爺割袍斷義劃地絕交的話，你先想一想後果！」
仇如海冷哼一聲，道：「多謝少東家提我個醒，仇某自會小心，古人說，來而不往非禮也，仇某也寄上一言，設若眞到割袍斷義的地步，少東家，仇某勸你最好安份些，假如意圖對仇某不利的話，休怪仇某不再忍耐了！」
天齊沉聲道：「好，咱們就這樣說了，結盟之舉，是家父迫我爲之，如今咱們正好作個清楚了斷！」
雷嘯天道：「且慢，愚兄認爲……」
天齊既知事難轉圓，自然不用顧忌，接口道：「小爺不是那一個的三弟，姓雷的你不必作假，你不過沾了姓仇的點光，別自覺不錯眞以大哥自居！」
雷嘯天是乍得內情，雖不欲此時就鬧得不可開交，故而從中轉圓一步，不料却賺了個大沒臉！
雷嘯天本是性如烈火般的人，但因出道不久，又身懷幾件大事，修養上好了許多，但却也無法忍受這種侮辱！
他濃眉雙挑，沉聲叱道：「三弟，愚兄要你鄭重道歉！」
天齊道：「向什麼人？」
雷嘯天道：「向愚兄我！」
天齊道：「辦不到！」
雷嘯天道：「三弟，愚兄鄭重地告訴你，愚兄旨在使你和二弟中止分辯，而全兄弟之義，你竟出口不遜，三弟……」
天齊沉聲道：「小爺說過，你不是什麼人的大哥，小爺也不是什麼人的三弟，請你自己放明白一些！」
雷嘯天哈哈震聲狂笑，道：「很好，艾天齊，這話是你說的？」
天齊道：「不是我說的難道是你！」
雷嘯天道：「好，此事愚兄要問問伯父……」
天齊道：「大可不必，家父沒時間管這種閒事。」
雷嘯天道：「天齊，你是說，你能負這個責任？」
天齊道：「這豈不是廢話？」
雷嘯天道：「你聽着，愚兄最後一次要你鄭重道歉！」
天齊道：「告訴你，你永遠是痴心妄想！」
雷嘯天冷哼一聲，說道：「好，絕話你都已經說盡了，我雷嘯天頂天立地，和你義結金蘭，並不貪圖什麼，你既然這樣說……」
話未說完，室門突開，艾老人目射威稜，當門而立，直瞪着艾天齊，雷嘯天一楞，仇如海却絲毫不覺得意外。
不過他們兩個人，却都沒有失禮，對老人拱揖問好，然後依然站於原處，一動也不動。
艾老人的突然來臨，最吃驚的要算是艾天齊了，艾天齊立刻叩禮，並且低低的叫了聲「爸」。
老人理都不理他，却含笑對仇如海和雷嘯天道：「兩位賢侄請坐。」
雷嘯天已經忍耐夠了，聞言立刻道：「伯父，小侄正等着您來，有件事……」
老人擺手道：「且慢，雷賢侄先坐，你要談的事老朽明白，稍待之後，老朽準有個最好的解決辦法。」
話聲中，不待雷嘯天和仇如海開口，老人已轉對艾天齊道：「天齊，帥忠和劉光軍呢？」
天齊一楞，呆呆的看着老人，老人沉聲道：「說實話！」
天齊不敢不聽，只好低低地說道：「在地室中。」
老人道：「是活的還是……」
天齊聲調更低了，道：「死了！」
老人道：「爲什麼？」
天齊道：「是……是他們……」
老人怒聲道：「說老實話，是不是像你二哥說的一樣？」
天齊不知道老父爲什麼突然如此，但又不敢有話不答，萬般無奈之下，只好低着頭道：「差不多！」
老人沉叱道：「是就是，什麼叫差不多！」
天齊咬着牙道：「是！」
老人霍地站起來，說道：「你諭令劉光軍暗算如海的事，是在結義之前，有些牽强的理由可以說，你爲什麼不告訴爲父

的？」
天齊回答道：「事過之後，孩兒忘懷了！」
老人冷哼一聲道：「難爲你，現在怎麼又想起來了？」
天齊說道：「昨夜……劉光軍已經遭疑……」
老人接口道：「遭誰疑心？」
天齊看了仇如海一眼，道：「是……是……」
老人道：「是什麼？叫二哥！」
仇如海沒有阻攔，也沒有開口。
天齊無奈，只好說道：「是二哥起了疑念。」
老人道：「你怎麼作的？」
天齊低頭無言，老人轉對仇如海說道：「仇賢侄，剛才你說的那些話，都是實情？」
仇如海客氣的回答道：「如海向不說謊。」
老人再問天齊道：「你夜間就殺了劉光軍和帥忠？」
天齊道：「是的！」
老人沉聲叱道：「混蛋！」
天齊霍地站起，不敢抬頭，老人接着說道：「當結義之後，你就該向二哥解釋那次事情，既未這樣去作，已經不對，昨夜殺人滅口，你自以爲是什麼人物？」
天齊道：「孩兒一時糊塗……」
老人手拍桌面，嘭嘭震響道：「住口！你說你糊塗，爲父看來，是狂妄成性，爲父早就到了，你說的那些話，我一句沒有遺漏，聽了個清楚。」
天齊道：「也是……二哥言語逼人太甚……」
老人罵道：「放屁，你二哥的話，那一句沒有道理，你開口小爺，閉口小爺，你是誰家的小爺？你大哥從中轉圓，這有多疼你，你却惡言相向，侮辱你大哥，我眞沒想到，艾家門中會生了你這個蠢材的東西！」
天齊一咬牙，一言不發，老人聲色俱厲，道：「家法容不得你，爲父這次决不留情，在重責之前，先去向你大哥和二哥，至至誠誠的道歉！」
天齊猛地抬頭，道：「爸，孩兒寧願萬死，也不道歉！」
老人大怒，猛地上步出手，抓住了天齊的前胸衣衫，把他向仇如海和雷嘯天面前一帶，道：「你敢，給我跪下！」
天齊毫無防備，老人又是有意造作，嗤的一聲，天齊上衣已被抓碎撕裂，露出了皮肉，人也被帶摔地上！
可是天齊哼也不哼，一挺而起，因此他的整個的上衣，在一摔一挺之下，完全脫落，成了半身赤光！
老人一見天齊竟不聽令，勃然大怒，伸手抓向天齊腰帶，天齊根本就沒想躲，自然被抓個結實！
但是天齊却暗提眞力，足踏地面定如磐石，因之老人這一抓一帶，因力量不夠，沒能帶動，却將腰帶抓斷！
腰帶斷落，長褲自墜，天齊立即雙手握提褲腰，準備暫時挽起長褲，以免脫墜難看，這一提一挽的動作之下，露出了肚臍，仇如海恰正當面相對，雙目瞥見艾天齊臍下有塊赤紅痣痕，不由霍地站起！
他猛地站起，令艾天齊一楞，誤作仇如海要不利自己，此時艾天齊已恨仇如海入骨，倏忽出手擊下！
這一招自是出乎艾老人和雷嘯天意料之外，但喝止已遲，在仇如海來說，却是大喜過望！
當天齊掌下之時，仇如海倏忽迎上，左手施展「大慈大悲擒龍手」，將天齊腕肘抓住，右手一拂，拂鬆了天齊褲腰！
天齊長褲墜於足際，肚臍畢現，仇如海剛才沒有看錯，艾天齊肚臍之上，果有赤豆般大的一塊紅記！
仇如海强壓住激動的心情，雙目仔細地罩向艾天齊的臉上，暗罵自己一聲糊塗，「水月酒家」乍見艾天齊時，就覺得面善，而一時記憶不起在何處見過，這模樣，不是明明白白，恩師畫在遺册上的那人嗎！
何況，肚臍有紅記爲證，已是決定不會錯的了，艾天齊就是那個代替自己，隨時可能被人慘殺的無辜孩子！
這難道就是天意，父親和恩師，買人之子頂替自己，而時至今日，此子竟會在僅見自己一面之下，什麼道理也不爲，却暗中會主使惡徒，使用像「萬蜂蜎集」這種歹毒暗器，謀刺自己！
不過目下這些事，却不能說出，況且艾天齊既是那昔日替自己的孤兒，則艾老人是……
仇如海立即決定了步驟，故意倏忽鬆手，身形暴退，對着艾天齊冷笑一聲，向艾老人道：「我去去就來！」
話聲中，不容艾老人阻攔，身形閃處，已出了室門，刹那歸來，背後多了他那柄長劍，手中却是雷嘯天的物件。
首先將雷嘯天衣物及長劍，遞了過去，雷嘯天已知仇如海之意，將劍揹好，立於仇如海身側。
艾老人似是看出了事態的嚴重，道：「賢侄這是作什麼？」
仇如海不答此問，突地撤劍出鞘，沉重的對天齊道：「三弟，志不同道不合，難相爲謀，況三弟絕情言語，說得已難勝計，三弟，自此之後……」
話鋒一頓，抖身甩袍，利劍揮處，斷落一角，接着劍劃石地，激出一流火星，沉聲道：「割袍義斷，劃地絕交！」
然後收劍歸鞘，向艾老人一拱手道：「仇如海今有數言，敬告老丈，令嬡，依然是小可的盟妹，此次突然失踪，小可已獲端倪，誓將揭開此秘！令郎非小可兄弟所敢高攀，自此絕矣，爲友爲仇，小可祇有任憑令郎，在此不多煩瀆！蒙老丈垂青之情，今迫於萬不得已，只好敬謝，但小可甚願能再與老人約日相談一事，老丈意下如何？」
艾老人神色激動，道：「如海，犬子無當，老朽願重責之，倚助之時，老朽自份未曾薄待，何忍如此決絕就去？」
仇如海道：「實另有苦衷，老丈若今夜有暇，敢盼二更時分，駕臨城外『石湖』旁，一座倒塌廢樓前一會，告辭了！」
說走，就走，和雷嘯天雙雙向艾老人一拱手，轉身而去。
艾老人揚聲道：「且留貴步，容老朽

一言！」

仇如海悄聲對雷嘯天道：「大哥快走，小弟答他一言！」

雷嘯天雖不知仇如海何故這般囑咐，但知必有重大原因，故而只點了點頭，步履加快，走出分店！

仇如海停步轉身，道：「老丈有何吩咐？」

艾老人神情嚴肅至極，道：「老朽願僧面佛面，你看上一面！」

仇如海却肅然答道：「恩情友情，到頭來也許無情！」

艾老人雙眉一挑，臉上現出了威煞，說道：「如海，老朽視你如子侄，忍心叛我？」

仇如海道：「千言萬語，何不留在今夜相談？」

艾老人突然十分和氣的說道：「老朽本想和你商量訂個良辰吉日！」

仇如海道：「也許今夜就是吉時！」

艾老人哈哈一笑道：「來不及的，首先要找到曉梅，然後才能够安排花燭之期呀！」

仇如海突然把臉一放，道：「老丈這是心中的話？」

艾老人道：「賢侄難道看不出來，老朽早有此心！」

仇如海冷哼一聲，道：「老丈，仇如海並非忘義之輩，曉梅怕也不是圖利之女，老丈不但看錯了仇某，竟也不知道令嬡爲人！」

艾老人怒聲道：「你這是何意？」

仇如海道：「恕不作答，告辭了，若必有言，請莫忘二更之約！」話罷，轉身坦步而去，把艾老人乾在一邊！

艾老人滿臉殺氣，目射寒光，令人望之寒顫，他轉過身來，面對艾天齊怒瞪一眼，叱道：「蠢材！」

艾天齊道：「事乃必然！」

艾老人怒哼一聲，道：「你稍忍半天，他就再難逃出爲父之手！」

艾天齊道：「沒用的，爸，孩兒已經摸清了他們！」

艾老人道：「就憑你？」

艾天齊道：「孩兒暗中監視他倆，前夜，他倆竟然到了上次雙魔去的那座塌樓，孩兒遠遠隱伏……」

艾老人一驚，說道：「是石湖旁的塌樓？」

艾天齊道：「正是，剛才仇如海不是約爸今夜去嗎？」

這老人臉色現出了疑慮和憂愁，半晌之後，道：「說下去！」

艾天齊道：「那地方，仇如海似是十分熟悉……」

艾老人哦了一聲，接口道：「是猜測之辭？」

艾天齊搖頭道：「不，是事實，他倆站立良久，似是商量什麼，又像是在爭論什麼，最後，他倆點燃了火把……」

艾老人咦了一聲道：「他們還準備了火把？」

艾天齊道：「不錯，一人一支，火把點起，竟到了塌樓後面的空院，院後一角，有口深井，他倆就站在井旁！」

艾老人啊地一聲，道：「那口井？對！對！我眞笨！」

艾天齊道：「若非有火把照明，孩兒也無法看出那是口井，仇如海首先下去，半晌沒有聲音，雷嘯天繼之要下……」

艾老人說道：「慢着，難道是一口枯井？」

艾天齊搖頭道：「不，有水！」

艾老人皺眉沉思，然後自語的說道：「井中有水，有水自然使人不疑有他，然後再在水上某個地方，設置門戶，豈非絕妙……對！對！」

艾天齊道：「孩兒乘雷嘯天跨井欲下的刹那，令劉光軍照顧了他一支『快活疔』，果然將雷嘯天打落井中！」

艾老人道：「睜眼撒謊，雷嘯天不是好好的活着？」

艾天齊道：「爸聽孩兒說完，孩兒立刻吩咐田、汪、帥、劉四人，投下磚石等物將那井塡了，認爲大功告成……」

艾老人竟然一笑，道：「結果恰恰相反，對嗎？」

艾天齊恨聲道：「豈料他倆在五更時後，竟已平安的回到了分店，非但沒有活埋於井中，並且絲毫沒傷！」

艾老人哈哈一笑道：「這井中玄虛，正是雷鳴的傑作，門戶有好幾個，所以仇如海和雷嘯天方能平安……啊？我怎麼剛剛才想到呢？」

艾天齊眼睛一霎，道：「爸想到什麼？雷鳴又是什麼人？」

艾老人眼睛一霎道：「沒有什麼，是我的仇家！」

艾天齊道：「仇如海和雷嘯天，恐怕也是！」

艾老人自忖道：「沒有錯了，雷嘯天必然是雷鳴的兒子，仇如海？仇如海？怪，沒有一個姓仇的寃家呀？莫非是改換了名姓？」

艾天齊適時又接口問道：「爸在想什麼？」

艾老人有些事，尙不願天齊知曉，道：「我想你說的話，有可能。」

艾天齊道：「剛才爸就應該留下他們的！」

艾老人苦笑一聲，道：「也許應該，唉！」

艾天齊一楞，道：「爸爲什麼突然歎起氣來？」

艾老人道：「爸覺得老了！」

艾天齊劍眉一皺，道：「爸似乎不像往前！」

艾老人道：「也許，也許人老了心也軟了！」

艾天齊道：「孩兒記得，爸從前說過，大丈夫不能存婦人之仁！」

艾老人再次苦笑一聲，說道：「這話是對的，但歲月却能够改變人的雄心和志氣！」

艾天齊說道：「但是仇家們却不這樣想！」

艾老人看了艾天齊一眼道：「爲父的自有打算，雖說年邁心慈，但是若有人想不利你我父子的時候，爲父仍有殺人的力量！」

艾天齊道：「今夜之約，爸……」

艾天齊意重心長，艾老人接口道：「讓爸想想！」

艾天齊揚聲道：「在『水月酒家』，孩兒乍見他們兩個人的時候，不知何故，就直覺的將是我們最大的敵人！」

艾老人頷首道：「爲父也有這個感覺，但因曉梅這個丫頭……」

艾天齊道：「爸總會忘記，這丫頭不姓艾！」

艾老人道：「爲父的並沒有忘記，她不是我們艾家的女兒，但自小收養到大，她不知身世，一向孝順……」

艾天齊哼了一聲，道：「孝順，哼！這次好了，有多孝順！」

艾老人雙眉一皺，道：「我不許你說下去了！」

艾天齊抗聲道：「近一年來，這丫頭自從遇見了仇如海，全變了，並且也變成了個精靈，知道了我們不少秘密……」

艾老人道：「我知道，所以才把她禁在地下鐵室之內！」

艾天齊道：「有什麼用，她還不是逃出來了！」

艾老人怒瞪了艾天齊一眼，道：「爲父的會找到她！」

艾天齊道：「有十天了，毫無消息，萬一她與仇如海……」

艾老人冷笑一聲，道：「我斷定這丫頭只有到蘇州來！」

艾天齊道：「要來她應該到了！」

艾老人道：「她比你聰明得多，想得到我會來的！」

艾天齊道：「孩兒懂了，這丫頭先隱藏着，看兩天風聲如何，然後再見仇如海和雷嘯天，不過萬一……」

艾老人沉聲道：「對了，天齊，我告訴你，萬一你要看到了曉梅，不准你和她動手，悄悄地通知我，我會辦！」

艾天齊哼了一聲，道：「爸到現在竟還護着她！」

艾老人怒聲大喝道：「混帳，我是爲你！」

艾天齊又冷冷地說道：「爸爲了我什麼？」

艾老人沉聲道：「爲你什麼？哼！你不是曉梅的對手，人又莽撞，遇上曉梅，設若動手，好看是你這個混蛋！」

艾天齊不服氣的說道：「爸要是能任孩兒放手作，孩兒有把握辦好它！」

艾老人沉聲道：「我告訴你，曉梅無論多不好，也不准你傷她！」

艾天齊說道：「難道我束手讓她來殺我？」

艾老人道：「曉梅不會傷你的！」

艾天齊道：「傷人有幾種法，她也許不敢親手殺我，但她可以洩露我們的秘密，使仇如海和雷嘯天來……」

艾老人雙目緊鎖一處，沉思未答，但却擺手叫天齊住口，然後他一個人彳亍不已，長歎出聲！

艾天齊涼薄的瞥了艾老人一眼，道：「爸，小妹的事再說吧，孩兒也不是不懂仁愛，但她這次實在是太過份了，孩兒若遇上她……」

艾老人接口道：「怎麼樣？」

艾天齊道：「孩兒會先勸她回來，向爸賠罪……」

艾老人搖頭道：「不必，她不會再回來的！」

艾天齊道：「那就只好下手了！」

艾老人怒哼一聲，道：「我不許！」

艾天齊瞪了老人一眼，冷冷地挑了挑眉毛，道：「既是爸這樣吩咐，孩兒聽命就是！」

艾老人仍然緩踱着步子，道：「嗯！你妹妹的事不要緊，仇如海和雷嘯天，却是爸的心事，這兩個人來歷越想越令爲父難以放心！」

艾天齊道：「爸，今夜……」

艾老人霍地止步，神色威凌而肅穆的，對天齊道：「傳下金令！」

艾天齊神色飛揚的接話道：「孩兒遵命！」

艾老人接着一字字說道：「金令調集百里之內的所有高手，統限今夜初更，在『楞伽山』麓報到聽點，誤限者死！」

艾天齊上前一步，道：「爹，孩兒仍恐無人能敵仇如海！」

老人冷哼一聲，左掌展開，掌心中，托着一面奇古的「玉符」，顏色却是一半赤紅，一半碧綠！

天齊欣然道：「原來爹早有預備！」

老人沉聲道：「爲父焉能和你一樣莽撞！」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你親持『玉符』，請『六絕』中的刀、楞……」

老人說到這裏，突然又將話鋒停下，雙目閃射着威稜的光芒，連連霎動，半晌之後才道：「不太好，刀、楞、抓三絕，俱皆見過仇如海，或不忍向仇如海下手，更或追問原由，令人難答！」

天齊却道：「孩兒却怕他們仍非仇如海之敵，楞三爹在『白樓』曾與仇如海試過手，孩兒難以放心！」

老人不理天齊，却似自語般道：「還是調他們來對，我倒要看看這『玉符』是否威信不倒，設若他們猶豫，索性也一併……嘿嘿嘿嘿！」

天齊又道：「孩兒之意……」

老人怒叱道：「你給我住口！不懂的事少發議論。」

天齊說道：「白樓試手是孩兒親眼所見……」

老人道：「哼！你也見過『六絕』合圍之搏嗎？」

天齊搖了搖頭，回答道：「孩兒沒有見過。」

老人冷笑一聲，道：「那你就少開口，聽着，『神劍、金筆、銀鈎』，俱在『西園寺』中，立即前往持符調人！」

天齊應一聲是，道：「孩兒就不再回來了，二更前，和劍、筆、鈎三老，在『楞伽山』麓候着爹爹您的大駕！」

老人揮手說道：「好吧，爲父初更就到！」

天齊答應一聲，轉身欣然欲退，老人突然阻止，道：「等一下，你去前，替爲父喚金成和聞文進來！」

天齊應命而去，刹那，金成和聞文雙雙來到，首先向老人叩行過了禮，聞文恭敬的說道：「老主人吩咐！」

老人看了兩人一眼，道：「仇如海和

雷嘯天，已經脫離了本店！」

聞文回答道：「適才少爺曾吩咐過屬下！」

老人道：「他怎樣說？」

聞文道：「要屬下暫管此間分店，假作不知仇、雷二人之事，其間設若姑娘駕臨，令屬下立即通知……」

老人揮手接話道：「姑娘的事，你們不必多管。」

聞文、金成同聲應道：「是，屬下遵諭。」

老人道：「你們兩人，奉諭監視仇如海，可曾發現什麼？」

金成道：「自屬下由昆明至此，雖然時日不算太多，但已發現仇如海和雷嘯天似是各懷心事……」

老人眉頭一皺，道：「可是老夫調你們兄弟至此的原故？」

金成道：「屬下曾聆諭示。」

老人又道：「那就好，仇如海功力如何？」

金成道：「屬下二人合力，似乎仍難支持過五十招！」

老人道：「他是那一派的傳授？」

聞文答話道：「自屬下至此分店之後，他只有兩次出手，一次是在分店開張的當夜，老主人走後，一次是對『海門十三妖』……」

老人道：「此事老夫已然得報，怎麼樣？」

聞文道：「完全是施展少林一派的功力，不過……」

老人沉聲道：「不過什麼？」

聞文道：「不過却都是少林失傳已久的絕技！」

老人哦了一聲，道：「說個比仿！」

聞文回答道：「他將生事的三個老者逐走，用的是『老祖』十絕中的『天佛扣』，奪小紅妖的寶劍，是『大慈大悲擒龍手』！」

老人道：「沒有過其他門戶中的功夫嗎？」

金成回答道：「屬下不敢說他沒有用過。」

老人怒聲道：「這算什麼回話？」

金成道：「實因屬下和聞文，雖日夜注意，但却看不出來，不過屬下深信，他在少林一派功力中，揉合其他絕技！」

老人說道：「總有些蛛絲馬跡可覓的吧？」

金成道：「屬下唯一看出來的，是他那輕身功力！」

老人臉上掠過笑意，道：「如何？」

金成道：「少林一派自『老祖』成道創始起，對輕身功力，只留了三種絕技，一是『慧光』身法，早已成了絕傳，再是『一葦渡江』，如今也沒人能達到登峯的境地，其三是『迴光無影』，更是絕傳已久……」

老人皺眉道：「這些我都知道的，說要緊的！」

金成道：「他所施展的身法，像這三種，但却又比這三種身法高超些，有時似乎像『三清』一派的絕技！」

老人領首說道：「對！這與老夫所疑者同！」

話鋒一頓，老人沉思剎那之後，突然說道：「金成，你和聞文既稱爲『神通雙俠』，自是盛名不虛，似乎應該對武林各種神技，都知道一些對不？」

金成和聞文彼此互望一眼，方始答道：「屬下浪得虛名。」

老人皺眉說道：「金成，老夫要聽實話！」

金成道：「屬下不敢虛言。」

老人道：「回我所問的話！」

金成苦笑一聲，道：「老主人您不能認定屬下，是無所不知。」

老人嗯了一聲，道：「有道理。」

聞文道：「老主人可否將所疑的說出，令屬下們想想。」

老人領首道：「好，你們可知道三百年前，武林奇客『天龍子』的事情？尤其是關於『天龍子』的神技絕學！」

金成道：「屬下知道一些。」

老人欣然道：「很好，你們仔細想想，如海的功力，有沒有一些地方像『天龍子』，譬如某種手法？」

金成道：「這一點……」

老人道：「像？」

聞文道：「對！屬下突然想起一件事來。」

老人一驚，道：「什麼事？」

聞文道：「分店開幕那夜，來了三個生事的人，最後被他一個個擲出牆外，那手法像極了『天龍子』的『撥雲手』！」

老人神色陡變，道：「聞文，你看得仔細？」

聞文道：「屬下無不注意，此事現在想來，屬下有八分把握！」

老人全身一震，道：「當眞？」

聞文被老人這種焦急的神態所驚，竟回不上話來！

老人似是突有所悟，道：「來，你們帮老夫個忙。」

聞文和金成同聲道：「屬下聽諭。」

老人對金成道：「金成，那天的事，你可也曾注意過？」

金成道：「屬下也是有心的人！」

老人領首道：「那就好，這樣你們就能帮上老夫的忙了。」

金成道：「老主人吩咐。」

老人緩緩地說道：「金成，你暫時作那個被如海扔出牆外的人！」

金成道：「是，老主人是要……」

老人領首道：「不錯，老夫要親自看看那種手法！」

聞文說道：「老主人是要屬下暫作如海？」

老人道：「正是，聞文，你身法手法別錯，動作要慢，一絲一毫不能弄錯，老夫或許能證明一件大事！」

聞文和金成不由同聲道：「老主人要證明一件什麼大事？」

老人心頭一震，接着支吾的說道：「此事現在言之尙早！」

聞文和金成話問出口，已經十分懊悔和凜懼，他倆熟知老人的脾氣和性情，這要是在一年前，任憑誰借給他們兩個人些胆子，他們也不敢問這句話，但近一年來，老人的性格變了，變得仁慈厚道，方使他倆忘其所以，竟隨口問了出來，當然，

老人近年之變，是深受了如海的感染！

如今老人非但沒有出言申斥，反而用話推搪，這也是一年以前，他倆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因此，聞文和金成立即恭敬的說道：「屬下無狀，祈老主人重責！」

老人看了他倆一眼，微吁一聲，道：「過往老夫是太嚴厲了些！」

金成道：「老主人仁慈於心，屬下們無不知曉。」

老人搖頭道：「我比你們知道自己清楚！」

金成和聞文不知如何答話才好，遂沉默不言。

老人突然一笑，又道：「往者已矣，來日可追，但願天祐吾年……」

不知何故，老人突然說出這種不甚吉祥的話來，使金成聞文俱皆一凜，老人也有所覺，遂停下話鋒！

剎那，老人恢復了自如的神色，道：「開始吧，聞文別忘了動作要慢而準！」

聞文應聲，金成自動站在應站的方位上，像那天如海扣住「禿頂老者」一樣，聞文上步扣住了金成的手腕！

老人搖着頭道：「就這樣？」

聞文和金成同聲道：「是的。」

老人皺眉道：「沒有記錯？」

二人又道：「决沒記錯！」

老人歎息一聲，道：「這是『大慈大悲擒龍手』！」

聞文道：「是的。」

老人咦了一聲，說道：「適才你不是說……」

聞文道：「屬下一時心急，未將話語說清楚，隨那禿頂老者一道來的，還有另外兩個人，如海……」

「好，試下去！」

聞文鬆掉金成的手腕，按那天如海扔出禿頂老者之後的方位，請金成立於另外兩個人所立的地方，道：「敬請老主人注意！」

話聲中，聞文緩緩出手，慢慢轉身，和那天如海所施的手法一樣，就是慢了好幾倍，抓住了金成！

那天，如海是先抓後抖，今日，聞文也是這樣，他和金成不愧人稱「神通雙俠」，手法學的果然半絲不差！

老人適時突然震聲道：「且慢，再作一遍！」

聞文和金成重新學了一遍，老人頷首道：「聞文，這次能多快就多快，像眞搏眞鬪一樣，用上眞力，金成你小心些，來，這次要像眞的才行！」

聞文和金成答應一聲，重新分開，由始作起，聞文這次提聚功力，快若掣電，抓到抖出！

金成却並沒像那天另外兩人一樣，被震摔過牆去，這並不是手法錯了，而是聞文本身功力不夠！

老人臉上却變了顏色，竟任由聞文和金成抓扭不動，忘記了下令叫他們鬆手，却自己愣在一旁！

金成和聞文互望一眼，自動鬆了手，不敢開口打擾老人，肅立一旁不言不動，靜待吩咐。

老人久久之後，方始收回失態，長歎出聲！

金成和聞文再次互望一眼，他倆已經看出，老人遭遇到從未有過的困難，自是越發不敢多話。

老人抬頭看看聞文和金成，一咬牙，道：「聞文。」

聞文心頭一凜，老人又恢復了一年以前，一向說話時慣用的冷酷語氣，立即恭敬的答道：「屬下在。」

老人冷冷地說道：「你那一身奇妙的『零碎』玩意兒，可都現成？」

聞文道：「屬下始終準備着！」

老人嗯了一聲，問金成道：「金成，你呢？」

金成道：「一概俱全，隨時可用！」

老人道：「很好，全都帶上，今夜二更前，隨老夫去石湖！」

金成答應一聲，道：「屬下還有好消息稟告老主人。」

老人道：「什麼消息？」

金成道：「聞文的『五色彈』，已經製成！」

老人雙眉飛揚，欣然道：「聞文，可是眞的？」

聞文道：「昨日方始成功，故而沒能立即稟告老主人！」

老人道：「製成了若干？」

聞文道：「已有十二枚可用。」

老人正色道：「威力如何？」

聞文道：「此彈十分仁厚，濃烟在任何風勢下，能聚結一刻不散，若無解藥，嗅之則體軟失力，兩個時辰自動復原。」

老人突然哈哈大笑起來，笑聲使聞文和金成凜驚不已，肅立不敢開口，老人在笑聲止住後，道：「取來，順便吩咐尹明聽令！」

聞文應一聲是，退步而出，剎那，手提着一個黑色半尺大小的方形皮囊，身後跟着尹明來到。

聞文首先將皮囊雙手捧呈老人，然後道：「十二枚都在裏面。」

老人道：「解藥呢？」

聞文一指皮囊道：「也在皮囊中，是一個小白玉瓶！」

老人取出解藥，道：「你和金成抹上解藥！」

聞文和金成聽令而行，老人最後也用了解藥，然後將解藥放在自己囊中，對尹明說道：「老夫要一試『五色彈』的威力，你不用怕，與性命無傷，事完之後，老夫另有重賞！」

尹明道：「屬下遵諭，老主人儘管動手！」

老人取出一枚「五色彈」來，彈大如鷄卵，色呈五彩，十分好看，外表光滑，望之令人難信此物可以降敵！

老人問聞文道：「怎樣用法？」

聞文道：「一扔即炸！」

老人道：「炸時可能傷人？」

聞文道：「有驚無險！」

老人雙眉一揚道：「今後再製之時，必須使其炸時能夠傷人！」

聞文說一聲是，沒敢追問原因。

老人目光一掃尹明，說道：「你準備好！」

尹明道：「屬下已經準備妥當！」



老人抖手扔出「五色彈」，一聲爆炸之後，立即化作五色彩烟，奇濃無比，對面已難見人！

老人雙掌倏地凌空劈出，陣陣罡風，橫掃於濃烟之中，濃烟雖經罡風吹得滾滾不停地搖動，但竟沒有散飛！

適時，濃烟中傳來砰的一聲震響，不問可知，定然是沒有用過解藥的尹明，昏倒地上！

移時，濃烟漸漸淡而散去，計算時辰，足有一刻，地上，果然橫躺着尹明，已人事不知！

老人頷首微笑，道：「聞文，此物甚佳，今後你可月支三百兩紋銀，大量製造，最好是能炸人死傷者和不能者，各製其半！」

聞文道：「屬下遵諭，明日起開始製造。」

老人說道：「很好，對了，此處尚缺總管，你和金成負責這個責任吧，姑娘今後若來此處，就用此彈將她迷倒，送至金陵！」

聞文和金成同聲應是，並謝過老人的提拔。

老人揮手又道：「現在你們下去休息，並準備今夜所需之物，『五色彈』就留在老夫這裏，解藥你們還有吧？」

聞文道：「屬下仍遵昔日老主人之令，解藥祇鍊一瓶！」

老人頷首道：「好，此彈就以每十二枚爲一組，一組一瓶解藥，炸力重者製十組，無炸力者十組，限時半年！」

聞文道：「設若需用藥物齊全，三月已足！」

老人道：「期前完成，可獲重賞！」

聞文和金成拜謝退下，艾老人獨自登上了水閣。

× × ×

蘇州城外的「千人石」上，有兩個人，一是雷嘯天，另外那位，自然是仇如海，不！應該是蕭秋風！

雷嘯天低吁一聲，道：「盟主……」

蕭秋風誠懇的說道：「大哥，你一定要小弟請求你才行？」

雷嘯天正色道：「盟主怎樣稱呼嘯天，沒有關係，嘯天不敢欺棄先父重誓，和昔日『十君子』所立的盟約！」

蕭秋風長歎一聲，說道：「由你吧，大哥。」

「盟主認爲艾老人今夜會到？」

蕭秋風道：「他會去的！」

雷嘯天雙眉一皺，道：「盟主可是已經斷定，他就是那『卜』老賊？」

蕭秋風道：「誰說的？」

雷嘯天道：「嘯天認爲盟主曾經如此推斷。」

蕭秋風搖搖頭道：「此事怎能隨意而指。」

雷嘯天道：「盟主，今夜之會是何吉凶？」

蕭秋風道：「談不到吉，但也沒有兇險。」

雷嘯天話鋒一變，道：「四妹之事，以盟主推斷是何內情？」

蕭秋風道：「小弟目下無法推測。」

雷嘯天道：「盟主毅然辭去『天下武林店』的事務，自屬仁智，但這樣以來，對探查『卜』老賊的事……」

話沒說完，蕭秋風已接口道：「小弟已有安排，如今有一件事情，却是十分惹厭。」

雷嘯天道：「是什麼事？」

蕭秋風道：「曾與過、展、古諸兄，相約百日，而目下事出突然，應有人立刻通知過兄等人，改變時地！」

雷嘯天道：「我跑一趟如何？」

蕭秋風道：「嗯！大哥能去，自是最好。」

雷嘯天說道：「今夜事了，我立即動身。」

蕭秋風道：「大哥，你一向對小弟推斷事務之能，信心如何？」

雷嘯天一笑道：「言無不中！」

蕭秋風道：「這是大哥誇讚，但小弟對推斷事務，敢說十準七八，今夜之事亦在料中，故而誠懇請求大哥一事？」

雷嘯天道：「盟主吩咐。」

蕭秋風眉一皺，道：「小弟想請大哥即刻登程，趕赴金陵！」

雷嘯天道：「何故如此着急。」

蕭秋風道：「小弟想請大哥與過、展、古諸兄，由金陵趕赴大哥的雷家堡，在小弟到前，召集『十君子』的門下！」

雷嘯天道：「下一步呢？」

蕭秋風說道：「由雷家堡中，傳出『黑石船令』，約請十二門戶掌門，各率三名門下高手，在『中秋』那日，雷家堡中會晤！」

雷嘯天精神一抖，道：「盟主是要將『黑石船令』公諸於世？」

蕭秋風道：「非祇這一點，『中秋』日，武林大會要在雷家堡召開，正名之後，立以『黑石船令』遍搜『卜』老賊！」

雷嘯天欣然道：「嘯天等這一天的來到，已有半年，我這就去。」

蕭秋風暗喜，道：「預祝大哥一切順利。」

雷嘯天突然道：「可是今夜與艾老人之約……」

蕭秋風接口道：「大哥萬安，小弟已有妥當安排，進退皆能自如！」

雷嘯天道：「盟主今後，一身而繫整個武林大局，至盼謹慎。」

蕭秋風感激的說道：「多謝大哥，請大哥相信，小弟一生不行險事。」

雷嘯天道：「我就去了，盟主今夜事了之後，請也趕赴雷家堡吧，有關四妹之事，我深信武林盟主正名下……」

蕭秋風一笑道：「大哥放心，小弟雖說十分掛懷着小妹的事，但決不會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大哥安心動身吧。」

雷嘯天自身畔取出一物，遞給蕭秋風道：「盟主持此而到雷家堡，非但通行無阻，並受隆重接待，若盟主早到，正好靜安排今後大事！」

蕭秋風接過那件東西，注目片刻，放置囊中，道：「小弟不遠送大哥了。」

雷嘯天欣然站起，對蕭秋風一拱手，大步而去！

蕭秋風看着雷嘯大漸小的影子，自語道：「眞是條仁義漢子！」

（未完・十九）

新華旅行社 • 新系機構

聯合主辦

藍皮書讀者「泰國巨獎逍遙遊」



藍皮書藍玫瑰俱樂部主持人鑑於82年的泰國情人晚會盛況空前，聯同新華旅行社主辦泰國巨獎逍遙遊，歡迎讀友參加，在最佳最美環境歡渡繽紛的一週。

泰國除了芭堤雅風光明媚，還有新發現的旅遊勝地七岩，與世界知名的芭堤雅遙遙相對，海灘延綿數十里，金沙綠波，景物如畫，足以怡情悦性。

五星級的麗晶港灣大酒店，面對浩瀚碧海，環繞着兩個泳池構成的建築物，匠心獨運，房間附有欣賞海景露台，燈飾設備，幽雅別緻，使人有遠隔塵囂的快感。

無論在酒店的大堂、走廊、沙灘、泳池……或任何一個角落，都充滿浪漫氣息，有美相陪，更覺情趣倍增，最容易編織如詩如畫的愛情美夢……

至於“全家福”的大大小小親人，則家長固然可以在良宵美景裡忘掉一切煩憂，兒童亦不愁缺乏玩意，各適其式，爲平淡的假日增添姿采。

藍皮書總編輯偕藍玫瑰俱樂部主持人及本刊掌相專欄作家朱子丹隨團出發，免費替讀友看相。

全程住宿五星級酒店，遍遊曼谷名勝佛寺、華欣海濱勝地、七岩、芭堤雅、珊瑚島、東芭文化村、水上市場、鱷魚潭、皇宮……並欣賞泰國豪華夜總會的表演。

八月十八日晚上在曼谷最夠氣派的凱悦巴喇沙大酒店（HYATT CENTRAL PLAZA HOTEL），舉行盛大晚會（音响及燈光一流，足容三千嘉賓），司儀由藍玫瑰俱樂部主持人及泰國皇室司儀担任。出席嘉賓有泰國旅遊局首長、一九八四年度泰國小姐等。

全晚演出由泰國著名大樂隊伴奏，港泰名歌星及影視藝員表演助慶。

精彩節目還有泰國著名模特兒介紹時裝泳裝、芭堤雅人妖大會串、泰國各地土風舞、泰拳、劍擊、神秘表演、幸運大抽獎及致送紀念品給到會嘉賓，壓軸節目大放七彩烟花。

獎品豐富，包括新華旅行社送出：豐田牌STARLET三門轎車（價值港幣46950元）、日本本州六天豪華遊一名（3630元）、台灣環島七天豪華遊一名（2400元）、菲律賓七天豪華遊（1990元）。

港九著名酒家送出現金獎的，包括北園野味海鮮酒家、東海海鮮酒家、佳寧娜精品菜、香滿樓海鮮酒家、美麗宮酒樓夜總會、潮州城酒樓及鏞記酒家，各送出二千銖（筆劃序）。

曼谷送出的第一批獎品有，福安堂純正龍眼蜜（參加者每位一樽）、廣東生鍋禮券一萬銖、廻來寺富貴佛（每位一尊）、清邁THAI SHOP紀念品（每位一件）、曼谷皇冠珠寶行名貴寶石介指、十一間泰國豪華酒店雙人房三晚……等。



將贈送讀友的STARLET轎車

泰國七天巨獎逍遙遊（七岩、芭堤雅、曼谷），成人收費2630元、小童收費2430元（根據七月一日航空公司調整機票售價後的公價訂定）。出發日期由八月十三日至十八日，分批啓程。

藍皮書讀友巨獎逍遙遊

報名參加表格

姓名：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

香港讀友報名處：



新華旅行社有限公司

九龍尖沙咀星光行1106—1110室 3-678083-5 3-690283-6

香港德輔道中22號永安人壽大厦701室 5-210177-0

九龍旺角彌敦道636號銀行中心1408-9室 3-322627-0

泰國讀友報名處：

46/1, NANA NORTH ROAD. SUKHUMVIT 3,

BANGKOK, THAILAND.